



青年原创书系

独家新闻

万茵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02-0959-2



9 787530 209592 >

定价：25.00元

独家新闻

万茵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世事难料	(1)
第二章 无处可逃	(18)
第三章 如鱼得水	(37)
第四章 巴黎春天	(50)
第五章 忙里偷闲	(61)
第六章 西庐宏论	(75)
第七章 青春冲动	(91)
第八章 心情不错	(109)
第九章 情场失意	(125)
第十章 新城巧遇	(139)
第十一章 销魂时刻	(150)
第十二章 时政记者	(167)
第十三章 围 城	(179)
第十四章 两个亡灵	(198)
第十五章 《春节序曲》	(216)
第十六章 冲动的惩罚	(231)
第十七章 鸵鸟城开张	(250)
第十八章 沉重的高帽子	(266)
第十九章 说句心里话	(281)
第二十章 惺惺相惜	(297)
第二十一章 晴天霹雳	(312)
第二十二章 梦醒时分	(326)
尾 声	(344)

第一章 世事难料

一家玻璃店开张，怎么就成了众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呢？

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995年初夏。春江省省会洪州市。

这天一大早，春江电视台新闻部记者英峻就第一个坐到了办公桌前，一下子却慌得找不到事做。

一听见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就会热切地抬头张望。时不时地，他还会下意识地做一个深呼吸，他希望能闻到新报纸散发出来的油墨芬芳。他今天要等的人就是送报纸的于师傅。于师傅送来的《春江日报·星期天》将会发表英峻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心怀虔诚，发自肺腑地歌颂了《东方时空》和主持人白岩松。

上个星期，白岩松和《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摄制组来春江省采访，新闻部的易主任率领英峻他们把白岩松先给“采”了。人家白岩松对着春江台的摄像机足足侃了一个小时，可是，《春江新闻联播》最后才播了3分钟。英峻倒是不想糟践这些多余的素材，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一篇人物通讯送到了《春江日报》。

许多事业有成的年轻人，他们成功的起点都是从崇拜偶像开始

的。英俊的偶像就是白岩松，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像白老师那样前程似锦的“名记”。当然，戴着眼镜的英俊可没有白老师那样的运气在电视上出头露脸，虽然他长得酷似白岩松，但要成为“名记”，他只能多拍新闻，而且最好是独家的爆炸性新闻。

“一大早就发呆呀？英俊，还不快去拿摄像机，准备出发。”英俊没有等来于师傅，而是等来了他的搭档，邵年。

“去哪儿采访？”

“你自己不会看黑板呀？”邵年得意地叫英俊看身后的采访安排表，上面写着“洪州市上海路商业街改造完工(邵、英)”。

英俊问，商业街改造完工是不是有个仪式啊？是不是有省市领导会去啊？如果有领导参加，那可是时政组的活儿呀。邵年听了，不耐烦地说了一句，问那么多干吗？

顺便说一句，英俊他们在社会新闻组，只能拍社会新闻，要是去拍时政新闻，那就是犯规，时政组的人是会跑到领导那里去告状的。

邵年提上摄像机出了门，英俊赶紧拿着话筒跟了出去。他们俩到广播电视中心大门口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洪州市的商业街——上海路。

在走出单位大院儿的路上，他们遇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正往单位赶。司机冲他们按了一下喇叭就“嗖”的一声过去了。

“为什么不叫部里的采访车去啊？弄得我们还得自己打车。”英俊边走边问。

“人家那边只叫我们去两个人。”

“那今天到底是什么活动啊？”英俊还想刨根问底。邵年沉默着，就是不说。反正，限制人数的“业务”都有“油水”。当然，有“油水”的地方也最容易滑倒，就看到底谁滑倒了。

上了出租车，好事的司机知道了目的地就问他们：上海路出什么新闻啦？邵年根本就不搭理人家。英峻更纳闷儿了：难道采访一个“商业街改造”用得着这样神神秘秘吗？

英峻和邵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两人自少年时起就被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他们却从来算不上莫逆之交。

英峻读高三时，邵年在同一所中学读“高四”——高考补习班。两人虽然不同班，但是由于他们的名字凑起来就是“英俊少年”，大家传来传去，他们也就成了“知名人士”，互相认识了。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个巧遇，英峻觉得自己的名字和邵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简直是一个奇耻大辱。

有一回周末提前放学，英峻跑到学校附近的洪州市图书馆复习功课。在图书馆的阅览大厅，他看见了邵年。邵年右腿上竟然还坐着一个女孩儿，两人正眉来眼去、相亲相爱地在合看着一本《中国历史》。周围的读者对他们侧目而视，他们却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英峻在心里抨击道：他们这样搂搂抱抱地面对《中国历史》，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会感到脸红吗？两人读书的亲热劲儿倒有几分神似《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桃树下打情骂俏，促膝共读，可人家读的不是《中国历史》，而是《西厢记》！如果那本历史课本里的秦始皇看见他们这副德行，定然会暴跳如雷，拍“案”（棺材案的案）而起，说不定会爬起来再来一次“焚书坑儒”。面对《中国历史》，不要说本该心怀敬畏之心了，就凭着少男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如此这般卿卿我我，似水如鱼，他们肯定都没有好下场！商女不知亡国恨，少女不知高考难，这等轻浮浪荡之辈，怎么可能金榜题名呢？！是可忍，孰不可忍？英峻愤愤然收起书本拂袖而去。

可是，高考后，当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春江大学新闻系报到时，他却和同样前来报到的邵年邂逅相遇了：难道怀抱着小姑娘看书的邵年，竟会和我这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殊途同归?! 这大大挫伤了英峻金榜题名的成就感。后来，他从邵年嘴里还得到了一个更气人的消息，那个坐在他腿上看书的女孩儿竟然也没有名落孙山，而是上了春江师范大学艺术系。

大学里，邵年从大三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在电视台实习了，同学们在家从电视上看到“实习生邵年”的名字都艳羡不已。那时的邵年，总是穿着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在校园里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大家觉得他仿佛生是电视台的人，死也是电视台的鬼。汉朝中山靖王刘胜寿终正寝时穿的是金缕玉衣，他邵年有朝一日驾鹤西去时穿的一定是摄影背心儿。毕业分配，邵年真的就进了春江省电视台，而英峻却去春江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一年之后，电视台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他这才通过招聘考试杀进了魂牵梦萦的春江电视台。

上世纪90年代，许多电视台在播送电视新闻时，都会在每条新闻的最后播报记者的名字，于是春江省的电视观众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播报：“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两人都觉得这样很凑趣，很容易被观众记住，他们的合作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固定下来了。

“英峻邵年”——“英俊少年”，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一语双关，别有意境，英峻时常感叹这样的巧合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不可思议。其实，生活原本就有许多生动的机缘与巧合，即便是小说家也编不过生活呢。

出租车载着“英俊少年”在洪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上海路的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进门时，英峻抬头看了一眼，这家店叫做“水晶

鞋玻璃工艺品店”。

“水晶鞋”里横七竖八地坐着各路媒体的记者，他们如闲云野鹤一般，正坐着闲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传销走俏、广告招标、王海打假、注水猪肉、下岗再就业、上网赶时髦、街上流行露脐装、洪州涌起染发潮……

“来来来，两位‘名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本店的老板，王轮，是我二十年前的老邻居。”洪州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徐援朝招呼着英峻、邵年和主人见面，他的角色此时就像是玻璃店的公关部经理。显然，这些记者都是他招来的。

“小店不大，可七七八八算起来，投资也四五十万哪，仰仗各位的宣传，整点儿动静出来，也就是混口饭吃。”玻璃器皿店老板五十上下，说话是赵本山的东北口音。

“这是王老板的一点意思。”徐援朝给他们分别递过来一个信封，信封薄薄的，按惯例，里面应该装着 200 块钱——这在行内被称为“红包”。邵年对王老板说了声“谢谢”，就大大方方地把装着钱的信封折叠了一下，塞进了屁股兜儿里。那信封在邵年的屁股兜儿里还调皮地露出了一个小角儿。而英峻是在假装从包里拿采访本时，顺势才把信封放了进去。

“大家安静，我说一下采访的内容，”徐援朝像在单位开编前会一样招呼大家听他布置任务，“王老板现在弄了这么一个玻璃工艺品店，面积 50 多平方米，品种有上千种，你看这个烟灰缸、水晶鞋，还有水晶玻璃的苹果、菠萝、小汽车，很漂亮，工艺难度都很大……素材就是这些，反正各位都是高手，找一个好角度宣传宣传，把这家店的店名、方位带出去就行，是吧，王老板。”徐援朝说完，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王老板。

王老板接过话茬儿说：“各位搞宣传都是行家，我们做生意讲究个美名远扬啊，这美名远扬，可离不开各位啊。”

“王老板，实事求是地讲，要让我们《春江日报》这样的大报宣传你们这么一个小小的玻璃店，我看是挺困难的。一个玻璃店开业，事儿小了点儿，你看，你不是残疾人，不是下岗职工，也不是退伍军人，这新闻由头真不好找！”是啊，找个什么理由才能把新闻扯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玻璃店上呢？讲真话的记者是陈伟文，他可不是一般的记者，他是《春江日报》采访部的副主任，论级别是副处级，论职称还是高级记者呢。在报社，他们天天讲实事求是，现在看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陈伟文点了一支烟，接着说：“按老徐的吩咐，我在报社跟领导打招呼说，我去采访上海路商业街改造完工后的情况，现在要弄出这么一个玻璃店，跟这个改造怎么挂得上啊？我这不是明摆着欺骗组织吗？”

陈伟文开了个头，在座的记者也不再顾及王老板的面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全国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像这样的玻璃店开张，难道都算新闻吗？你徐援朝张罗这样的事情也太缺乏职业精神了！这样的事情要上报纸，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天花上二三百块钱在《春江日报》的中缝上买一块麻将牌大小的版面，登广告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开张妄图要上省报、省台，真是异想天开！

“难是有点难，大家再想想，扭扭角度，英俊、邵年，你们俩是智多星，动动脑筋。”徐援朝破题乏术，一脸无奈。一屋子记者也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任凭怎样搜肠刮肚也无计可施，结果是一人揣着一个红包，只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英俊觉得有些闷，起身说：“我到街上转转去。”

徐援朝笑着说：“对对对，你去外面找找感觉。”

七月的洪州，骄阳似火。上海路刚刚改造成了步行街，不仅新铺了石板地面，而且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也全都装饰一新。英峻对这些店铺的名字发生了兴趣，什么帝王之都、圣大保罗、凯撒大帝、圣得利、罗马皇宫、又一春药店，甚至还有一家咖啡店干脆就在招牌上写了一个硕大的“黑”字，成了这条街上闻名遐迩的“黑店”。凭着天生的新闻敏感，英峻觉得这不是崇洋媚外、哗众取宠吗？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

英峻仰头张望着店名招牌时，和一个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女孩儿差点儿撞了一个满怀——那女孩儿穿着白色无袖连衣裙，正被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漂亮时装所吸引——就在两人即将相撞的一刹那间，英峻侧身让过了女孩儿，她的裙摆从他身边轻盈地划过。女孩儿回头一望，唇红齿白，笑面如花，这使英峻想起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名句。

容色艳丽、满路遗香的女孩儿走远了，英峻望着她的背影怅然若失：我为什么就没有缘分和这样的女孩儿相识呢？缘分，缘分，有些人，有些看起来很顺眼的人，哪怕你们在大街上曾经擦肩而过，哪怕你们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一万年，听同一声鸟叫，看同一片云彩，淋同一场雨，躲同一场冰雹，只要没有缘分，你们就永远不能相识，到头来不是擦肩而过，就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

英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相逢。她到底在哪儿呢？别急，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一个留神桃花运的人总会遇上桃花运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英峻，你他妈的真过分，揣着人家的‘红包’在这里闲庭信步。”邵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嬉皮笑脸地把手搭在英峻的肩上就往回

推，“这300块钱好烫手喔，高级记者也大眼瞪小眼了，大家叫我来问你找到感觉没有？”英峻这才知道，王老板给了每人300元钱。

“水晶鞋”里，记者们仍在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英峻把自己看到的店名告诉了大家，并专门介绍了“黑店”的由来：“我进那家咖啡店问了问，工商局批的店名其实是‘黑玫瑰’，店老板故意把‘黑’字写得很大，‘玫瑰’两个字根本就没写，而是画了很小很小的一朵玫瑰，招牌上就是‘黑’字加了一朵玫瑰。现在民间都管这家咖啡店叫‘黑店’。”

“真的呀，这老板好有创意哟。”徐援朝带来的新闻女主持竟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唉——对了，这店名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型的商业文化，你还别说呢，这就是新闻点，标题都有了：《上海路商铺名称崇洋媚外、哗众取宠令人担忧》。”高级记者陈伟文还是有觉悟，他立刻也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王老板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也深有同感：“我觉得，商业宣传就是要想办法出奇制胜，但他这种奇法儿不健康。工商给你批啥名儿，你就老老实实叫啥名儿呗，‘黑店’确实招人眼，但没我这‘水晶鞋’纯洁、高雅。”

徐援朝这下来了情绪：“王老板，你刚才的这几句话变成同期声就点题了，咱们就这么做，以这些不文明的店名做切入点，批评不良的商业文化。你呢，起一个反衬作用，刚才说过的话，组织组织，再说一遍，把产品呀，店名呀，地址呀都给带出来，这不就达到了宣传目的了吗？而且，看过去这条新闻还像个样子，王老板，怎么样？”

王老板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挺好，挺好，各位果然都是新闻策划的高手。”

于是，报社的记者抱着好奇心都出去抄店名了，电视台记者则挨个儿对着王老板一通儿采访，王老板是明白人，他面对镜头，心领神会地侃侃而谈，把“水晶鞋”的店名外带产品自我吹捧了一番。

放下摄像机，记者连声夸奖王老板，口才好口才好。英峻乐了，难道过几天洪州所有报社、电视台都要发同样的新闻吗？邵年反问，不发一样的新闻又能怎么办？

英峻可就不信这个邪，他就想拍独家新闻，就算没有独家的内容，也得弄出个独家的角度。上大学时老师教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当个“好记者”，现在英峻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是“坏记者”。

最后轮到英峻他们采访王老板了，总不能把人家当成留声机，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吧？在找到新角度之前，英峻只能故作镇静地和王老板继续闲聊：“王老板，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去卖玻璃工艺品的呢？”

王老板说，他在北方有个朋友卖玻璃工艺品发了财，他也就学着干，这里的货源都是那个朋友从北方运来的。英峻诧异地问道，玻璃是易碎品，为什么不从洪州本地进货呢？

王老板笑话他说：“这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工艺品，不能含有一点儿杂质，不能出现一个气泡。洪州呀，乃至春江省，都没一个厂生产得出来。”

这几句攀谈可不得了，英峻的采访顿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此诞生了！他按着自己的思路草草采访了王老板几句就要离开“水晶鞋”。

英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回该轮到邵年喋喋不休地刨根问底了，英峻就以牙还牙，一直笑而不语，一言不发。

回到新闻部办公室，还不到11点。英峻立刻找来电话号码簿，

发现洪州只有三家玻璃制品厂，其中一家已经破产，另一家在远郊，而洪州玻璃一厂就在离春江电视台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真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记者跑新闻一般都跑那些兴旺发达的好企业，对一个近在咫尺的破败企业竟然闻所未闻。

这回，英峻和邵年叫了新闻部的采访车，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洪州玻璃一厂的大门。一进工厂，英峻他们就被厂区里堆积如山的啤酒瓶惊呆了：啤酒瓶一堆一堆整齐地码放着，占满了场院，每堆都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工厂里一片寂静，远处的树荫下有几个工人正在打扑克。

英峻问工人，人呢？工人回答说，厂子停产，都下岗回家了。为什么停产啊？因为市场上的啤酒瓶太多了，生产了也卖不出去。那厂长呢？工人放下手中的扑克说，有人去打传呼了。

不一会儿，一辆伏尔加牌轿车喘着粗气开进了厂里。一猫腰，车上下来了一个胖子，旁边的人连忙喊着“裴厂长”。

邵年小声嘀咕着：“妈的，厂长姓什么不好，非得姓‘赔’！”

英峻手拿话筒，邵年肩扛摄像机，两个人不打招呼就开拍了。他们故意把裴厂长堵在成堆的啤酒瓶前进行采访，为的就是要取这个“触目惊心”的背景。

英峻居心叵测地举着话筒问道：“这么多啤酒瓶卖不出去，为什么不转产？我们在上海路就看到一家卖玻璃工艺品的小店，生意挺好……”

英峻一番花言巧语，硬是要把啤酒瓶和玻璃工艺品扯到一起，不明真相的厂长抱怨说：“玻璃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只要有钱搞技术改造，我们厂也能生产。”

“没钱搞技术改造，可以向银行贷款啊！”

一提到银行，厂长便怨气冲天：“银行是嫌贫爱富，企业越有钱，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嫌贫爱富的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什么是优呢？什么是劣呢？优和劣之间难道就不能转换吗？他们为什么就不愿帮我们一把？！”

现场采访，就好比公安局的现场突审，得先发制人，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不然，裴厂长是不会说真心话的。这不，裴厂长在情急之下，不就是满嘴跑火车，不仅把玻璃店和玻璃厂扯上了关系，还把银行也拽了进来。也好，题目是越做越大，那就顺势来个深度报道吧。

过了两天，《春江新闻》隆重推出了“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深度报道：《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春江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王欢歌正襟危坐，拉开了“玻璃新闻”的帷幕。

主持人：洪州玻璃一厂是我省玻璃制品行业的一家老企业，如今，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啤酒瓶因为卖不出去而堆积如山。而与此同时，在市场上，人们对各种玻璃器皿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到底是企业对市场变化视而不见，还是他们面对这种变化无计可施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记者昨天来到洪州玻璃一厂时，看到这里回收的玻璃瓶堆成了小山，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来，回收这些旧瓶子是为了回炉生产新的啤酒瓶，但是目前，洪州市的啤酒瓶供应量已经饱和，即使生产出来也一时无法销售出去，因此，企业只好停产。

(同期声) 记者：“现在咱们玻璃一厂只生产这样的啤酒瓶吗？”

(同期声) 厂长：“是的，我们现有的设备只能生产这样的啤

酒瓶。”

(同期声)记者：“玻璃制品也不仅仅局限于啤酒瓶，还有一些玻璃工艺品现在也很受消费者欢迎，有没有想过要调整产品结构呢？”

(同期声)厂长：“想过呀，你比如说上海路开了一家玻璃工艺品店，生意还不错，但卖的都是外地产品，我们去看了，受启发也想转产，也想生产这些东西呀。”

解说词：按着这位厂长的说法，我们在洪州市上海路商业街上找到了这家名叫“水晶鞋”的玻璃工艺品店。在这家店铺里，记者看到了上千个品种晶莹剔透的各式玻璃工艺品。

(同期声)记者：“您这些精美的玻璃工艺品货源是哪里来的呢？”

(同期声)玻璃店老板：“主要是北方的一些地方。”

(同期声)记者：“长途运输成本高，再加上这些还是易碎品，卖这些玻璃制品有钱赚吗？”

(同期声)玻璃店老板：“有有有，那太有了。”

解说词：玻璃店老板舍近求远找货源，并把店铺开到了洪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上，这说明新型的玻璃工艺品在我省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空间，可是，洪州玻璃一厂认识到了这点，为什么不加快技改步伐进行转产呢？

(同期声)厂长：“可是在技术改造资金方面，我们拿不出钱，银行也不支持！”

(同期声)记者：“银行为什么不支持呢？”

(同期声)厂长：“银行是嫌贫爱富。越好的企业，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

解说词：对于企业方面“嫌贫爱富”的抱怨，银行方面又是怎么解

释的呢？

(同期声)洪州市工商银行行长李锦华：“扶优限劣和嫌贫爱富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困难企业要发展，不能坐等银行的支持，企业首先自己要干起来，要有好项目、要有好市场、要有好班子……总之，银行贷不贷款，不在于企业的现状如何，关键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企业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实际行动取得银行的信任，坐等贷款是等不来的。”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英峻的报道把玻璃店夹在企业和银行中间，别有用心地做成了一个“夹心汉堡”，让观众们在不经意间把它给吞了下去。高，实在是高。

同样，陈伟文也干得漂亮，《春江日报》发表了他的“记者观察”，题目是《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在这篇“记者观察”的末尾，玻璃店王老板被请出来把“水晶鞋”的店名又自我表扬了一番。

这还不够，“记者观察”旁边还配发了陈伟文写的一篇短评。短评小中见大，义正词严，大壮了“记者观察”的声威，由不得你对陈伟文的采访动机产生任何怀疑。

经商也要讲政治

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超越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城市的名片。一些店名招牌映射出的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痞子文化色彩，归根结底，乃是经营者思想意识低下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的商人必须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某些不良社会现象，在它处于萌芽状态时，从个体或局部很难看清其危害性，一旦泛滥开来，则贻害无穷。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这些因素时时刻刻会对我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店铺招牌不仅体现的是商人的文化素质，更是他政治素质的体现。“凯撒”、“圣得利”、“又一春药店”、“黑店”等洋气、俗气和匪气十足的招牌与文明经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理所当然要清除掉。

想想上大学时，英俊常常在《春江日报》上看到“本报评论员”陈伟文的名字，觉得他简直高不可攀。如今，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气味相投、沆瀣一气地走到一块儿来了，真是世事难料啊！

晚上回家，英俊翻开《春江日报》，一字一句地欣赏着自己歌颂白岩松的文章，想想人家白老师的高大形象，又想想自己围绕着一家玻璃店的所作所为，英俊真是感到沮丧：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永远追求优秀

——记《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岩松

英 峻

不知从何时起，一方方熠熠生辉的荧屏在都市的喧闹和乡村的静谧中相继张开了眩目的窗口，它闪着灵气，透着朴实，映照着世间万象，撩拨着人们的情感，折射出电视时代的生活变革。站在这电视文化潮头的，无疑是伴随着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来到千家万户的《东方

时空》。

载着《东方时空》的盛名，在炎热的夏季，《东方之子·长江人》系列人物摄制组一行五人，正沿着这条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或许是最热的河流，寻找着长江人的英雄本色。

大雨滂沱之中，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戴着眼镜的主持人岩松。虽然我们素昧平生，却早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很快，他就跟我们随行的记者混熟了，对于我们的提问，他有问必答：“我姓白，蒙古族人，1967年生人，身高1.785米。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在《中国广播报》干了四年文字编辑后，1993年经圈儿内朋友引荐，成了《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的开栏元老，两年来共采访了200多位名人，印象最深的是肖秧、张百发、季羨林和武和平……与名人打交道才发现他们也是平常人，并希望把这一点传达给观众。平时爱踢足球听音乐，生命旅程已经有了同行者……”

岩松的采访对象，主要是浓缩人生精华、尽显英雄本色的社会名流，其中还包括不少政界领导，而他们过去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最具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甚至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但《东方之子》却把名人们一个个从高空拽下。岩松说：“一个优秀的人物，就算是部长，就算他有许多业绩，许多头衔，这些只是我认识他并进而找到他的路标，沿着这个路标，我可以一直走到他的家门口，而此时这些路标也就自然消失了，当我敲门时，就要面对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个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本来离人们心理距离很远的人物向观众拉近，让每一个普通人增加在人群中成为伟人的自信，成为平凡的英雄。充满平凡英雄的国度一定很可爱。”

让人说真话的办法就是使对方猝不及防，岩松的采访正是以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而显得耐人寻味。

采访见义勇为的勇士徐洪刚，他一上来便问：“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采访因破获九·一八大案而从河南开封调入公安部的武和平，他冷不丁地又问：“您从一个人人都认识您的城市，来到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是不是更能找到一种平常人的感觉？”

甚至，采访电影演员潘虹，他曾笑着问她：“您和刘晓庆曾经是中国电影女演员的双子星座，刘晓庆因为经商，至今依然保持其知名度，而后巩俐又异军突起，您的名声却日渐衰落，您是默认这些，还是准备东山再起呢？”

这样的提问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记者问岩松：“你的采访，有些提问很尖锐，弄得被采访者很尴尬，人家乐意吗？”

“每一个优秀的人物，都有他酸甜苦辣的一面，并不是只有闪光的一面，不可能是放一个问题过去，他就特高兴回答。特别优秀的采访对象，往往回答你一个尖锐的问题时，才显现出他的优秀。一些带着笑脸问出来的问题都颇令人尴尬，但这种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才能给人一种真实感。”

岩松这样概括《东方时空》的特点：“平视这个概念在电视理念里很少被看到说到，我们看高官不仰视，看百姓不俯视，因此，不论是讲述社会名流还是老百姓的故事，观众都爱看。”

记者：“有许多知名人物过去早有定论，而你的采访好像又给了他们一些新的评价，这些评价怎样做到不人云亦云，又恰如其分呢？”

岩松：“以往的评价是否是一种真正的评价，我持怀疑态度，我们现在把英雄当作普通人宣传，并没有像对待明星那样，去包装他。正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今天面对我们的摄像机，她们更多地是谈及毛绒绒的羊群多么可爱，冻死了太可惜，这种感情才是最真实

可信的。”

记者：“你们希望自己的节目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什么印象呢？”

岩松：“不断改变的印象。《东方之子》不断地在把名人重新做各种各样的组合，形成系列化，《生活空间》出在改版，就是在老百姓不喜欢我们之前改变自己，而不是让老姓不喜欢而抛弃。”

岩松，一个奔忙的行路人，每天都要面对策划人员从各处搜寻来的各种人物材料，去思考和体味，去寻找蕴含其中的人生哲理。

两年来，和观众见面的 200 多次人物专访使他成为广大观众熟悉和认可的节目主持人，谈及这些，他只是淡淡地一笑：“不过是混了个脸儿熟，我的朋友从不把我当主持人看，大家永远是朋友。但是，从工作角度看，被观众熟悉有个好处，你今后再有更精彩的观念，观众更愿意接受，因为大家很熟了，觉得是老朋友说的，就看你的观众是否能更新、更优秀了。”

这就是永远追求优秀的岩松。

第二章 无处可逃

现实为什么就像一条冰凉的蛇死死地缠绕着你，叫你动弹不得、挣脱不了呢？

清高的人为了自己的清高，难道总要付出怀才不遇的代价吗？

每个星期二上午，是新闻部全体人员雷打不动地召开例会的时候。

新闻部的记者们平时东奔西走各忙各的，大伙儿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会前，正是大家拿各种奇闻趣事自娱自乐的大好时光。这天，摄像老何说了个有关记者孔杰的段子：

“上星期，雁峰县的牡丹宾馆着火烧死了十一个人，我和孔杰赶到现场的时候，县政府对外封锁消息，公安局已经在宾馆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不让任何人进去。乡下地方嘛，没有那种专用的警戒线，他们用的是医院的白色绷带。我们被拦在外面进不去，没办法，孔杰一急，就在绷带外面恶狠狠地拿起话筒做口播，想吓吓人家。我跟你们学学：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就在雁峰县牡丹宾馆的火灾现场外面，目前，当地政府对火灾现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我们看见，他们已经在

宾馆周围拉起了白带……”

懂“白带”的人一阵哄堂大笑。孔杰是新分来的大学生，这时，他已经是面红耳赤，等大家笑完了，他羞羞答答地解释道：“别听老何的啦，我当时一下没有想到‘警戒线’这个词，我就说‘警方已经拉起了白色的带子’，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拉起了白带’。本来，白带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呢。”

老何的俗不可耐让一位疾恶如仇的女记者义愤填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邵年在一旁搭腔道：“他就从来没有吐出过象牙，亏得你们还一直抱着幻想！”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邵年是个段子大王，他的段子有点儿马三立的风格，三翻四抖、铺平垫稳之后，结尾必定有一个叫得响的包袱：

“英峻这小子肯定有洁癖。上星期，我们跟省卫生厅的人到太丰去查抄性病诊所，连着三天都在那些性病黑诊所里转来转去。每次一回到宾馆，他就一头钻进卫生间，洗澡、换衣服、换袜子。他出来还一本正经地问我：邵年，你说我们因为采访得了性病的话，算不算工伤呢？您听说过吗？性病也算工伤，这新闻单位改成‘窑子’算了。”

英峻听了，也跟着大家扑哧一乐，是啊，爹妈都是医生，他自然是很讲卫生，每天洗澡、换衣服、换袜子，那都是事实。至于后面的包袱，那却是演绎。其实，他在太丰采访时只是问过邵年一句，咱们天天在性病诊所里转来转去，万一得了性病，单位给报销医药费吗？邵年在段子里把“报销医药费”改成“工伤”，这演绎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开会啦！”这时，新闻部的易主任夹着大号的记事本走进会场，坐在了会议桌的最顶头。

“好，现在开会。”每次例会，易主任首先都会按惯例总结上一周的节目情况。没想到，英峻和邵年的那条《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的新闻首先遭到了表扬。易主任说：“《银企对话》这条新闻播出后，反响不错，我们广播电视厅的阅评小组看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易主任戴上了他那副扁扁的像儿童玩具一样的老花眼镜看着《阅评简报》读了起来：

“新闻以小见大，反映了企业技改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节目突出表现了国有困难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的迫切性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冲突性，不仅主题鲜明突出，而且内容言简意深，要言不烦，通俗易懂，是一篇反映企业改革的精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主题深度上开掘得不够。”简报的第三句真是叠床架屋，结构复杂，一听就知道是出于老学究之笔，害得易主任险些没有一口气读下来。

春江广播电视厅阅评小组的成员正是一帮老学究，他们从编辑、记者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不仅具有高级职称，而且德高望重，好为人师，于是他们就被安排每天在家观摩春江电视台的节目，每周负责出一期《阅评简报》。

易主任接着分析说，片子之所以主题深度开掘不够，关键是片子结尾李行长的话没有让人家说透，扶优限劣，银行如何判断企业的优、劣，片子里根本就没有解释一句。

可不是吗，让玻璃厂厂长和银行行长说话，只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的就是让玻璃店老板出头露脸，尽其所言，至于行长那边说没说透，英峻确实是给忽视了。他害怕会场上有人会一语道破天机，他心里感到有些惶恐不安。

“小邵，英峻，你们有什么想法？”慈眉善目的易主任这时扫了一

眼邵年和英峻。

邵年立刻回应：“我们再做后续报道，您看行不行？”

英峻接着说：“我们把采访提纲都列好了。”

“好好好，不错。”易主任竟然当场拍板，把这个“后续报道”定为了下一周的“重点选题”。此时，两个“骗子”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含笑的眼睛惊讶于彼此绽放的智慧光芒。

再往下，原计划的“重点选题”露面了，真是锦上添花，英峻、邵年又“中彩”了。这时，易主任提到了陈伟文的那篇《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的文章：“《春江日报》和我们一样，关注社会新闻的力度也在加大，这篇批评店铺招牌的文章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那么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比如说工商局、文明办是什么态度，我们要密切关注，积极跟上。”

易主任强调说：“店面招牌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晚了，第一拍慢了，不要紧，第二拍主动出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甚至我们可以和《春报》联系，搞报台联动。”

说到这儿，易主任抬眼看着英峻：“上次，我们采访岩松，人家报社不是也拿了我们的稿子去登吗？对于社会热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我们抢到了独家新闻，人家也知道用联动的方式来弥补不足，跟上步伐，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顺便表扬一下，英峻那篇文章写得不错。”

这时，英峻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坏了，明明是易主任领着我们去采访的，当初为什么就忘了署上易主任，易庆平的大名呢？！为什么自己会是这样贪天之功呢？！失误，失误！英峻的心里就像揣着两只野兔。

易主任说话间，邵年的传呼机响了，他赶紧起身回电话去了。他

一定是接到了什么新闻线索。

新闻部开会还有一个特点，不论领导还是群众，接电话、回传呼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对于记者而言，新闻不等人，接到十万火急的线索电话，记者可以立刻打断会议告退出发；而对于领导，如果遇到下属打电话请示有关当天节目的宣传口径问题，这是比天塌下来还要重要的头等大事，领导往往会违反礼仪地坐在主席台上接听手机。

邵年在隔壁办公室打电话：“哎呀，是陈大记者，我们主任刚刚还在说你的文章呢，啊？明天就要清理招牌呀？”

易主任在会议室里继续阐述着报台联动问题：“我们和不同类型的主流媒体之间要加强合作，比方说，报纸和电视各有所长，店铺招牌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介入……”

邵年接完电话回来听到易主任的指示，还没坐下就插话说：“易主任，明天洪州市工商局组织清理不文明的商业招牌，八点半在市工商局集合。”

“好，这条消息明天一定要确保。不错，我们年轻记者的触角已经伸开了。”易主任顿时便喜上眉梢。

今天的例会，两个年轻人独领风骚，他们为今天的一鸣惊人而喜不自禁。

午饭时间，春江电视台餐厅。英峻和邵年躲在角落里边吃边聊，邵年脸上浮起了诡秘的微笑。

邵年说：“‘玻璃店’战役，堪称经典，您在扭角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把扭角度事业推向了一个新境界，您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陈伟文同志今天上午又交给了我们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任务没有你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即使能完成，至少我们

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邵年说话总是巧言令色，夸大其辞。英峻听惯了，也就不搭理他，只管埋头吃饭。“哎，你听我说，8月8号，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在洪州开张一家分店，是第8分店，8点58开张，8都凑到一块儿了，到时咱们得捧捧场，不过先要想想办法找个主题，好让主任批选题。”

英峻一下子也无计可施，他不动声色地故作胸有成竹状，拿邵年寻开心：“这好办，不就是几个8凑到了一块儿吗？新闻的题目我都有了：《开业何必都逢8》。”

“去你妈的，别开玩笑，我最讨厌你的就是这种玩世不恭。好容易在新闻圈里有了点儿江湖地位，还不快马加鞭。”

邵年经常把英峻的这种消极态度定性为“玩世不恭”，其实这并不准确，玩世不恭是指不把现实社会放在眼里的一种不严肃的消极生活态度。英峻对生活并不是这种态度，只是，他对于一些灰暗的社会现实抱有一定的消极抵抗情绪，这种情绪在英峻内心是种挣扎，是某种清高的表现。而在邵年眼里，这种挣扎和清高就是“玩世不恭”。

英峻解释说：“不是玩世不恭，是现实太残酷，以前总想着要拍独家新闻，可现在的任务却是想办法不漏新闻。咱们想不漏新闻，还得靠陈伟文那帮老人。但是，我们‘新闻联合体’刚成立的时候都是搞些正儿八经的新闻，现在呢？净搞这些要扭角度的有偿新闻，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把饭碗给砸了。观众是傻瓜，咱们办公室的同事难道也是傻瓜呀？”

邵年说：“我得纠正你的观点，其实，所有的新闻都要扭角度，我们大学本科学了四年，不就是学扭角度吗？”

英峻和邵年他们的大学课本里确实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新闻主题的开掘”以及“报道角度的选择”，但是，这些开掘和选择，为的就是

能够确定一个深刻、生动的主题思想。这时，新闻的事实和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而邵年所说的“扭角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一个当下流行的正面主题，贴标签。比如说，为了让“水晶鞋”玻璃店的王老板上新闻，陈伟文扭角度首先想到王老板是不是下岗工人、是不是残疾人、是不是退伍军人，如果是，那就简单了，为王老板度身定做的新闻标题都有了：《下岗创业闯出新天地》、《身残志坚闯商海》、《退伍不退色 激流勇进闯商海》。要说给新闻扭角度，陈伟文那帮老记者只会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英峻他们作为新生代，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英峻争辩道：“我是说，你再怎么扭，瞒得了观众，也瞒不了同事。聪明人一看报纸和电视肯定会问：最近的新闻拐弯抹角，绕来绕去总要说到一家玻璃店，这是怎么回事呢？人家不怀疑你是‘用公家的柜台卖私货’，那才怪呢！”

“我跟你讲，发稿就是硬道理。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咱们扭角度是巧取不豪夺，谋财不害命，上对得起领导，下对得起观众，何乐而不为？”

“但是，婚纱摄影店开张，这是一个纯商业活动，再怎么扭角度，再贴什么标签，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呀！我没办法！到时候你一个人去就是了。”

邵年顿时就火了：“你小子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你记得你第一次在新闻部扬眉吐气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人家陈伟文给你提供的滥用童工的线索，让你一上手就弄了一个季度优稿，你忘了？！”

这话一下子说到了英峻的软肋上了。英峻心里清楚，砖瓦厂滥用童工的线索是从陈伟文那里要来的。陈伟文说这是一条好线索，只是他在《春江日报》常年跑劳动口的新闻，不好把“枪口”对准劳动厅的

老熟人。邵年当时就软磨硬泡地从陈伟文那里要来了举报材料，后来两人按着举报材料暗访了那家“黑砖窑”。

祖国的花朵被蹂躏，触目惊心啊！英俊、邵年凭着“黑砖窑”的片子一炮走红，新闻部还发了800元奖金，两位年轻人初尝了一下名利双收的味道。

英俊这样一想，陈伟文的面子不给是不行的。现实有时就像一条冰凉的蛇死死地缠绕着你，叫你动弹不得、挣脱不了。

英俊沉默着，仿佛有些理亏，邵年说起话来更理直气壮，顾盼自雄：“你不要太清高了，自古以来，怀才不遇都是自己造成的，你总没有李白的才能高吧？可你比李白还清高，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像他那样哀叹‘天生我才必有用’，‘必有用’的潜台词你知道吗？就是‘还没有用’，明白吗？你要接受历史教训，千万别把‘怀才不遇’当成‘招牌菜’吃一辈子。”

上大学时，英俊一直设想着自己会按着老师们所规划好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成为“人民的好记者，群众的贴心人”，可他现在觉得这个目标简直成了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即。英俊咬了一下嘴唇说：“这条新闻如果非得要做，那得再想想办法，别轻易填选题单，这叫慎重初战、务求必胜。没有好主题，还不如不去。”

邵年看英俊已经就范，就趁热打铁，用勺子敲着餐盘说：“慎重初战不错，但不能不战，不战咱们吃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吧，人家老陈给咱们这个业务，就是看得起咱们，你挑三拣四，人家下次还不带你玩儿了呢！”

不玩儿就不玩儿了！英俊想这么说来着，可最终还是欲言又止。

食堂里正飘荡着辛晓琪的《味道》：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它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

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无药，无处可逃……是啊，无处可逃。

台湾那个写《乡愁》的诗人余光中把朋友分为四种类型，邵年最接近的是这一类：“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

不过，余光中给这类朋友戴上了一顶“低级而有趣”的帽子。的确，邵年经常会有点儿低级趣味，用香港人的话说就是有点儿“无厘头”。他每次安排英峻去给新闻扭角度，英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受他指使，可是，他又无法否认，邵年是最把他当回事的同事。更何况，“英俊少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两人虽称不上情同手足，但已然是密不可分。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关键问题是互补。英峻、邵年，一个静，一个动；一个庄，一个谐；一个能写，一个会拍（拍摄的拍）；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四平八稳，一个八面玲珑……似乎天生就是一对好搭档。

争论并没有破坏两位年轻人的合作，他们的“后续报道”还得按计划进行，他们还得第二次采访工商银行的李行长，让他说清楚扶优限劣里面的“优”和“劣”。

星期二下午两点来钟，李行长正在开会，他叫了办公室的一位小姑娘在行长办公室先招呼记者。

英峻和邵年满头大汗地来到行长办室门口时，看到办公室的门是半开着的，里面坐着一位姑娘正在看书。姑娘身着白色无袖连衣裙，留着披肩发，脸庞白净，眉目清纯。当她看到提着摄像机的记者时，连忙合上书站起来，英峻和邵年同时发现她还挺饱满，腰身婀娜，充

满着青春的气息。当然，他们都没注意到姑娘看的书是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

坦率地说，这位姑娘很性感，两位记者眼中不由自主地还含着几分色情呢。上大学时看一本周国平写的哲学小册子，英峻就在这样的文字下面划过道道儿：“只用色情眼光看女人，近于无耻。但身为男人，看女人的眼光就不可能完全不含色情。我想不出在滤尽色情的中性男人眼里，女人该是什么样子。”这时，英峻心里暗叹：前辈此言极是。

“二位辛苦了，请坐，我们行长在开会，过一会儿就过来。”姑娘麻利地招呼着带着色情眼光的客人，转身就去倒水了。

英峻看着女孩儿惊呆了，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路差点儿和他撞个满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孩儿吗？

“二位请喝水。”女孩儿转过身，英峻甚至闻到了她身上似曾相识的香水味儿。

“你还认识我吗？”英峻问道。

“有点面熟吧，我们见过吗？应该没见过吧？”

“上星期一上午十到十一点，你在上海路逛街对吧？”英峻兴奋地提醒她。

“我想起来了，你不要说了。”女孩儿笑了，她用手捂住嘴，睁大眼睛露出吃惊的样子，就像一只喝醉的老鼠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猫的床上，“那天我是上街给办公室买东西，不是去闲逛啦，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女孩儿在英峻、邵年对面坐下，接着说：“你们听过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吗？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句话今天用在这里挺贴切的。”

张爱玲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四大才女之一，她的小说当时红透了半边天，时隔五十年，不知怎么又莫名其妙地卷土重来再度风行了起来，许多小姑娘对她痴迷得很。英俊、邵年虽不熟悉张爱玲，但觉得这女孩儿口吐莲花，谈吐不俗，心里欢喜着呢。

英俊这时才把他们巧遇的经过告诉了邵年，邵年揶揄道：“啊？你就出去逛了那么一下，就有这么大的收获？！”

三位年轻人愉快地交换了名片，姑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江月，她像接受采访那样，认真地回答了两位记者的所有提问：我是从县城考到春江财经学院金融系的，今年22岁，刚毕业，男友嘛，还在爪哇国呢……24岁的英俊正为这次邂逅而心花怒放，25岁的邵年也没有因为英俊的捷足先登而自甘落后。

三位年轻人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热门电影、流行歌曲和畅销小说。《真实的谎言》、《侏罗纪公园》、《狮子王》、《阿甘正传》、《红粉》、《红樱桃》……李春波的《小芳》、戴军的《阿莲》、辛晓琪的《味道》、老狼的《同桌的你》，还有刘德华的《忘情水》、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孽债》、《废都》、《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就死》、《倾城之恋》……江姑娘涉猎范围那是相当广泛哪，英俊、邵年两个人轮番上阵总算没有露怯。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说，“相逢何必曾相识”，看来今天已经过时了，眼前的一切真可谓是“相逢好似曾相识，未曾相识已相思”。江姑娘正是英俊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梦中佳人，当然，邵年看起来也是这么认为的。年轻人遇上心仪的姑娘，总是不忌讳彼此的陌生。他们两副眼镜“八只眼”，目光灼灼，贼亮放光，盯得江姑娘脸上直发烫。英俊梳着分头，文绉绉；邵年留着平头，雄赳赳。年轻的心总是春情荡漾，对美的追逐总是情不自禁。英俊睿智机警，侃侃而谈；邵年激情

四射，口若悬河，两位年轻人为取悦女孩儿的芳心，一下子都露出了“英雄本色”，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李行长适时地出现了，他看着办公室里热火朝天的架势，半真半假地问，不用我介绍了吧？其实，行长是在炫耀江姑娘的魅力呢。

接下来的采访，红袖添香、佳人相伴，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圆满得令邵年直喊 OK。

李行长对着英峻的话筒，深入浅出地解释了“扶优限劣”的含义。李行长说，判断企业的好坏，根本标准是要看它产品的市场前景和管理者的经营水平。企业向银行贷款，就好比是借钱看病，有的人把钱拿来输血，解一时之困，有的人把钱拿来恢复造血功能，求得长远的发展，我当然是要把钱借给那些有眼光的企业家。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有眼光呢？不能光凭嘴上说，你企业家得拿出积极的行动，证明自己是具有眼光的，所以得先干出样子来。

具体什么叫干出样子来呢？您能举一个例子吗？英峻抽回话筒追问了行长一句。追问的结果是，李行长派车把他们送到了洪州钢铁厂去寻找答案。

在洪州钢铁厂的一间会议室，厂长徐建亲自向二位记者介绍工厂的情况。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钢铁厂领导班子的成员，他们如临大敌，不苟言笑，透露着钢铁般的意志，这让英峻有些紧张。

徐厂长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厂长，他上任才一年多，企业就双喜临门，一是工厂开始减亏，二是洪州工行给他们贷款 5000 万。

“两位记者虽然年轻，但很有名气呀，英峻、邵年，我在家里常听到你们两人的名字。”徐厂长说起来也是副厅级干部呢，但说起话来很是亲切、平和，“你们上个礼拜播了一个‘银企对话’的片子，很有分量，说人家玻璃厂那么困难，银行就是不帮忙，是嫌贫爱富，李行

长不同意，说他们银行是扶优限劣，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矛盾。”

英峻说：“是呀，李行长说他们是扶优限劣，干出了样子的企业他们才来扶持，你们干出了什么样子才拿到了银行的贷款呢？”

徐厂长的灵丹妙药说出来毫无新意：集资入股。但是，他的本事就在于，面对一个亏损3个亿的破落企业，他竟然能说服工人集资入股。结果，10000多名工人出资4000多万元，硬是改造出了两条热销钢材的生产线，企业由此开始起死回生，银行这才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

开完座谈会，英峻逮着工人问了一个下午的“为什么”，拍完片子已经是六点半了。钢铁厂在食堂的雅座已经安排好了晚饭。当英峻和邵年被领进包间时，两人意外地发现，不仅徐厂长在，李行长也来了，两位领导正靠得很近地聊着天，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

邵年像老熟人似的热情地打着招呼：“啊哈，二位领导都在呀？辛苦、辛苦，等得辛苦，知道你们在等，我们应该早点完事。”

“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吃饭的人除了两位领导和两位记者，还有钢铁厂的宣传部长和李行长的司机。一阵礼让后一一坐下，邵年坐在了行长和厂长的中间。这时，他也感觉不对：“这不合适吧？徐厂长、李行长，你们刚才谈得真是投机，我隔在中间，你们不方便交流啊？”

“没有，没有，我和李行长已经交流完了，他们的5000万元贷款真是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呀！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他叫来聚聚，我要代表一万三千名洪钢职工敬我们李行长一杯酒！金融巨头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呀！”

“哪里，哪里，是我们被你们振兴企业的精神感动了才放的贷款，银行的钱放着也是放着，贷谁都是贷，但是贷给你们这样负责任的企

业才叫我们贷得安心!”

“二位领导，不要互相吹捧!”邵年调皮地打断了两位中年男人的对话。在饭桌上控制话语权的能力简直就是邵年的一绝，而钢铁厂的宣传部长这时愣了一下，在厂里可没有人敢对他们的厂长这样说话。

这时，大家说笑着，就等着上菜。食堂大餐厅里飘荡着李春波的《小芳》，一个下过乡的知青正对当年的恋人忏悔呢。一下子，大家无话，都在静静地听着：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
你和我来到小河旁
从未流过的泪水
随着小河淌
谢谢你，给我的爱
今生今世我难忘怀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这首四四拍的城市民谣，节奏明快，前奏的乐器像是吉他，又像是古筝，再听又像是电声，反正英俊听不出来是啥乐器。两段歌词颠来倒去地唱，形式简单得跟儿歌差不多，可这小曲儿凭什么就火了昵？

“才子落难遇佳人，始乱终弃正得意呀。”酒桌上需要人人都能参与的话题，邵年用他标新立异的评价，试探着在座的各位对《小芳》这个话题的兴趣。在大学时代，邵年在辩论会上就很善于用偏激的言辞和夸张的手势去赢得同学们的掌声和小姑娘的倾慕。今天，他要在饭桌上小试锋芒。

巧了，徐厂长和李行长当年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一首民谣一下子触动了两个中年男人的往日情怀，这话题对于他们的吸引力，那就像是瞌睡碰到了枕头。

服务小姐开始斟酒了，端上来的是茅台酒。邵年只管眼看着小姐给他倒满了一杯白酒，而轮到英峻时，他赶忙用手捂着玻璃杯，连说不会不会。最终拧不过大家，还是倒了小半杯。

徐厂长致过欢迎辞之后，大家被逼着先干了一杯。坐下后，徐厂长挪了挪屁股，又把话题扯到了《小芳》：“当年知青爱上村姑，那都是真感情，后来分开，那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当时是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鸿沟。我总觉得这首歌在表达一种忏悔。”

邵年看徐厂长对《小芳》的话题恋恋不舍，就顺着徐厂长的话题往下说：“领导，我想提醒您一句，在情感世界里说‘对不起’的都是占了便宜的人，想当年这些知青，也包括我们二位领导，浩浩荡荡杀到农村，凭着见多识广，胆大心细，骗几个农家闺女还不是小菜一碟？”邵年看英峻只是低头吃饭，并不策应他的话题，就有意把他也拉进来，“英峻，凭你这张嘴，当年要是下了乡，今天肯定也是搂着新欢唱《小芳》：‘谢谢你，给我的温柔，‘陪’我度过那个年代’，人家又不是‘三陪’，凭什么陪你呀？”

酒桌上的人笑了起来。英峻站在了徐厂长一边，并不同意邵年的观点，两个人在饭桌上就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地打起了口水仗。

英峻和邵年的大学时代，正是辩论会风靡校园的年代。那时学生们讨论问题，总是唇枪舌剑，各执一词，言必称“辩友”，仿佛处处都是辩论场，人人都有雄辩症。当然，辩论是带有表演性质的，辩论者的满足在于充分炫耀了自己的才华和技巧。这不，炫耀完了，邵年才感觉在饭桌上这么风头强劲有些喧宾夺主，便自己找台阶下：“二位领导，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拼了命地在这里辩论吗？”

两位领导只是笑，不回答，其实是等他的答案呢。

“我们只是想转移您二位的视线，怕叫我们喝酒呀！”

大家哈哈大笑。一通劝酒，只是光说笑却不真喝。筵席散去之时，已是晚上九点半了。

临分别时，宣传部长避开二位领导，把英峻、邵年拉到了暗处，一边说着“辛苦了”，一边塞过来一个洪州钢铁厂的信封。两人面带难色捏着信封看着部长，部长又摇头又摆手，频率很高地轻声说着“没关系没关系，一定要收下一定要收下”。恭敬不如从命，邵年、英峻也就照办了。回办公室一看，是800块钱，邵年狂喜道：“发财了！”英峻也发财了，可他没有狂喜，他在思忖着，想必李行长也发了财吧。这个想法让他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一些。

离开钢铁厂时，是李行长用自己的桑塔纳轿车把两位记者捎回电视台的。李行长的轿车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英峻的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一位姑娘在他心里忽隐忽现：李行长晚上为什么不带江姑娘来吃饭呢？江姑娘和李行长那么亲近，她会不会是李行长的“小蜜”呢？想到这里，英峻的心里掠过了一丝隐痛。

回到台里，已经是十点多了。第二天上午还有采访任务，这篇稿子要赶第二天播出的话，当晚就得把文字稿写好。

邵年对英峻说：“你办事，我放心。”就把写文字稿的任务扔给了

英俊，然后他背着放着“红包”的黑挎包，吐着酒气就回家去了。

当英俊把新闻稿写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他把写好的新闻稿夹在了待审稿的板夹上，然后又满意地端详了一下新闻的标题：《银企对话：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明天一早，当班编辑就会把它送到主任那里去审阅。

主持人：说到国企改革，不少人只会看到困难重重，进而列举出许多难处，诸如设备落后、工艺不配套、产品单一、资金缺乏等等，但是，被这些难题困扰的企业只能是坐等死亡吗？记者昨天在特困企业洪州钢铁厂采访时却找到了相反的答案，那么，是什么办法使这家特困企业开始从困境中走出的呢，请看记者的“银企对话”系列报道之二《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

解说词：洪州钢铁厂投产于1957年，是建国后我省建成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全厂现有职工1.3万人。目前钢铁年产量为125万吨，是钢铁行业的中型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洪钢作为全省冶金行业的原料基地，为其他企业提供钢铁的初级产品，使得企业自身的工艺长期不配套，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设备落后。企业历年亏损额目前达到了3亿元，职工人心涣散。面临绝境的洪钢因此被冶金部门的行业规划列入了“死亡名单”，而列入了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企业将不会再得到政府的许多直接支持。

然而，1994年，随着企业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洪钢却出现了转机。

（同期声：采访洪州钢铁厂厂长 徐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企业是其他钢铁厂的配套企业，现在人家不跟我们配套了，我们得自己

跟自己配套，要配套就得投资，说到投资，大家就想到了银行贷款，可是，银行现在对我们这个在‘死亡名单’里的企业碰都不敢碰，你说怎么办？那就要我们企业先干出个样子来，赢得银行的信任和理解。”

解说词：此时，徐建经过分析发现，目前市场上螺纹钢和圆钢的销售形势看好，而在洪钢的棒材分厂，只要再投资5000万元，就可以形成年产螺纹钢和圆钢30万吨的配套生产能力。银行不贷款怎么办？厂领导班子决定通过职工集资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生产线，其中的4000万元资金是职工募股筹集的，全厂参与募股的工人达到了10000多人。记者走近滚烫的高炉采访了工人：

（同期声：采访工人甲）

记者：“募股你们参加了没有？”

工人：“参加了。”

记者：“你募了多少钱？”

工人：“我募了4000块钱。”

记者：“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出来当初有没有顾虑？”

工人：“没有，没有。我们洪钢人都知道，棒材线的产品有销路，把棒材线建好是我们洪钢的唯一出路。”

（同期声：采访工人乙）

工人：“我一个人就募了8000。我还有一个女儿也在厂里，她募了2500块。”

记者：“作为工人，拿出这么多钱，当初跟爱人是怎么商量的？”

工人：“讲句实话，拿出这么多钱出来顾虑肯定有，我们就商量，厂里新领导班子还是有魄力，厂里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帮一把，厂子倒掉了，像我们一家都是生活在洪钢，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呀？拿出

钱来，把厂子搞好，那对今后我们的生活肯定有好处。”

(同期声 采访洪州工行行长 李锦华)“一年半以前，徐厂长一上任，就把我们的信贷员请到了厂里，他说，他们企业要起死回生，需要银行支持，现在请银行的同志来厂里，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放贷，他们希望银行的同志多来看看，看看厂里是不是有变化，这种变化值不值得你们银行贷款扶持。不到一年，通过职工集资，棒材生产线搞起来了，我们对洪钢就刮目相看了，职工都敢相信新的领导班子，我们银行为什么不敢？”

解说词：如今，洪州工行第一期 5000 万元贷款已经到位，另外两个型号的钢材生产线已经投产。洪钢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银行的信任，企业正在沿着走出困境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第三章 如鱼得水

初生的牛犊凭什么就在事业上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呢？

难道仅仅拥有了才能和勇气就足够了吗？

星期三。上海路商业街，人头攒动，行人熙来攘往。

洪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穿着制服开始挨家挨户动员清理不文明的店铺招牌了。英俊、邵年和其他记者夹杂在围观的群众中，尾随着官员们在商业街上一丝不苟地巡视着，为首的两位官员分别是春江省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办公室的副主任陈苏和洪州市工商副局长冯志。他们俩昂首挺胸，高视阔步，目光游移于高高在上的店铺招牌，那神态，就像在草原上吃饱了的狮子一样威风。

沿街店铺的生意今天是做不成了，小老板们纷纷打听这大队人马是来干什么的。接着，他们纷纷跑到门外抬头看自己的店铺招牌，怕有什么问题。结果，一条街上到处都是仰着脖子的人，仿佛有架飞机正从这里低空飞过。

《春江日报》的陈伟文过来招呼英俊和邵年：“省级新闻单位的记者等一下到‘水晶鞋’玻璃店门前集中一下。”

邵年大吃一惊：“啊？又要弄一遍玻璃店呀？”

陈伟文说：“不是，宣传部的人说要采访一下‘文明办’的领导，领导上午有个会，得马上离开。”

其实“文明办”陈副主任的登车地点正好是在“水晶鞋”的门口。在那里，记者们围住副主任陈苏进行了采访。陈副主任高大而清瘦，平时几乎没有在媒体面前露过面，他清了清嗓子说：“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超越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这位同志说的还是陈伟文在《春江日报》上写的那一套。

省里的领导说完话走了，市里的领导就成了主角。记者簇拥着洪州市工商局的冯副局长来到了“黑店”。报社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一通你拥我挤，各自都找到了立锥之地。冯副局长开始“作秀”了：“你们的店为什么叫‘黑店’呀？”站在冯副局长对面的是“黑店”的经理。

“我们错了，马马马，马上改正。”“黑店”经理的脸早就吓白了，他根本就没有心思解释“黑店”的由来，而是来了一句态度诚恳的答非所问。这句答非所问一下子便报销了冯副局长的明知故问。冯副局长对此并没有心理准备，反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他面对镜头尴尬了短暂的两秒，重新组织了语言：“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不是经营者的个人行为了，它代表了城市的形象……”又来了，还是陈伟文的那一套！

“陈老师，您的评论快成经典了！”英峻采访完冯副局长出来，汗水湿透了衣背，见了陈伟文还不忘夸上一句。

“你的‘银企对话’才牛呢，”陈伟文用一只手弯成半个喇叭筒对着英峻的耳朵说，“扭角度扭得都看不出原型了，开创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新纪元！”

英俊笑道：“我们欺上瞒下，还不都是逼上梁山的？”

陈伟文忙说：“我可没有一点儿恶意啊，作为前辈，我得向你们学习，你们的策划能力真叫人羡慕啊，会策划的人离‘大师’就不远了，我们干一辈子撑死了也就是个‘巨匠’。”

“大师和巨匠的区别在哪里呢？”英俊忽然发现他根本没办法区别这两个词儿。

“就像盖房子，大师是搞设计的大腕儿，巨匠是特别优秀的泥瓦匠。”“大腕儿”一词，是1994年前后刚刚流行的新词儿，陈伟文像许多记者一样，说话喜欢用新词，他们的本事就是把频频产生的新概念迅速地变成陈词滥调，“大腕儿和泥瓦匠的距离，你要全面理解，深刻领会，并且要调整心态，摆正位置，这样才能全面开创人生事业的新纪元！”陈伟文学着领导作报告的口气逗乐呢。

说话间，邵年拍完空镜提着摄像机过来了，他笑容可掬地把手搭在陈伟文的肩膀上说：“陈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发射导弹，威震台湾海峡，您没去采访呀？天天纠缠这个玻璃店有什么意思呀？”

陈文伟反唇相讥：“中国给美国发射的卫星升空爆炸，听说一直是你们在跟踪报道，追查原因，是吧？”

记者最难戒掉的毛病就是好卖弄，两人这么互相挤对，不就是炫耀他们这两天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吗？

1995年7月26日《新闻联播》：中美双方对“长征2号”火箭发射“亚太2号”卫星升空爆炸的原因，发布联合调查公报。

1995年7月27日《新闻联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获得圆满成功，6枚地对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

天气正酷热难当，邵年和陈伟文勾肩搭背地边走边侃，那亲热劲

儿好像是有点儿过了。其实，人跟人的亲热劲儿，一开始多半都是装的，装着装着，最后也就成了真的。

陈伟文看起来是很喜欢英峻和邵年这两个年轻人的，他们同是春江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虽然毕业时间相差十七八年，但他们有共同的老师、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事业，因此就有了需要共同挤兑的人和事。他们在一起总是没大没小，嘻嘻哈哈，聊起天来是天南海北，云遮雾罩，不仅古今通吃，而且中外齐贬，上至孔孟圣人，下至黎民百姓，什么蔡国庆、解晓东、毛宁、毛阿敏，还有小山智丽、贾平凹、王海和王朔，纵横六千里，上下五千年，一一都在他们的射程范围之内，乍一听是闲聊，但不一会儿，那话题拐着弯儿又转到了正题儿上来。

这回，他们最后的话题停在了一个名唤武和平的热门人物身上。陈伟文说，明天下午武和平将要到春江省公安厅举行报告会。武和平何许人也？他可是上世纪90年代的传奇式人物。他在担任开封市公安局长期间，成功地破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馆藏文物被盗案——9·18大案，随后武和平本人又在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中本色出演，不小心跻身演艺界而一炮走红，人气飙升。成名之后，他已官至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副局长了。

英峻听见武和平的名字便一阵激动，他怕有其他记者占了先机，这就要急着回家去报选题。邵年说不急，打个电话给易主任就行了，结果是邵年用电话报了选题。

临别时，英峻心怀感激地和陈伟文道别，陈伟文则叮嘱说，8月8号开张的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的新闻你们可得好好策划，到时候可不会亏待你们。

唉，英峻苦苦追求的人生价值在陈伟文那里却变成了赤裸裸的利

用价值。

中午时分，春江电视台新闻部一片忙碌。

记者提着摄像机在走廊里匆匆走过；编辑抱着一摞素材带往编辑机房赶；快餐店送外卖的小姑娘正提着盒饭往办公室送，装盒饭的塑料袋还滴着油，在地上留下了斑斑印迹；还有记者在高声地打着电话：“我们记者加摄像、灯光共三个人，就三个，你们派车来接吧！”

编辑机房里，四五个编辑正在编《春江新闻》，编辑机里传出来的声音互相遮掩着：省委举行常委会……春江省治理农村乱收费初见成效……春江省开展中药资源普查成绩显著……双休日拉动我省休闲旅游新消费……

回到新闻部，英峻上面感觉口渴得很，下面却憋着一泡尿。他想先撒泡尿，然后再喝水，于是就放下采访设备直奔厕所，到了厕所他却发现清洁工，女的，正在打扫卫生。英峻憋着尿退出来就往楼上的厕所跑，可在楼梯上正好碰上了今天值班的王编辑。王编辑说，易主任看了你们那个钢铁厂的稿子，他笑话你们两个一定是耐火材料做的。英峻感觉好奇，就憋着尿去看个究竟。原来，在《银企对话》的第二篇报道里有这样一句话：“记者走近滚烫的高炉采访了工人”，主任在“走近”二字上画了个圈儿，批注道：“‘走近’发音同于‘走进’，观众会误以为记者‘走进’高炉。千万注意！”易主任于是把这句话改成了“记者来到滚烫的高炉旁边采访了工人”。哦，耐火材料，原来如此！一个新闻系的本科毕业生竟然会犯下这等低级的错误，真是愧对母校的四年教育。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一块石头落地，英峻转身刚想上厕所，易主任来了，他交代英峻赶紧把清理不文明店名招牌的新闻稿立刻写出来，这条新闻晚上上了提要。为了表现出对主任的恭敬

和言听计从，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工作作风的雷厉风行，英峻只得忍着口渴、憋着尿立刻坐下来铺开稿纸写稿子。其实，写篇稿子根本就不差那一泡尿的工夫。

英峻和邵年从中午一直忙到晚上，写稿、送审、配音、编辑、上字幕、审片，当晚，《春江新闻》里“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的播报两次响起。《银企对话：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和《我省开始清理不文明店铺招牌》两条新闻都上了提要。这回，“银企对话”的稿子还被冠以了“系列报道”字样上了头条。

节目播出后，英峻在家正准备着第二天采访武和平的提纲，他的中文传呼机收到了洪州工行江姑娘的留言：“英峻记者：你的新闻做得很好，谢谢你！希望今后多联系！江月。”看到这条留言的第一眼，英峻心花怒放，再看第二眼便又好似心有千千结了：江姑娘是在哪里看的新闻呢？是和行长一起看的吗？是行长叫她打一个传呼表示感谢吗？今后多联系，仅仅是指工作上的联系吗？江姑娘给邵年的传呼上也留下了同样的信息吗？

江姑娘在英峻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不说温柔端庄，秀色可餐了，她竟然还是那般心细如发、善解人意。那天采访完了李行长，李行长下意识地松了一下勒着脖子的领带，她就问行长，是不是空调温度太高了，行长说是因为采访有些紧张，她就笑着说，那就赶紧喝口水吧。她弯腰把一个茶杯放在了茶几上，起身时一撩自己垂下的头发，把它们从脸庞上送到耳朵后，那样子极有风韵。行长掏出烟，刚点着火，江姑娘就殷勤地把烟灰缸送到了行长面前。

英峻虽然觉得江姑娘有点儿马屁精的味道，但幻想着有朝一日可能独占这种殷勤，心里也就释然了。他感到自己有些心动，那感觉就像一支羽毛轻轻地掠过自己的心房，就那么美好地一颤：该是找一个

有点儿品味的女孩儿谈恋爱的时候了！

这时的英峻是满心花影，意惹情牵，眼里看着武和平的资料，心却跑到江月那里去了。

掌声热烈地响起。第二天，英峻和邵年赶到春江省公安厅礼堂时，武和平正在台上即兴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武和平不仅博闻强记，而且声如洪钟，仿佛能穿云裂石。他和电视剧里看到的一样，理着平头，戴着眼镜，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邵年抗着摄像机上台拍镜头，英峻穿过掌声到后排找位子。英峻看见陈伟文举手招呼他过去，于是他就坐在了陈伟文的身边空位上。

“发个会议新闻吗？”陈伟文低声问英峻。

“我想给武和平搞一个人物采访。”

“那你准备问什么问题呢？”

英峻于是拿出昨天晚上写好的问题递给陈伟文，一共八个，个个都咄咄逼人，锐气十足。陈伟文说，有点儿白岩松的意思，干脆，《春江日报·星期刊》的特稿你也包办了吧。

兄弟就是兄弟，他把出头露脸、扬名立万儿的机会毫不吝啬地就甩给了英峻，给《星期刊》写特稿，这是年轻的英峻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是，报告会结束后，陈伟文却带回来了坏消息：“公安厅宣传处的叶处长说，武和平今天肯定没有时间接受人物专访了。公安厅的

邓厅长马上要宴请武和平，吃完饭的活动公安厅已经安排好了，武和平是公安厅请来的，公安活动肯定得优先。”

英峻急问：“那我们的采访怎么办？一拖就会拖没了。”

陈伟文说：“要不先在公安厅食堂吃饭吧，公安厅给记者也安排了一桌。”

“不行，我们得绕过公安厅，先跟武和平本人把事情说定。其实你真的跟武和平本人联系上了，他根本就不会拒绝采访。”

陈伟文摇摇头说：“武和平是公安厅的客人，你采访他不跟公安厅打招呼不太好，要是你不守规矩，人家以后有活动就不叫你来了。”

英峻和陈伟文说话间，武和平被春江省的高级警官们簇拥着正好路过他们身边。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英峻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竟然从旁边迎上去和武和平打招呼：“武局长，您好！我是春江省电视台的记者，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采访您。”这时，武和平本能地转头看了一眼英峻，还好，其他人也没有干预英峻的搭讪。

陈伟文在一旁恰到好处地帮腔道：“他是我们春江的岩松，您不是还接受过岩松的采访吗？”

“是呀，那个主持人的问题可厉害着呢。”武和平先回答了陈伟文的问题，又转向英峻说，“那你准备问什么问题呀？”

英峻是有备而来：“我首先想知道您既是官员又是电视明星，现在的感觉到底如何？还有，您当了宣传局的副局长，会对公安宣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武和平说：“好好好，这个有意思，要不一起吃饭，边吃边聊吧？”说话间，武和平的右手竟然搭在了英峻肩上，一路和英峻聊着刚才的话题走进了公安厅的餐厅。显然，武和平对于英峻的问题发生了兴趣。英峻光顾着激动，没太听清武和平说些什么，他太激动了；他

没有想到武和平这样的名人会搭着他的肩膀像老熟人似的邀他一起共进晚餐。

公安厅宣传处的叶处长在一旁看到这个架势，赶忙转身跟身边的人说：“我们主桌上加一把椅子，不，还是换一个人下来吧，宣传处下来一个人，让电视台记者陪武局长。”

说话间，餐厅的包厢到了，英峻没有推让，顺理成章地坐在了武和平身边，武和平还在解释着他对公安宣传策划的一些理念。

开席后，大家挨个儿向武和平敬酒，称赞他不单案子破得好，而且戏还演得好，武和平不住地说着“过奖过奖”。作为一名不速之客和一桌陌生的警察吃饭，这让英峻好不自在，一顿饭，他吃进了一肚子尴尬，当然，也吃出了一个专访。筵席散了，武和平一抹嘴，就直接坐在了英峻他们的镜头前。这时，陈伟文就站在武和平背后，他朝英峻竖起了大拇指好像在说：算你狠。

其实，采访“大人物”要想尽办法绕过他的下属，直接把话筒递到“大人物”面前，这是一个关键的采访技巧。实践证明，你如果按部就班地对“大人物”提出采访要求，他的下属一定会告诉你：写一个盖有单位公章的书面报告来吧，上面还要列明采访主题、采访提纲、要提的问题等等，所以，记者采访的捷径，只能是想尽办法在现场“逮”住“大人物”并和他搭上话，这样才有机会迫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默许记者的“冒失”行为。

不过，面对重兵把守的超级“大人物”，用这一招可得小心。1993年的某一天，刚从新华社跳槽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水均益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音乐会上，他决定要现场采访一下音乐会上的“最高贵宾”——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中场休息时，他和摄像埋伏在走廊上，一见到荣毅仁出现，水均益便

手持话筒冲了上去：“荣副主席，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话音未落，几个彪形大汉饿虎扑食一般扑向了他，其中一个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他拎了起来，一下子扔到了几米开外的地方。水均益事后可怜巴巴地回忆说：“等我再透过人群缝隙看时，我看见荣副主席正侧过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似乎在寻找着刚才那位自称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人。见没有什么情况，荣副主席这才转身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这当间，摄像师按照预谋把镜头对准了荣老板，却不见了水记者，环顾四周才看见了角落里他那双瞪圆了的小眼睛。两人除了苦笑，还能怎样呢？

现场采访“大人物”往往就是这样，机遇与风险并存。好在，英峻这回是幸运的。

记者眼中的武和平

英 峻

采访过200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在众多被采访对象中，武和平是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因为“一些特别‘损’的问题，武和平总能侃侃而谈，对答如流，每每都有精彩之语”。这就是记者眼中的武和平。

他是破获9·18大案的功臣，随后又在8集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中成功地还原了他自己——开封市公安局局长这一角色，这使他一度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电视明星。如今，武和平已出任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副局长，一个人同时拥有电视明星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这是不多见的，武和平自己的感觉又如何呢？

“明星不敢当，当初出演《9·18大案纪实》是公安部盖了大印，指令破案的原班人马投入拍摄的，是奉命而为，算是‘逼上梁山’，但

大家拍片，感情都很投入，为的是把警察形象推进千家万户，充分展示中国公安的风采。这等于为我们全国的警察开了一个无议程的大会呀！”

端坐在我们面前的武和平，体格略显瘦削，44岁的年轮已使额头布满了沧桑劳累的风尘和凝思不断的印迹，眉宇间一股咄咄逼人的机敏英武之气，不时穿过熠熠闪光的金边眼镜透射过来，再加上他声若洪钟，性格沉郁和辩才过人，给人，尤其是犯罪分子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在省公安厅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武和平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从中国大治安说到新形势下人民警察的责任，从警民关系说到“警民同心万里情”活动，从世妇会又说到中国警界十大女杰……

不仅是口才，武和平的“文韬武略”更构成了他人格中最诱人、最具魅力的闪光点。在侦破9·18大案的过程中，武和平采用了敲山震虎、欲擒故纵、围而不打、逼虎吐食等一系列谋略，既保全了被盗文物，又捕获了犯罪分子，构成了这一经典案例中的经典时刻。

而去年年底，公安部将武和平从开封连“根”拔起，从刑侦第一线放到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副局长的位置上时，多少有些让人意外，有人说，武和平不愿意离开开封，不愿离开河南。

武和平淡淡一笑，告诉记者：“从内心来讲，我非常爱刑侦，但如今我更爱公安宣传工作。在开封，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那儿的公安干警的工作被人们理解和赞许，而全国百万干警同样需要被了解，更需要人民的支持。”

上任半年多，武和平亲自主持了解放后全国第一次公安题材影视研讨会，第一次全国公安宣传处长培训班，第一次十大杰出女警评选以及“警民同心万里情”全国巡回报告活动，不久，春江人民也将目睹

这些英模的风采。

同时，“金盾文化工程”、两个“千万”对话活动（即对外做好千家万户的宣传工作，对内做好公安机关千军万马的教育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从刑侦到宣传，武和平干得同样出色。

而且，武和平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机会，即使面对记者各式各样的“刁钻”提问，他都能用公安宣传的理论将它们一一化解：

记者：在许多场合，您都说过，9·18大案已经过去了，您不希望人们更多地提起它，但为什么事实却恰恰相反，无论您走到哪儿，人们向您首先提起的总是9·18大案呢？

武和平：因为9·18大案被搬上电视屏幕，它让观众了解了公安干警侦破案件的全过程，这种真实叫观众很解渴，反应自然强烈。我想，我们公安宣传必须对人物进行真实的还原，执法者的酸甜苦辣，七情六欲，只有关注了他们真实的一面，人物才能隽永、深入人心。

记者：从开封，一个人人都认识您、佩服您的城市，您来到了北京，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您已经不像过去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您怎样才能更多地找到一种作为普通人的感觉呢？

武和平：我们当侦察员的，适应性很强，我从一个基层的指挥员，到了公安部机关，指导全国的公安宣传工作，只要工作投入，就很快能找到一个环境转换的结合点。过去仅仅面对开封一地的公安干警，如今要面对全国的干警，这工作并不普通。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天来听您报告的人不仅仅是公安干警，还有不少文化界人士，您觉得是自己的儒警风度或学者气质吸引了他们吗？

武和平：做警察也要有一个开放的观念，要与社会各界交流，让他们了解、关注公安形象，尤其是文化界人士，记者、编辑、导演等

等，希望他们能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警营，因为我们公安题材是一个文学艺术的高品位富矿，希望大家都来开采，所以，大家来听我的报告我很欢迎。

这就是武和平，一个三句话不离本行的儒警。

第四章 巴黎春天

有人说记者是唯恐天下不乱，这背后的原因哪里有人知晓呢？

一个婚纱摄影店开张，怎样被巧夺天工的记者斧凿成了社会新闻？

记者跑新闻有个惯性，一旦跑开了就停不下来。英俊、邵年凭着年轻力壮、点多面广，他们的新闻产量总是让其他同事望尘莫及。

终于有一天有人忍不住了，一位年近四十的“老”记者拍案而起了，他就是胡伟，一个工作量总是排名倒数第一的后进分子。英俊为党的新闻事业正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浹背，他却把英俊拉到新闻部走廊拐角的黑暗中，语重心长地说：“你想想，名记，我们的工作量翻了一番，可是工资翻了一番吗？”

胡伟劝导人的水平显然比他新闻写作的水平要高，他开宗明义，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上面给我们社会新闻组的工资总额就这么多，你多干了，就是从人家饭碗里扒饭，难道你就没感觉到于心不忍吗？就算是多劳多得，有朝一日，新闻部一个月的新闻都是你英俊一个人拍的，易主任会把新闻部所有的钱都发给你一个人吗？你超

额的越多，性价比其实越低，不知道你算过这笔账没有？你们俩何必要把弦绷得那么紧，把大家搞得压力这么大呢？要是有一天，易主任把工作量涨到每人每月30条、50条，这叫大家怎么活？难道这你就高兴了？你肯定知道人家海湾石油输出国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欧佩克吧？就是要控制石油产量保油价。你们这个月拍得多的话，可以放到下个月用呀，当然，我指的是一些时效性不太强的稿子……”

英峻想想也是，他们刚上岗时，每个记者一个月的工作任务是8条，后来，英峻、邵年强强联合，工作量纪录被他们一破再破，易主任定下的工作量标准也就水涨船高。如今，工作量的最低标准从每人每月的8条慢慢涨到了16条，不知不觉中竟然翻了一番！

最后，胡伟还抨击了现行的记者考核制度——末位淘汰制，凡在月度考核排名中连续两个月或先后有三个月位列倒数第一名的，视为不能胜任工作，无条件下岗；倒数第二、三名给予黄牌警告，还要扣罚工资。他说这是一个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制度，它至少是在默许甚至是倡导浮躁，这种制度压得记者们根本无暇顾及创作精品。

办公室墙上贴着的“记者工作量统计表”就像一座大山，压得记者们喘不过气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天天哪有那么多人咬狗？！有时，社会太平得还真是邪乎，没有交通事故，没有大案要案，不停水也不停电，河里不涨洪水，下水道也不堵塞，消费者买东西被坑了也不投诉，大热天的，就连一起像样的火灾也没有发生……这可急坏了要拍社会新闻的记者们！有人说记者是唯恐天下不乱，这背后的原因哪有人知晓，都是考核制度惹的祸！

英峻听完胡伟的抱怨，嘿嘿一笑说：“你每个月拍的数量最少，为什么没见你出精品呢？”

胡伟生气了：“你这话真是有些太伤人。”

“对不起，我说的可能是太直接了。”

胡伟分析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可是，一门心思想成为“名记”、报道“独家新闻”的英峻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已经在广阔的社会中获得了某种承认，他对于身边的各种风言风语和飞短流长总是漠然一笑，依然故我，置若罔闻。

8月8号，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开张的日子终于到了！

这天一大早，英峻和邵年提着摄像机义无反顾地又出发了。胡伟依然干坐在办公室里，他挨个儿把自己手指的骨节按得叭叭作响，一直目送着英峻和邵年走出了新闻部办公室。

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春江日报》记者陈伟文跷着二郎腿在店堂里坐着。

英峻和邵年坐的出租车停在了婚纱摄影店门口。邵年手提摄像机走进店堂便高声问候陈伟文：“哈喽，陈掌柜！又来给您打工了。”

婚纱摄影店的老板刘思宁就站在旁边，陈伟文赶紧把刘老板亲热地拉到英峻、邵年面前：“我们都是给刘老板打工。刘老板，我来介绍一下，这二位就是英峻、邵年，省台的业务骨干，做片子很有一套，是我特别看好的两位年轻记者。”陈伟文用伯乐的口吻介绍着两位年轻人。

刘思宁一边递烟一边说：“久仰久仰，我上小学的儿子，看了电视都会说‘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刘思宁四十出头，个儿不高，手上戴着一个硕大的戒指，金灿灿、黄澄澄的。他的唇边留着江浙商人爱留的八字须，身体微胖，腹部已经开始崛起，裤带已经出溜到了肚脐眼儿以下一个手掌的位置，这和大腹便便的官员系裤带的位置正好相反，正所谓“钱越多裤带越

低，官儿越大裤带越高”。

陈伟文趁着刘思宁和别的客人寒暄时，很体恤地对英峻、邵年说：“开张开业的新闻，在省台硬发肯定发不出去，你们和刘老板多聊聊，找找角度，一定要干得漂亮。来，你们先去签到。”

在签到台前，邵年签下了自己的单位和名字，并领来了两个信封，信封里躺着两张百元钞票。邵年抱怨说：“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大的老板，才给两张?!连个小小的玻璃店都不如。”在红包问题上，邵年一向是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刘思宁是洪州有名的大老板，许多洪州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旗下有两家生意红火的挣钱机器，那就是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银都大厦1到3层是超市、餐厅、咖啡厅，5到15楼是宾馆、桑拿和歌城，生意都还不错。尤其是那家仓储式大超市，在春江省更是首开先河：传统商场里隔断顾客和商品的柜台不见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近在咫尺，精挑细选的顾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自选自取，不必再看售货员的脸色行事了。开业那天，没见过世面的洪州市民蜂拥而至，险些将高高的货架都给挤倒了——那年月，超市在中国才刚刚流行，刘思宁一时成为了春江省的商业英才。可是，这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也是他开的，英峻和邵年却不太清楚。

刘老板介绍说：“这个影楼原来是给我老婆开着玩儿的，是用她的名字注册的，平时她店里的事我也不管，一，我管不过来；二，我名气太大，一在这里出现，敲竹杠的也跟过来了；第三个，我老婆她平时总吵着要做老板，我就让她过足老板瘾。”

陈伟文道：“刘老板，你老婆生意越做越大，这说明她比你能干啊!”

刘思宁嘿嘿一乐：“这可不能说明我老婆能干，我跟她也是这样

讲的，她总是不服气，我说这只能说明改革开放政策英明，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嘛！饭都吃不饱，哪个还会饿着肚子来照婚纱照？婚纱摄影不但贵，而且有的照片照得本人都不认得自己，回家还以为是拿错了照片呢。”刘老板的率真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又在说怪话，你就看不得女人取得一点成功！”楼上袅袅婷婷地下来了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一身职业套裙，不用问，肯定是刘思宁的妻子了。刘思宁赶忙起身，用夸张的手势介绍说：“这是巴黎春天的法人代表、总经理、一把手——孙冰冰女士，你们就叫她孙总。”

孙总也不理会刘思宁的阴阳怪气，她一边优雅地发着名片，一边向英峻和邵年解释道：“有的照片要的就是朦胧美，这都是跟客人的要求有关的，比如人家脸上有雀斑什么的，只能把照片处理得朦朦胧胧。我老公他又不懂摄影……”

顺理成章，介绍婚纱摄影店的任务这时就落在了孙总身上，可是，孙总的介绍却不时被形形色色的来宾打断。婚纱摄影店所在的东湖区的头头脑脑，什么副区长啦，区工商局副局长啦，物价局局长啦，还有个体劳动者协会和消费者协会的头头什么的……反正开店做生意，各路神仙都得请到，该拜的佛一律都得拜到，一个都不能少。

到场的客人，个个胸前别着一个小红布条儿，上面用金粉写着“嘉宾”二字。还有人挺胸腆肚，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在店堂里寒暄：“领导，这样的活动您也亲自参加呀？”“你来得我就来不得吗？”“哈哈……”来宾手里提着礼品袋，里面装着一本豪华像册，邵年见状就问陈伟文：“礼品我们怎么没有？”

陈伟文说：“别急，等完了再说。记者和嘉宾一样，除了一本豪华相册，每人还有一张价值1000块钱的婚纱摄影免费券。”

“1000？那要照多少照片呀？”英峻想着自己照一寸照时，洗了六张才要三块钱。

陈伟文说：“这婚纱摄影可不便宜，1000块钱，也就送个小相册给你，一套照片也就四五张。农民啊下岗工人啊，一概拒之门外，这就叫高雅艺术。”

陈伟文说的对，婚纱摄影价格之高，已经开始被那时敏锐而先锋的《中国青年报》称作“温柔一刀”了，英峻把那篇文章剪了下来，就夹在随身携带的采访本里。顺着这个思路，英峻在选题申报表上写的主题是：婚纱摄影——城市青年婚嫁新消费。放眼一看，这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新闻选题，所以易主任自然而然地在选题申报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如果填“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开张”，那选题也就呜呼哀哉了。

8点58。开业典礼正式开始。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嘉宾面前一字排开，英峻数了数，竟然一共有6台机器，他认得出的栏目有《洪州新闻》、《洪州有线新闻》、《洪州经济信息》和省台的《经济时空》，再就是《春江新闻》了，剩下那台是家用机M9000，用的还是大号的家用录像带，扛机器的不知道是哪路神仙。

叫英峻没有想到的是，主持开业典礼的竟然是春江电视台文艺部的主持人，人称当家花旦的赵静。赵静每个星期六和观众见面，她主持的综艺节目叫《欢乐今宵》。

英峻注意听了一下开业典礼的发言，希望能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可是女老板孙总的讲话没有一点儿新意，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轮到副区长讲话了，内容乏味得像是干燥的大便，什么勇闯商海创佳绩，什么做大做强促发展，什么利税大户啦，什么诚实经营啦，一番套话之后，最终还是落脚到祝贺祝贺再祝贺。

还好，今天物价局长也来了，只要采访到了他，这条新闻也就能过关了。

开业仪式结束了，刘思宁请宾客们到他的金海岸海鲜酒楼吃大餐。

记者们自娱自乐的节目又开始了。服务小姐捧着菜单问一桌的记者，各位喝点儿什么酒水？邵年看着对面的一位记者说，我喝“健力宝”，坐他对面的那位记者也看着邵年说，我喝“旭日升”，两个人说完就相视而笑。小姐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好笑的？

邵年跟大家解释说：前两天，我在南湖法院就和这个喝“旭日升”的家伙见过面了。那回是一家建筑公司状告洪州市城建局行政违法。开庭那天，原、被告为了让舆论撑腰，各自请了一帮记者。一时间，各路记者济济一堂，分不清“敌我”，而记者们互相又不便多问。到了庭审休息时间，原、被告都去买饮料犒劳自己人。这下，我总算弄明白了，喝“健力宝”的都是原告请来的，喝“旭日升”的都是被告请来的。啊，法官喝什么啊？人家可是不能偏袒任何一方，结果是左手健力宝，右手旭日升。

邵年这么一说，服务小姐这回总算赶上了趟儿，跟大家同乐了一回。

一桌人谈笑间，菜上来了，英峻和邵年刚想动筷子，他们的中文传呼机就不约而同地叫唤了起来，是当班的王编辑留的言：“易主任说今天会议新闻太多，要上你们的‘婚纱摄影新消费’，上午能拍完就请速回发稿。”

邵年看了留言恶毒地发着牢骚：“真是催魂夺命拷，好容易吃顿海鲜还要催命，催去死。”

邵年的心思英峻一看就明白，他想喝喝酒，想和这帮朋友热闹热闹。可是，英峻觉得这稿子放在手里可能夜长了梦多，当天能发出去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低声对邵年说：“要不，我随便吃几口，先回去写稿子，你在这里慢慢吃。”

“那怎么好意思呢？”邵年带着愧疚算是表示了同意，作为一种补偿，他转而回头对着服务生高声吩咐：“有没有鱼翅捞饭？给我们这位先生上一碗。”

桌上的其他记者就笑话邵年说：“吃人家刘老板的不心疼，嚯！”

“不是，我们今天吃的是孙老板的吧？”另一位记者纠正道。

“反正影楼和酒楼都是两夫妻开的。”

“哎，别说是两夫妻，这家饭店和影楼可都是独立法人，发生了业务关系也得照样买单。”

“买个屁单，最多还不是挂账，年终一起结！”

桌上的几位记者笑了起来。这时，有一个权威站出来说话是多么重要！好在权威就在座，跑过税务口的记者最后开口了：

“兄弟们，情况是这样的，影楼和酒楼发生业务关系，虽然它们都是独立法人，但按我对刘老板的经营道德来猜测呢，这两家企业肯定会互相挂账，不进行资金的往来，年终的时候来算总账，互相进行冲抵，这么做嘞，目的就是为了要减少营业额，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税收的行为。”

“那不是说，下次我们可以连孙老板和刘老板一起曝光了！”众人哄地大笑起来。

记者天生是好事之徒，与他们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能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讨论半天，甚至争得天昏地暗、脸红脖子粗。

英峻没时间理会这些议论，他埋头匆匆吃了一碗鱼翅捞饭就回新

闻部写稿子去了。

当晚的《春江新闻》，在一堆会议新闻中间，这条《婚纱摄影：城市青年婚嫁新消费》的稿子显得异常鲜活。台长审片时夸赞道，这样的题材以后就是要多拍些。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易主任把新闻稿里出现的“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全部改成了“某婚纱摄影店”。英峻有些担心，巴黎春天的孙、刘二位老板可能会对节目中的“某店”大为不满吧？如果真是这样，大不了这辈子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了。

不几天，其他媒体有关“巴黎春天”的稿子也陆续出炉了。洪州电视台的《每日新闻》吹捧“巴黎春天”用的新闻标题是：《“巴黎春天”打造我市婚纱摄影旗舰店》；洪州有线电视台的《洪州有线新闻》播出的标题是：《时尚新节拍：照相馆悄然变影楼》。

明眼的观众都能看出来：这帮记者肯定收了人家的好处！英峻自恋地认为，只有他的报道才能称得上技高一筹，独树一帜。

婚纱摄影：城市青年婚嫁新消费

主持人：说起婚嫁消费，人们总会想起“旧三件”和“新三件”。从“旧三件”到“新三件”，陪嫁的东西从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发展到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这其中的变化，折射出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如今，在“新三件”之外，城市青年的婚嫁消费又多了一个固定项目，那就是婚纱摄影，那么，婚纱摄影在洪州的发展现状又如何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漫步在省城洪州，记者发现，街头的婚纱摄影店不知不觉多了起来。甚至一家婚纱摄影店已经在洪州拥有了8家分店，可即便这样，摄影棚里依然有好几对新人在排队等着拍照。

(同期声 采访新人)

记者：“照婚纱照感觉怎么样？”

新人一：“很现代、很时尚、很漂亮。”

新人二：“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嘛，有这种高雅的形式留个纪念，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吧。”

解说词：如今，一对对新人不仅在摄影棚里拍照，他们在阳光明媚时还走到了户外，走进了大自然。绿荫下，花丛中，拍摄婚纱摄影的新人成了城市一道道靓丽的风景。这些漂亮的照片凝固着人生中最美的瞬间，将给走进婚姻殿堂的新人们留下神圣的回忆。但与此同时，记者的街头随机采访也表明，许多消费者对于婚纱摄影的价格问题存在不小的疑虑：

(同期声 采访街头群众)

群众甲：“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照一套婚纱照还有上万的，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了。”

群众乙：“这个价格也不透明，有的婚纱摄影店打广告说照一套（婚纱照）要1000块钱，可你真要去照，又出来了什么化妆费呀、租衣费呀，还有选片费。本来，这1000块钱按大家的理解，都应当包括在其中的，哪有照结婚照不化妆、不穿婚纱的呀？！”

群众丙：“我们都想照婚纱照，可是就觉得太贵了。现在社会上都在反暴利，婚纱摄影是不是暴利行业呢？我觉得职能部门该管了。”

解说词：对于消费者反映的价格问题，婚纱摄影的业内人士又是怎么看的呢？

(同期声 采访某婚纱摄影店老板 孙冰冰)

“价格问题是一个新兴行业起步最常遇到的问题，因为消费者对

这个行业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婚纱摄影跟一般的照相不同，它是服装、摄影和造型的结合，还包括进行后期制作，它的成本是很高的，不说设备投资，我们巴黎春天请的是台湾的摄影师和造型师，月工资在 6000 到 10000 块钱之间，这是洪州人平均工资的 7、8 倍了。”

解说词：消费者和商家对于同样的问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物价部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

（同期声 采访洪州市东湖区物价局局长 王平易）

“规范市场价格是我们物价部门的日常工作，但是，对于我们洪州来说，婚纱摄影是一个新兴行业，对于它的价格规范，这项工作我们还正在做，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行业发展，相信这方面的情况很快就会有转变。”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第五章 忙里偷闲

忙里偷闲？还是忙里偷欢？

爱如潮水、激情汹涌，一位记者怎样在工作中就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约会？

英峻和江月的关系一直在升温，这几天直奔着儿女情长就去了。

这天晚上，英峻接着江姑娘的传呼，就跑到家属院的传达室，和江姑娘“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粥”。这可害苦了那天晚上接着传呼急着要回电话的人，他们心急火燎地攥着传呼机冲进传达室，看见英峻捧着电话，一会儿呢喃细语，一会儿谈笑风生，那种失望，就像是一个拉肚子的人提着裤子一头冲进公共厕所，却发现每个坑上都蹲着人。

“我猜想你爸妈一定很有学问。”英峻讨好地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名字呀，‘江月’是不是出自《春江花月夜》啊？‘江月何年初照人’，挺有意境的。”

电话那头传来了江姑娘的笑声：“我爸妈才不看《春江花月夜》呢，他们只关心柴米油盐。‘江月’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取的，我上高中的时

候就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名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我改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春江花月夜》里也有‘江月’呢。”

“那你原来叫什么啊？”

“土死了，土死了，我还是不说好。”

“说吧。”

“就是不说，急死你。”

“说嘛，说嘛，没关系的。”

两人贫了半天，最后江月终于说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江翠红，上大学转户口时她自作主张地改了名。江月说，自打改成这个有点儿风花雪月的名字之后，她仿佛觉得自己的气质也发生了改变，比方说，她开始迷上唐诗宋词了。这下，英峻来劲了：“你说你喜欢唐诗宋词，那我考考你行不行？”

其实，学新闻的英峻会的古诗词也并不多，只是上大学学习新闻标题的制作时，他们常常弄些名句，稍事修改使用来装点门面，比如：“夜来风雨声 屋漏知多少”、“天生我材必有用，扎根基层不屈才”、“‘迷信’贪官真荒唐，不问苍生问鬼神”……巧手翻新，古为今用而已。

江月撒娇道：“我有点儿紧张哎，你出题嘛。”

“没关系，我的题很简单。你说，众里寻他千百度，下一句是什么？”

“这个太简单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枝上柳绵吹又少，你接下句。”

“天涯何处无芳草。”

唉，天涯何处无芳草，公用电话何处找！英峻背后，等着打电话的人在长吁短叹，摇头不止。没办法，英峻只好主动停下，让后面的

人先打，否则，根本没有情投意合的氛围。让过一次电话后，英峻和江姑娘接着谈个人爱好，他们从打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扯到了中国队沉寂7年之后终于在天津第43届世乒赛上囊括全部7项冠军，然后他们从体育锻炼又扯到了1995年5月1日在全国刚刚推行的双休日，从双休日他们又扯到了休闲旅游、拉动内需，从拉动内需，他们又扯到了银行信贷、扶优限劣和嫌贫爱富……都十点多了，早睡的人们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这一对男女还在引经据典地谈着国家大事和宏观经济，真是脱俗！

最后，在恋恋不舍之中，江姑娘郑重其事地说，我很想看看你们是怎样进行采访的。英峻趁机大胆地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天天跟着我上班。江姑娘舒心地笑了，那我调到你们单位你们要不要？英峻说，你来了可以做我们财经节目的主持人。

放下电话，英峻感叹，因为偶然相遇，便弄出这么一段故事来，真是奇缘！他喜欢这恋爱的感觉，他并没有设想这段恋爱会立刻走向婚姻。许多青春在握的青年男女都一样，他们总认为婚姻是件很遥远的事情。英峻总觉得自己才24岁，作为男人的青春之路还长着呢，指不定还会有什么奇遇呢，现在急什么？和江月真是有点儿相见恨“早”啊！

上大学时，王朔的小说正风行一时。一次夜里熄灯后，他们在宿舍开“卧”谈会，“与会者”还讨论过《过把瘾就死》里的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大家说，这句话就是始乱终弃的好借口。如今，英峻觉得，江月似乎就是一道被夸赞的可口菜肴，他留不留下来当厨师呢？没想过。

想不了这么多了，眼下，青春的小河正在暴涨，奔流的血液已经沸腾，汹涌的渴望时常要漫过欲望的堤坝，大禹治水，功在疏导，澎

湃的情感总要找到一个去处，江姑娘恰在这时出现了，那就恋爱吧。当爱如潮水、激情汹涌，无处可逃时，那还躲什么？不如顺势就愉快地沉没吧！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青年人的潇洒。

很快，工作和恋爱可以公私兼顾的机会就来了。

杭州小百花越剧团来洪州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公司送来了10张位子上好的戏票。英峻为自己和江月留下了两张，其他的票就都由邵年处置了。

晚上的演出开始前，省演出公司的人带着英峻和邵年来到后台进行采访，江月静静地跟在他们后面，手上还帮他们拿着摄像机电池。这是英峻的主意，就是为了让外人看来，江月并不是多余的。

化妆间里美女如云，忙碌之中偶尔飘过几句吴侬软语，英峻他们只觉得好听，却一点儿也听不懂。英峻盯着一个正在化妆的女孩儿猛看，那女孩儿正把一小坨化妆膏挖在手心准备往脸上抹，根本就不看他。近在咫尺，远在天涯，美人如花隔云端。英峻心头的“词海”一下子就决了堤：姣若春花、媚如秋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明眸皓齿、光艳照人；花容月貌、千娇百媚；国色天香，仪态万方；倾国倾城、绝代佳人；花枝招展、桃羞杏让……原来这些夸赞并非古人凭空想象！越剧团团长见英峻瞬间呆若木鸡，就赶紧介绍说，她就是祝英台的扮演者周玮。英峻和那美女相视一笑，然后手托采访本，低头记着团长的介绍：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个传统经典剧目，1953年，我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彩色越剧艺术影片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这部影片在日内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还公映过，周总理亲自在请柬上为这部电影写了广告词，说这部中国歌剧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这么一写，外国人就看懂了，这个电影把外国观众感动得不得了，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些材料虽然有意思，但扯得太远，英峻打断了团长的话：“那时候到现在也已经40年了，这个剧目现在进行巡演，内容和形式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团长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表面上他是在夸英峻，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很在行。然后他非常系统，而且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他们在舞台设计、背景转换和灯光运用方面的创新。

从后台出来时，江月对英峻说：“那个团长口才挺好，业务也很熟。”

英峻说：“这还不是我采访得好。”

江月听了，握起粉拳朝他的臂膀上捶了一下，说：“骄傲使人落后”。

提着机器的邵年回过头装出声色俱厉的样子学着领导的口吻讽刺他们：“工作期间，严禁打情骂俏。”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虽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英峻光临剧场看越剧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美中不足的是，他对江姑娘故作冷淡，因为邵年拿着8张票在他们周围安插了好些熟人，比如易主任夫妇、新闻部司机娄勇夫妇等等。

京剧、越剧，动不动就被人称为国粹或是瑰宝，可买账的年轻人却寥若晨星，英峻本来也一样是个门外汉。可是，开演前在越剧团团长那里突击上了一个“扫盲班”，他对演出倒是饶有兴趣，心怀期待了。更何况，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哪怕你起初并不喜欢，但你只要在不经意间和它接触一次，就很容易发现它的好。

大幕拉开，英峻对梁山伯手上那把折扇发生了兴趣。当美好的爱

情降临时，梁兄右手洒开折扇，左手擦袍，一个亮相，目光如炬，接下来的唱段也轻快圆润：

想起了十八里相送心花放，她说是家有牡丹等我摘，她说是水里鸳鸯两成双，她说是独木桥上织女会牛郎，她说是观音面前好拜堂……

悲愤时，梁兄的折扇则是缓缓地打开，轻轻地抖动。演员这时右手执扇，左手指扇，手眼一致，从左往右一直颤抖过去，唱腔变得哀怨凄婉：

我肝肠寸断口无言，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并蒂莲，我只道有情人终能成眷属，谁又知今生难娶祝英台……

听着，听着，英俊被戏里的唱词打动了，不觉点头自叹：妙不可言！原来戏里也有好文章，只可惜原先对越剧是无缘相识，一无所知。

他想起了周恩来的广告词：《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的歌剧——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不知道听惯了咏叹调的外国人听我们的“歌剧”是什么样的感觉。外国人唱歌剧是穿燕尾服、打领结，他们看见我们造型古朴、色彩斑斓的蟒袍、百褶裙又会作何感想呢？外国人唱歌剧基本上是直截了当、直抒胸臆，而我们的戏曲时常拐弯抹角、借物咏怀，外国人一下子能理解吗？

全剧的高潮来临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自由恋爱坠入情网，无奈祝家硬要把女儿祝英台许配给富家子弟马文才，结果是“棒打鸳鸯两分

开”，“狂风吹折并蒂莲”。地上难成连理枝，也只能到天上去做比翼鸟了。

殉情化蝶，以死相拼，这就是反抗？为什么不私奔呢？年轻的英峻在心里直为二位遗憾呢。这段爱情，只经历了一个回合的磨难就殉情化了蝶，没有百转千回，没有活色生香，更没有波澜壮阔，只留下了柔肠寸断和英峻的一声叹息。

演出结束时，英峻随着其他观众站起来，由衷地鼓着掌，时间长达六分钟。他发现江月的眼圈红红的，就低声笑她：“看戏都能看哭啊？”

江月无奈地摇摇头：“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幼稚是吧？”说着，她用香帕擦着眼睛。

散场时，大家挪动着碎步往外走，易主任从身后叫住了英峻：“英峻，明天大礼拜，在这里还有一个活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沈国放来做国际形势的报告。”易主任的话音不高，但还是引来了周围人的目光，易主任放低声音说，“本来是时政组接到了这个任务，我觉得还是你们社会新闻来做，搞一个人物专访，不然他们时政组又会发一条会议新闻就了事了。”

易主任走后，江月说她明天也想来听沈国放的报告。英峻说，等明天到了艺术剧院门口打我的传呼就是了，我出来接你。

回电视台要路过江月家，江月也就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邵年抱着摄像机坐在司机右手，英峻、江月和娄勇的老婆摩肩接踵地坐在后排座位上。

上了车，邵年和娄勇的老婆不着边际地议论着看越剧的感受。

司机娄勇沉默了半天，一开口便是“实质”问题：“这位漂亮的小姐到哪里呀？”

英峻赶忙说：“小江到洪州商厦门口下。”

娄勇又说：“那就在我们台旁边呀，英峻呐，怎么也不介绍一下？”

英峻忙道：“小江是洪州工行办公室的，我们上次采访洪州工行的时候认识的。”

“那你和邵年是一起认识江小姐的吧，怎么江小姐像是和我们英峻更熟一点呢？”娄勇饶有兴趣地挑逗着英峻，别看娄勇是司机，问话也总问在点子上，问话的时机和火候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记者采访的那点技巧，司机耳濡目染，看也看会了。

江月倒是在不卑不亢中转移了视线：“我和英记者、邵记者都熟，一样熟啦，不过，今天，我觉得邵记者挺深沉的，是他不愿意理人呀！”

其实，邵年今天真的是有点儿失落感了，他不明白，这么扎眼的姑娘为什么这么快就投入了英峻的怀抱，早年在学校，他可是著名的“情圣”呀，怎么这次让英峻占了先机、中了头彩了呢。当听到江月话里有话地说到他“深沉”时，邵年忽然发现自己有些失态了，他迅速地打起了精神，转过头对江月说：

“哎呀，我是还在替祝英台惋惜呀。马文才堂堂大款，出身豪门，学历也不低，可是祝英台偏偏不嫁，非要找一介书生梁山伯，梁山伯肚子里的知识再多，也比不上人家马文才家里钱多是吧？你江月如果要嫁的话，会嫁谁呢？到底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有‘钱’人终成眷属呢？”不可否认，邵年的思维总是闪着世俗智慧的灵光。

江月说：“那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对谁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邵年接着问：“万一，你这边看上了马文才家的钱，那边又看上

了梁山伯的人品，你会怎么办呢？”

听到这个关于人才和钱财的问题，英峻的脑子里马上想到了王朔，他不就是因为面对这个问题时在广播里胡说八道而吃了亏吗？江姑娘又会怎样回答呢？英峻不由自主地侧脸看着江月。

江月说：“我还是会选梁山伯的，钱嘛，够花就行，梁山伯只要不是穷愁潦倒就行。”

邵年问：“要是梁山伯的钱不够花呢？”

江月道：“那就少花点呗，谁让你命苦，会爱上他呢！”

邵年紧追不舍：“既然是爱，怎么又会觉得命苦呢？命苦，命苦，还是钱哪，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呀！这话是王朔说的吧？应验了吧？能想出这话，他妈的真是天才！”

英峻从来没有像邵年那样把王朔奉若神明，他对车里的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不过是套用了《墨子》里的一句话：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根据这句话，可以创造出成千上万个类似的经典，诸如“爱情不是万能的，没有爱情可是万万不能的”、“文学不是万能的，没有文学可是万万不能的”……慢慢套去吧，要多少有多少。反正王朔不是天才，一位哲人说过：我们总是冲动着要说出自己独创的思想，实际上道出来的却每每是老生常谈。人们竞相诉说千百年重复不已的旧梦一个，彼此较量的不过是表达的技巧。

英峻今天旁征博引，厚古薄今，来势很猛，因为有江姑娘在场，他自然要一显身手。邵年大概知道英峻的用意，也就退避三舍，洗耳恭听。

英峻说起了有一回新闻部的例会，易主任传达了上级部门整顿电台直播，要求安装延时装置的通知。事情的起因是许多嘉宾在电台直播节目中胡说八道，这其中就有王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个观众可

以直接参与的热线电话直播节目，叫“空中鹊桥”。有一回，他们请了王朔做嘉宾回答听众问题。有一位听众打去电话，说他有两位追求者，一位长得漂亮但家庭状况不好，另一位长得不好但家庭状况好，问该怎么取舍。这不就是要在马文才和梁山伯之间做出选择吗？王朔的回答“精彩绝伦”：娶那位长得丑的做妻子，再要那位长得漂亮的作情人。这可是电台直播啊！简直惊世骇俗！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传媒每天奉为上帝的“二老”双双都拍案而起了。“二老”是谁都不知道？“二老”就是老百姓和老同志。按惯例来说，“老同志”满意的电视节目“老百姓”不爱看；“老同志”赞赏的节目“老百姓”不买账，“二老”的步伐就像两个新手跳交谊舞一样，总踩不到一个点儿上。可如今，王朔能让“二老”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不死还让谁死？！易主任在例会上宣布，春江电视台今后不得对王朔再进行任何形式的采访。观众从此在电视上没有见过王朔吧？这就叫做“封杀”。

江月为此大吃一惊，啊，你们电视台不是想采访谁就采访谁呀？因为“口舌之灾”还会被“封杀”啊？！

第二天上午，编完了一条文化消息《越剧“梁祝”情动洪州》之后，下午，英峻和邵年叫了新闻部的采访车，一起又奔着春江艺术剧院去了。

8月，正值酷暑。车里，冷风机呼呼地吹着，一片清凉。司机娄勇手握方向盘，不露声色地对二位记者说：“看越剧、听报告就有我们的份，开张开业就把我们撇得老远，二位干得真得劲！”看得出，娄勇对梁山伯和祝英台不感兴趣，对沈国放也不感兴趣。

车里一下变得更凉了。英峻看着邵年撇了一下嘴，邵年赶忙趴到司机靠背上，贴着娄勇的耳朵说：“您不是忙吗？每天跟着时政组，

天天见省长，我们想见还见不到呢。”

娄勇说：“见省长能当饭吃呀？拍一些没有意思的会议新闻。这段时间，我发现，你们哥俩跑的地方还挺实惠，开张开业的新闻都能扭角度发出来，不错，年轻有为。下次记得带上大哥，行不行？”

娄勇三十多岁，一年四季开车总戴着墨镜，而且总是很木然地看着前方。据说娄勇和台里的某位领导沾亲带故，虽然他是司机，可大家谁也不敢当面得罪他。

邵年忙说：“开张开业只是偶尔为之嘛，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干猪肉涨价、下水道堵塞、警察抓人的体力活嘛。”邵年说着说着还唱了起了豫剧，五音不全的，还给豫剧名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填了新词，“娄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我们享清闲！白天拍新闻，夜晚搞抓捕，不分昼夜勤心把活干……”

大家哈哈地乐了。英峻见邵年也不容易，就声援他说：“娄大哥有所不知啊，扭角度都是被逼无奈啊，而且，扭一次角度，费的脑子可比拍十条会议新闻费的脑子还多呢！”

娄勇道：“所以我说你们年轻有为嘛！”

娄勇把“年轻有为”用在这里，英峻总觉得这话里含着某种讽刺。反正，他现在是只惊弓之鸟，整天都神经过敏。他的脑海里经常蹦出些莫名其妙的“紧箍咒”：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春江艺术剧院舞台的上方，红底白字的条幅已经从“欢迎杭州小百花越剧团来我市献演经典越剧”换成了“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报告会”。

随着双休日的推行，请北京的干部利用这两天飞来飞去做报告成

了一个新时尚。

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江苏常熟人，他说话慢条斯理，温柔敦厚，不像当年陈毅作为外交部长面对外国记者时那样激情澎湃，气宇轩昂。

沈国放的报告娓娓道来，他重点宣讲了邓小平的外交智慧。对于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之争，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面对东欧剧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方针；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还主张“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

听着听着，英峻走了神儿，他想起了邵年，他觉得自己对邵年就应该韬光养晦，邵年他们那个圈子的活动可以不声不响地参加，但决不扛旗、不当头，同时还得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随时寻找时机摆脱他们，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否则成天跟着他们扭角度，总有一天会身败名裂、臭名远扬的。

不过，韬光养晦作为一国的外交之策却把英峻给弄糊涂了。韬光养晦的意思是明明有一身本事还要藏着掖着，“才”不外露。这韬光养晦本来应该和卧薪尝胆一样，是在私底下偷偷做的事情，怎么能到处宣扬呢？到处宣扬的韬光养晦又怎么叫真正的韬光养晦呢？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提防着咱们吗？

英峻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江月和邵年。在江月那里，这些疑问无端又增加了江姑娘对英峻的崇敬；在邵年那里，英峻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

“你净考虑一些没有油盐的问题，天底下的事情你想得过来吗？西施左脚第几个脚指头有脚气？杨贵妃有没有狐臭？唐代如何治疗近视眼？宋朝采用什么方法避孕？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底谁拿皮尺去量

过，是不是真的就正好两万五呢？还有，小时候我们问过的十万个为什么你都弄明白了吗？我反正是弄不明白，这辈子也弄不明白，但这不影响我拍新闻、谋生、赚钱，对不对？你不要错把幼稚当深刻，天天纠缠一些鬼都不会去想的问题。你把别人问住了又怎么样？地球还不是天天照样转？”

邵年这小子，的确是颇有几分歪才的，他这段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长篇大论，不仅尖酸刻薄，而且咄咄逼人，就如同波涛汹涌，滚滚向前，排山倒海，锐不可当。一时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溅起万里泥，让你躲闪都来不及——这是他在大学里落下的雄辩症又犯了。但是，英峻对于邵年的雄辩总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因为只有他才懂邵年。

西施的脚气和杨贵妃的狐臭等等问题，这是邵年他们上大学时共同杜撰出来的考题，当年在辩论大赛中他们用这些考题讽刺了各种无聊的智力竞赛。不过，邵年把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这些杜撰出来的无聊问题相提并论，这是有欠妥当的。红军长征是不是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学术问题，美国人伊佩霞不知是自己量过还是怎么着，她愣是在自己编写的《中国史》中说红军长征是一万九千里，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谁估算出来的呢？据老红军回忆，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说，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整整一年，以每天走70里计算，共25550里，略去零头，就是二万五千里。当年红军在没有路的地方玩儿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使得长征成了一段没有办法重新丈量的历史。

英峻明白，邵年这样横刀立马、气吞山河地批判他，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希望提醒他做人现实一点。英峻更明白邵年最讨厌的就是自己身上的书生意气，可是人就生定如此，本性使然，他又

有什么办法呢？

晚上，易主任亲自带队，在沈国放下榻的宾馆采访了这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易主任还亲切地询问，英峻啊，是不是又想给报纸写一篇人物通讯啊？英峻心里想着：这次一定要署上主任的名字，对了，还有邵年。上次采访完武和平，人物通讯见报之后，邵年拿着《春江日报·星期刊》就质问过英峻：你再多写一个名字会死呀？是呀，不会死，英峻突然发现自己为什么这么没有气度呢？为什么不把到场的同事都写上呢？当然，司机就算了。

电视新闻稿英峻回到办公室是一挥而就，而给《春江日报》写稿子，他却是字斟句酌十分用心，他心里装着一个重要的读者，那就是江月。

第六章 西庐宏论

乏味的饭局，为什么英俊还要滔滔不绝？

每个热点新闻的背后，难道都站着一个聪明绝顶的新闻策划？

在春江宾馆附楼的大餐厅，墙壁正中央挂着条幅，上面写着：春江省宾馆、饭店服务行业职工技能大赛。

餐厅正中央，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位漂亮的服务员脸上淌着汗珠子，正在紧张地铺床叠被子。洁白的床单在她手上“嘭”的一声被甩开，像一张飞毯轻盈地飞落下去……这是服务员在比赛铺床。大床旁边，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裁判，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优雅地掐着秒表在计时。远处，一溜桌子后面，坐着七八位评委在认真地打分儿。评委的对面，电视台的记者们正忙着拍镜头。

“哎，你看这服务员粉嫩粉嫩，水灵水灵的，那个掐表的评委都看得流口水了。”邵年拍完镜头，扛着机器回到观摩席，用胳膊肘撞了一下英俊小声说，“你说找一服务员做老婆不错吧？叠被子、做家务既麻利又专业，任劳任怨还听话！”

“那倒是，你要是真找一个服务员做老婆，那你在家还不了

伟大领袖了？你就是你们家的毛主席，肯定享有崇高的威望。”英峻对于邵年的说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架不住还真找一服务员算了！还真他妈怪了，我们瞧得上的女人，只要有那么点儿姿色，就有人跟咱们抢，咱们还抢不过人家，你说气人不气人。”邵年说这话的意思，也只有英峻能听得懂，他这是想起了王蔓了。王蔓就是上中学时坐在他腿上一起看《中国历史》的那个女孩儿。

王蔓从春江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留校在团委工作了一段时间。虽然她和英峻成了师范大学的同事，但两人几乎没有来往，因为英峻看不惯王蔓的生活作风。她总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走起路来还卖弄风情，胯和臀灵活而有规律地扭动着，像是装了进口的轴承。有一天晚上，时间还不算晚，英峻甚至还看见王蔓穿着胸罩、短裤在单身宿舍二楼阳台上晒衣服。

后来，王蔓辞职了，据说她嫁了一位大款移民去了加拿大，从此便杳无音讯了。

自从英峻和江月好上之后，他和邵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邵年对英峻的恋爱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们两人之间有关女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今天，在职工技能大赛这样称不上庄严但也算严肃的场合，既然邵年自己主动说起了王蔓，英峻也就不能不劝劝他了：“听我说句话，找王蔓这样的女人，男人会短寿的，你一辈子都会生活在惊恐和不安之中，她太招惹人了！”

“认识她的时候我屁都不懂，我总以为我是第一个，但没想到我不是最后一个，你知道我和王蔓怎么认识的吗？”

英峻摇摇头，眼里放着光芒，显得兴趣盎然。技能大赛客房组的比赛已经结束，调酒师们正在粉墨登场，两人也全然不去理会，邵年

咽了一口吐沫说：

“有一次大扫除，我是在三楼高三的教室擦玻璃，她在二楼高二的教室也擦玻璃。我低头一看，二楼的女生挺漂亮，她呢，也老往上看我，我就跟她说：幸好我今天穿的不是裙子，不然，就全被你看见了。她蹲在窗台上笑栽了，说把我弄得掉到楼下，你可得负责。我趁机说我愿意一辈子对你负责。我们边干边聊，结果把窗户擦得一尘不染，就跟没装玻璃似的。我看她也不认生，大扫除完了，就跑到她的教室门口等她，说要送她回家……”

少男少女，情窦初开，那是人生中一个多么纯真、美好的年代啊！可是真不幸，他们必须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所以，虽然他们与青春为伴，可是个个不解风情。那时，漂亮的女生就如同纯洁的花蕾一样，只能在枝头含羞绽放。这时，只有极个别早熟的多情侠客，才敢铤而走险，独闯禁区，把手伸向那绽放的花蕾。那年月有一首当红的流行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唱的正是少男少女的心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她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她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她轻轻地摘……这不，在摘不摘花的问题上，邵年稍加试探便勇敢地下手了。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为了防止早恋，我们老师宣布了两部‘禁书’，一本是张贤亮的《早安，朋友》，还有一本是铁凝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都是说早恋的事儿，好像早恋就是洪水猛兽。没成想，你小子这边早恋，那边还考上了大学，说真的，我挺佩服你。我记得有一次，你在图书馆，让她坐在你大腿上一起看《中国历史》，那也就是你呀，坐怀不乱，亏你还能把持得住！”英峻心怀敬意地夸着邵年。

“把持得住？屁话，那不后来有次下午不上课，她在我家就那个

了……唉，不说了。操，一点儿隐私全让你知道了。”邵年从来就不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

英俊道：“哎，要找服务员做老婆的话，光会铺床、叠被子这一项还不行，要找就得找一个全能冠军，样样都行才划算。”话说了一圈儿，又绕回到了开始的主题。

邵年问：“今天比赛不比全能吧？”

英俊答道：“问问组委会的人就知道了。”

于是，邵年起身，真的跑到组委会那里去打听了，英俊抿嘴笑笑，觉得他这多半是在装疯。

邵年回来，还有意外收获，组委会给他们一人发了100元的“车马费”，外加一件“富绅”衬衫，装钱的信封上印着“春江省旅游局”。至于他们打听的问题，人家答复说，这次比赛，餐厅、客房、前台，各是各的项目，宾馆并不需要全能冠军，得，找全能冠军做老婆的计划很快就泡了汤。

职工技能大赛的比赛结果，东道主春江宾馆大获全胜。中午，省旅游局请客，到场采访的记者被请到了春江宾馆名为“西庐”的贵宾楼用餐。就在前几天，英俊他们还在“西庐”采访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沈国放。

从宾馆主楼出来，穿过一座花园，一幢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庞大建筑就是“西庐”贵宾楼了。

开席前，省旅游局宣传处的刘处长向记者隆重介绍了春江宾馆的总经理王子庚：“各位记者，今天请客的实际上是王总。”中国人有个习惯，吃饭基本不搞AA制，吃谁的饭就得领谁的情，所以，饭局之前弄清谁请客是基本的礼仪常识。

王子庚摆手：“不不不，还是旅游局请客，我负责买单。”

上级请客，下级买单，这又是饭局上另一个中国特色。王总的表态这才使得刘处长得以继续以东道主的身份发言：“春江宾馆是我们省最早的高档宾馆，现在刚刚申报五星，这次借报道这个技能大赛，我们局里，还有宾馆，都有这个意思，想请新闻界的朋友来坐坐，加强一下联系。过去旅游系统不出新闻，但从现在开始，要改变观念了，旅游也是我省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呀。”

刘处长的开场白话音刚落，王总就起身和在座的记者礼貌地交换着名片，每当接到一位记者的名片，他都仔细地看看，然后再和记者进行目光交流，嘴里还不住地说着“好”、“谢谢”，处处体现着他的个人素养和职业化的礼貌。

王总接到英峻的名片后，他说“这个名字好”，接到邵年的名片后他说“这个名字更好”，于是大家等着看他接下一张名片怎么说，结果，他还没接下一张名片就说，“下一个名字一定是好上加好”。大家哄堂大笑。其实，接下来这位记者的名字叫刘军，这个名字在中国，没有两万也有一万八，刘军是《春江日报》的记者。

坐定之后，英峻发现，这贵宾楼的餐厅还真够奢华，每个人面前放着的汤勺银光闪闪，英峻拿在手上掂量了一下，挺重，王总看见说：“我们餐厅用的都是银具。”众记者就笑，王总也笑着嗔怪说：“金银的银，不是那个淫荡的淫，你们这些记者啊。有句话叫‘淫’者见‘淫’，智者见智，还真是有道理。”

说笑间，王总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看着英峻和邵年问道：“前两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沈国放下榻我们贵宾楼，《春江日报·星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好像就是你们二位写的吧？前面还挂了主任的名字，应该不是他老人家写的吧？”英峻、邵年赶紧点头，不知王总是褒是贬。

王总接着说：“你们在文章里面说到了贵宾楼，但是为什么又没有提一下贵宾楼的名字‘西庐’呢？你们在报道里面点哪个地方或不点哪个地方有什么规定吗？”

英峻说：“其实，‘西庐’这个名字可点可不点，但是，我可以保证，从今往后，我会点，但您得问问他们报社的，我写了，他们是不是会删掉呢？”

《春江日报》的刘军接过话茬儿说：“一般来说，不是一个特定的、必要的地点，我们就不会点，还有，对一些商业性单位的名称，我们能回避就回避，一来怕搞错了惹官司，二来怕有广告之嫌。”

王总道：“那我们贵宾楼接待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你们还回避‘西庐’，肯定不是怕惹官司，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广告费是吧？哈哈哈……哎呀，这顿饭请晚了请晚了。”

王总的谈吐，显得谦卑而又功利，这饭吃起来很是有些乏味，但是，作为记者，英峻他们并不在意对方的乏味，而是担心对方觉得自己乏味。职业的需要使得他们不仅能够忍受对方的乏味，而且经常会努力地使自己显得有趣，目的就是能和人家交上朋友。不吃无用之饭，不喝无用之酒，不交无用之人，看准了用得上的人，就得当场把他搞定——这就是许多记者的交际哲学。

王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热情开朗、精明务实而且闻道若渴，英峻很愿意和这样好学上进的领导交流心得、加深印象。他接着王子庚的话茬儿说：

“王总，让记者来饭店拍新闻并不一定要请客吃饭，只要您这儿一有事，记者就会不请自来，比如说着火呀、食物中毒呀，还有凶杀暴力事件、卖淫嫖娼什么的，记者要来，你拦都拦不住。”

“别吓我，我怕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们还是到我这里多拍拍好

事情吧。”

“好事情不是等来的，而是策划来的。前不久，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的武和平来洪州作报告，他说他一上任就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比如说评选首届中国十大杰出女警察、警民同心万里情的巡回报告团等等，这些活动有一个特点，它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造出来的。”

“对啊，策划就是造新闻，那你给我们宾馆造几条新闻看，我们付你费用都行。”王总怀着急切的功利心，笑吟吟地将了英峻一军。

“造新闻可不是凭空捏造，要有一定的政策意识、新闻意识。前两年，某新闻社发了一篇通稿，题目叫《军人 讲的是无私奉献 金钱 不代表人格尊严》，我敢打包票，这某新闻社的稿子，明摆着就是给一家酒店做广告，但手法相当高明。”

英峻说起的这篇通稿照录如下：

军人 讲的是无私奉献 金钱 不代表人格尊严

紫红色的锦旗，镶嵌着两行金光闪闪的大字：“感谢对军人的敬重，感谢对国防的支持”。日前，当空军驻新疆某部政委赵红军向吉林省长春市北国之春大酒店总经理施国琴献上这面锦旗时，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1993年7月31日晚，因公到长春市出差的赵红军路过霓虹灯闪亮的北国之春大酒店门前时，突然产生进去吃晚餐，见识一下大都市酒楼气派的想法。

走进酒店，里面果然热闹非凡。赵红军在靠门的小餐桌旁坐下。热情的服务小姐立刻款款走来，递给他一份菜谱。他翻开一看，惊得直咋舌：一盘菜十几元、几十元乃至上百元！他想走又不好意思，于是要了一碟花生米、一碟素炒油白菜、一碗蛋汤和一份米饭。服务小

姐说：“先生，您一共才消费10元？”

“10元？10元就不少了，一天三顿饭下来，相当于战士一个月的津贴费！”赵红军心里想。

他正吃着，耳边忽地传来议论声：“瞧那位大兵，也太抠门了！”他循声望去，只见离他不远处的一张桌子边，几个男女青年围坐在一起，十几盘山珍海味已是杯盘狼藉。

“太寒碜了。去，把咱吃剩的端几盘给大兵开开荤！”一个浓妆艳抹的女郎在同伙的怂恿下，端着一盘残汤走过来，晃着赵红军的胳膊说：“喝了吧，让我们大哥大、大姐大们高兴高兴嘛！”

赵红军实在忍不住了。他腾地站来，指着那帮醉醺醺的男女说：“你们太不像话！我作为一个边防军人，缺少的不过是金钱，而不是人格和尊严。”

酒店里的人们围拢过来，有人愤愤不平：“有几个臭钱就欺侮人，太过分了！”

这时，酒店前堂领班走来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全看到了。其实，现在不理解军人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对军人是有深厚感情的。”说着，她回头喊服务员到后堂上最好的菜。酒店餐厅经理接着说，对，为庆祝明天的“八一”建军节，我们代表酒店餐厅的全体职工请客。

她的话音刚落，周围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赵红军望着眼前的情景，双眼模糊了。他哽咽着说：“谢谢！谢谢酒店！菜，我不吃了，但，酒店的深情厚谊，我领了！”说完，他郑重地向周围人群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了酒店。

赵红军的遭遇，震撼了北国之春大酒店。总经理施国琴以“军人无私奉献，我们怎么办”为题，组织全体职工展开大讨论，制定了一系列拥军优属的具体措施。眼下，她又把赵红军从万里之外的新疆请

到酒店，给职工介绍边防军人艰苦的生活，进行活生生的光荣传统的教育。

一个“想军人，比自己，做奉献”的崭新风气，逐渐在酒店里形成。

英峻流畅地把通稿的大意大致说了一遍，一桌的人停下吃喝感叹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英峻认真地问王总：“王总，同样的事儿发生在你们酒店，你们能抓住这个机会，策划出这么漂亮的新闻吗？”

王总用湿毛巾擦擦手，看了一眼饭桌上的办公室主任说：“我们酒店就缺乏你这样的人才，以后要常来啊。”

饭桌上，英峻成了主角儿，旁边的一位记者说：“英峻，人家王总看上你了，还不敬酒？”

王总一摆手说：“酒不忙敬，我想先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名记介绍一下我们宾馆的一个新亮点，那就是我们的贵宾楼‘西庐’经过改造之后，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已经是超五星级标准了，你们看看，大家吃饭都用上银具了！但是，社会上对‘西庐’的变化还不太了解，大家是不是找个机会宣传宣传？”王总扫了一眼大家，酒后的目光有些迷离，他的视线最后停留在了英峻身上：“秀才，要不你先说说？”

英峻还没有好主意，只好硬着头皮说：“我瞎说啊，那就搞市民参观日，组织老百姓来参观贵宾楼，或者，请些劳动模范什么的来住上一天，这都是新闻。”

《春江日报》记者刘军反对说：“市民参观，不好吧？那老百姓还不把这奢华说成是腐败？顶多请劳模来住住算了。”

英峻点头道：“对，请劳模来，他们说什么，咱们还能控制，不让他往腐败上扯就是了。”

王总这时掐指一算，说：“今天离9月1号，还有20来天，9月1号是我们宾馆开张50周年大庆，我们准备了30万块钱，想搞一个庆典，但又总觉得庆典太俗套，搞别的吧，剩下的时间又有点紧了，一下子还没有好主意。”

英峻说：“其实，策划不在于活动规模大小，而在于讨巧。您现在只准备了30万块钱是不是？您50年的大庆又是赶在9月1号，离教师节也不远了，不如你们请几位山村模范教师来‘西庐’住住，再把20万块钱就捐给这些老师所在的学校，您还可以省下10万块钱呢。”

王总若有所思地说：“这个主意倒是可以考虑。”

今天的饭局，英峻高谈阔论，一枝独秀，其他的记者只能甘当配角。这和邵年的暗度陈仓是分不开的。这边，英峻和王总侃侃而谈，那边，邵年和桌上其他人窃窃私语，为的就是从侧翼吸引他们：“这小子原来在春江师大教公共关系。”“当过一年老师，落下这好为人师的毛病就是改不了。”“这小子的歪理邪说，在我们新闻部是最多的。”全是正话反说，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王总这个朋友总算是交定了。

记者在外面采访，总是被人众星捧月，奉若神明，回到单位，一物降一物，他们首先就得心甘情愿地被当班的编辑呼来喝去。当然，记者要是把外出采访捞来的好处贡献出来，一般情况下也能换得编辑们的和颜悦色。

英峻、邵年采访回来刚在办公室坐下，今天当班的编辑王倩就夹着一摞稿件毫不客气地来催他们了：“还不快写稿子！你们的稿子有没有同期声？节目时长大概多少？下午三点截稿，过时不候！”

不过，英峻、邵年可没有把“受贿”来的衬衫贡献出来。他们在回单位的路上已经把衬衫的外包装盒拆了，扔在了出租汽车上，衬衫则塞进了他们包里。

英峻赶忙对王倩说：“就一个职工技能比赛，不长，不长，没有同期声。”

邵年补充道：“就发一条简讯，30 秒吧。”

这时，电话铃响了，邵年接了电话说是易主任找，就赶紧往楼上跑。

英峻中午在“西庐”喝了点儿红酒，酒的后劲儿这时上来了，他便强打精神趴在桌子上写稿：

全省宾馆、饭店职工技能大赛今天在洪州落幕，春江宾馆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这次比赛分为为客房、餐厅和前台三个组别进行技能比赛，全省近百家宾馆、饭店的 300 多名选手参加了预赛，比赛项目分为整理夜床……

写到这里，英峻又想起了上午和邵年聊过的女人话题，他没想到整天嘻嘻哈哈的邵年也曾被爱灼伤，在爱情的市场上，他起了个大早，却连晚集也没赶上，找份爱情真不容易！那江姑娘能给我爱情吗？忽然，他包里的传呼机“嘀嘀嘀”地响了起来，他的心头一热，赶忙掏出传呼一看，是金海岸海鲜酒楼的刘思宁呼他，英峻不免有些失望。他手指灵活地按动着传呼机的功能键，打开了刘思宁的留言：“英记者，你和邵记者不知是否有空，晚上一起吃饭，6 点我派车去接二位。刘思宁。”

英峻把电话回过去，刘思宁说，上次婚纱摄影的报道做得很好，今天想请二位吃个饭，除了英峻和邵年，还有陈伟文，晚上 6 点半，就在金海岸海鲜酒楼。通话行将结束时，刘思宁叹了口气说，我老婆

的那个婚纱摄影店最近遇上了一个麻烦，想请教一下二位该怎么办。不过，刘思宁在电话里并没说到底是什么麻烦，英峻在办公室也就不好多问。

一会儿，邵年从易主任那里回来，他一招手把英峻叫到了办公室门口说：“易主任叫你也去他办公室一下。”

“那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英峻心里没有一点底，他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了玻璃店、巴黎春天，心里咯噔就是一下，这会儿，这种“做贼心虚”的感觉非常不好。

“说不上好事坏事，我们上午拍的新闻，妈的时政组的人有意见，说我们犯规。”

“怎么犯规了？”

“这个线索是晚报的一个哥们儿打电话告诉我的，然后我就主动跟省旅游局宣传处联系上了，后来，宣传处的人也就没有通知时政组的那帮大爷了。不过，旅游局宣传处的人当时也问我了，你们新闻部原来一直是谁谁谁跑我们旅游口的，我就说现在是咱们跑了。”英峻明白了，原来，上午的“业务”是骗来的，具体来说，是骗来了100块钱和一件衬衫。英峻对于邵年为了新闻线索敢于冒险、富于献身的精神，一下子不知道怎样表态，就一直沉默着。邵年自说自话地给他订下了攻守同盟：“不过，我可没有跟易主任如实交代，我一口咬定说是春江宾馆跟我们联系的，记住，是春江宾馆办公室的人打电话找我的，主任再问你，你就这么说。”

谎言简直就是恶性语言的裂变反应，莎士比亚说：“人假使做了无耻的事，总免不了还要用加倍的无耻来抵赖。”科学家研究说，人一生大约平均说谎8.8万次，按邵年的水平，他肯定要突破10万次的……英峻想得有点儿走神，邵年发现了就撞了他一下说：“哎，晚上

刘思宁约咱们吃饭，他打我传呼了。等你从主任那儿回来再说吧。”

英峻进门时，易主任正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签发新闻稿，他的眼睛飞快地在稿子上扫过，然后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易庆平”。

“英峻，干得不错。”这是易主任抬头跟英峻说的第一句话，一股暖流立刻温暖了英峻的身心。接着，易主任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问英峻抽烟吗？英峻赶忙说不抽，不抽，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易主任并没有顺嘴夸他是个好青年，只是自己点上了一支烟继续夸英峻文笔不错，普通话也挺好，问问题问得很到位，工作干劲也大，厅、台领导的反映很不错。他希望英峻能把人物采访有意识地发展成自己的特长，来洪州的名人不能漏，有可能的话，《春江新闻》还可以不定期地开个人物访谈栏目。

英峻不住地点着头，心里想，叫我上来只是来表扬我吗？果不其然，“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但是呢，现在同事们对你和小邵也有些议论，本来你们是社会新闻组的，可是，现在也在拍时政内容的东西，比如，今天上午，省旅游局的活动你们去了，时政组的记者就有意见……”

“易主任……”

“你不用作解释了，我已经和小邵谈过了，我今天把你找来，是要跟你讲，你们俩的工作很突出，大家就会盯着你们，你呢，也不要因为有些风言风语就放不开手脚，还是要大胆地去干，社会关系啊、人际关系的事情，多让邵年去处理，他比你早来一年，又是正式工，问题不大，对不对？你们聘用人员的调动方案，厅里人事处正在讨论，但有一点，这批聘用人员肯定不可能这次全部都解决，所以还是有个竞争，你要继续保持这个状态，也好到时我们替你说得上话。”

多么朴实，多么实际的领导啊！“士为知己者死”，这时英峻只是不知道什么死法才能最充分地表达自己对易主任的敬意和忠诚。一个人能发自内心地忠于自己的领导，这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就在这时，英峻的传呼响了，他去回电话，这把他给救了。原来是青塘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胡副大队长找他，说是有重大紧急新闻：洪州市三年前曾经发生了一起恶性持枪杀人案，刚刚接到线报，这个杀人犯潜逃三年后，在昂义县出现了，下午5点，刑警队将出发前去抓捕。

英峻放下电话就把这条独家新闻向易主任复述了一遍，易主任说：“去去去，应该去，马上出发，注意安全。本来，还想跟你说说一些工作安排，到时你就听安排吧。”

果然还有其他的事情！英峻在心里宽慰自己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管躲不躲，反正眼前是让我躲过去了，要是今天抓捕杀人犯一旦成了烈士，他易庆平还没有机会说了呢，就算劣迹斑斑，也就一笔勾销了。

易主任亲自打电话把司机娄勇找来，英峻、邵年提着机器和照明灯，像消防队一样冲向采访车，急匆匆地出发了。他们和刘思宁约好的晚餐也就泡了汤，刘老板到底遇上了什么麻烦？他真的觉得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开张的报道很满意吗？英峻脑海里闪过了一串儿问号。

昂义县离洪州城区有70多公里，一路上警灯闪烁，警笛长鸣，抓捕队不到一小时便来到了昂义县。英峻他们这才知道，案犯就住在昂义宾馆的408房。宾馆藏着杀人犯，这正应验了英峻和春江宾馆王总说过的话：宾馆饭店一有事儿，记者就会不请自来。当然，这肯定不是好事儿。

晚上十一点钟，抓捕行动正式开始，一群便衣警察一脚踹开门，

嗷嗷地叫着给自己壮胆，一窝蜂地冲进了408房，等邵年扛着摄像机随着人流涌进房间时，三四个警察已经在床上把一个只穿着三角短裤的男子压在身下，不等对方反抗，众民警便把那男子半裸着铐上就往外拖，三角裤脱落下来，里面的内容全都曝了光。

邵年看着这个场面，朝着英峻直摇头：“这些镜头没一个能用，乱七八糟，杀人犯的那玩意儿还露出来了呢，都成黄片儿了。”

英峻也觉得，是啊，抓人为什么要这么粗暴？为什么不让案犯穿好了衣服才带走？为什么人家的屁股和那个都露出来了也没有人管？这样的不文明场面是我们党的喉舌所能展示的吗？

一头汗水的“胡大”（刑警都这么称呼胡副大队长）对两位记者的抱怨根本就不以为然：“对于持枪犯，你不对他先下手为强，他就会要你的命，抓捕这种亡命之徒，哪怕屋里没有灯，民警冲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扑到床上，把案犯压在身下，不让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去摸枪；抓捕的时候，案犯一丝不挂最好，免得他身上藏着凶器。这个时候，不可能文明执法。你还以为是跟电影上一样啊？逮捕证一亮，‘你被逮捕了’，人家乖乖地伸手过来戴手铐，咔咔，那都是拍电影！”

第二天一早，当班的编辑看了文字稿就问，有没有抓捕镜头？英峻、邵年说太乱，没办法用。年轻而又负责的女编辑还真不信这个邪，她用编辑机来回搜索着素材，看完之后脸红了。可不是，杀人犯还露着雪白的屁股和那个呢，真要用，还得打马赛克，麻烦着呢。

当晚播出时，这条新闻被放在了简讯里，就四句话：

杀人逃犯丁学礼昨日在昂义落网

在外潜逃长达三年之久的杀人犯丁学礼昨日在昂义县落网。

洪州市青塘公安分局在获得相关线索后，经过严密布控，在宾馆

将案犯抓获，并当场搜出五四式手枪一支。经鉴定，这支手枪正是当年案犯杀人时使用的作案工具。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应该说明的是，“杀人犯”的称谓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法院还没判，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杀人犯？按 1996 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局抓来的人都只能被称作是“犯罪嫌疑人”。不幸的是，这个丁学礼落网的时间是 1995 年，没有赶上以人为本的好时候。

第七章 青春冲动

看艳情的影片能否排遣青春的冲动？

第一次面对“三陪小姐”的英俊如何也像“三陪小姐”那样拿到了“小费”？

新闻部的例会开始前，照例又是一片欢笑。

这回，邵年在拿孙平开涮。孙平是春江广播电视学校来新闻部实习的学生，主要司职摄像。因为技术不过关，他拍的新闻有好几次都是虚的，就如同雾里看花，不能用。后来，记者们一般都不敢轻易叫他出去拍东西了。

“孙平，我过几天有一条新闻一定要跟你合作。”邵年很认真地对孙平说。孙平有些受宠若惊：“邵老师，真的啊？不怕我拍不好啊？”邵年一本正经地说：“这个片子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孙平心怀疑虑地问：“我还有特长？”邵年最后抖了个包袱说：“我这次拍的是青少年犯罪的节目，少年犯出境，一律都得拍虚，这正好是你的特长。”在大家的笑声中，孙平已经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笑声过后，邵年制造的幽默受到了大家的谴责：“你小子太损了！”“真没有口德！”“一点儿也不爱护年轻人。”

何止是不爱护年轻人，英俊并不想去揭邵年的老底，上大学时，他那张利嘴连女生也不放过呢。

大一考中国新闻史，英俊得了90分，坐在他前座的一位名叫孙海燕的女生因为生病耽误了复习，最后只考了45分。邵年小声跟英俊说：“你的卷子如果和孙海燕的卷子放在一起，可以打个谜语，谜底是一部中国流行小说的名字。”英俊并不知道女孩儿得了多少分，就起身来看孙海燕试卷上的分数，海燕姑娘正趴在卷子上委屈地哭呢，看不见。后来，邵年把女孩儿的卷子偷出来，和英俊的卷子摆在了一起。英俊笑了，答案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的小说。后来，那女生知道了这个谜语，就再也没有理过邵年。

在对邵年的谴责声中，例会正式开始了。不过，谁也没想到，例会却是从表扬英俊、邵年开始的。受表扬的是一条有关车祸的稿子，易主任戴着老花镜给大家念了广播电视厅阅评小组的评语：“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同情但不矫情，事理法理，人情入理；社会反响，积极有益。小消息，作用却不小。”

其实，稿子的内容很简单，用一句话就能说完：下午放学的时候，三名小学生横穿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倒，造成了一死两伤。那天采访回来，英俊面对稿纸正酝酿感情呢，邵年却在一旁打趣说，今天新闻的标题就叫《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怎么样？这话倒是提醒了英俊，难道车祸的新闻就不能做得更艺术、更煽情些吗？他便在新闻的结尾加上了这样一段内容：

……车祸现场，学生们的课本和作业本散落一地，这位不幸身亡的小学生名叫林小东，他的作业本上写着今天的日期，下面还留着一道没有做完的算术题。在叹息孩子的幼小生命不幸夭折时，记者发

现，事发现场并没有人行横道线，而在小学校门往南 200 米，就有一座人行过街天桥。看来，在同情小学生不幸伤亡的同时，校方不仅应该加强对孩子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的培养，而且在上下学高峰时期，应当有专人督促学生：横穿马路必须走过街天桥。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最后，英峻还把原来冷冰冰的新闻标题给划掉了。原来的新闻标题是《洪州发生车祸造成小学生一死两伤》，后来他换上的标题是《车祸：留下一道没有做完的算术题》。易主任在审阅文字稿时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条有关车祸的消息没有就事论事，做的有感染力。”他还在标题下面划了一道表示赞许的波浪线。

易主任念完了评语，摘下老花镜说：“这条稿子妙就妙在抓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死者的作业本，这个细节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叫林小东的小学生，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另外呢，消息最后的一个长镜头拍得不错，从作业本的特写拉开，再摇到不远处的天桥，出事地点和天桥的位置关系交代得很明确。这条消息虽然不长，但从内容和手法上都有一些新东西值得大家借鉴。这些新东西哪里来的呢？来自于他们的学习。我到厅里的音像资料馆看片子，就好几次碰到了英峻和邵年。”

下面有记者在窃笑。原来，音像资料馆内部播放的片子行话叫“毛片”，是没有经过任何删剪的国外影片，里面不乏色情、恐怖、凶杀、暴力的内容。

英峻、邵年正值青春年少，他们时常会出现想把某种欲念变成现实的原始冲动，看情色影片成了他们的一种排遣方式。他们两个人是广播电视厅音像资料馆的常客，都办了观摩内部资料片的包月卡，跟

别人都美其名曰，这是为了学习拍摄技巧。

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能》、《玛尔戈王后》、《赤裸惊情》到《致命的诱惑》等等，里面的情色、性爱场面，最初都让他们心痒难挠，可如今，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时，VCD还没有普及，DVD更没有发明，音像资料馆就是他们精神会餐的天堂了，而且这里吃的都是“西餐”。

散会了，易主任刚出会议室，摄像老朱揪住英峻、邵年，笑里藏刀地问：“二位名记，上星期看了《赤裸惊情》，学到了什么技巧啊？”

谁都知道这是邪话，《赤裸惊情》的女主角是“骚女”麦当娜，那片子里充满了灵与肉的碰撞。老朱话里有话，含沙射影、暗含讥讽，这是在向英峻、邵年叫板呢！

英峻低头笑着，沉浸在影片刺激的回忆中。这时，也只有邵年才能堵这枪眼儿了：“我看见人体的自然美了，我还看见人性的真实美了，怎么啦？你恐怕只看到了色情吧？”

邵年的脸涨得红红的，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女同事互相小声地问着剧情，男同事则呵呵地笑着起哄，一场有关情与爱，灵与肉的讨论开始了。

其实，想通过看艳情的影片排遣青春的冲动，表面上可以望梅止渴，可实际的结果简直就是饮鸩止渴。一场艳情的大餐过后，春梦便不请自到，它乘着想象力的翅膀连夜潜入，在你的睡眠中营造起海市蜃楼。有好几次，英峻从梦中惊醒，恍恍惚惚之中感受着不可名状的快感，《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梦中初试云雨，醒来时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英峻竟也如法炮制了一回！那年月有个激情艳遇叫《廊桥遗梦》，到英峻这儿变成了“郎瞧梦遗”。

每当夜晚山雨欲来时，他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这么好的夜晚，

宁静、孤独、头脑清楚、精力充沛，有个女人在身边该有多好啊！可是，英峻这里没有春宵一刻，只有夜长梦多，他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盼着快点儿天亮。静寂的长夜里，他的耳畔就像耳鸣似的时常响起庾澄庆的歌：“我的黑夜比白天多，我不要这样过。”这样夜以继日地想入非非真是叫人心力交瘁！

好在英峻是个有志青年，他不会沉湎于情欲之中，他不会让情欲支配自己，他的心里有着比贪图一时之快更远大的理想和追求，他要为成为名记、拍摄独家新闻而奋斗。

白天，夜晚的无奈和羞愧完全退去，忙碌的英峻找回了尊严和自信，即使在电视台走廊上遇见漂亮姑娘，他也从不目光灼灼，拿眼乱瞟，顶多顶多是用余光轻轻扫过。他不和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女主持人主动搭讪，他和任何红男绿女的小圈子也没有任何来往，当同龄人怀抱着情人说“我的眼里只有你”时，英峻怀抱着摄像机说“我的眼里只有新闻”。他习惯于自己的生活被新闻支配，除了工作，他就是在为工作而做着准备工作，即使认识了江月，他也没有在她身上花更多的时间，他和她约会的次数，不用扳脚指头都能数得清楚。

更多的时候，他们俩是通电话，通话的起因，多半是江月呼英峻，好几次，英峻放下手中的工作，把电话回过去，江月又说没有事，英峻于是说，我在工作呢，没事我就挂了。终于有一次，江姑娘说了原因：我想你了。一次吃饭，英峻想了个办法告诉江月，你如果没有事情，只是想我，就用自动传呼呼我，留个代号521（我爱你）。江姑娘说，我只是想你，没说爱你呀。可是，从那之后，代号521的留言在英峻的传呼机里却是经常出现了。

英峻和江月的交往，按着年轻人惯常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发展着，没有熟人的时候，他开始牵她的手了，碰上过马路或场面混乱时，他

也敢趁机很绅士地扶一下她的腰了，如果她不反对，他还会就这么顺势扶上一阵儿。甚至，英峻、邵年和江月一起在音像资料馆看《真实的谎言》，邵年吃惊地发现江月不经意间把头靠在了英峻的肩上，时间还不短！后来，邵年私下里和英峻聊起江月就问：“搞定了没有？”

“搞”是汉字中含义最怪异的一个，与“搞”字沾边儿，反正就有点儿不正经，比如搞鬼、搞垮、搞倒、搞名堂，还有胡搞、乱搞、瞎搞、搞什么搞……英峻不愿听到“搞定”这样的恶俗词语被用在了江姑娘身上，他也更不愿意回答这样恶俗的问题。他不反感邵年这个人，却反感他这样说话。总的说来，他之所以还能容忍邵年这种带有侮辱性、干涉性的所谓关心，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太近了。

“那肯定突破半壁江山了。”邵年没有发现英峻的不悦，他继续用身体接触的量化指标衡量着英峻和江月关系的发展。英峻知道，在大学里，“突破半壁江山”的标志性动作是男生从背后搂着女生，两张魔掌上下摩挲着女生的胸部。这是几年前一位男生在宿舍每天夜里例行召开的“卧谈会”上向大家介绍的。结果，这一夜大家半宿都没睡着。

英峻的说话正像他的思维，跳跃、机敏、开阔、发散，飘忽不定，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时他没有直接回答邵年那个“搞定没搞定”的问题，而是向邵年许下了一个承诺：“下次，我叫江月带一个女孩儿一起出来玩儿好不好？”

“好好好好，知我者英峻也，凑成两对儿狗男女正好集体活动，你早该想到。”一句“早该想到”，言语间透着邵年对英峻的埋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不管饱汉子还是饿汉子，对于天天在外面跑新闻的记者来说，其实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并不多，选择了一种职业，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记者们的工作内容往往要延续和渗透到他们私人生活的领

地里去，比如社交。上大学时，教科书里说，新闻界老前辈穆青交了一批推心置腹的农民朋友，结果成就了他的新闻名作《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位叫名吴吉昌的农民科学家顿时名扬全国。

如今，时代不同了，农民不吃香了，私企老板走俏了。“私营经济”这四个字在1988年第一次被写进了《宪法》，到了1999年，私营经济在《宪法》里更是登堂入室，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为了贯彻宪法精神吧，记者之中，结交农民的少了，巴结大款的渐渐多了起来。

金海岸海鲜酒楼的刘老板正是英峻和邵年的目标。那天因为突如其来的抓捕而泡汤的饭局，两位记者都还念念不忘呢，不是说刘老板遇上了麻烦吗？到底是什么麻烦呢？好在刘思宁也没忘记这个茬儿，周末又来传呼催了，说是聚聚，无需推辞，聚就聚聚吧。

金海岸海鲜酒楼的荷花厅金碧辉煌，华贵的木雕椅上坐着5位食客，分别是东道主刘思宁、陈伟文夫妇以及英峻和邵年。

落座之后，英峻看着荷花厅里进门右手边一幅半人多高的长条型《荷花》油画直发呆，那油画两旁还配了一副对联“亭亭玉立碧云端，楚楚动人妙香远”，真是中西合璧！他惊叹道：“这荷叶是谁画的呀？这么逼真？真是不可思议！这对联也配得好。”众人也扭头看那字画，同样发出了啧啧赞叹。

刘思宁笑了：“画这画的人现在不值一提，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不过，你们知道画要画得好，有哪些原则一定要掌握吗？”见众人无言以对，刘思宁得意地接着说，“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近大远小、近实远虚、近强远弱、近详远略，还有两个近什么远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看在他请客的份儿上，大家耐着性子把刘思宁对美术的一知半解

好不容易听完了。这当间，英峻又盯着那油画看了好一阵，他是打心眼儿里喜欢。

开始点菜了，陈伟文端着菜谱，这才捞着了说话的机会：“饮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呐，其实它和诗歌、绘画、舞蹈、建筑、文学是一样的，都是有民族性和地域特性的。”

邵年可不愿接陈伟文的招，听完了陈大记者的话，他就找陈夫人打岔：“嫂子，陈老师在家也是这么说话的吗？”邵年的嘴就是甜，打岔还这么客气，虽然他和陈夫人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喊起“嫂子”却很顺嘴。

“那你去问他。”陈夫人莞尔一笑，温情地看着丈夫，表情甚是妩媚。

刘思宁接话道：“是啊，老陈不要搞得吃饭像在开会一样。我就喜欢听你们记者胡扯，哎，我不是说你们各位只会胡扯，上次拍的第8分店开张的所有新闻，我看就属本台记者英峻、邵年的水平最高。”

邵年显出不信的样子：“不可能吧，那就说说你的理由，我倒要看看你的新闻鉴赏力。”

“真不骗你，就你们做的新闻看不出来你们是我请来的，真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市台的新闻呀，看不得，像是广告。现在的观众相信新闻，反感广告，所以我就请记者来拍新闻，哪晓得他们能把新闻拍成广告。”刘思宁一语中的，显然是个明眼人。

邵年听了这话站起身说：“刘总，为了您慧眼识珠，干一杯。”干杯之前，他转头谦卑而又调皮地对陈伟文说：“陈老师，等下再敬您和嫂子。”在酒桌上，邵年的分寸还是拿捏得恰到好处。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

“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

的同志党放心。”

邵年和刘思宁劝起酒来，一下子都显出了相声演员的口才、政治家的头脑和哲学家的思维。他们在干与不干，喝多喝少的讨价还价声中结束了第一轮敬酒，酒桌的气氛顿时被烘托得很是热烈。落座之后，邵年发言了：“刘总，洪州餐饮业发达的原因很简单，‘民以食为天’嘛！但是，您知道为什么说‘民以食为天’吗？”

刘思宁回答：“道理很简单啊，不吃饭会饿死人的呀。”

邵年摇头：“不是这么说的，小时候老师没教过你呀？时刻（食客）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吃饱，怎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呢？”

刘思宁不解：“这跟‘民以食为天’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邵年费了好大劲，才让众人明白他刚才说的是“食客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刘思宁听明白了之后，哼笑着夸邵年“理解政策的水平实在是高”。

邵年得意了：“这不是我的水平高，这正说明我们笨，历史上的很多话，千百年来，我们只从字面上理解，所以只理解了一半。比如，郑板桥说，难得（男的）糊涂，言外之意，就是‘女的不糊涂’，你看，陈老师就比嫂子糊涂多了。”

“那也不一定，也得分大事小事，大事老陈从来不糊涂。”“嫂子”一本正经地维护着丈夫的权威，她并没有把邵年说的当玩笑话听。

邵年又说：“要说话最有水平的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可是现在到了20世纪90年代了，男女还是不平等，是毛主席说错了吗？不是，你得仔细分析，毛主席只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你看，妇女们把天分走了一半儿，但是，地还是我们的，他没有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地’呀，所以男女还是不平等。世

界是由‘天地’组成的，什么时候分‘天’，什么时候分‘地’，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有数着呢！”

众人听得张口结舌，点头称奇，上过山下过乡的刘思宁也恍然大悟道：“毛主席叫我们上山下乡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但是，说到男女平等时，只讲妇女能顶‘半边天’，看来还真是有讲究的。”

邵年这时就更刹不住车了，他又别解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刘思宁佩服得五体投地。

既然话题落到了领袖头上，那接下来议论议论领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刘思宁感叹，现在有的领导，官儿那么大了，怎么念稿子连断句都不会，经常断得不是地方闹出笑话。

于是，英峻、邵年惟妙惟肖地模仿起了领导断句，高兴得刘思宁仿佛进了戏园子，直喊再来一个，而陈伟文见状谄媚地对老婆说，我这两个小兄弟有意思吧？

在酒桌上，放得开还得收得回，不然，就怕人家把你当小丑了。模仿了半天，两人也是江郎才尽了，英峻突然又恢复了他在大学里做教师爷的面孔，他用湿手巾擦着嘴巴说：

“断句其实是播音员的一个基本功，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学生还要考呢。比如，有首长诗，好几百行呢，题目叫《我的祖国》，广播电台头一天播了长诗的上半部分，第二天播送下半部分。有位播音员就没有注意断句，结果第二天就给播成了：‘昨天，我们播送了抒情长诗《我爱祖国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接着播送《我爱祖国的下半部分》’，瞧他爱的这两部分！就算我们是南北朝，也没有这么爱的吧？！”

“我上次到省人事厅采访，就碰上一个副厅长不会断句。”饭桌上瞎侃，围绕一个主题，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段子连绵不断这才热闹。

不论是狗尾续貂还是珠联璧合，邵年总能接着别人的话茬儿往下说，这也是功夫，“文件上有一句话：‘已经取得大专文凭的和尚未取得大专文凭的干部，都必须经过党校的短期轮训’，这哥们儿把这句话念成了：‘已经取得大专文凭的和尚，未取得大专文凭的干部，都必须经过党校的短期轮训。’念完了，下面人想笑又不敢笑，他还摘下老花镜问旁边的人，这文件表述得有问题啊，旁边的人跟他也不知说什么好。”

陈伟文道：“真有意思，和尚也有大专文凭。我也想起来一个笑话，你看，记者一写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爱用‘日理万机’这个成语，后来陕西有个老农民见着记者就问，我们真想见见这个‘李万姬’，怎么让领导人天天‘日’啊。”

陈夫人这时白了陈伟文一眼，邵年并没有注意，他应和陈伟文说：“陈老师，您的‘日李万姬’让我想起了李白，李白的老婆是谁您知道吗？他们生了个女儿又叫什么呢？不知道吧？听着，李白的老婆叫赵香庐，他们的女儿叫李紫烟。”

众人忙问为什么，邵年不紧不慢地说：“日照(赵)香庐(炉)生紫烟啊！”

众人大笑，陈夫人又白了陈伟文一眼，说：“这是精神污染，就怪老陈带了个坏头。”

这个饭局，大家围桌而坐，言笑无忌，自娱自乐，各得其所。先生都很机智，太太也觉得尽兴，时间没遮没拦地在嘴边就溜过去了。

当龙虾熬了稀饭端上饭桌时，饭局也到了尾声，刘思宁这才谈起自己遇到的麻烦事。

原来，有一对夫妻前不久在巴黎春天照了两本婚纱摄影照，两人当时对拍摄的照片很满意，但是，回家后却发现相册底衬上有好几处

英文单词很不吉利，比方说有“守寡新娘”、“魔鬼”、“坟场”。其实，这些单词是出现在莎士比亚等名家的爱情诗句之中，本意并不是诅咒谁。后来，顾客把事情闹到了消协，要求退还摄影费4000元，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

刘思宁说他还真是遇上难题了：“赔他一个顾客5万、10万，这都是小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样的相册放出去了几千本，如果赔了他一个人，会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呢？”

“现在消协怎么调解？”陈伟文问。

刘思宁道：“现在消协通知我们下个礼拜去。”

邵年忙说：“千万不能去，去了就危险了，就怕到时消协通知了媒体，媒体一采访，事情给弄大了，大家都来找你索赔。”

刘思宁点头：“是啊，我也就担心这个问题。我现在是问，一旦真的到了消协，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一点道理可讲？这个精神损失费是不是一定要赔？”那年月，打官司正成为一种时髦，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更是代表一种前卫。商家经常被维权意识突然猛醒的消费者告上法庭，一头雾水地去应诉。

英峻说：“刘总，这个精神损失费，你肯定用不着理他，现在咱们国家法律根本就没有这项规定。”

刘思宁很高兴：“那太好了，但是，他现在总是这样来纠缠你怎么办呢？”

英峻道：“碰上有人纠缠，你首先得弄清楚，纠缠你的人，他手上有几张牌。平心而论，如果那对夫妻真的很迷信的话，这个事情对人家肯定有影响，所以，人家叫你以某种方式进行安慰，是有理由的。我们国家的《民法》，主要采取的是过错原则，就是说，对一个损害，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这个事情的发生，你们婚纱摄影店有

没有过错呢？当然有了，你们没有认真审查相册上的英文含义，‘寡妇’啊什么的，这对一些敏感的顾客很可能造成了伤害，这就是说你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瑕疵是什么，就是小的缺点。这一点，您同不同意？”

英峻上大学时凭着兴趣选修了法律，没想到他今天还用上了。刘思宁听了他的解释，是一副豁然开朗的表情：“哦，是这样。不过，你不要光跟我讲这些道理，我现在关心的是，我怎样才能摆平这件事呢？”

英峻说：“肯定是私了，但坚决不能去消协，更不能打官司，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你的企业形象是有负面影响的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1994年开始施行的，我还没听说过春江有消费者拿‘消法’来打官司的，你这官司打起来就会被媒体冠以‘春江消法第一案’，说不定还会轰动一时。”

刘思宁点头：“好，私了，私了，但是，那个顾客现在已经告到了消协啦，怎么把他拉住坐下来谈呢？”

英峻又说：“他现在把你们的纠纷告到了消协，说明你们已经谈崩了是不是？那你得找一个他信得过的第三方跟他谈，但不是消协。”

刘思宁马上说：“那我就找你跟他谈嘛，你又是记者又像是律师。”

英峻对刘思宁的评价心头一热：“我们倒是可以以记者采访的名义先摸一下他的底牌，看他到底是想要钱，还是想出风头。那个顾客的电话你们有没有？”

刘思宁摸出了摩托罗拉翻盖式手机，拨通老婆的电话亲热地叫着“冰冰”。孙冰冰告诉刘思宁，来找麻烦的消费者叫伍沪先，是春江师大外语系的老师。巧了，英峻认识。

在刘思宁和孙冰冰通话时，英峻已经摸出随身携带的袖珍通讯录，找到了伍沪先的联络方式，并当场给伍老师通了电话。

放下电话，英峻向刘思宁汇报了通话内容：“人家本来只想换个底衬就行了，可是，你们有一个服务员说‘爱情都是靠自己的，哪能那么迷信’，结果把伍沪先的老婆惹恼了。说实话，这件事对人家的精神还真是有损害。哪天我约他谈谈，第一，给他再换一次相册，第二，最多给他 3000 块钱作补偿金也就完了，我看他会给我面子的。”

英峻、邵年一直惦记着刘思宁的麻烦，本来是惟恐错过了什么新闻线索，没想到今天恰恰相反，他们要做的就是亲自消灭“春江‘消法’第一案”。记者的功能不仅仅是生产新闻，他们也经常会参与消灭新闻。而且，消灭新闻时，记者们个个都会甘当“无名英雄”。

这一晚，英峻他们的帮助让刘思宁如释重负，吃完饭，他提议再去喝茶或者是唱卡拉，陈夫人对这些活动显得不感兴趣，说还是想早点回家休息，陈伟文就乖乖跟她回了家。剩下英峻和邵年，他们三人就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洪洲市最“开放”的歌舞厅——爱乐音夜总会。刘思宁说他的银都大厦里也有歌厅，可是他从来不在那里玩，大约是怕传到老婆耳朵里吧。

两位身穿旗袍的高挑女孩儿殷勤地给他们拉开玻璃门儿，一边鞠躬一边齐声高诵：“欢迎光临。”

爱乐音夜总会一楼是散座，二楼全是包厢。大堂里的光线昏暗昏暗的，人的脸被照得瓦蓝瓦蓝的。一上二楼，迎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厅，灯光是粉红色的。在这充满诱惑的灯光下，一股脂粉气扑面而来。英峻看见，大厅里靠墙的一圈儿沙发上坐着各式各样袒胸露背、花枝招展的女孩儿。大厅中央，放了两张方桌，一桌人在打牌，另一

桌人在玩儿麻将，站着看牌的几个女人还抽着烟，烟雾在粉红色的光影下慢慢飘动着，让人产生着纵情的冲动。大厅的暗处，几个客人在对着女孩儿指指点点，被选中的女孩儿便被叫到了指定的包厢。

英峻心头一颤，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姐”——“三陪小姐”！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发生着一些光怪陆离的变化，许多词义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小姐”一词听来纤巧雅致，它早在元代的《西厢记》里就曾出现，当时这是对有钱人家和官宦人家未婚女子的尊称。到了民国时期，文化人管未婚女子叫小姐，除了承袭古人，还多了一层与国际接轨的意思，那就是要对应英文中的Miss。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小姐”便与资本家、地主结了缘，成了斗争对象，老百姓唯恐避之不及。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了，“小姐”一词重获新生得以卷土重来，它和“先生”相对应，已经演变成了对所有年轻女子的礼貌称呼，高贵的“小姐”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走向了平民。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三陪小姐”异军突起，一来二去，她们也被简称为“小姐”。再往后，“小姐”们已经不满足于陪唱、陪酒和陪舞的“三陪”业务，迅速把业务扩展到了娼妓的领地。就这样，流传了千年以上的“小姐”一词，在现代社会被赋予了最让女性蒙羞的含义。

刘思宁从大厅里找来了三位“小姐”陪他们唱歌，陪刘思宁唱歌的女孩儿叫“璐璐”，短裙下露着修长的腿。璐璐是见面熟、人来疯，她和刘思宁是见面笑嘻嘻，坐下像夫妻，两个人的对唱是一曲接一曲，真有点儿情同鱼水、不可分离的意思：《想说爱你不容易》、《当我想你的时候》、《萍聚》、《哭砂》、《潮湿的心》、《选择》……有的不是男女对唱歌曲，他俩还事先一丝不苟地分着你唱哪句我唱哪句，活像是即将登台的艺术家。

两位记者这时对刘老板有了新认识：这是一个时常浸润在喧闹歌

舞厅里的风月高手。不一会儿，刘老板和璐璐就开始抠抠摸摸，搂搂抱抱，紧接着就耳鬓厮磨，如漆似胶，发展到后来，两人竟然还恬不知耻，大言不惭地互称“老公”、“老婆”，而英记者和邵记者那边，两对男女还是彬彬有礼，相敬如宾，有几分像男女相亲的初次见面那样放不大开，谁也没有越雷池一步。

那年月，“三陪小姐”还是新生事物，许多老百姓只是听说过，并没有真正见识过。当着同事的面，英峻一开始和“三陪小姐”既找不到合适的说话方式，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毕竟，和“三陪小姐”的沟通，在大学里老师根本就没有教过。

陪着英峻的姑娘自称“玲玲”，家在四川，年龄也就二十出头，穿着也不过分，甚至还有几分清纯，只是脸上的粉铺得太厚了。玲玲说：脸上长痘痘了。英峻心里想，要是亲一口她的脸，倒像是吃了一口春江名菜：粉蒸肉。

刘思宁在那边独自疯了一阵，看见两对男女只是斯斯文文地坐着，便一屁股坐在了他们中间说：“放松放松嘛，二位名记，干吗这么拘谨。”接着，他先贴着邵年的耳朵嘀咕了几句，然后又转身用灼热的嘴唇贴英峻的脸说：“这两个女孩都是新来的，也不懂得跟客人来事儿。咱们花钱出来玩儿，就放开点，喜欢的话还可以带出去，到我那里去开房，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英峻回头也贴着刘思宁的脸说：“不用，不用，实话跟您说，我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我不喜欢这种场所。”

刘思宁笑了：“多来几次就习惯了，以后不来还难受呢。”

一番劝慰之后，气氛果然就活跃了起来。

邵年领着“他的”女人芳芳合唱了一首《同桌的你》，这歌唱得英峻有几分伤感了，“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这校园

民谣没让英峻想起同桌，倒让他想起了江月。这样的夜晚，此时此刻，江姑娘在干吗呢？他下意识地翻开传呼查看，发现江月一个小时前又给他留言了：521。

“英峻，我‘老婆’说你‘老婆’也是四川人呀？”邵年这时也学着刘思宁装起了疯，他一只手搂着姑娘探过头来逗英峻，“咱们可以让她们教我们说四川话了。”

于是，邵年先说普通话，然后芳芳和玲玲商量着把它翻成四川话，一字一句地教两位“老公”。翻成四川话时，两人之所以要商量，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只有初中毕业，而且，她们说，在老家她们从来没有用方言说过这样的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动摇不得。”

包厢变成了方言大课堂。芳芳和玲玲这两个四川女孩儿可能平时根本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然她们怎么会没听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话呢？下一次，英峻、邵年又会把在歌舞厅学来的新节目放到饭局上去露一手。

两位记者和刘思宁结束“夜半歌声”时，已经是月落星稀到了午夜。三位姑娘各从刘思宁手中接过200块钱小费时，高兴得蹦了起来，显得很天真烂漫。按洪州当时的行情，陪客人唱几小时的歌，一人100也就足够了。三位女孩儿知恩图报，她们恋恋不舍地把英峻他们送到了大堂，临别时玲玲对英峻说：“你长得像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白岩松。”英峻有几分心怀感激地回头看了她一眼。而这时，刘思宁已经噤噤噤地下楼走出了老远，刚才包厢里的难分难舍就像全然没有发生一样。刘思宁不愧是一个逢场作戏、惯于风月的老手，一幕戏演完，他倒是能够利落退场，转身而去。生活中这样的人

很多，即便他们风流韵事不断，但决不真正堕入情网。哪位姑娘撞见了他们，就等于遇见了自己的人生教训。

刘思宁的奔驰车已经等在楼下了，三人上了车，依次送人回家。

“三陪”活动给英峻、邵年两位记者带来了新鲜与刺激。邵年在车上发着感叹说：“刘总啊，说起来可悲呀，我们拍一天新闻还没有‘三陪小姐’一晚上的小费高呢。”

刘思宁笑笑说：“以后我多开导开导你，将来准保你发财。”

这天晚上，刘思宁最后送英峻回家，临别时，他拿出了5000块钱给英峻，说这是摆平婚纱影纠纷的活动经费。英峻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就说：“给伍沪先补偿3000块钱现金足够了。”

刘思宁执意把钱塞到英峻怀里说：“没关系，你再请他吃个饭，剩不了几个钱了。是兄弟，你就把钱收着。”

英峻没有想到，他这一夜和“三陪小姐”一样也拿到了报酬。想想邵年在车上的抱怨，他在心里笑了笑。

第八章 心情不错

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为什么要感谢白岩松？

循着白岩松的足迹，他又怎样发现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其实就是个人精？

星期二，又是新闻部开例会的日子。

记者们又在传播新段子：“中央领导来吴城县视察，有个村子为了展现农村的富裕景象，从外村借了几千只鸭子放在池塘里，借来的鸭子还得还啊，外村的鸭子和本村的鸭子怎么区别呢？村里就给每只借来的鸭子脖子上系了一根红绳子。领导来了，看见鹅鸭满塘，六畜兴旺，很是满意。不过，这位细心的领导还挺幽默，他转头询问陪同的干部，为什么有的鸭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啊？村干部急中生智地回答说：哦，系红领巾的是少先队员。”

笑声顿时抬起了会议室，有记者还在较真儿：“肯定是杜撰的吧！”

例会开始了。会议的主角儿除了易主任，又多了一位领导，春江市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春江电视台台长于建荣。

英俊问旁边的同事：“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怎么于台都来了？”

同事很吃惊：“啊，你不知道呀？部里来新人了。”

原来，春江电视台的头牌文艺节目主持人赵静调到新闻部当主持人了，英峻这才发现赵静已经坐在了两位领导身旁。天天在外面跑新闻的英峻，外面的事儿知道得多，家里的事儿自然关心得少。

于台长首先讲话，他并没有提赵静，而是先讲了一番大道理。于台长的讲话一共分为四大点，每一大点又分别套着三小点：“三贴近”、“三种意识”、“三个‘家’”、“三件事”。这种“大点”套“小点”的说话方式专属于领导，既是能力的象征，又是概括力的体现。

其实，于台长说的内容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大会小会，大领导小领导，谈起工作就是这些内容，话倒句句是真理，可天天听也就成了耳旁风了。不过，于台长即便是老调重弹，一些要求进步的与会者仍然不辞劳苦地在记录着。可能是受到了大家这股认真劲儿的鼓舞，于台长的“反复强调”变得更加不厌其烦：新闻宣传要讲究“三贴近”，啊，就是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新闻工作者要有“三种意识”，啊，要有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和责任意识……记者要努力成为“三个家”，啊，就是要成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杂家。最后，他说广播电视厅和电视台正在给新闻部办“三件事”，那就是增加投入、稳定队伍和充实力量。

最后，于台长终于讲到了“充实力量”，这才和赵静有关，于台长让大家用掌声欢迎赵静加入新闻部。

于台长介绍完赵静，就对易主任说：“老易啊，我马上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你们接着开。”易主任点着头，略略欠了欠身子，似乎想站起来，最终却又没有站起来，只是目送着于台长匆匆离开了会议室。这时，他把话筒移过来，清了清嗓子，给于台长的讲话做起了补充：

“赵静过来之后，一方面要播《春江新闻》，另外一方面还要做专

职的出镜记者。台里已经同意，我们在《春江新闻》里开一个子栏目，叫《人物聚焦》，不定期地选择最热点的新闻人物进行深度采访，时间三到五分钟，出镜采访的记者呢，一个是赵静，还有一个是英峻。”

出镜记者？和新来的主持人相提并论？这时，英峻一下子蒙了，他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大脑在短暂的空白之后，英峻心里乐开了花：太好了，我也可以像白岩松那样做着各种花样的手势，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采访社会名流了！感谢白岩松，白岩松对中国电视事业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让人知道了主持人还可以长成他那个样子，甚至可以戴眼镜。

会场上有记者插话：“易主任，《人物聚焦》是只聚焦好人吗？坏人可以采访吗？”

易主任沉思了片刻说：“应该坏人也可以采访吧？当然还是应该以好人为主，我们的宣传也是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嘛！”看来，易主任心里也没谱儿。

下面又有人插嘴：“那肯定是赵静采好人，英峻采坏人喽。”大家哄堂大笑。

散了会，邵年不无嫉妒地说：“你小子成了春江电视台首席记者了，还不请客？！”

“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还不赶紧拉几个叫得响的人物来采访？”英峻掩饰着内心的高兴，假装成宠辱不惊的样子。

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是，请客吃饭可都是为了“革命”，如今饭局渐渐成了一种手段，谈生意、谈业务、谈国事、谈家事直至谈及二奶、情人、泡小蜜，谈话的内容透露着关系的远近，饭局的气氛透露着情感交融的程度。饭局还是试金石，好记者，坏记者，吃一

顿饭就一目了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好些单位喜欢设下饭局请记者。

这天下午，春江宾馆的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说，王总经理晚上有请。英峻一想，原来是快到9月1号了，9月1号正是春江宾馆50周年大庆的日子。上回在宾馆采访旅游行业的青工技能大赛之后，和王总一起吃饭时，英峻胡诌了一个庆典策划，说是请一个山村教师来“西庐”贵宾楼总统套房住一宿，再给山村学校捐款20万。本来是在酒桌上这么信口一说，没承想，人家春江宾馆还真的决定这么干了。英峻半是惶恐半是自责，怕是自己信口开河拖累了人家。

晚上下了班，春江宾馆的桑塔纳轿车把英峻接到了幽静的宾馆后院儿，王总在办公室亲切接见了英峻，当面夸奖英峻是“策划大师”——春江的何阳，并把宾馆“庆典办”的主要成员介绍给了英峻，英峻腼腆地和他们一一握了手，便在宽大的沙发上落了座，场面很是正规，像是电视里常看到的领导接见外宾。俗话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人家正是怀着虔诚之心才把英峻请来的。英峻在心里还怪王总呢，为什么不把邵年也叫上。这等正规的场面，没有邵年的配合，英峻一下子体会到了孤掌难鸣的感觉，就像是说惯了对口相声的人突然间要改说单口。

王总抬腕儿看着手表问英峻：“我们是先谈，还是先吃饭，还是边吃边谈？”

英峻说：“还是先谈吧，不然吃您的饭心里没底。”英峻想，自己这张嘴还没有跟人家出主意就咔嚓咔嚓胡吃一顿，这真是有些太不像话了。

王总笑了：“别太谦虚了，大记者的水平我是信得过的。上次在饭桌上，你算是把我们都征服了。”

王总接着把具体要求这么一说，英峻心里才有了底。实际上，宾馆方面只是希望英峻帮他们写一篇通稿。通稿是被采访单位向记者提供的一些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本质上就是用记者的语言去吹捧本单位。

围绕通稿，英峻学着于台长的口吻对王总和他的部下谈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新闻宣传首先讲的是‘三贴近’，就是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的核心是让老百姓相信你的宣传是真实的、可信的，至少是不反感吧，那你这个通稿就得说出理由，为什么要让一个穷教师来豪华的总统套房住一宿，对吧？”

在座的人在家都是电视观众，他们看电视从来没有去分析过自己是怎么被电视吸引的，所以，听起英峻的“三贴近”理论来，他们觉得生动而精辟，便频频点头。英峻看他们还算愿听，也就索性按着电视台大会小会里听来的内容接着往下说。说之前，他端起杯茶，转悠着脑袋吹了吹茶水表面的茶叶，呷了两口茶，然后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其次，新闻宣传还特别强调‘三种意识’，就是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就是看大的政治气候，如果上面正在开展‘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你这个周年庆典无论如何不能大搞，甚至根本就不能搞，对不对？还有，‘导向意识’更重要了，导向就是引导观众思考的一个方向，现在咱们宾馆请了一个山村教师来这儿住一宿，据说，你这个总统套间一晚上的房价是3800，一个山村教师一年的工资都不能在你春江宾馆的总统套房住一晚上，这笔账一算，肯定会吓死人，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现在的贫富悬殊是越来越大了，这些结论并不是我们宣传的初衷，怎么办？那咱们就得把握导向了……”

英峻一通解释，大家伙仿佛甘露入心、醍醐灌顶，他们对英峻这

等“青年理论家”开始了那种无遮无拦的盲目崇拜和吹捧。

几番吹捧过后，在座的诸位也没了词儿。通稿怎么办呢？宾馆“庆典办”的同志干脆叫来了打字飞快的女文员，英俊口授，女文员在电脑上下翻飞地打起字来。在“庆典办”的同志们沏茶倒水、上厕所、打电话、嘻嘻哈哈的工夫里，只消十来分钟，通稿就诞生了：

新闻特写：民办教师住进总统套间

(主持人)在山沟里教了一辈子语文(或数学)的全国模范教师做梦也没有想到，9月1号这天，他会成为春江宾馆的座上宾，住进了豪华的总统套间，享受着五星级的优质服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是洪州市偏远的××县××镇××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他这次应春江宾馆的邀请来到洪州，是要领取春江宾馆的一份深情厚谊。

今年9月1号是春江宾馆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宾馆都要邀请各个相关单位和部门，共同举办一个隆重庆典，不仅兴师动众，而且华而不实。于是今年，宾馆决定将年初预算的20万元庆典费用全部用于捐资助学。宾馆捐助的对象，正是全国模范教师老师任教的××县××镇××村小学。

也就是在9月1号这天，×老师代表全校师生从春江宾馆总经理王子庚手中接过了20万元的捐款支票，并在宾馆员工的盛情邀请之下，住进了新落成的“西庐”贵宾楼总统套房。

(同期声)记者：“您刚才看了总统套房的设施，感觉怎么样？”

×老师：“总统套房非常典雅、高贵，我为我们洪州有这么好的宾馆感到自豪，也为洪州的发展而感到自豪。现在搞对外开放，越来

越多的尊贵的客人都会来我们洪州，没有一个像样、气派的宾馆肯定不行。过去说我们春江接待不了国家元首，我觉得有了总统套房，怎么接待不了呢？”

解说词：据了解，目前，春江宾馆正在向国家旅游局申报五星级宾馆的资质，这家宾馆有望在年内成为我省第一家五星宾馆。

通稿写到最后，英峻觉得需要一个领导来压阵，宾馆方面打包票说省旅游局肯定有官员会出来讲话，于是英峻就补了这么一段：

(同期声 采访省旅游局领导)“一个宾馆要达到五星级标准，有许多硬件条件的要求，但是，光硬件上去了，并不能代表服务就完善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社会形象的树立等等方面，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这些软件建设，同样不能忽视。省下庆典费用捐资助学，这样的举动，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英峻一挥而就写好了通稿，宾馆“庆典办”的杨主任说挺好挺好。英峻还不放心，就嘱咐说，记者来采访那天，宾馆还应该再给记者准备一份宾馆的简介和受捐小学的简介，怕记者需要。另外，模范教师来了，必须要让他熟悉一下通稿里面的采访内容再接受采访，虽然不需要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但一定要按着这个导向走，千万不能涉及住宿的价格问题。宾馆的杨主任也深有感触，他说导向错了，就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呀。英峻见杨主任的宣传意识这么快就有了提高便夸奖说，杨主任可以到我们那里当台长了。杨主任说，哪里哪里，要提拔人当台长，还得先提拔你。英峻还客气道，不行不行，论资排辈的话，还得杨主任先上。杨主任摸摸头，手一挥，模仿着言不由衷的样

子说，还是应该年轻人先上！

两人一唱一和，模仿领导时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众人于是哈哈，精神愉快，气氛和谐。大家一阵说笑，吃饭的时间就到了。

吃罢晚饭，宾馆派车要把英峻送回家。临别时，杨主任俯身把脑袋贴近车窗，和英峻约定9月1号再见面，然后便塞给他一个信封说：“辛苦了，一点小意思。”英峻没有推托，顺从地接住信封，另一只手伸到车窗前摆了摆说：“各位领导，9月1号见。”

关上车窗，英峻捏着信封私底下和自己打赌，猜猜到底是多少钱，大概三四百吧，打开一看，竟然是1000元！在新闻部，发一条新闻，一个记者可以拿50块钱，这一下就相当于发了20条新闻！英峻不免高兴起来，一只脚便和着轿车里播放的欢快歌曲打起了拍子，那是孙悦在唱《心情不错》：“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

近来心情不错的不光是英峻。陈伟文也是春风得意，因为他升官了， he现在是春江日报社文艺处的处长了。上任伊始，他就请来了一帮作家、诗人、书画家办起了第一届“春江笔会”。市民们路过刘思宁的银都大厦，都会抬头张望一个从楼顶垂落下来的条幅：“欢迎参加春江笔会的文化界名人下榻银都”。

陈处长派人给英峻、邵年以及台长、新闻部主任送来了笔会开幕式请柬、活动日程安排、参加笔会的人员名单以及笔会的专用采访证。

邵年赶紧往选题申报单上填写着主题和内容，等着主任签字批选题，英峻则坐在办公桌前端详着与会人员名单，琢磨着能把哪几位名人拉来做“人物聚焦”。

笔会连头带尾开5天，英俊、邵年他们盘算着一个礼拜都不用愁线索了，开幕式省委书记参加，闭幕式省长出席，肯定要发稿，中间的三天参观、演讲和座谈，再弄三条消息自然也不成问题，额外再来一两个“人物聚焦”，轻轻松松盆满钵满！记者的快乐感很特殊，天下万事万物，只有化成新闻的条数才能引起他们的快乐。

更叫邵年感到得意的是，这次他们成功地在时政组的领地抢滩登陆了。这么大的文化活动，时政组文化口的记者连边儿都没沾上，因为人家主办单位《春江日报》请柬上指名道姓地“恭请”的就是“英俊、邵年”。就从一点，也看出人家陈伟文是真够哥儿们。

请柬到手，功德圆满。邵年故意把它往办公桌上一摊，就装着忙自己的事情。一位同事过来看着请柬夸道：哟，这请柬还就指名道姓地请你们俩，名记，不错嘛！又过来一位说：啊？这是时政组文化口的活动，《春江日报》怎么不请时政组的人呢？最后一位过来泄露了天机：文艺处的陈伟文真被你们摆平了呀！

三位记者对于同一个物件儿，发表了三个感叹，随口便开掘出了三个主题，不瞒您说，这体现的是记者的职业素养。横看成岭侧成峰，记者就是善于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只是，许多时候，记者并没有把头脑用在正经地方。

“春江笔会”上的《人物聚焦》，英俊、邵年打算从王蒙、叶辛下手。他们两个拿着王蒙、叶辛的简历，用眼睛扫来扫去，像是要对人家图谋不轨，意欲施暴：

王蒙：1934年出生，河北南皮人，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社会关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60年代调往新疆。1978年调回北京，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

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89年辞去文化部长之职，专心创作。主要作品有《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等。

叶辛：1949年出生，上海人，曾有贵州山区插队落户21年的经历，现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77年在贵州发表处女作《火娃》，至今已经发表长篇小说21部，其中《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这两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

“不怕王蒙当过文化部长，老百姓肯定更关注叶辛。”邵年看完简历，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做《人物聚焦》，首选应该还是叶辛，叶辛更有观众缘，《孽债》的电视剧刚播完，热度还没过去呢！做王蒙的话，说他什么呢？问他当文化部长和当普通作家哪个更爽啊？”

“不过，王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什么《春之声》、《夜的眼》、《风筝飘带》、《杂色》、《蝴蝶》、《布礼》我都看过，尤其是他的‘意识流’……”

“意识流，这都是纯文学的东西，老百姓关心个屁！”英峻还没说完，邵年就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邵年的话说得对，王蒙的纯文学就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叶辛的通俗小说才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

小说《孽债》说的是几个上海知青遗留在云南的子女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寻访亲生父母的故事。电视剧《孽债》更是煽情，多少个夜晚，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传出过那首《哪里有我的家》：“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英峻这几天一直在琢磨着到时候该问叶辛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次外出采访，英峻不经意地问司机娄勇：“你知道叶辛吗？”

“怎么不知道呢？写《孽债》的那个家伙嘛。”

“你如果见到他，你想知道他什么事儿？”

“我想知道的，只怕是你们见到人家不敢问！”

“那你错了，观众想知道的就是我们应该去问的，不过，不能涉及人家的个人隐私。”

“我想知道，是不是他也犯了孽债，才把这个小说写得这么生动呢？”

“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一定会问！”英峻是真的下定决心了，因为他侧面问了好多人，真是“俗人”所见略同，他们想知道的东西竟然都是这个！

英峻想起了白岩松跟他说过的话：“特别优秀的采访对象，往往在回答你一个尖锐的问题时，才显现出他的优秀。一些带着笑脸问出来的问题都颇令人尴尬，但这种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才能给人一种真实感。”

英峻把这种提问方式贯彻到采访中就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跟人找茬儿谁都会，但是，光会找茬儿当不了好记者，找茬儿实际上是门艺术。假如娄勇拿着话筒去问叶辛，他只知道这样问：“请问您是不是也犯了孽债，才把这个小说写得这么生动呢？”

叶先生不翻脸才怪呢，可是，如何旁敲侧击、不伤大雅而又让叶辛心领神会呢？如何把“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恶毒”用伪善的糖衣包裹起来不让叶辛觉察出来呢？这就是记者和普通百姓的区别，您就瞧好吧。

很快，和叶辛见面的日子就到了，英峻怀揣着拟好的问题和邵

年、娄勇就上路了。事到临头，娄勇倒是有些害怕了。为了证明事态的严重性或某件事情的正确性，他总是把老婆搬出来说事儿：“我跟我老婆说了，你们准备问人家叶辛是不是也犯了孽债，我老婆都说，叶辛肯定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那你到时就看着办吧，这主意反正是你出的。”英峻似乎成竹在胸，那架势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娄勇苦笑着：“别这样，别这样，惹急了人家大作家可不关我的事……”关键时刻，娄勇总表现出小市民善良而懦弱的一面。

银都大厦的后院儿是英峻他们和叶辛约好的采访地点。叶辛已经在绿叶成荫的小径上踱着步，等待着“春江笔会”组委会指定的记者前来专访。一同采访的还有《春江日报》文艺处的一位女记者。

邵年架好摄像机，伸出手指作了一个 OK 的手势，采访正式开始了。

英峻：您的小说《蹉跎岁月》、《孽债》等因为改编成电视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很关心，这些作品有多大成分是您真实生活的写照呢？

叶辛：我有 6 本书是写知青的，这之中主要是我的生活体验，但不等于写的故事就是自己的经历。我的早期知青作品《我们这一代年青人》、《蹉跎岁月》等出来后，引起了许多知青的共鸣，他们之中不少人写信把自己悲欢离合的故事告诉了我，加上我 10 多年知青生活的体验，我很容易对这些素材进行判断和提炼加工。

提问中，英峻故意把《蹉跎岁月》和《孽债》并列，就是为了不引起叶辛的注意，后面的问题也问得很隐晦，似乎叶辛没有发火的迹

象，接下来，英峻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英峻：您能不能具体以《孽债》的创作为例呢？

叶辛：《孽债》这个故事，是我回到上海后，在我的读者和朋友那里，我不止一次地听说了发生在上海、重庆乃至西双版纳有关知青悲欢离合的故事，乡下孩子来城里看爸爸、妈妈的事情很多，给回城知青带来了新的创痛，这些我曾亲眼目睹过，这些积累便是《孽债》的素材。

你还要往下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家庭生活上则很幸运。1979年1月，我与一位在修文县水电厂工作的上海知青结了婚，后来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到了上海。

英峻的第二个提问带着笑意，叶辛一听就明白了，回答得滴水不漏，不仅如此，人家还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状况，坦率中透着诚恳，一下灭杀了所有猎奇者的好奇心。其实，猎奇者都喜欢从门缝里窥视，你要是一下子把门全打开，他反倒一下子会觉得索然无味了，英峻所代表的一部分观众也一样。接着，英峻又把枪口对准了小说的发行量。英峻想证明，叶辛的小说之所以能畅销，完全靠的是电视。

英峻：您的小说《孽债》1991年发表，1992年出了单行本，而电视剧《孽债》是1995年才播出的，这之中存在三四年的时差，这期间您的小说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叶辛：这本书起初在上海就引起了反响，不少上海人很关心那些孩子的下落，1992年江苏出了单行本，当年印了3万册。

英峻：作为一个作家，您的作品两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都是因为电视这个传播媒介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孽债》为例，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叶辛：电视是最现代、最直接、最受欢迎的大众传媒。小说《孽债》最初印了3万册，虽然很不少，但比起电视剧播出后两三个月就印了25万册，还是相差很远。我的几部适合于改编成影视的作品，由于它的大众化，很快被编剧、导演看中，我当然很荣幸。

英峻追问式的采访简直就是“耍流氓”，硬逼着人家叶辛夸电视，寒碜书本。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从国外传来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是“电视为娼，书本为妻”——进入遥控时代的电视节目，已经越来越低俗得像随叫随到的妓女了。刚刚投身电视事业的英峻，正处在雄心勃勃的阶段，当他听到“电视为娼”的说法时，他在心里这样想着，我来了，这回电视台总算有救了。

叶辛眼睛不大，却放射着智慧的光芒，话语不多，却显得有礼有节，他是聪明度和坦诚度结合得恰到好处的那类受访者。太聪明的受访者总是说一些无懈可击的假话，太诚实的受访者，总是说一些根本无法播出的真话。手执话筒的英峻此时隐隐觉得，叶辛是一个含而不露的高手，但他需要叶辛直截了当地做一个自我评价：

英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创作上有了成就感，是在《孽债》引起轰动后，还是更早？

叶辛：《蹉跎岁月》播出后，两三个月内我收到了1600多封信，大部分是知青写给我的。倒不是什么成就感，我感到欣慰，我经历了我们这代人的知青生活，不管好与坏，我写出来了，得到了同时代人们

的认可。

叶辛刚刚勉强承认了自己有一点点成就感，英峻又当头泼了人家一盆冷水：

英峻：但如今，文学自身已失去了往日那种轰动效应，您会不会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文学创作，它的价值在渐渐地变小？

叶辛：我没有感到，因为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是文学最不走运的年成，作协、出版社都被砸烂了，但那样的时代也很快就过去了，人们总会需要文学。文人“下海”一度很盛，但我不会改变自己。我在全国11个城市举办过《孽债》的签名售书活动，最差的一次也售出1400本。我想，读者需要的是好的文学作品。

谈话是一面镜子，谁厚道谁不厚道一目了然，叶辛算是大腕儿了，可人家还只是一丝不苟、老老实实在地回答着英峻的所有提问，连一句反问都没有，这让英峻有些肆无忌惮起来，末了，他还想冷不丁地再问问叶辛是不是犯过小说里说的“孽债”。

英峻：您在贵州生活了21年，那里有您的青春岁月和奋斗经历，在您感情世界的深处，您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还是贵州人呢？

叶辛：我是半个贵州人，半个上海人。在贵州时，我用上海小青年的眼光看那里的山川风光、风土人情、价值观念，这些观察构成了我最初的一些作品。

当我走进都市时，我又用乡下人、农民的传统眼光观察一切，我发现了整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发现不了的东西，而在都市，当我再

一次反过来用都市的眼光看偏远的山乡时，我也始终能发现一辈子在山乡里的人们发现不了的东西。当两种发现产生碰撞时，我的下一部作品又要问世了。

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可是，叶辛怎么就刀枪不入呢？最后一个问题是英峻的“杀手锏”，英峻觉得，叶辛回答自己是“上海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种回答有悖情理，而且难于自圆其说，毕竟他在小说里表露出自己是那样地热爱贵州。

英峻最希望叶辛回答“我是贵州人”，接下来，他准备再问叶老师，在您的青春岁月中，您的生活中出现过像流行歌曲《小芳》里唱过的可爱姑娘吗？

结果，唉，结果人家说“我是半个贵州人，半个上海人”！这样的回答让英峻叹为观止，同时又心花怒放——受访者超出预想的回答是记者求之不得的事情。

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峻说：“叶辛简直就是人精。”

采访结束了，英峻有些愧疚地对叶辛说：“对不起，叶老师，这些问题都很不好回答，可是您回答得滴水不漏，尤其是最后说自己一半儿是贵州人，一半儿是上海人，太精彩了。”

“哪里。”叶辛只是淡淡地微笑着谦虚了一句。

第九章 情场失意

英峻怎样就和江月保持着授受不亲、井水不犯河水的高尚关系呢？

“情场失意”的男人，将会遇到怎样的职场得意呢？

英峻总是很忙，他和江月交往起来总是有一搭没一搭，两人十天半月才见一面，关系显得若即若离、不冷不热。他们除了经常用传呼机互发数字“521(我爱你)”之外，还会隔三岔五地通电话贫贫嘴，互相问问对方“你忙啥呢”。江姑娘知道英峻的志向就是要当“名记”，报道“独家新闻”，所以鼓励他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的感觉也不会那么痛快了！这话英峻好像在哪里听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这一天，江月又来电话了，她说，我们同事看了你采访叶辛的节目，都不明白你怎么对人家那么不客气，显得那么不友好。他们还说这个记者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很尖刻的人。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叫英峻的记者我认识的啦，挺好的一个人，而且还挺幽默……

显然，话里话外，江月对英峻还是透着几分崇拜。

放电话前，江月忽然伤感了起来，她小声说：“你别笑我啊，我

这几天一个人呆在宿舍总是觉得有点儿空虚，可是，大记者，你总是忙。”

空虚是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英峻为江月向他表白空虚而感到高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照此推算，英峻和江月已经30多年没见面了。本来，英峻早就做好打算，准备今天无论如何要约上江月亲切见面，因为他明天要出差了。正巧，江姑娘的电话这就来了，真是心有灵犀啊。

在电视台大门口，江月见了英峻就嗔怪他：“不是我约你，你从来都想不起我吧？就像是张爱玲遇见了胡兰成：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都低到尘埃里去了。”

“你不会把我也当成汉奸了吧？”

“你也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啊？”江月很兴奋地抬头看着英峻。

“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校报当编辑，有个中文系的女孩儿总给副刊写散文，里面经常引用张爱玲的话，其中就有这句。后来，我们查了张爱玲的档案，知道她竟然嫁了汉奸文人胡兰成，都替她可惜。”

抗战时期，张爱玲爱上了胡兰成，她送了张照片给他，并在照片背面写道：“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爱，为何与“尘埃”有关？莫不是感情如尘埃，也是那般细致入微？如今，江月爱上了英峻，为什么她也会低到尘埃里去呢？

“我们不说他们了，今天我们见面的地方一定要有些情调，不能再去动物园和屠宰场了，好不好？”前些日子，英峻拍了这样两条新闻：《酷热难熬 动物也住进空调房》、《生猪定点屠宰第一天》。一次是周日在动物园，另一次是凌晨在屠宰场，江月都跑到了新闻现场凑

热闹，当看客。

“好，听你的安排。”英峻沉稳地回答道。

“你在电话里说明天要出差，去哪里呀？”

“下乡抗洪去。”

“危险不危险？你可得小心啊。”

“小心什么？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记者就怕不危险呢，越是危险就越出新闻。”对话之中，英峻有意突出着自己职业的崇高，尤其是在女孩面前，这种感觉至关重要。女人对男人的喜欢，起初往往源于对男人的崇拜，男人如果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崇高，哪儿还会有女人来崇拜他？

英峻这次要去的地方是春江省南部的新城县，据说，那里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英峻接到任务后，跃跃欲试，仿佛那里就是他建功立业的战场。

英峻沉浸在孤影自怜的崇高与悲壮之中时，江月拉起他的胳膊说，我知道一个情调不错的地方，那个餐厅布置得就像火车的餐车，靠背高高的火车座，让你觉得是人在旅途，可以一边聊天、喝茶、吃饭，一边看外面的风景。英峻把自行车放在了单位，就和江月打车去了这家茶餐厅。

黄昏时分，阳光成了强弩之末，可依然炙人。两人坐在凉爽的“餐车”里，隔着玻璃窗看着下班的人们行色匆匆。

江月很在行地向英峻推荐了餐厅的几道拿手菜，然后熟练地点了餐。服务员殷勤地说了声“请稍等”，转身去了厨房。“餐车”那头，几个服务员侍立两旁，正听候吩咐。

英峻今天的心情不错，幽默感便像破裂的水管那样遏制不住地往外涌。

他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一位服务员，小姐，你们这趟火车只有硬座吗？能不能给我们补两张软卧啊？服务员听了就笑，邻座的一对情侣也笑了。那小伙子跟着起哄说，我们也要补两张软卧，不，一张也行，那得是双人床！这话很有挑逗的意味，那女孩儿红着脸伸手在小伙子的胳膊上蜻蜓点水地捏了一下。

台湾的风流才子李敖说，哲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爱情是坐而言，不如卧而行。着一“卧”字，而意境全出。餐厅里的那个小伙儿虽然和英峻素不相识，但他们为了共同的目的碰到了一起，于是就心照不宣地一唱一和，隔着桌子调情，一来二去就把话题和思绪引到了“床”上。床啊，床，床上有流连百态的云烟，也有人生如梦的烟云。千百年来，人们在上面除了睡眠，还留下了无尽的激情、爱恋、幻想，当然，也偶有欺骗……两位小伙子正是用玩笑的方式向她们暗示了自己的爱慕和情欲。

灯光、美食、音乐；佳人、红粉、胭脂——这里真是一个调情和盘算生活的佳境，生活中除了调情之外，剩下的还有盘算，“盘算”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生活。当然，盘算，总是从眼前的事情开始的：吃完饭，去干点儿什么呢？

餐馆的对面，是一家年头已久的破落电影院，在电影院的招贴画上，施瓦辛格伸展着坚实的臂膀站在那里，好像伸手要拦下匆匆过往的行人去看他的电影——《真实的谎言》。报上说，这是中国首次以分账形式从美国引进大片儿，谁都不会怀疑，这是挽救中国电影市场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这片子，英峻他们在音像资料馆早已看过了。

江月是个电影迷，她提议到音像资料馆撞撞运气，看看有什么大片儿。结果，两人吃完饭又回到了广播电视中心。他们碰上了《勇敢者的游戏》，这是还没公映的另一部美国大片儿。今天是一个会议专

场，招待的是参加全省广播电视局长会的官员。那个年代在音像资料馆看内部电影，是一种时髦、一种前卫，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当年有些小姑娘和记者谈恋爱，单凭着每周可以出双人对地观摩内部资料片，她们也会真切而直观地感受到自己恋爱的价值。如今，盗版VCD和DVD已经把少数人的这个特权给剥夺了，满街兜售大片儿的小贩都成了流动的音像资料馆。

看完电影，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英峻送江月回家。一路上，两个人话并不多，似乎各怀心思在盘算着什么，又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静静地，两人心照不宣地不愿打破一种神秘。当两个年轻人以爱的名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心里早有准备。英峻觉得，今天电影的名字《勇敢者的游戏》仿佛就是某种预示，只要他护送着江月，堂而皇之地进入她的房间，他和她可能将要面对的，正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两人到了江月楼下，正是该做决定的时刻了。

“我楼上的同屋肯定已经睡下了，你就早点儿回家休息吧，还要准备明天出差的东西呢。”江月说。

“男人出差还要准备什么？毛巾、T恤和裤衩，提一个塑料袋儿就能走遍中国，环游世界了。”英峻用他的幽默掩饰着自己的失望。

江月乐了，一楼的声控灯也被“逗乐”了，它从黑暗中醒来，照亮了两人。预谋中的第二方案——激情的吻别或热烈地拥抱——对于这种西方的告别方式，东方人一般在灯光下也无法演练。英峻只得悻悻地说：“那我走了。”

英峻在无奈之中就这样顺水推舟地和江月保持着授受不亲、井水不犯河水的“高尚”关系。这个高尚的结果当然令他大失所望，邵年知道了肯定又会嘲笑他：“这都搞不定！”

这就是英峻记者，用邵年的话评价说，他是一个喝酒无量，好色无胆，十分不潇洒的人。英峻的这种状态在邵年那里，基本上可以定性为是“情场失意”。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情场失意的人，往往会在职场收获得意。英峻没有想到，在新城县的采访，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桑塔纳轿车迤迤而行，这是当记者的英峻第一次出长差。

久居城市，偶尔出行，面对连绵的山和起伏的绿，英峻一直保持着兴奋，这种兴奋包含着一种解脱和自由，因为他暂时从新闻的线索、角度、由头、人情和红包的迷宫里走了出来。

窗外的风景在快速后退，英峻想起了康德说过的话：“痛苦就是被迫离开原地。”后来还有人据此发挥说：“快乐就是偷偷离开原地。”英峻觉得：“只要离开原地就会带来快乐。”

英峻为自己深刻的思想沾沾自喜时，他发现同行的魏云——省邮电局新闻中心的宣传干事——却一直闷闷不乐、忧心忡忡，他怎么离开了“原地”也不快乐？英峻小心翼翼地问了魏云一句，您好像是那种挺严肃的人？魏云说，不是。一路上，魏云开始了他的絮絮叨叨，英峻这才有机会体味了一个35岁的男人和正科级职位失之交臂的痛楚。

魏云说，省邮电局早在两年前就买了一台摄像机，这摄像机比电视台的还高级，买它就是为了把行业内部的新闻拍好了送到电视台去播出。魏云一直是宣传处唯一的摄像，他因此也和省电视台新闻部上上下下混得稔熟。前不久，省邮电局宣传处改成了省局新闻中心，中心下面新成立了一个影视科，影视科现在就只有魏云一个人，可他竟然没有被立即宣布为科长！这个影视科继续由新闻中心的头头儿直接

负责管理。

随着旅途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如果有人愿意拨动心弦诉说心事，这是同行者的幸事，因为这是消磨旅途时光的一个好办法。而且，这时的诉说者也最容易推心置腹：

“其实当不当科长，我是无所谓，可是，我们那栋楼，和我一批进邮电的人，个个都是正科，还有一个家伙现在是副处了。昨天，碰见一个人敲错了门，手上还提着东西，说是找李科长，我老婆心里酸酸地说，李科长在楼上。是啊，人家小李还比我晚一年进邮电呢！晚上，老婆看见我不高兴，还安慰我，我不是因为你能当科长才嫁给你的，你以为当科长就幸福了？”

轮到英峻出场了。开导人，这可是他的强项。他围绕着幸福侃侃而谈，幸福，幸福在哪里？幸福其实只是一种感觉，幸福有时需要某种自我暗示，或许，它只是一个念头。人是不是感到幸福，金钱、地位往往起不了决定作用。就像坐在奔驰车上貌合神离的夫妻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坐在一辆破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会那样深情而又心满意足地搂着那位脚蹬自行车的心上人。当然，骑着破自行车的人们，他们也并不排斥奔驰车，他们也期盼有朝一日能开上“大奔”，过上有“大奔”的幸福生活。

最后，英峻总结道：“当科长不一定就意味着幸福，但是，本来就幸福的人能当上科长，说不定就更幸福了。我觉得科长的事儿还得争取。”英峻的开导深入浅出，就连一直沉默着的司机老王也加入了讨论，轿车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许多，这是因为人人都渴求幸福啊！

魏云说他这次出来主要想散散心，顺便带几条新闻回去上省台，他便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易主任，说邮电局出车、出设备，想请跑邮电口的记者一道去，可是人家没空，易主任便推荐了英峻。

此时，轿车里的空气不仅活跃了一些，还增加了几分相知和融洽，正是可以推心置腹地谈正事儿的时候了。

“魏老师，这个科长是不是你，其实我们这次采访挺关键。”平静中，英峻语出惊人。

“为什么？你说说看。”

“我分析啊，这个影视科的科长现在不是你，但也没有任命别人，说明在领导那里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对不对？”

“那肯定是，据说还要调人来。”

“在领导没有做决定之前，有机会就得争取，争取的办法有很多，有走上层路线的，有直接请客送礼的，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找准时机干出样子来，自己给自己造舆论。我们现在去新城干什么？就是要想办法干出动静，弄一两条像样的新闻来，你还别说，抗洪抢险就是最容易出新闻的活儿。”

“你说得有道理，要是咱们这次弄了条新闻上了中央台《新闻联播》，那这个科长，他们也就没办法叫别人当了。”

“其实，上中央台并不难，好新闻都是策划出来的，咱们到了新城县，不要急着拍，先得找到好选题，方向对了，事半功倍。100条不痛不痒的简讯，也抵不上一条有深度的新闻。”说这话时，英峻眉头紧锁、若有所思，魏云则在一旁频频点着头，好像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其实，魏云对当这个科长是很在乎的。英峻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次采访的成败和魏云的仕途挂起钩来，有的放矢，思想政治工作就这样迅速地发挥了作用。

因为起了个大早，英峻有些困倦了，该说的话说完了，他便头一歪，放心地睡去了。

单位里的宣传干事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眼里只有单位领导根本没有普通群众。他们送来的新闻只有概貌没有细节，他们总是把本单位的工作总结当成是新闻送到电视台来播出，可是，电视台碍于情面，总是硬着头皮，把这些总结编成简讯勉强播出。英俊所担心的正是这个，他不想劳民伤财地只带几条简讯回去。

正为没有科长头衔而烦恼的魏云，到了新城县就成了“省局领导”，加上他又亲自带来了省台记者，自然是把县邮电局的头头脑脑指挥得团团转。

机关干部如果在本单位不受重视，要使自己不至于对前途丧失信心、自暴自弃，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基层走走，每个在上级机关“瘦死的骆驼”到了基层都“比马大”，都能轻易地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英俊和魏云在县邮电局会议室，坐在主要领导常坐的位子上听了一下午的“汇报”，为的就是策划出一鸣惊人的好新闻。可听完“汇报”，英俊的采访本却空空如也。基层的同志汇报工作，总是习惯于堆砌一些无法查实的数字，套用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故事、没有细节，更没有动情点，照此做新闻，只能发简讯。

整个下午，英俊他们一边听汇报，旁边的人就在一边给他们剥香蕉，一会儿一个，剥好了送到你嘴边，不吃还不行，最后吃得他们都快把香蕉塞到了嗓子眼儿。

汇报除了吃够了香蕉，倒也不是一无所获，收获至少有二：第一，英俊弄清了那年月邮电局的业务主要分为邮政、电信、传呼、移动通信和邮政储蓄五大块；第二，英俊、魏云决定把邮政作为这次拍摄的重点。

周恩来曾给中国邮政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邮政的投递

业务是邮电业务中最传统、最有信誉，甚至是最富有诗意的业务。古时就有鱼雁传书、家书抵万金的说法，现代的邮递员更是常常在情歌里出现。眼下，已经快到9月开学了，据说新城区邮电局里竟然还有洪涝灾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没有及时送出！

第二天一大早，英峻和魏云就跑到邮电局，在滞留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里翻来翻去，结果，两人同时看中了一封发自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英峻兴奋地喊道：“有了，这个考生家里被淹，他报的又是水电学院，多有新闻价值啊，我们今天就送这封录取通知书上他家。”

邮递员看了地址苦着脸说：“这是小姑村哎，去他们村的公路全都淹了，离县城二十几公里就要坐船，下了船，还要走好几里山路，他们村子在半山腰上呢……”

一旁的县邮电局宣传科科长何进闻不耐烦地打断邮递员的话说：“这些不用你管，现在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封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里，汽车问题、渡船问题，局里解决。”

果不其然，这是一趟辛苦的邮差。英峻他们坐车到了水淹区，从被淹的马路边上了船，在阳光下暴晒了两个小时后，他们下船又走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午后一点多，邮递员领着英峻、魏云还有何科长终于站在了小姑村一栋二层的旧砖房前，这是考生陈水生的家门口。

邮递员老孙推开院门走在前面，魏云扛着摄像机录着像，英峻举着话筒跟在后面，再往后，还有何科长，四个人就像是鬼子悄悄进了村。英峻打算用纪实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下灾区考生金榜题名时的喜出望外，他想要的就是原生态。

“陈水生在家吗？”邮递员老孙高喊着，一时没有人回答，四下里

很静，有点鸟鸣山更幽的味道，英峻都能听见邮递员的肚子在咕咕乱叫。

楼上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探了一下头说：“在家”，就穿着拖鞋踢哩踏啦地跑了下来。有记者录着像呢，邮递员自觉地不说土话了，改用生硬、蹩脚的普通话说：“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请签收。”

男孩儿看了一眼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的信封，平静地在签收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英峻把话筒伸向陈水生问：“拿到录取通知书高兴吗？”

陈水生腼腆地一笑，停了一下说：“高兴。”好像“高兴”得很勉强。

英峻又问：“我看你考上的是一个水利水电方面的院校，家乡现在又在涨洪水，你报考这个学校，是不是想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治理家乡的洪涝灾害呢？”

陈水生回答：“当时没有想。”

英峻还不罢休，他的身子有些前倾，一字一句地重问了一遍：“现在家乡发洪水了，你又考上了一个水利水电院校，你觉得将来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做些什么样的贡献呢？”

陈水生看见记者有些着急了，自己更加不知所措，他红着脸谦虚地说：“我、我做不了什么贡献。”

魏云和围观的老乡都乐了，旁边的村民都看出了记者的意图，有人着急地教他说：“就说修水库、修防洪工程嘛，免得家乡再被水淹嘛。”

英峻转身对魏云摆摆手，示意他先别拍了，他接过旁观者的话茬儿说：“对呀，学水利的人就是要修水库、修防洪工程，造福家乡人民呀。”

陈水生此时的表情看上去比窦娥还冤：“我填志愿的时候，当真

没有想过这些，不骗你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报考水利水电学院呀？”

“是老师叫我报的，他说那个学校有大专嘛，报的人也少，分数恐怕会低些。”

这是实话，可这实话体现不了“新闻价值”。英峻和魏云对了一下眼色，果断地说：“等一下，重来一遍吧。”说完就搭着陈水生的肩膀上了二楼。这时，英峻成了“导演”，他上去是给陈水生“说戏”去了。

楼下，魏云在院子里进行清场：“其他的人，麻烦大家到院子外面去好不好？你们一围观，陈水生都不会说话了。”

一位农妇调皮地反驳说：“那还不是你们记者给吓的，还怪我们。”在场的村民都开怀大笑。乡下人就这是样，穷虽然穷，但是很开心，城里酸酸地说他们是“穷开心”。

七八分钟后，邮递员重新站到了院子外面。魏云开机，喊了一声“走”——，邮递员进了院子又喊“陈水生在家吗”，陈水生下楼又签收了录取通知书，又到了英峻的采访时间了。

“你叫陈水生，是不是家乡经常发洪水才取这个名字呢？”这是英峻新加的问题，这一次，他在亲和力上有了改进。

“是呀，我出生的那年，家乡也像今年一样，在发洪水。”陈水生显然是有感而发，回答得很自然。

“这次你考上的是所水利水电院校，是不是你想过要用所学的知识来治理家乡的洪涝灾害呢？”

“想过，每次家乡发洪水，我都会想起大禹治水的故事，我考水利水电(学院)，就是要像大禹治水一样，修水库、修大坝，造福家乡人民。”

对答如流、浑然天成！现场采访成功！英峻、魏云兴奋得忘记了

饥饿。

几天后，春江电视台播出了英峻的新闻，然后，稿子又被传到中央电视台。中央台的《晚间新闻》播出时，海霞的播报让这条消息又平添了几分大气。

冲不垮的邮路

主持人：8月26号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家住春江省新城县的17岁中学生陈水生来说，这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年，他的家乡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通信和邮路曾一度中断，然而，就是在这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了意外的惊喜：

(同期声)邮递员：“陈水生在家吗？”

解说词：这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中学生就是陈水生，他是新城县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今年他考取的学校是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

(同期声)记者：“这次你考上的是所水利水电院校，是不是过去你想过要用所学的知识来治理家乡的洪涝灾害呢？”

陈水生：“想过，每次家乡发洪水，我都会想起大禹治水的故事，我考水利水电(学院)，就是要像大禹治水一样，修水库、修大坝，造福家乡人民。”

解说词：像这样的“水中送信”，从今年的洪灾泛滥开始以来，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在新城县，同样被洪水围困的乡镇一共有3、4个，但是，那里的邮路却一天也没有被冲垮。

(记者现场出镜)记者英峻：“各位观众，我现在所乘坐的渡船就是新城县邮电局为了保证邮路畅通，专门为邮递员准备的应急交通工具。为了把刚才那份录取通知书送到名叫陈水生的考生手中，邮递员一个来回，不包括翻山越岭的徒步行走，光是坐船就花去了4个小时。”

(同期声) 春江省新城县邮电局邮递员：“外面的信息对于我们山里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录取通知书，是山里娃娃走出大山的希望，我们把信送到他们手上，看到他们高兴，再麻烦也值得。”

解说词：目前，新城灾区的邮电部门正加大投入，以确保各类信函，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能够及时投递到户，从而筑就了一条洪水冲不垮的邮路。

第十章 新城巧遇

一场巧遇，为什么就好比是乏味生活中的一场艳遇？

是谁给英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印象，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职业骄傲？

生活就像眼前这部平庸的小说一样平铺直叙，没有百转千回，没有高潮迭起；没有壮怀激烈，也没有激情燃烧；没有生离死别，更没有你死我活……生活就这样平淡无奇，不需要壮志凌云的英峻记者去移山填海，扭转乾坤。这种“不被需要”的局面，对于曾经雄心勃勃的英峻来说，多少是一个打击。不过，随着一个大人物的出现，英峻那平淡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

刚刚上任没几天的春江省省长助理孙忠风尘仆仆地来到新城县视察灾情了，孙省助轻车从简，一行六人从省城只开了两台车来，而且没有带记者。

英峻还听说孙忠是从北京某部委机关下派来的干部，他赶紧像特务一样打电话向易主任报告，易主任在电话里大吃一惊说，上面怎么没有通知我们去采访呢？人家从北京刚来春江没几天，就不声不响地深入灾区视察，不容易啊。易主任接着还表扬了英峻的新闻敏感性，

表示可以先拍些孙省助视察的镜头，至于是否播出、按什么规格播出，要向台领导汇报了再说。得到表扬的英峻得寸进尺，他又问易主任，是不是可以对孙省助做一个人物专访，弄一期《人物聚焦》呢？易主任这一下子难住了，他说新官上任做人物专访，省里还没有这个先例啊。英峻这才发现易主任什么也做不了主，只会请示汇报。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易主任的汇报终于有了结果，台里向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办公厅进行了汇报，上面的指示是，孙省助的视察可以发一条新闻，至于人物专访，尊重孙省助的个人意见。英峻听罢，左手握拳，屈臂这么用力地一抖，兴奋得像是刚刚射门得分的马拉多纳。他放下电话就大喊：“魏云，快，拿设备，出发！”

英峻和魏云风风火火地从邮电宾馆赶到新城县政府宾馆时，孙省助已经出发了，宾馆的大堂经理说，领导们去的是新城县灾情最重的江洲镇。

当英峻和魏云跟踪追击赶到码头时，孙省助一行已经上了渡船，刚开出不远。

英峻赶紧喊：“开机，开机，开了吗？”

魏云忙不迭地说：“开了，开了。”然后他像扛着肩扛式火筒那样，用镜头描准刚刚离岸不远的两艘渡船。

英峻并没有见过孙省助，情急之下，他只得对着渡船大喊：“孙省助，您好，我们是春江电视台的记者，找您好难呀。”

孙忠初来乍到，有意低调出行，没想到省电视台记者会跟到灾区来：“哎呀，你们真是深入啊，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记者。”

“我们想跟您一块儿下去看看灾情。”

“噢，好啊。”

渡船重新靠了岸，英峻和魏云登上了孙忠他们乘坐的渡船。渡船

并不大，有点儿像公园里的游船，算上驾船的，坐了7个人也就差不多满员了。这时，渡船上有人主动把孙忠对面的两个位子让了出来，让位子的两个人刚站起来，船上其他人也赶紧跟着站起来忙不迭地又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们。

大家一通折腾，把渡船弄得晃晃悠悠，刚才让位子的人是刘县长和省民政厅的刘副厅长。

英俊、魏云和孙省助一样，是坐在船舱的横隔板上，他们和孙省助面对面地开始了闲聊。

英俊道：“孙省助，新闻单位都不知道您过来视察呢。”

孙忠奇怪地问：“那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英俊和魏云一块儿回答：“我们正巧碰上的。”

孙忠道：“是吗，你们还蛮会抓新闻的！”

聊着聊着，魏云把摄像机扛在了肩上，英俊心领神会，慢慢地朝孙省助举起了话筒，这时，孙忠似乎没有意识到采访已经正式开始。

英俊问：“孙省助，这是您到春江上任的第几天啊？”

孙忠面对镜头把巴掌伸开，然后弯下大拇指说：“第四天，算今天第四天。”

“为什么上任第四天就来到灾区视察呢？而且随行的人员也很少。”

“我刚从北京到春江，对春江还不是很了解，作为省长助理，省里安排我协助省长分管的工作中，就有民政方面的事务，所以，这次我下来就很想实地看看这里抗洪救灾的情况。说实话，我来春江工作，不是来养尊处优的，而是要为老百姓干点事情的。”

船在水中行，骄阳当头照。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荡漾着破碎的阳光，有几次，波光刺着了孙忠的眼，令他眉头紧锁，这给孙省助脸上

平添了几分凝重。孙忠一边说着话，一边用大草帽扇着风。远处，村民们的房屋浸泡在水中，有的房子只露出了房顶，瓦片上还站着几只水鸟。更远处的大堤上，救灾帐篷一眼望不到头，光着膀子的村民正朝这边张望。

多难的新城，沉重的春江！春江省因为横卧在春江流域而得名，可春江又是一条桀骜不驯、多灾多难的河流，这回仅在新城县，它就把防洪大堤冲出了两个缺口。

孙忠触景生情，面色凝重地对英俊说：“此情此景让人不好受啊，水深火热，水深火热啊，我们说水深火热是一个贬义词，你现在看看，灾民们家里被水淹着，住在大坝上被太阳晒着，这不是水深火热是什么？这里为什么年年涨洪水，年年都要被水淹？生活在这里好苦啊。这些人是爹妈生的，我也是爹妈生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我们当干部的，就不应该让老百姓住在这样的地方，江心洲为什么要住人呢？江心洲四面围起来的堤坝，就像是一个脚盆，老百姓是顶着一盆水在过日子啊……”

孙省助说着，回头看了一眼刚才让出位子的新城县县长刘学文。

船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省助是这样一个坦诚相见、个性鲜明的干部，受他的感染，刘县长痛心疾首地插话说：

“这个江心洲住人的历史已经有上百年了，像这样的沙洲，洪水季节基本上都会被洪水淹没，成为行洪道，但是，老百姓通过围垸筑堤，不仅要长期居住，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围垸，影响春江的泄洪能力，我们就坚决主张江心洲的村民搬迁，平垸行洪。”

“平”什么“行洪”？哦，是“平垸行洪”。孤陋寡闻的英俊第一次听说汉字里还有一个“垸”字。采访只得中断。刘县长解释说，垸，实际上就是垸子，把江河湖泊里的大面积沙洲围起来，形成围垸，外面

是水，里面就是垸子，农民们就在围垸里面开垦田地、繁衍生息。因为新城县临近波阳湖，水流减慢，泥沙沉积，大型沙洲很多，村民们就在沙洲的基础上围河（湖）造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围垸上百个。

听完刘县长的讲解，英峻纳闷儿地问他说：“那农民当初为什么要住在大河中间，他们不觉得危险吗？”

“哎呀，在江河水道里围垸筑坝，进行垦殖，从古代就盛行，什么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干过，就是为了围出个良田几亩，好产粮食，真是因小失大呀。”

孙省助用手中的草帽拍拍英峻的大腿说：“我们这位记者还太年轻啊，当年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在河里围垸造田、在湖里围湖造地，那干得是轰轰烈烈啊。现在粮食够吃了，平垸行洪势在必行啊。让老百姓离开这个‘水窝子’，我看是当务之急，我个人是这个看法，不知道春江省、新城县有没有这个安排，但是依我看，晚搬迁不如早搬迁，泥沙淤积这么厉害，发大洪水是迟早的事情。”

英峻问：“孙省助，您从国务院的机关下派到春江省来工作，是组织的安排，还是您个人的选择？”

孙忠毫不犹豫地说：“共产党员从根本上都是要听党和组织的安排，但是我来春江省，这其中有没有个人意愿呢？有，我对春江是有感情的。过去我在国务院的直属部门工作，来过春江，和春江的同志们也打过交道，我发现这里的同志勤劳、质朴、直率、热情，有种奋发向上的热情，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我来这里就是要不偷懒、努力工作，用行动书写一段一心为民的历史。”

孙省助的话严谨而又不失激情，话音刚落，渡船上便响起了掌声。大家由衷地赞叹说：“孙省助说得好，说得精彩！”

刘县长说：“孙省助能来春江工作，是我们全省人民的福分呐！”

英峻相信，刘县长说这话不全都是“拍马屁”，对于猝不及防的采访，孙省助的表现是超乎寻常的，不仅表达顺畅、条理清楚，而且情真意切、分寸得当。这是英峻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省领导接触，他被孙省助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了。

刘县长意犹未尽地补充道：“北京来的干部确实是政策水平高，出口成章啊。”

孙忠目视前方，看着越来越近的堤坝说：“这叫触景生情，言为心声啊！”

船就靠岸了。年近 50 的孙省助，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头顶微秃，显得壮实而又精力充沛，他下船时甩开了想来扶他的随从，一个跨步上了岸。

大堤上的灾民鼓掌欢迎着省领导的到来。

“老乡们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慰问大家！大家辛苦了！”孙忠伸出双手拉住一个个灾民的手，不住地问候着大家。

刘县长在一旁向灾民们介绍着孙省助，灾民们还弄不清简称为“省助”的省长助理是什么职务，和孙忠握手的灾民都管他叫“省长”。孙忠风趣地说：“你们不要这样，给我连升两级啦！组织部门都会有意见的！”英峻这才知道孙省助是正厅级干部，再升官儿就是副省长、省长了。

孙忠在骄阳下走走停停，询问着灾民们的吃饭、穿衣、喝水和治病情况，最后，他回头嘱咐随行人员说：

“一定要保证灾民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地方看病……”英峻挤在灾民中间拿着采访本记着孙省助的指示，这段场景，在日后播出的新闻里，变成了这样一段解说词：

“省长助理孙忠在大堤上不时询问受灾群众，是不是有饭吃、有

衣穿、有水喝、有地方看病，当得到受灾群众肯定的回答后，孙忠满意地点点头。”

这话似曾相识，一有自然灾害就能在《新闻联播》里听到，有人戏称它是《联播》语言。但客观地说，吃饭、穿衣、喝水、看病这四件事对于任何灾区的灾民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新闻语言在表达上的机械性和程式化而否定它的重要性。

孙忠在大堤上走了一段之后，就钻进一个窝棚坐下，窝棚里顿时也挤满了干部和群众。这个窝棚主干是毛竹，顶上盖的是油毛毡，四周围的是蛇皮袋和各式各样的包装袋。

像所有深入农户的干部一样，孙忠起先向农民问的问题也是领导们视察时常问的问题：你家几口人啊？孩子几岁？上没上学？承包了村里几亩地呀？年收入多少啊……可是，再往后就非同一般了。孙忠在这里做起了现场调研，他问村民“乡统筹”、“村提留”怎么交，农业税是交现金还是交农产品，农民负担重不重，一年下来能不能攒到钱。这些问题问得刘县长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因为农民们当他的面就怨声载道。孙忠听了转头看着刘学文，呵呵地乐道：“刘县长啊，工作还要做细做扎实啊，大家对你有点意见呢！”

刘学文红着脸说：“是是是，请省领导放心，我们工作会改进。”村民们愉快地看着刘县长的窘态，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气氛轻松而热烈。

孙忠和村民们接着聊天：“你们江心洲的农民农闲的时候忙些什么呢？”

村民甲说：“我们壮劳力整个农闲时间都在大坝上，挑泥挑土搞加固。”

“省长啊，我跟你讲，”村民乙从人群中挤到前面说，“人家别的地

方的农民，农闲的时候可以打打牌、学点农业技术、跑跑生意，我们这里就是整天搞摊派，各家各户出工出力挑泥巴修大坝，烦都烦死了！”

在村民们的哄笑中，孙忠问：“那你们愿不愿意搬出江心洲，到别处生活呢？”

众村民：“怎么不愿意呢？可是，哪里有地方搬呢？哪里有钱盖新房呢？”

事情绕了一圈儿，落到了缺钱的问题上，孙忠也不言语了，此时他不可能给村民们留下任何承诺。最后，他诚恳地和村民们道别：“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将来会想办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长治久安、一劳永逸。我会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到省里，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接下来的两天，英峻他们跟着孙省助又马不停蹄地跑了两个乡一个镇，开了三次灾情汇报会。

视察临近结束，在县政府的会议室里开灾情汇报会时，刘县长不再像在大堤上，站在村民中间时那样萎靡不振、心神不定了，这时，他可以气宇轩昂地向孙忠说心里话了：

“孙省助，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啊，围垸里的村民其实每年都巴不得受灾，一来可以不交农业税，二来可以吃政府的救济，为了多领救济粮，他们还会千方百计从家谱上抄写死人的名字，套取国家的救济粮，轻轻松松过日子，所以呢，孙省助，你问他们愿不愿搬，其实他们说的都是违心话。”

孙省助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左手的几个指头轻打着桌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下面的情况复杂啊，农民有农民的生活哲学，不能

怪他们。基层干部要做好工作不简单啊，依我看，有钱给农民盖新房，农民还是愿意搬的。不要说我不了解农民，进城工作前，我就是农民，我父母现在还在农村……”

孙忠很直接地批评了刘学文，英峻也感到很解气。怎么能这样在背后说农民的坏话呢？对于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英峻来说，农民是勤劳质朴、吃苦耐劳的代表，要说缺点也就是不讲卫生、不懂享受，至于贫穷、愚昧，也不能全怪他们。反正，无论如何，农民和刁民不是一个概念。

刘县长汇报洪灾灾情时，张口闭口离不开“百年不遇”。终于有一回孙忠忽然问刘学文，“百年不遇”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刘学文答不上来，他说是下面这样汇报的。“下面”的人也在座，他们顿时就紧张了，一位乡长灵机一动，硬着头皮说是村里的老人说的。孙忠又问，村里的那位老人有100岁吗？会议室顿时就鸦雀无声。孙忠笑了，说，百年不遇不过是个托辞吧？因为我相信新城县拿不出100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就说我们整个国家，100年前还是清朝，也还没有现代气象业，根本不可能对降雨量进行定量分析、精确统计，更何况是小小的新城县呢！基层的同志总想把灾害说得突然些，啊，把灾情说得严重些，无非想一方面减轻干部的责任，另一方面多要些救济，对不对？这种想法其实和围垸里农民的想法如出一辙，还不知道谁是谁的师傅呢！

刘县长赶忙检讨说我们要统一思想，端正认识，扎扎实实工作，认认真真……没等刘县长表完态，孙省助打断他的话说，刘大县长，我不是在怪你一个人，我是在说一种干部作风，这种作风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每当事到临头，干部首先不是想到去承担责任，而是一门心思去为自己推卸责任寻找理由。“百年不遇”，我看它就是一个经典

的托辞。

嗯，领导看问题就是有领导的角度，领导说话就是有领导的艺术。孙省助挤对起刘县长，时而直接时而含蓄，经常是打一巴掌摸一下，批评两句又宽慰几声，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慈祥，这让刘县长根本摸不着头脑，只能跟着孙忠的节奏跑，一天到晚是是是对对对，唯唯诺诺，哼哼哈哈，根本显现不出一点儿县太爷的威风。

孙省助发完言，英峻心里一阵高兴：一条新闻又诞生了，标题是《省长助理在新城灾区质疑“百年不遇”》。

对于领导的视察，魏云拿出了在邮电局的拍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全程记录，直到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终于，魏云贴近英峻的耳朵说：“我们得收工了，带来的10盘带子全拍完了。”一盘带子半个小时，魏云一共拍了5个小时，赶上拍纪录片了。

弹尽粮绝，英峻他们只得先回省城洪州了。这天吃完晚饭，英峻和魏云来到县政府宾馆向孙省助道别。

英峻握着孙忠的手说：“孙省助，谢谢您，听了您几天的讲话，受益匪浅。您出口成章，您的讲话，我们回去编新闻的时候根本不用剪辑，直接就可以播。”

孙忠对英峻的表扬显出了浓厚的兴趣：“是吗，那你说说看，你们在新城都抓住了什么新闻？”

英峻扳起指头，兴奋地向孙忠历数着他在心中默念过的新闻标题：《省长助理新官上任直奔灾区》、《孙省助在灾区视察时强调：平垸行洪势在必行》、《省长助理在新城灾区质疑‘百年不遇’》……但是，孙忠很快打断了英峻的陈述，他不无歉意地向英峻交代，你说的这些新闻最好都不要发。孙忠解释说，新官上任，下车伊始就哇哇乱讲，给人印象会不好，说不定人家还会给你扣上个信口开河的帽

子呢。

好端端的新闻就这么夭折了，英峻的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

最后，孙忠还不放心，就主动在英峻的采访本上留了自己办公室和秘书的电话，说有关他的新闻，播出之前最好跟他本人或朱秘书先通个气，英峻只能乖乖地点头答应。接过孙省助留下的名字和电话，英峻盯着他那笔龙飞凤舞、飘逸洒脱的钢笔字有些愣神儿，朱秘书在一旁说：“我们孙省助是正宗的书法家呢，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孙忠和善地接过话茬儿说：“到了洪州，我送你们一人一幅字，好不好？”

英峻、魏云受宠若惊地连说着好好好。

短短的三天接触，高官在英峻心目中本能的恐惧感已经荡然无存。孙省助贵为省领导之尊，却礼贤下士，对两位记者一点儿也不摆架子。有一天，他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来提起魏云的摄像机，掂量了几下说，哎呀，挺重呢，一天扛到晚也吃不消啊。当他听说魏云是从省邮电局借来临时充当摄像时，便夸奖道，资源共享，互相协作，不错。更叫人感动的是，英峻、魏云的名字他只问过一次。后来开灾情汇报会，新城县的干部一再说孙省助辛苦了，孙忠摆摆手，转身一指英峻、魏云二人说：“省电视台的英峻记者、魏云记者才真正辛苦。”

和孙忠相遇，就好比是乏味生活中的一场艳遇，幽暗房间里的一束阳光，这给英峻平淡的记者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气，沉睡的感官一下子被唤醒，深藏于心的新闻敏感和职业骄傲又涌上了心头。孙忠给英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幻想着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时政记者。

第十一章 销魂时刻

英峻一时也弄不明白，他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受人关注了起来？

一个热血青年，面对一个投怀送抱的浮花浪蕊，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经过英峻的努力，有关孙省助的新闻最后在春江台还是播出了一条：《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

英峻这回又是专访新到任的省领导，又是上了中央台，四面八方涌来的吹捧声令英峻心花怒放。好消息还在后头呢，在新闻部的工作例会上，易主任宣布，英峻被正式调到了时政组，专门跟着孙省助跑。易主任说，孙省助的工作职责是协助省长分管工业、交通、金融、城建、民政和旅游，担子还挺重。

京官儿下派嘛，省里肯定是另眼相看，当然要委以重任了。孙忠担子重，英峻的担子也就沉，这么一来，英峻当然也算同样受到了重用。省长助理的政治舞台就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人生演艺场。他料定自己的未来将会是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对于离开邵年，英峻很高兴；对于投奔孙忠，他更高兴。他又想

起了康德的话：“痛苦就是被迫离开原地。”现在，英峻对快乐的理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的脑海里蹦出了三个词：逃婚、约会和弃暗投明。他发现快乐可以分成这三种：第一种是离开之乐，比如逃婚，去哪儿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离开；第二种是到达之乐，比如约会，从哪儿出发并不重要，到达约会的地方才是关键；第三种是离开和到达同样重要，比如弃暗投明，“弃暗”是离开，“投明”是到达，离开和到达都很重要。这个理论真是太精妙了，英峻为自己“弃暗投明”而获得的快乐兴奋不已。

英峻一时也弄不明白，他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受人关注了起来？

《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播出第二天，陈伟文打来电话说，《春江日报》新闻部因为没有抓到这条新闻受到了老总的批评。作为弥补措施，理论处的人赶紧组织人写了一篇歌颂孙省助的文章，准备放在“春江评坛”栏目里，题目叫《“父母官”该做怎样的“电视明星”》。文章的作者是春江大学新闻系的张山跃教授，他不仅教过陈伟文，而且还教过英峻。大学里，山跃老师的外号是“山药”。没两天，“山药”老师的文章果然见报了：

“父母官”该做怎样的“电视明星”

看《春江新闻联播》，一篇题为《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人物采访令人耳目一新，受访者是刚到春江上任才四天的省长助理孙忠。新官上任就急奔“水深火热”的灾区，本来已实属不易；初来乍到，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镜头讲真话，更是难能可贵。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省长助理孙忠在那渡船上发出的感叹：此情此景让人不好受啊，水深火热，水深火热啊，我们说水深火热是一个贬

义词，你现在看看，灾民们家里被水淹着，住在大坝上被太阳晒着，这不是水深火热是什么？这里为什么年年涨洪水，年年都要被水淹？生活在这里好苦啊。这些人是爹妈生的，我也是爹妈生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我们当干部的，就不应该让老百姓住在这样的地方，江心洲为什么要住人呢？江心洲四面围起来的堤坝，就像是一个脚盆，老百姓是顶着一盆水在过日子啊……

这样情真意切的话语出自一位省政府官员之口，我在春江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从来没有看过。

……

末了，我还想从新闻采访学的专业角度赘言两句。人物访谈，视觉元素相对简单，一般只有记者和访谈对象两人出现，剩下的就是环境要素了。为了使节目的视觉构成更为丰富，选择适合访谈内容的环境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如果让一个孙省助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我可以大胆地肯定，他发出“水深火热”感叹的概率会小了许多。

选择什么环境进行采访，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实际上它涉及了干部作风、宣传策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愿《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佳作不是这位名叫英俊的年轻记者误打误撞才拍到的；但愿，我们的观众今后能看到更多的“父母官”从各种会场走出来，成为有人情味儿的“电视明星”。

这两个“但愿”简直就是一语道破了天机，英俊这时坚信在渡船上采访到孙省助，不过就是“误打误撞”。

《冲不垮的邮路》在中央台播出没几天，魏云的好事也来了，他真被省邮电局任命为科长了。那天，魏云硬是单独请英俊吃了一顿饭，席间还向英俊赠送了纪念品，是一本1994年的邮票年册。

吃饭的地方就在省邮电管理局的斜对面，那饭馆客人并不多，环境清静而优雅。进门时，吧台的人热情地叫着“魏科长”。魏云小声说，他当了科长就有权在这里签单了。

一瓶红酒，一盘清蒸鳊鱼、一个烧田鸡、一个油淋青菜，外加一道农家菌菇汤。简约而不简单。英峻心里想，有权真好，可以白吃国家的饭，可以拿国家的饭做人情。而魏云第一次举杯的祝辞却证明他不是在做国家之慨，他说：“感谢你对我们邮电宣传工作的支持。”英峻这才意识到，这小型饭局并不是私人宴请，还带有官方色彩呢，因为主办者是一位正科级的新闻官。

英峻于是准备着要和魏云谈谈自己对于当前邮电宣传工作的几点认识和看法，可是，这从官方色彩开场的宴请，不等英峻发言，主办方就迅速地把主题拐入了一个隐秘的私人话题。

微醉的魏云脸上泛着红晕，他说他仕途不顺就是因为取坏了一个名字，因为头两年他改名叫魏云之前叫魏生精。魏生精，本来的意思是说，老魏的儿子生得很精神。可到了90年代，大家看到他的名字就会忍俊不禁，哑然失笑，魏生精，不就成了“卫生巾”吗？尤其是同事们在楼道里叫他接电话：“魏生精，电话！”太可怕了！魏云说，这个名字使他在同事心目中很难树立起威信来。

客随主便，英峻的话题只能跟着主人跑，他用精辟的论述宽慰魏云说，万事万物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历史总是用它的发展和变迁跟人开玩笑，咱们的父母不是圣人，他们不可能预测到未来。他举例说，他小学有个同学叫邹斯彪，80年代初，洪州城满大街都是卖日本走私电子表的流动小贩，在大街上，他们追着行人问：要走私表吗？“走私表”用洪州方言说起来不就像是“邹斯彪”吗？结果，邹斯彪的外号固定下来了——走私表。魏云听完并没有笑，他觉得邹斯彪受的侮辱

比他小多了，还不至于让他宽心。

英峻接着举例说，他高中有个同学，名唤尤发根，现在在美国留学呢。尤发根有次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抱怨说，美国人真他妈操蛋，总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念，管他叫“发根·尤”(Fagen·You)，“发根·尤”离 Fuck you 就差不远了，知道 Fuck you 是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Fuck 在英语里是性交的意思，你自己去理解吧。

魏云这才咧嘴一笑，眼里透着对尤发根的同情。他自说自话地拿酒杯在英峻的酒杯上碰了一下，就一饮而尽，然后开口骂道：妈的，我 1960 年生人，那个时候哪有这个玩意儿？那时候女人用的是皱纹纸、卫生纸，哪里有什么卫生巾？！安尔乐、安尔乐，我现在一看见卫生巾的广告就换台……魏云借着酒劲儿，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旁边的两位顾客转头吃惊地看了这两个男人一眼，赶紧换到了一个远远的角落里去了。英峻一再想止住魏云，恨不得上前用手捂住他的嘴巴。

魏生精也好，魏云也罢，新的人生已经翻开了如意的篇章。英峻和魏云最后干杯，把一瓶红酒喝了个精光，他祝愿魏科长今天彻底和那个叫“卫生巾”的往事干杯。

一条电视新闻能够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转折，英峻今天感到了一种别样的成就感。

在有关《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所有反应中，最让英峻感到意外的是他收到了刘思宁的传呼。在节目播出没几天，他在英峻的传呼上留言说：“英峻记者，看了你采访孙省助的节目，很想跟你聊聊，不知何时有空？”这让英峻觉得有些莫名其妙：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的这位老板莫非是要给灾区捐款？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是 8 点多了，刘思宁问清了英峻在家呆着，

就把奔驰车开到了他家楼下，说要接他出去要聊一件人生大事。人生大事？莫非是要给他介绍对象？英峻满腹狐疑地下了楼。

银都大厦二楼的咖啡厅，咖啡的苦涩芬芳里飘荡着辛晓琪的《味道》：……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刘思宁深陷在宽大的沙发里，仰头望着天花板；英峻则用小汤匙搅拌着咖啡，小汤匙的节奏伴随着音乐，舒缓而沉静。

“上回在荷花厅里的那幅油画和对联，你喜欢吗？”刘思宁漫不经心地问。

“你怎么发现我喜欢啊，打算送给我是吧？”英峻的回答同样漫不经心。

“好，那就打包给你带走。”

“别开玩笑，刘总，今天有什么正事儿。”英峻面带惊异和不敢奢望的神情把话题岔开了。

“没什么正事儿，就想跟你随便聊聊。不错啊，英峻同志，跟省长助理都搭上了，做时政记者是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抓住。”

“也就是天天跟着开会、视察呗，还有什么呢？”英峻对于刘思宁的谈话意图一点儿也猜不透。

“你可以利用你的身份做很多事情，知道吗？”听着这话，英峻觉得刘思宁是地下工作者，他要让英峻利用记者身份，打入我党内部。刘思宁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谈话节奏说：“首先，你要明确，你和这些领导，比方说孙省助，有两种关系，第一种是工作关系，第二种是私人关系。你现在和孙省助有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下一步就应该有意识地发展私人关系了。”

“那发展私人关系我能干什么呢？”

“领导手上有什么？权力啊！你要干的事情就是开发他的权力。权力是个好东西，可以签字报销，可以减、免税款，还可以批条子贷款，可以办的事情多得很。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理顺了，他为你办事情的时候，会把自己手上的权力用到极致，明白吗？你只要做个中间人，赚钱其实轻轻松松。孙忠只是在省长助理的位置上过渡一下，他迟早要当副省长的。”刘思宁歌颂权力时，英峻想到了魏云，魏科长，觉得刘思宁说的话是一种社会现实，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这种认同鼓励着刘思宁把他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他接着说：

“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办，我把你约出来，就是想提醒你，小伙子，要抓住机遇。你呢，要有意识地 and 领导套套近乎，在工作关系之外，建立私人关系，建立私人关系不仅不影响工作关系，反而对你的工作还有帮助。比如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工作关系吧？但是现在是私人关系，私人关系有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将来我的酒店上四星、五星，或者我的商场年底推出新的促销手段，我肯定首选你英峻来替我策划和发布新闻，是不是？”

英峻忍不住说：“刘总，你别生气啊，我们之间能够互相沟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相需要，我要拍新闻完成工作量，你要发布信息促进销售，对不对？但是，人家孙省助并不需要我宣传啊。还有一点，我是一个普通记者，说穿了也是一个老百姓，孙省助是省领导，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找人家批条子、打招呼，人家完全可以不理你，弄得碰一鼻子灰多没面子？”

刘思宁恨铁不成钢：“哎呀，我和他是一种需要啊，你就得把我的需要转化成你的需要，不就有需要了？你和他只要把关系搞好了，能约来到我这里吃吃饭，你就完成任务了，其他的工作我来做，领导喜欢什么，你知我知，领导也是人嘛，你懂了吧！”

这一晚，刘思宁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理论家，英峻没想到他对“以权谋私”现象还颇有研究：

“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权力没有从市场中完全退出，很多事情在政府机关里对于官员来说，是可办可不办的事情，要办呢，也是可快可慢，无章可循，但是，这些可办可不办、可快可慢的事情对于生意人来说，恰恰就是天大的事情。比如，我看中了一块地皮，想搞开发，我能多长时间把地拿到手，拿到手的地是什么价格，我心里没有底，因为这里面弹性太大，不是说了吗？可办可不办，办起来可快也可慢，怎么办？我就得找人，让中间人给我找人，找说得上话的人去推动事情的发展，什么处长、厅长，最好是省长、省委书记，从吃饭开始，沟通、了解，建立私人关系，到最后无话不谈，搞定，OK，地这才到手，多不容易啊！”

英峻听得入了神，他不想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推翻刘思宁的说法，他像在课堂里听课一样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和这些领导建立的‘私人关系’是不是金钱关系呢？”

刘思宁听了，瞪大眼睛笑了：“废话，不是金钱关系还是纯洁的友谊啊？人家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为什么要给你办啊？你懂‘既得利益’这个词吗？官员把一部分权力转换成钱、现金，就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懂得这个的就是傻子，你还以为人人都是焦裕禄、孔繁森啊？”

“那你接触到的官员个个都愿意跟你建立‘私人关系’吗？”英峻和人谈话，总像是在采访，还带着记者特有的质疑。

“当然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像是在采访我，这个可不能拿去播的啊。”刘思宁的话匣子打开了，正在兴头上，即使他对英峻的问话动机存在疑虑，但他还是一心想把话说完、说透，“既然有些事情是可办

可不办，就说明制度对他的约束并不到位，那约束他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人品，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品格高的干部，你给他糖衣炮弹他不要，还把你躲得远远的；品格低的干部，糖衣炮弹还没有上膛，他自己都会跑到弹药库里来取。”

“那你怎么拉品格高的干部‘下水’呢？”强烈的好奇心使得英峻在用词上也不避讳了。

“所谓品格高，也不是什么神仙道人，不食人间烟火，无非是清高一些。我信奉一条：‘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某局有个领导，他自恃清高，我每次去找他办事，他都极不友好，不是说忙，就是说马上要开会，要么就把办公室的门敞开，让你什么话也说不成，请他出来呢，你又请不动，唉，一尊菩萨。”说到这里，刘思宁把大腿搭在了沙发扶手上，小腿在下面晃来晃去，姿势很不雅观，但神情却很得意，“上次，我们办了个春江笔会，来了个画马的大画家刘勃舒，我知道这位领导有舞文弄墨、收藏字画的爱好的，就把他请来了，他和刘勃舒成了朋友，我和他也成了朋友。结交领导，要学会润物细无声，别以为就是钞票开路，还有感情投资呢。对于所谓的清高之人，你得给他找个台阶下，让他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走进你的埋伏圈，不能上来就唱卡拉、洗桑拿、搞小姐，他反而会觉得你档次低。”

真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刘思宁所言，英峻是闻所未闻，他没有想到官员手中的权力竟然会有人这样虎视眈眈，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对权力这般趋之若鹜，哪怕为了一个小小的科长也得苦心经营，英峻这时又想起了魏云。

听完刘思宁的高谈阔论，英峻并没有振聋发聩，相反，他倒多少有点儿沮丧，孙省助是多正直的人啊，他们商人竟然打起了人家的歪

主意。在《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片子里，孙省助的形象是那样伟岸高大，言谈是那样诚恳真切，看问题是那样一针见血，对老百姓是那样一往情深，英峻就不相信刘思宁能把他也“拉下水”。甚至，英峻觉得刘思宁的想法是在亵渎自己的作品和省长助理的人格。

不过，对于刘思宁的理论和实践，英峻并没有当场横加驳斥和严词拒绝，他倒觉得在刘思宁的生活空间里，也只能孕育出这样的生活哲学。他也发现，在自己成为名记之外，还有这样一条生活道路可以选择，这是一条游移于官与商之间的羊肠小道，一路上会拣到很多充满诱惑的果子，只是，他现在还不想选择这条人生道路。

这天晚上，英峻发现刘思宁是一个“钻空子大师”，他拥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自得其乐的“刘氏哲学”，对于他在“刘氏哲学”指导下的发家史，英峻倒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人生能走到今天的辉煌，哪一步是最关键的？”英峻含着笑，眼里充满了期待，用的完全是白岩松采访“东方之子”的腔调和做派。

刘思宁滔滔不绝一晚上，自我感觉是才华横溢，他似乎从英峻的表情里读到了自己话语的震撼力，所以，他很乐意向英峻袒露自己的发家史，他若有所思地说：

“最关键的一步嘛，当然是‘下海’。我1981年从银行学校毕业，1985年下的‘海’，当时我已经是工行迎春路办事处的信贷科长了。四年放贷，我交了一帮生意场上的朋友，先是和他们合伙开酒楼，后来就干脆辞职‘下海’跟他们一起做生意。先是跟宝钢做钢铁生意，后来到海南搞房地产。1993年回到洪州，用赚来的钱买下了这块地，建起了洪州商厦，发展很顺利，感谢邓小平。”刘思宁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如数家珍，透着成功人士的自在得意。

刘思宁说，他回洪州后，通过关系，只花了 700 多万就买到了市区黄金地段的十亩半地皮，建起了银都大厦。现在他还欠着银行的一大笔贷款，说到这里，刘思宁问英峻：

“你知道全洪州现在最牵挂我的人是谁？”

“你家里人呗，或者是你夫人。”

“错，是洪州工行的行长，他现在是全洪州最牵挂我的人。他经常会到我这里来坐坐，看看我死没死，现在借钱的人就是大爷。”

原来，银都大厦两年前的建筑和装修费用大部分来自于洪州工行的贷款，而洪州工行的行长李锦华正是当年刘思宁在银行学校的同学。

听说英峻采访过李锦华，刘思宁便拿出摩托罗拉的翻盖儿手机拨通了李锦华家里的电话，约他出来坐坐，洗个桑拿。电话那头，李锦华说太晚了，明天还要开会，刘思宁就说，这里有个你的朋友，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了英峻。

“李行长您好！我是英峻。”

“噢，你好，你好。我从电视上看见你采访省长助理孙忠了，他分管我们金融，好像人还挺不错，我们都还没有见过他。”

“他上任才 4 天就跑到灾区去了，挺平易近人的。刚才我和刘总聊天聊到您，他就和您打了个电话。”

“噢，我和他是大专班的同学，这家伙脑子活得很，别把你们这些记者都教坏了。”

“不会，不会。”

“现在已经 10 点多了，我明天一早还要开会，就不过去了，你跟思宁说一下，好，我挂电话了。”

刘思宁一直在旁边盯着电话微笑着，他见英峻挂了电话，就说：

“李行长不是不想来，是在老婆那里脱不了身，不理他，我们到五楼去蒸个桑拿，放松放松。”

一听说桑拿，英俊心动了，他还没去过那地方呢。桑拿是怎么蒸呢？也像蒸包子一样用笼屉吗？几个人一个笼屉呢？笼屉里的温度怎么控制呢？人被蒸烤是什么感觉呢？据说桑拿浴里还有色情服务，那女的到底是怎么提供服务呢？她也到笼屉里一块儿来蒸吗？一块儿蒸的时候大家到底是穿，还是不穿衣服呢？她会不会和客人做爱呢？到底又是在哪里做呢？

桑拿浴的走廊幽长而昏暗，偶尔能闻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幽香，像是女人身上的脂粉香味，又像是洗发香波的味道。嗅觉是人最有想象力的知觉，这种想象让英俊有些醉魂酥骨。

刘思宁把领班找来，低声交代了几句，英俊便被服务生领进了一个总统套房。服务生上了杯茶水，恭敬地说，先生请稍等，我们马上安排一位小姐给您按摩。英俊并没有回答他，服务自管退出房间，轻轻带上了房门。

英俊带着紧张和兴奋，开始仔细端详套间里的陈设。套房的外间有一对沙发，一张床，沙发对面是一台彩电。里间墙角有一个扇形的大浴缸，两三个人同时泡澡不成问题，另一个墙角是一个小木屋，上面写着桑拿房三个字。

这时，屋外有人敲了三下门，一位小姐飘然而至，她把一套睡衣、睡裤和一条一次性内裤放在了沙发上，嫣然一笑说，08号很高兴为您服务，先生是先洗澡还是先按摩？英俊问，按摩怎么按？姑娘笑了，脸上露出了两个酒窝，她说，就在这里按呀，不过，你得先把你的衣服脱了，换上这里的衣服。英俊想想，一个女人在这里站着，他怎么换衣服呢？问她吧，又怕露怯，他赶忙就说，那我还是先洗澡

吧，那我洗澡的时候，你干什么呢？姑娘又笑了，她说我可以陪你一起洗呀，说着，她用手腕儿上的橡皮筋把头发挽了起来，露出了长长的脖项，显出性感而妩媚的样子，这让英俊想起了一幅经典油画里的浴女形象。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会出卖肉体？她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吗？当她第一次赤身裸体地面对一个陌生的男人会感到羞耻吗？她现在的羞耻心又上哪儿去了呢？她将来还会爱一个人或被一个人爱从而获得爱情吗？英俊几乎对这个姑娘产生了怜惜之情。正当他浮想联翩之际，那姑娘又开始宽衣解带，褪去自己的裙装，英俊连忙阻止她说，等一下，你这样要多少钱啊？姑娘说，你不用付钱的，你只要在这个单子上签字就行了，你是老板的客人。英俊拿过单子一看，上面分了三栏，分别是净桑、按摩和全套。英俊“采访”了半天才弄明白，净桑就是一个人洗澡、自己蒸桑拿；按摩就是洗完了、蒸完了，再请小姐来捶捶背、按按腰；至于全套嘛，用姑娘的话说就是“这叫特殊服务，你想怎么样都行”。英俊不解地问，包括干那个吗？在这里干那个安全吗？问这话时，英俊脑海里浮现出了公安人员在昂义县抓人时破门而入的镜头。到时，衣不蔽体的他一定会被警察粗暴地从按摩床上拽来起再被扔到门外，然后被广大群众围观。

可那姑娘温存体贴地告诉英俊说，公安不会来查的，我们老板关系硬。此时，这对男女，一边是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另一边是浮花浪蕊，投怀送抱，面对这等架势，英俊将会怎样处置这个轻薄女子呢？

英俊用灼热的眼神，像一台X光机那样隔着衣裙扫视着姑娘的身体，恨不得把姑娘一眼看透。这时，他只要在“全套”上划一个钩，就能让姑娘褪去全部的遮拦，让一个青春的胴体在他面前一丝不挂，一览无余，他几乎无法抵挡这种诱惑，他的内心在做着最后的盘算和斗

争：我在“全套”上划了钩，刘思宁肯定会看见，我等于就是承认自己在这里嫖了娼啊，这不是一个把柄落在了刘思宁的手里吗？他还想起了那回采访归来，上面感觉口渴得很，下面却憋着一泡尿。可是口再渴也不能喝尿呀！因为图一时之快而去嫖娼，那不等于饮尿止渴吗？最要命的是，我英峻在刘思宁面前，一直是一本正经、百毒不侵，可这一下子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来者不拒的酒色之徒呢？再说了，眼下这种淫乱场所正在开始流行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艾滋病，天知道就这么一次和女人不洁净的肌肤之亲会不会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这时，英峻脑海里还浮现出了易主任的形象，他正在例会上对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严峻形势进行内部通报：自1985年中国内地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截止到1994年10月底，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1550例……易主任传达的是时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钱信忠的讲话，这些数字在当年还是秘密，记者们只是听听而已，不能记录，更不能外传。中国最牛的深度报道节目《焦点访谈》在1994年12月4日第一次播出了有关艾滋病题材的节目——《艾滋病——向全世界挑战》，内容不外乎是政策宣讲和政绩宣传的老一套，而对于发病人数却守口如瓶。

不过，就是这个“秘密”数字，倒是把差点儿成为嫖客的英峻给吓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早一点儿公布这些数字，会把更多的嫖客吓住呢？嫖客也有知情权啊！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只要三思而后行，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是放弃。英峻在一阵磨磨唧唧之后告诉08号姑娘，我们今天还是就做一个按摩吧。英峻到里屋关上门，换上了姑娘送来的睡衣、睡裤，心里还在祈祷：千万别染上性病，性病可不是工伤啊。

躺在床上，英峻享受着姑娘从头到脚的伺候，推、拿、揉、捏、敲、拍、压，姑娘变换着按摩的手法，让英峻体味着女人的柔软和温情，他忽然想起了江月。是啊，这么些天不见江姑娘，她现在在干吗呢？在这样的风月场、色情窝，他觉得自己还在琢磨着江姑娘，这说明江姑娘还是挺有魅力的。

从桑拿房出来，英峻感到自己收获颇丰。一来，面对可以省掉爱的艰辛和责任而直接获得性满足的机会时，他放弃了“嫖”的“权利”，英峻因此为自己的高尚情操而感到自豪；二来，他弄清了蒸桑拿就是在一个小木屋里，把水浇在炭火上，用蒸汽提高室内温度，以利于排汗。

洗完桑拿已是夜深人静了，刘思宁开着一辆丰田面包车送英峻回家，他的双眼注视着前方，像是在专心开车。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英峻觉得应该把今天自己在桑拿房超凡脱俗的表现告诉他：

“刘总，你那里的小姐真猛，一进去就要自己脱衣服，吓了我一跳，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上这阵势。”

刘思宁笑了，他说：“是吧？呵呵，我交代他们一定要把你服侍好，感觉怎么样啊？”

“什么感觉？”英峻这是明知故问。

“你没让小姑娘给你销销魂啊？叫到你屋里的小姑娘可是我们这里的头牌啊！”

“想是想来着，但是没有下定决心。”

刘思宁这才回了一下头：“为什么？你难道还是处男？”

英峻沉默了，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回答是与不是都会让人笑话，英峻迅速找到了一个新理由：

“刘总，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洁癖，这都是父母当医生给落下的，在我们家，饭前便后要洗手就别说了，到了我们家呀，摸了钱要

洗手，打了扑克和麻将要洗手，摸了猫要洗手，跟别人握了手也要洗手，一天到晚就让洗手给忙死了。我们家的人从外面回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外衣、外裤换下来，穿上自己家里的衣服才开始四处活动。我外婆教我喝水要把整个嘴巴都放进茶杯里，免得下嘴唇接触到茶杯口儿上。我左脚发现了脚气，我妈就给我准备了一块新的擦脚布，说是专擦右脚，左右脚得分开，免得交叉传染……”

刘思宁听着听着就乐了：“你们家的人活得真够仔细，累不累啊？那有洁癖跟找姑娘销魂又有什么关系呢？”

“啊？这还用问？这小姐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你知道她有没有性病、艾滋病啊？我们家的人握完手都要洗手，你说怎么可能跟来路不明的人干那个呢？”

“那你就只当是跟小姐握了一次手嘛，洗干净就是了，享受的时候搞好防护措施就没问题了。”这趟桑拿倒是一下子拉近了两个不同时代男人的距离。英俊顺势给刘思宁说起了古人洁癖的典故：元代山水画家倪云林因为洁癖而一向“不近女色”，但是，有一天，他忽然看中了金陵一位姓赵的绝色歌姬，把持不住，便约来留宿，先叫她好好洗澡，然后从头摸到脚，边摸边嗅，总觉得哪里不干净，要她再洗，洗好了检查，还是不放心，于是再洗，折腾到天亮，最后什么也没干。古代还有一个家伙洁癖得更是过分，用担子挑来的水，他从不喝身后的那桶，因为他觉得挑担子的人会放屁污染了水源。

说着，说着，车很快就开到了英俊家的院子外，刘思宁把车熄了火，在黑暗中转头看着英俊，深有感触地说：“小伙子，你将来肯定有前途。”

英俊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他静静地等着刘思宁往下说：“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定力也不错，业务上也全面，能说会写，将来肯定

能成大器，邵年比你是差多了。你在报上写的东西，我也看过，像什么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还有写《孽债》的那个作者……”

“啊，您也看报啊？”这话脱口而出之后，英峻就觉得失言了，他赶忙随机应变道，“我以为《春江日报》只有政府机关的人才看呢！”

“你不相信吧？我还看《人民日报》社论呢，社论就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知不知道？不要以为做生意的人只谈生意，我们企业的文化建设，不瞒你说，也搞得不错。”

刘思宁掏出了他的折叠式名片递给英峻，名片的背面印着两行字：“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两者的完美结合是我们的经营理想。”

英峻觉得这话似曾相识，孔子在《论语》里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难道刘思宁的经营理念是从这句话“克隆”而来的吗？看来他刘思宁并非是酒囊饭袋啊。

“小伙子，今后要多关心关心我们企业，银都大厦会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比如说企业文化建设，怎么就不可以做一个节目呢？”

临别时，刘思宁打开面包车的推拉门，叫英峻把那幅《荷花》图和对联拿回家去。英峻本能的反应就是喜悦，他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真没有想到，一句玩笑话，您还当真了呢！

这天晚上，英峻睡意全无，他躺在床上一直盯着瑰丽的《荷花》图看个没完，喜欢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关灯睡觉了，他还是睡不着。一个光洁、白皙的身子总是一丝不挂地在他眼前晃动，那是桑拿姑娘的身影，就是挥之不去。结果，英峻梦见了江月在油画中一样美丽的荷花池里游来游去。

第十二章 时政记者

时政记者就是那个专门给大人物抬轿子的轿夫吗？

这轿夫到底是个苦差事还是美差事呢？

1995年9月1日，正是春江宾馆举行五十周年大庆的日子。英峻第一次从时政组接受了任务前去采访，新闻部接到通知说，省长助理孙忠要出席这个庆典。

英峻和时政组的专职摄像老朱提着机器走进春江宾馆大厅时，省长助理孙忠站在那里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啊哈，英峻记者，又见面了。”孙忠和蔼可亲的举动明确地向大家表示他和英峻是老相识了，这让英峻很是受用。

孙忠接着介绍身边的官员：“这位是你们的刘副省长，你们应该认得吧？”

“我们常在电视上见到。”英峻腼腆地回答着，便恭敬地走上前和刘副省长握了手说，“刘省长好。”英峻心里直纳闷儿：不是说只有孙忠出席这个庆典吗？怎么副省长也来了？

刘副省长名叫刘玉清，是春江省主管旅游的副省长，今天是协助分管旅游的省长助理孙忠在洪州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所以他说：“今

天要隆重推出的是孙省助。”

刘副省长的意思很明白，今天他过来是要把孙省助扶上马，送一程。话题一旦落到了孙省助头上，就自然又要扯到英峻的杰作《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刘副省长这时就当着大家夸奖孙省助接受采访从容不迫，声情并茂。

孙忠自嘲地说：“我那天看了电视就害怕，他们记者的摄像机清晰度就是高，我脸上的皱纹都看得那么清楚，就像是用放大镜在照，我还真担心组织部会来重新考察我，看是不是谎报了年龄哦。”

在场的人开怀大笑起来。官员有官员的幽默，年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年龄这笔财富，官员们才不贪恋呢，拥有年龄越多，离告老还乡就越近了。英峻看见自己惹领导不高兴了，就赶紧贴近孙忠，小声地说：“孙省助，当时在船上采访，只能那么近的距离，可能把您的头像拍得太大了一点。”

孙忠低头听了英峻的话，拍着他的肩膀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节目反应不错。”然后他对着刘副省长他们说：“记者跟我解释说是船上地方小，镜头离得太近，就把脑袋拍得太大了，不是因为我老。”大家听了，又笑了起来，刘副省长还笑得咳嗽了起来，咳完了，刘副省长还指着英峻开玩笑说：“那你可不能乱批评记者，他们那个于建荣知道了，可是会扣他们奖金的。”大家听了，又笑了起来。刘副省长说的于建荣是春江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电视台台长。

领导们如此平易近人，英峻一下子也仿佛成了他们圈子里的人，他在受宠若惊之余，略微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是啊，一个习惯于在电视上看领导们开会、视察和慰问的普通人，突然这么一下子要和省领导们站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叫谁也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呀。从位置上看，英峻小心翼翼地站在孙忠右手稍靠后一点的地方，但是总的来

说，他依然是站在领导们的圈子里。这时，许多人想到这个圈子里来说上两句话，可他们就是插不上嘴呢，你看，那些厅长、处长们不是和摄像老朱一样，只能远远地站在这个圈子之外作壁上观吗？

上午九点半，庆典正式开始，没有乐队，没有舞队，没有锣鼓，没有彩旗，一切显得俭朴而低调。领导们一字排开站在宾馆主楼的凉篷下，到场观礼的也仅仅是着装整齐的宾馆员工。凉篷上挂着的横幅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庆典，而是“春江宾馆庆祝开业 50 周年捐资助学仪式”。

仪式由春江宾馆总经理王子庚主持。仪式第一项，介绍嘉宾，除了省里的领导之外，还有一位山村教师刘绪保，这显然是按照英峻的策划邀请的；第二项是宣读贺电，介绍宾馆发展情况。不幸的是，王总经理可能是由于紧张，出了一个天大的差错。他念的稿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全国宾馆饭店业协会、北京饭店、上海锦江饭店等 30 多家同行给春江宾馆发来了贺电”，可他竟然把“贺电”说成了“唁电”，他自己也没有纠正过来。当时，会场上没有人哑然失笑，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更没有发生骚动，包括省领导在内，大家都装聋作哑，就跟没听见有人说错了话一样，这让英峻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那以后，英峻跟着领导参加的活动多了，才发现好多干部主持活动，一紧张什么胡话都说得出来，别说“贺电”跟“唁电”会弄错，就是“花圈”和“花篮”也分不清，更糟糕的是会把“国歌”说成“国际歌”，“开幕”说成“闭幕”。兴许，大家是见怪不怪了吧。

仪式第三项是捐款，王总经理当场把一个硬纸板做成的 20 万元支票模型交给刘副省长，刘副省长又交给了山村教师刘绪保，拿到支票后，刘老师激动地说了一圈儿感谢这感谢那的车轱辘话，最后他说：

“宾馆的同志昨天把我从县城接来，我就住进总统套房里，那么大的床，睡在上面冬软冬软(洪州方言：很软很软)，我就睡不着，我为我们春江省洪州市有这么好的宾馆高兴得睡不着，下次，就是美国的总统克林顿来我们洪州，住我们的春江宾馆，他肯定也会满意的……”看来，刘老师还把英峻上回撰写的通稿精神吃得挺透。

仪式第四项是请省领导讲话。王总经理说完“下面请刘省长作重要讲话”，就带头鼓起了掌。刘玉清并未在掌声中走向话筒，而是示意让孙省助讲话，孙省助则谦让说，省长来了就请省长讲，两人在上面就互相伸着手礼让了起来，站在下面的宾馆员工就再次鼓起掌来，不知道是赞许呢，还是在催促。

原来，省旅游局在庆典仪式前通知春江宾馆，省领导只有孙省助一个人出席活动，可是举行典礼的头天晚上，副省长刘玉清方面突然传话说，他也要参加这个活动，而旅游局把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已经发给了孙忠。没辙，旅游局又向省政府办公厅请示，到底让哪位领导讲话，刘副省长办公室答复说他只参加仪式不讲话。可到了真正主持仪式，王总经理又习惯性地直接请主管旅游的刘副省长讲话，这才弄得两位省领导好不尴尬。

礼让的结果是，刘副省长只得清了清嗓子来了一段即席讲话。

最后，总算按仪式程序轮到孙忠讲话了，他掏出讲话稿，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没有脱稿，也没有发挥，一点儿也不生动，今天的这个孙忠和那个在新城县的孙忠简直判若两人。英峻想起了刚才孙忠关于自己满脸皱纹的玩笑，想起了他会因为副省长让他先讲话而变得局促不安，他觉得回到省城的孙省助似乎有所顾忌、有所拘束，这时，他更加确信，能够采访到省领导有感而发地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肯定就是误打误撞，而这样的误打误撞对于记者来说，

真是千载难逢啊！

这天晚上，英峻来到时政组的处女作在《春江新闻联播》顺利播出，标题是易主任亲自拟定的：《春江宾馆节俭办馆庆 省下费用捐资助学》。在这条新闻中，刘老师入住总统套房的细节被易主任大笔一挥给勾去了，按他的要求，英峻在新闻导语之后便对两位省领导的讲话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述：

.....

副省长刘玉清、省长助理孙忠出席了捐资助学仪式并分别讲了话。

省长助理孙忠在讲话中说，春江宾馆已经走过了 50 年的风雨历程，50 年来，它对我省宾馆饭店行业的接待服务水平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今后，春江宾馆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搞好经营管理，规范各项操作程序，完善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努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副省长刘玉清在讲话中指出，春江宾馆 50 年馆庆不搞庆典，而是将省下来的 20 万元费用捐资助学，这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企业文化。他希望春江宾馆全体员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要加快发展，早日成为五星级酒店，实现我省在五星级酒店上“零”的突破。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朱法文报道的。

两位省领导的讲话，说起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易主任的点拨、指导和帮助下，英峻对刘副省长的讲话进行了合理的归纳、整理、补充和完善，很快就写出了这样一段朗朗上口、掷地有声、耳熟

能详却又似曾相识的新闻语言。听着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播报，英峻心怀的是一种新鲜与兴奋，他觉得自己新闻写作的风格真是变化多端，昨天穿的还是连衣裙，今天摇身一变就穿上了中山装！

更让英峻兴奋的是，跟邵年在一起拍关系稿，他们只能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地扭角度，而在时政组拍新闻可以毫不费力直截了当地直奔主题，那个居心叵测搞新闻的时代对于他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英峻的兴奋引起了邵年的不满，他不希望看到英峻背叛他们过去那种亲密的合作。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永恒的利益。当邵年觉得英峻在背叛他们的共同利益时，他在心理上一下子就把英峻当成了对立面，他迅速地组织了尖刻的语言试图摧毁英峻对于时政新闻刚刚产生的一点儿美好感觉：

“记者就是抬轿子的轿夫，你以为你抬过什么大人物就了不起了？坐轿子的人对抬轿子的人根本就不以为然，对他们来说，哪个奴才来抬轿子都一样，反正都是坐。”

这话果然伤了英峻的自尊心，英峻觉得孙省助肯定不是那种人，他对英峻他们是那样地诚心诚意，这次在春江宾馆碰上了，孙省助还叫朱秘书问英峻，想让孙省助给英峻和魏云题个什么字，而题字的事情是孙省助在新城县视察时主动提出来的。

英峻心里狠狠地说，抬这样的坐轿人，我就心甘情愿，怎么啦？你邵年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比我早来电视台一年整，却被人家从时政组赶到了社会新闻组，整天价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跟你才不是一路人呢！

“我从来都没有指望坐轿子的人把我怎么样呢，”英峻显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就像我爸爸给人看痔疮，省长的也看过，农民的也看过，不分高低贵贱，对于医生来说，屁眼儿都一样，他们都是病人，我爸

爸这样的医生从来都没有指望着说要病人对他怎么怎么样。”

英峻的爸爸是春江医学院附属医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那是一位眼里只有疾病和病人的医生，他的责任心叫家人都无法忍受。每次给病人做完大手术之后，一听到电话铃声，他就心惊肉跳，他是担心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或是其他什么问题。有一次英峻开玩笑说，爸爸这么紧张，只怕是他担心把钳子落在病人肚子里了吧？为此，英峻的妈妈又让英峻接受了一次传统教育的洗礼。

这一次次洗礼，让英峻和邵年相比起来，多了一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味道。当然，只是一点点而已，对于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名利双收，英峻不神往也不抗拒，比起邵年来说是含蓄了许多。上次采访沈国放时听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让他记得牢牢的，什么“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韬光养晦”，这都成了他的立身处世之道。

当然，凭此道对付歹人可以，对付恋人可不厚道。在英峻离开洪州的日子里，人家江小姐几乎每天都不辞辛苦地给他的传呼机上发来代号“521”（我爱你），英峻看后不过莞尔一笑，又忙他的工作去了。他清楚她已经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毛姆在他的小说里说：“爱情是一种疾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江月已经病得不轻，只是没有病入膏肓。她在给他打电话时，总是叫他“大忙人”，这是聪明的女人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她用她的宽容默认了他对她的冷落。

英峻常常为此感到有些内疚。这天，他早早地约好了和江月共进晚餐。可是，临近下班，刘思宁的电话来了，他叫英峻晚上一起吃饭，他说，今天出席饭局的全是他在金融界的同学，工行、建行，什么银行的都有，现在他们全都是各单位的头头脑脑。刘思宁最后还特别强调，还有你的老朋友，洪州工行的行长李锦华，加深一下了解，

能来就来吧。

英峻动心了， he需要和金融界建立联系。于是，他马上打电话推掉和江月的约会。为了“事业”，英峻总是愿意牺牲“爱情”。

“拉兹被‘双规’了，肯定又得牵出一大帮人。”

“不会吧，现在洪州金融界逮捕了两个，刑拘了三个，听说进去后嘴巴还算紧。”

“紧缩银根，朱镕基让我们银行的好日子到了头。”

“经济软着陆，‘着’得了吗？”

金海岸海鲜酒楼的一间豪华包间里高朋满座，刘思宁和他的这帮银行学校的同学们把一个饭局变成了金融界的反腐情况通报会。大家说到的“拉兹”是他们一个同学的外号，取自上世纪70年代末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人公，拉兹曾是这帮同学中最会追女孩儿的一个，也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年轻轻就官至春江省建行商业信贷处处长。不过，这次因为在放贷时受贿算是栽了。

英峻在这个饭桌上比那小碟的凉菜还受冷落，这时，只有东道主刘思宁还会理会他。

英峻问身旁的刘思宁：“什么叫‘双规’啊？”

“‘双规’都不知道？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纪检部门交代问题。”

金融家的饭局，英峻根本就插不上嘴，一是专业不对口，二是年龄不赶趟儿。人家一桌人都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而且都是昔日同窗，他们没大没小，或直呼其名，或喊外号儿，东拉西扯，满口术语，什么“紧缩银根”、“软着陆”和“宏观调控”……银行的行长、处长、科长们根本就忽略了英峻的存在，他们完全沉醉于热烈的讨论之

中，脸上透着兔死狐悲的哀怨。

英峻感觉洪州金融界像是出了大事儿，饭桌上有人像心怀鬼胎的犹太，也有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洪州工行的行长李锦华搁下筷子，略显沉重地说：“紧缩银根，银行管理上的漏洞就会一个个浮出水面，屁股上没有屎的人就不怕。”行长此时并不忌讳这是在吃饭。

什么是“紧缩银根”？英峻压低声音问刘思宁，刘思宁又小声给英峻解释说，“紧缩银根”就是银行的贷款收得多放得少，而以前呢，是放得多收得少，信贷员的日子好过得很。过去，好多企业是和银行信贷员勾结起来，套取银行贷款，到期还不了，就用新贷款还旧贷款，只要资金链不断，一直放贷放下去就不会出事，现在这个紧缩银根呢，就好比是釜底抽薪，资金链一下子断了，不出事才怪呢！

今天在座的，只有洪州工行的李锦华是单位的“一把手”。他只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听着昔日同窗们的闲聊和瞎扯，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在饭桌上起着主导作用，他的插话不多，但大都是结论性的，诸如“这个情况你们不了解”，“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这样说为时尚早”……饭桌上并没有一个人真正是他的部下，但是也没有谁反驳李行长。“金融界反腐情况通报会”开到高潮时，李行长果断地中止了大家的讨论，他半开玩笑地说，饭桌上还有一个新闻记者呢，你们当心名记给你们曝了光！

话题终于扯到英峻头上了，这让英峻精神一振，他觉得自己可以换一副面具出场了。

英峻戴了一晚上“谦虚”的面具做倾听状，如今可要换上“博学”的面具侃侃而谈了，他顺着李行长的话说：

“曝不曝光可不是记者说了算，我们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科学的理

论和正确的舆论，反正记者是把不了关，都是领导的事情。”

李锦华对英峻的排比句好像一下子没有全听清：“你们宣传界的这些条条框框还真多，我听一遍都记不住。”

“领导不能这么说嘛，新闻界条条框框多，我们金融界的条条框框更多，要是让记者去看我们的贷款通则，他们肯定也是皮带上没眼儿——系(记)不住嘛！”刘思宁在一旁插科打诨，众人哈哈地乐着，满桌人只有刘思宁不把行长当领导。

“英记者不错，是属于那种有思想的人，要是有人栽培的话，前途无量啊。”李行长说这话时并没有看着英峻而是看着桌上的菜，弄得英峻想谦虚一下说声“行长过奖了”，却又怕行长只是随口说说，自己的谦虚反倒渲染了行长的表扬，夸大了领导的赏识。他这么一犹豫，饭局一下子冷了场，刚才的热烈气氛顿时不见了。

李锦华这时接着说：“英记者，你上次采访孙省助，他老人家说灾区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看可能不行吧？一个省领导怎么能这么讲话嘞？”

英峻忙说：“这个采访属于误打误撞，关键是我们当时把他摁在了洪灾的现场，打开机器就问，他触景生情，一不留神说了过头话，要在办公室他肯定不会这么说。”

“你们这些记者，说得不好听，就他妈的会乘人之危，为了弄条好新闻，就不顾人家死活。要是在‘文革’，孙忠说这话不就打成右派了？政治生命全完了。”刘思宁很是为孙忠愤愤不平。

英峻没有理会刘思宁，他看着李行长说：“我还发现一个怪现象，孙省助在灾区视察时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怡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可回到省里就像换了一个人，昨天他和副省长一起参加春江宾馆五十周年大庆，刘玉清叫他先讲话，他还不肯，在台上推让了半天，

最后也只是干巴巴地念了一遍稿子，好像还挺紧张。”

记者总是喜欢把自己经历的大场面或是大人物的某个细节当成谈资告诉别人，这是证明自己职业价值和自我满足的一种好办法。李行长听着英峻的描述，夹了一根青菜送进嘴里，慢慢嚼着说：“英记者可就不懂了，当官有当官的难处。科学家做实验，失败 99 次，成功一次就名垂青史了，可是官场上，成功了 99 次，哪怕失败一次，前面做的事情全都白做了。老百姓看到当官的哼哼哈哈、唯唯诺诺就会取笑人家，其实他们不知道啊，官场上经不起失败！”

李行长这等惊人之语堪称经典，这可是平庸之人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呀！晚上回家，英峻把这个难忘的饭局见闻写进了日记：“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大课堂，那么今天的饭局简直就是一个提高班，本以为我和李行长是棋逢对手，仔细一想也只能甘拜下风，人家关于官员难当的比喻那才叫深刻呢！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活到老，学到老啊！”

这天的晚饭，一直吃到十点多。到了最后，酒桌上觥筹交错，杯盘狼藉。除了李行长和英峻，每个人都醉眼朦胧，口僵舌木，说起话来不是心口不一，就是词不达意，而且伴随着大呼小叫，唾沫星子乱飞。

农行的一位哥儿们端着酒杯，一个劲儿地劝李行长喝酒，行长直说喝多了，喝多了，这位劝酒不成，遂生歹意，竟然借着酒劲儿信口雌黄，大放厥词：

“你李锦华是当官儿了，看不起我这个同学了？！”说完这话，他扭头看了其他同学一眼，用手指着李锦华说，“哎，大家说，他现在是不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烟酒基本靠送……工作基本稀松，啊？当年的李锦华是不是已经脱离了我们无产阶级劳苦大大

众了？”

“工作基本怎么啦，我没听清楚，这个段子好。”有人还对劝酒者的“段子”发生了兴趣，如饥似渴地向旁边的人讨教着。

“是劳苦大众的就喝酒！”酒桌上还有醉汉唯恐他人不醉。

眼看大家醉不成欢，东道主刘思宁站出来力挽狂澜：“喝酒就喝酒，不要搞阶级斗争！”

最终，李行长和大家一起干掉了杯中酒，一桌人这才醉醺醺地作鸟兽散。

临别时，李行长紧紧地抓住英峻的手说：“小伙子，不错，才华横溢啊。”英峻微笑着，很礼貌地客套道：“领导该不会说的醉话吧？您早点回去休息。”

李行长说：“这绝对不是醉话。”

一旁的刘思宁喝得酩酊大醉，他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一把推开李行长大声嚷嚷着：“英记者，我交给你的任务可别忘记了！”

“什么任务啊？”

“啊，就忘了？下次把孙省助也拉来啊，李行长作陪，我们照样把他灌醉，行长升官，我们发财，大家都OK！”

李行长听了刘思宁的话，淡淡地说了声：“孙省助要真来，我一定作陪。”然后便消失在了灯红酒绿的夜色中。

这时只剩下刘思宁站在酒店门口目送着英峻上了出租车，他嘴里还叨叨着：“记得啊，下次带孙省助来，一定啊。”

英峻感到好笑，省长助理又不是我爸爸，说带来就带来的呀？

第十三章 围 城

为什么时政组成了围城，在外面时羡慕不已，在里面时又觉得无聊？

一盏霓虹，两个记者，他们会发出怎样令人惊异的感叹？

“千里‘江铃’一日还”，这是洪州闹市区最耀眼的一个霓虹灯广告。

有一天，当夜幕降临，英峻看到它一闪一闪地变幻着色彩和身姿，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闪烁的霓虹灯，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只是在既定的时空里重复着既定的舞姿，周而复始地传递着既定的信息。

自从被领导派去当省长助理孙忠的“跟屁虫”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他和孙省助大约一个月见十次面，基本上都是开会和考察，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这些开会、考察变成十条新闻去完成任务，可是，正是这不费吹灰之力使得英峻感到有些沮丧。

这些天，这种沮丧让英峻时常会想起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他后悔上大学有闲工夫时为什么就没有去读读《围城》。几年前，电视里播放陈道明主演的连续剧《围城》时，一开篇就有钱夫人杨绛写的片头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

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英峻觉得，时政组就是一个围城，在外面的时候羡慕，在里面却觉得无聊。

这天快下班时，他的脑子里闪过了江月，他觉得应该约她出来坐坐。正在这时，江月打传呼找他，这让英峻有些吃惊：我想着她的时候，她正好也想着我，莫非我们之间真有心灵感应？

黄昏，两人在广播电视中心后花园的长椅上并肩而坐。初冬的南方，天气介于凉爽和冰冷之间，花园里的秋菊还在傲然挺立，孤独地抗拒着冬天的来临。这个后花园是电视台的外景地，常有记者跑来做口播或是进行人物采访，如今下班了，这里很安静，只有鸟儿在周围啁啾。

英峻看了一眼江月，脑子里盘桓着的还是“围城”，他顺口问江月看过《围城》吗？江月说前两年“围城热”时她还真看过这部小说。英峻有些喜出望外地问她，那“围城”的典故在小说里是谁说出来的呢？原话又是怎么说的呢？江姑娘告诉他，“围城”的典故在小说里是一个叫苏文纨的女博士说出来的，原话怎么说的，她也忘了。接下来，两个人就顺着《围城》谈起了电视剧的主演陈道明，顺着陈道明又谈起了陈道明的老婆杜宪，从杜宪又扯到了赵忠祥，还有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恋爱嘛，闲扯就是过程。不过，今天出人意料的是，闲扯之中，江月没头没脑地向英峻发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邀请：“你这么想知道‘围城’这个典故的出处，要不然，今天我就把书给你吧，书就在我的住处。还是先吃了饭再说吧。”

江月的住处离春江电视台并不远，她住在四楼，二楼、三楼的楼道灯坏了，黑暗之中，江月拉着英峻的手把他领上了四楼。

江月的房间是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客厅不大，但是很整洁。

屋里还散发着幽幽的甜香。沙发上方挂着一幅国画《一樽还酹江月》，多情的苏东坡正在感叹人生如梦，并洒一杯美酒祭奠江上的明月。

江月，一樽还酹江月，多美的诗情画意啊！江月见英峻正在赏画，便解释说，这画是爸爸的一位朋友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名家之作。英峻听了，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江月的卧室门开着，双人床上躺着一个半人高的玩具狗熊，想必江月每天就是搂着它睡觉的吧，这让英峻心里有些嫉妒。英峻小声问，跟你同屋的室友呢？江月说，她出差了。

江月泡了两杯绿茶放在了茶几上，转身就跑到里屋打开了音响。英峻盯着玻璃杯看茶叶一片片沉到杯底，很快就闻着了芬芳四溢的茶香。

江月从里屋的书架上找到了《围城》，殷勤地递给了英峻说，“围城”的出处就在第三章。原来，在第三章的后半段，小说里的苏文纨接过另一个人的话茬儿说，结婚离婚的事，就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总是让人联想到婚姻。江月美好地笑着问英峻，你想结婚啦？英峻摇头。她又变换思路，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着英峻问，你厌倦自己的工作啦？不会吧，记者可是无冕之王呀！这个女人真是不寻常啊，她对英峻在“城里”“城外”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英峻转头看了她一眼，一抿嘴，什么也没说，算是默认了江月的第二个猜测。男人是很不愿意被人看穿的，当他默许一个女人可以看透他的心思时，注定这个女人将对他很重要。

“我喜欢你这个样子，略带忧郁气质，而且善良、幽默。”江月平静地夸奖着英峻。

这段时间，英峻发现江月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女人，她很聪慧，但

总是聪慧得恰到好处，既不挑战你的自信，也不打破你的深沉，她总会让你在一种被崇拜的感觉中向她诉说你的心事。诉说心事总需要一种情调的配合，今天的情调正好，刚刚改名王菲的香港歌手王静雯在里屋轻轻地唱着《执迷不悟》，声音很透明，正应和着绿茶的淡淡清香……这种情调弥漫开来，你在空气中都能很容易闻到江月的女人味儿。英俊发现，他对她的好感正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和蔓延。

英俊顺势拉过江月洁白柔软的小手，两个人十指相扣，安稳地在沙发上坐着。英俊给江月描述了这样一座正属于自己的“围城”：刚当记者那一年，时政组记者大爷们的轻松、潇洒让他们这些跑社会新闻的记者看在眼里很是嫉妒，时政组跑的是“官新闻”，采访有车接、写稿有材料、开会有礼品、到点儿有饭局、往来无百姓、谈笑皆官员，无“热线”之乱耳，更不必为线索而劳神。如今，英俊一只脚也踏进了时政组，跟着省长助理开会、视察，他这才发现时政新闻竟然是这样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活计，根本用不着在大学新闻系寒窗苦读整四载。

中国人讲究排名，古时人有十等，官分九品，如今党政军六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省军区)领导也要挨个儿论座次排定顺序。新闻部的墙上就贴了这么一张排名顺序表，孙省助官阶正厅，排名在省领导中居三十左右，他单独参加的时政活动一般只能发简讯，简讯的时间比兔子尾巴还短，格式比照葫芦画瓢还简单。碰上会议新闻，英俊总是在会场上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几分钟就把稿子写完了。一般来说，他写作的格式是这样的：

全省_____会议于____月____日(如果担心会议不重要，一下子发不出去，干脆就自觉地把“____月____日”改成“近日”)在洪州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_____。

省长助理孙忠到会并讲了话，孙忠说_____。（在“孙忠说”之外，常用的还有“孙忠指出或是强调”或是“孙忠对于某问题提出了N点要求”。）

当然，什么时候用“孙忠说”，什么时候用“孙忠指出”、“孙忠强调”和“孙忠要求”，这其中还是有学问的。英俊这样总结，领导说“小道理”时就用“孙忠说”；领导说“大道理”时就用“孙忠指出”；领导说的“大道理”含有命令成分时，就用“孙忠强调”；领导说的“大道理”如果分了好几条，而且都含有命令的成分，就用“孙忠对于某某问题提出了几点要求”。

英俊说，搞时政新闻，仅仅需要这么点儿智慧也就绰绰有余了，傻子都能干！更令人汗颜的是，这样的新闻或许就没人愿看，没人愿听。孙省助讲话整天就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大力宣传、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突出重点、狠抓落实……这些套话简直就像万金油，在计划生育会上可以说，在殡葬改革会上也可以说，在创建文明城市时可以说，在“扫黄打非”时更可以说！英俊简直就是一个搬运工，一个文字搬运工，他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套话发生位移，把它们从会场搬到电视台，再塞进电视新闻里。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节庆报道，电视新闻里转来转去总是那么几个词儿，什么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欢乐祥和，张灯结彩，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春江大地处处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江月听完英俊的肺腑之言，松开了和他紧扣的小手，蹙着眉头问，《新闻联播》不也是这样说的吗？难道这样不对吗？听起来很是大气磅礴呀，你叫我写，我还写不出来呢！英俊有些生气了，难道你发自内心地很喜欢这样的新闻语言吗？江月笑了，谈不上喜欢呀，可

是，大家觉得《新闻联播》就应该这样说话呀，显得既正统又庄重，那依你看，《新闻联播》不这样说话，应该怎样说话呢？江月说话时总带着微笑，态度不卑又不亢。这就是她的味道。

英峻觉得，《新闻联播》不应该这么说话，但他一时也说不出《新闻联播》应该怎么说话，他觉得中国的电视新闻应该改变语态，但他并不知道这语态应该改成什么样子。毕竟，《联播》语言已经在观众心中形成了收视习惯，他一个小小的记者更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统揽全局、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指明方向。对不起，这也是《新闻联播》里的语言，用起来还真挺好使。

英峻眼看着从正面不能说服江月，他迅速想到从反面证明自己的观点：

“你还记得今年四月份，美国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办公大楼被炸毁，死了160多人吗？如果美国也有个《新闻联播》，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播新闻吗？”

英峻清了清嗓子，学着播音员的腔调开始播音：

“4月19号上午9时，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办公大楼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68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恐怖爆炸案。”这里的“我国”是指美国。

江月疑惑：“这跟我们的新闻没有什么区别呀？”

“别急，这是导语，区别在后面呢，”英峻接着又开始播报，“爆炸发生后，民主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克林顿总统迅速做出重要批示，批示要求俄克拉何马有关部门要尽力做好伤者、死者的治疗和善后工作，并责成联邦调查局迅速成立由局长亲自挂帅的四·一九爆炸案专案组，全力侦破案件，缉拿爆炸元凶，并依法从重从快进行严惩，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

“当天中午，俄克拉何州州长索托马约尔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古力特、范·巴斯滕和里杰卡尔德来到收治伤员最多的俄克拉何马人民医院，亲切看望了在爆炸中受伤的工作人员以及市民，并转达了克林顿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诚挚的祝愿。索托马约尔勉励大家要安心治疗，以便早日康复，尽快重返工作岗位，为俄克拉何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在场的医护人员，索托马约尔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给伤者提供一流的医疗设备和服务，尽全力挽救垂危伤员的生命。”

江月饶有兴趣地听着英峻的新闻播报，她觉得其中的四个官员名字有些耳熟，她问英峻是不是瞎编的？英峻得意地交代说，这四个外国人的名字是他急中生智、信手拈来的：索托马约尔是古巴跳高运动员，是他把朱建华二米三八的世界纪录给打破了；古力特、范·巴斯滕和里杰卡尔德是当年荷兰足球扬威世界的“三剑客”。江月倒显得宽宏大量，她不但不计较这种捏造，反而发自内心地佩服英峻的灵活机智和字正腔圆。她眉毛一挑说，这么些词儿你怎么都能记得住啊，真逗人，你们的新闻语言放到美国才发现挺逗人的。

“反证法”就是出其不意，这样的效果让英峻有些得意。英峻想起了在例会上听来的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个老记者的儿子天天跟着爸爸一起看《新闻联播》，结果用联播语言写了一篇作文。

刘官官班长昨日亲切看望刘小华同学

阳光明媚，鲜花吐艳，离六一儿童节还差两天。

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掌声不断。五年级一班班长刘官官、副班长张僚僚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文娱委员李美媚的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身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节日

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刘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小华的房间，饶有兴趣地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并连声说：“不错，不错，高科技产品就是有益于儿童的智力开发。”接着，班级领导和刘小华同学的父母亲切地拉起了家常。刘班长还愉快地回忆起七年前和刘小华在幼儿园一起学习和生活的往事。在交谈中，刘班长多次关心地强调：“刘小华同学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了，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刘小华激动地说：“感谢班干部的关心！我一定要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早日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去！”

随后，刘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地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了感染，唧唧喳喳地歌唱美好的生活。

中午，刘小华同学的家长买来香喷喷的牛肉干儿和清凉可口的鲜榨橙汁，宴请刘班长一行。席间，宾主双方就小学生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探讨。最后，刘班长还热情地邀请刘小华的父母在方便的时候到学校参观考察，刘小华的父母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这个段子，英俊听了一遍，只学了一个大概，江月被逗得咯咯直笑。当你用庄严的新闻用语来描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时，这幽默的效果还真是出其不意呢。这时，他真为自己的口才和表现力所打动，更为自己的模仿能力和即兴发挥所惊异。在江姑娘面前，他潜在的机敏、智慧也都激发出来了。这感觉多么美妙！

他期望这是一个缠绵、浪漫的夜晚，怀春的男人嘛，就像馋嘴的孩子一样想尝尝自己在某一个女孩儿那里没有尝过的东西，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此贪心。他觉得江月今晚就应该有理由情不自禁地向他投怀

送抱，他也下定决心要勇敢地迎接这场暴风骤雨！

不想，梦想突然结束，江月毫无征兆地下了一道温柔的“逐客令”：

“我们去吃大排档好吗？就到蛤蟆街，那里的田螺可馋人了！”说完她就起身到里屋去拿外套，像是急着就要出发。

蛤蟆街是洪州亮丽都市的一段盲肠，你从宽阔的象山路往南一拐，便从繁华拐进了市井。这条街长不过百米，宽度刚刚够两车相错，街边的饮食店铺，错落相连，一律因陋就简，食客就餐之地就如同建筑工地临时搭起的工棚。不过，作为医生的儿子，要让英峻去蛤蟆街吃大排档，他自然是心有余悸，因为他有洁癖。他不习惯大排档油乎乎的桌椅碗筷和露天的烹炒煎炸，他更不习惯那里的食客们透出一股子强盗般鲁莽的生活热情，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食客们用廉价的，一般是在卫生间里才用的卷筒手纸当餐巾纸，而且用完的手纸和吐出的骨头、鱼刺、田螺壳儿扔得满地都是，简直比公共厕所还肮脏。

可是眼下，对于江月他只能顺从，他只好硬着头皮说：“那好。不过，大排档我还从来没去吃过呢，以前嫌它不卫生。”

江月这时穿好了外套，她把杯里的茶水麻利地往卫生间一倒，还在水龙头上涮了涮杯壁上的残茶，然后把它们放回原处，她一边忙着一边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嘛，我的大记者，体验一次好不好？在那里吃煮熟的东西是不会吃出问题的。”

江月三下五除二地让屋里的陈设恢复了原状。她顺手关了灯，这就要出门了，走在后面的英峻把她又拽了回来。黑暗之中，英峻轻轻地带上了房门。他双手扶着江月的肩膀，让她靠在墙壁上，两人在黑暗中对视着。江月的脸有种清洁的美，像是一件细薄易碎的瓷器，黑

暗中竟然还反着光。你根本无法想象，她这样光洁的脸上竟然也会有毛孔。他的唇缓缓接近她的脸，他能感到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有些局促了，她闭着眼睛静静地等着。英峻脑海里浮现出老电影《马路天使》里赵丹和周璇的那一记热吻时，他们的双唇黏合在了一起。江月的唇就像成熟的蜜桃，散发着诱人的芬芳。英峻发现，接吻时江月还挺老练，到最后，她甚至还踮起脚，用两只手捧着英峻的双颌，像一个干渴的孩子在忘情地吮吸着茶壶嘴。

“好啦，你都快把我吃下去了。”有些失态的江月最后倒打一耙，嗔怪着结束了两个人的热吻。他们的热吻意味着什么呢？用《新闻联播》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时他们两人的双边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翻开了新的篇章。

这场恋爱也许是缘于一时的寂寞或是青春的冲动，不想，在几个月的相处中间，英峻无意中对江月也积蓄了感情，他情不自禁地真的走进恋爱的“围城”了。

江月挑了一家地上的手纸都快踩成纸浆的排档坐下，她说，看地上的纸巾就知道这里生意兴隆。英峻摇摇头，心想这里只怕是一天才打扫一回，就如同过年放鞭炮，鞭炮的碎屑并不急于清扫，好衬托吉祥喜庆的气氛。

他们大喊着叫来老板，各点了一碗皮蛋瘦肉粥，加上一盘田螺、一盘小龙虾，还有辣猪血、鲜鸡杂和鹌鹑蛋，一桌小碟子，好不丰盛！

在大排档吃饭就是热闹，人声鼎沸。这边，炒菜的铁勺叮当作响、煤油炉的烈焰呼呼上窜，那厢，招徕客人的呼叫声不绝于耳，自行车要行人闪路的铃声、吆喝声接连不断。一片嘈杂之中，想要叫来

跑堂的加一个菜，不高声断喝恐怕不行。再往下，要喝点儿小酒的话，电热水壶里热好了米酒，油腻腻的粗瓷蓝边碗一斟满，江湖豪气就出来了。还得注意了，碗没洗干净，打滑，得抓牢。

来这儿吃饭的各色人等，分不出三六九等和高低贵贱，一个个杳无遮拦，口无禁忌。你可以不讲仪态、没有吃相，可以随地乱吐、随手乱扔，虽然是亵渎文明，但是可以物我两忘。英俊忽然明白：这大排档吃的就是一种宣泄的氛围啊。他抬头深情地看着江月说：你让我感受了另一种生活。江月说，哼，那你怎么还不想来呢？

英俊在喧闹中呼噜噜地喝着稀饭时，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人未到，声先到：“模范不模范，从东往西看，东头吃烙饼，西头喝稀饭。”这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里的顺口溜。英俊听出了说话人的声音，回头一看，果然是邵年。

邵年的身后，站着新闻部的司机娄勇，还有一位春江大学的实习生王一羽。他们三个人拍完节目路过此地，就把摄像机扔到车里，跑来喝碗稀饭了。

洪州城并不大，热闹的去处也不多，对于碰上熟人大家一般也不会喜出望外。

英俊赶忙让三位坐下，又添了三双筷子，英俊问邵年：“今晚拍什么呀？怎么拍到大排档来了？”

邵年回答：“我们就是来曝大排档的光的；你看看，无证无照、占道经营、污水横流，英记者，亏你还吃得进？还有没有良知？还有没有责任感？”

英俊知道邵年这样装腔作势是在开玩笑：“你只怕是这个月完不成新闻任务了吧？”

江月在一旁插话说：“邵记者，你可得手下留情啊，人家下岗工

人摆一个摊子，自谋职业不容易啊！”

“哟嗬，听这口气，你们的关系发展得不一般啊，都夫唱妇随了。”邵年拿起了一个田螺，用嘴猛吸着里面的内容，“这么辣，还是来碗稀饭吧。”他转脸跟娄勇和王一羽说，“你们也来一碗吧？光吃田螺会辣死人的。”

喝着稀饭的邵年并不掩饰他的不愉快，他叹息了一声说，眼看月底到了，这个月紧赶慢赶，工作量还差3条，他这才连轴转，上午走街串巷拍了一条乱贴小广告的片子，下午在某派出所拍了一个抢劫、强奸案，晚上马不停蹄，又弄了一条《霓虹灯“缺胳膊少腿”影响市容》的新闻。

邵年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他们今晚拍到的霓虹灯，什么“春都火腿肠”成了“春都‘人’腿肠”，人腿做肉肠？谁敢吃啊？“汽车配件公司”成了“汽车配牛公司”，给汽车配牛？到底谁拉谁啊？还有“新天地商厦”成了“亲天地商厦”，亲天地？那得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脸往哪放呢？！最离谱的是“鸿庆轩”，三个字霓虹灯都出了毛病，成了匪夷所思的“鸟大千”，鸟大千？那人都干什么去了？至于“酒店”变成“酒占”，“宾馆”变成“宾官”，“洗浴中心”成了“先浴中心”，那都多了去了，一晚上拍都拍不完。

邵年的自问自答引得邻座的食客都喷了两次稀饭，江月夸邵年道：“你们记者真会找线索，在你们眼里，满大街都是新闻吧？”

邵年说：“不是死到临头，怕完不成任务，鬼才有这个灵感呢。你只要看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被拍成了新闻，要么是记者完不成任务了，要么就是电视台没新闻了。”

江月道：“啊，原来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还是哪样啊？至少春江电视台新闻部社会新闻组的记者

是这样，为了图省事，记者们都喜欢拍突发的事件性新闻，比如儿童溺水、居民楼着火、交通事故、凶杀案件，还有下水道阻塞什么的，只要把时间、地点、过程、细节一交代，再让现场目击的老百姓说上几句，一篇稿子就大功告成。至于像《霓虹灯“缺胳膊少腿”影响市容》的新闻，带有社会调查性质，不说拍起来费劲儿；那些没事儿找事儿的线索也不好发现啊。

那这些“人腿肠”、“汽车配牛公司”、“亲天地大厦”、“鸟大干”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

邵年说他昨天吃饭时，大家“轮语”（就是轮着说段子），一个家伙说一位领导到江苏江阴去视察。一天晚上，他去的单位叫江阴毛纺织印染厂。不想，该厂大门上的霓虹灯出了问题，“江阴毛纺织印染厂”中的“江”字不亮了，就剩下“江”字后面的七个字还亮着，这位领导一见到厂长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啊，你们厂的原材料可不好找啊。

结果，饭桌上的人一阵狂喷，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了洪州的霓虹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邵年把这些七拼八凑的信息都当成了今天的新闻素材了。

这时英峻可来了劲儿，他对邵年说：“我建议你到北京去看看，那里的餐馆儿喜欢叫什么什么居，比如五味居、能人居，要是霓虹灯一坏，就变成了五味尸、能人尸，宣传效果会更好。”

邵年说：“英峻，你别以为现在到时政组去了就可以幸灾乐祸了，你跟我说实话，拍时政新闻有意思还是拍社会新闻有意思？”刚巧，这其中的烦恼已经跟江月说过了，于是英峻敷衍邵年说：“有没有意思都是工作。”

邵年摆出语重心长的样子说：“我是替你担心啊，一颗春江新闻

界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就这样给毁了，要是再干上十年、二十年，你的语言肯定会退化，你脑子里只剩下了隆重召开、胜利闭幕、热烈鼓掌、亲切看望、进展顺利、圆满结束，还有什么扎实工作、成效显著、豪情满怀、群情振奋……”

“还有神采奕奕、饶有兴趣、意气风发呢！”江月还在一旁给他补充呢。

三个人说了半天，司机娄勇已经喝完了一碗稀饭，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想干记者，我们来干，是吧，王一羽？省委、省政府的会我们全包了。这是本台记者娄勇、王一羽报道的，多来劲啊！”实习生王一羽只是傻笑，看样子他是担心这么多会议他和娄勇包不下来。

五个人边吃边聊，倒是快活。就在这时，路边有人惊叫：大中大商场着火了！邵年撂下碗筷就跑到排档外面张望火情，大喊着：“真的着火了，赶紧！赶紧！！老天帮我完成任务呢！”

大中大商场就在蛤蟆街口往东 500 米的象山路上，英峻他们甩下江月，从采访车上取了摄像机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火场。此时，商场里的火还不太旺，有人狂叫着快打 119！那边又有人回答，打过了，打过了！邵年他们分开围观的人群就往火场冲，人群里发出惊叹：“记者的消息好灵通啊，烧起来没有五分钟呢。”还有人说：“我操，记者比消防队来得还早！”这话提醒了邵年，他对着火场拍了几个镜头，就赶紧叫英峻跟着他往外面冲，到了商场正对面的马路上，邵年喘着气说：“你在这里出个镜，说一段导语，到时消防车过来了，我就摇过去。你一定要说这句话，现在，第一辆消防车正在赶往火场，真他妈的雄壮，我们比消防队来得还早。”

“出镜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说明记者是恰巧路过火场？”

“麻烦你，千万别说，千万别说。”邵年一门心思就是要想办法突

出记者比消防队到得还早！

消防车的警报声远远地响了起来。

“各位观众，现在的时间是11月28号晚上10点48分，我身后的大中大商场在大约五分钟之前发生了火灾。”英峻站在人行道上，以火灾现场为背景，就着路灯开始出境，正在这时，一辆消防车闪着警灯驶向火场，邵年把镜头摇了过去，英峻的话还没断：“这时，第一辆消防车正在赶往火场，警方正在疏散火场周围围观的群众。”

“OK，独家新闻，这下消防队可出了大洋相了。”邵年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由于商场里堆放的都是易燃物品，火势一度失去了控制，里面的东西被烧得劈劈啪啪直响。在地面拍完了镜头，英峻他们又爬到离火场不远的居民楼顶上居高临下地俯拍。大火映照下的“大中大”商场招牌格外醒目，邵年像发现了新大陆：“英峻，火灾原因我已经替他们查明了。”

“开玩笑吧你？”

“起火的原因就是那块招牌。你看见没有，李欧题写的招牌，哪里是大中大？分明就是‘火中火’，不发火才怪呢！”

英峻定睛一看，果然，洪州市长李欧用毛笔题写的“大”字，在那一横上，起笔和落笔的一顿显然是有些过头了，真有几分像“火中火”。

这就是邵年，一个插科打诨不分场合的人，一个把日子过成段子的人。

有一回，他们俩一块儿采访洪州企业职工运动会。这运动会还挺怪，竟然还有打扑克牌的团体赛，结果他们采访过的亏损企业——洪州玻璃一厂所向披靡，一举夺魁。邵年见了他们厂的领队就说，您赶

紧回去跟你们裴厂长报告一下，你们厂连年亏损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领队一愣，问为什么？邵年提高嗓门儿说，从他们这么高的牌技就可以看出，贵厂工人上班打牌肯定是蔚然成风啊。结果是周围的人开怀大笑，领队跟着大家也笑，苦笑。

大火被扑灭了，姜勇和王一羽从单位也取来了电瓶灯。邵年说要拍些近景，就扛着摄像机往废墟里钻。大中大商场是由一个小型剧场改建而来，一共两层，将近两个小时的大火已经将二楼的改建部分烧塌了大半边。邵年他们刚走到商场入口处，消防队员就制止他们说：“记者不要进去，小心坍塌！”

邵年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就在门口拍几个镜头。”他便回头示意英俊打开电瓶灯。商场的入口处平常是一个卫生巾的促销台，大火虽然还没有烧到这里，但是，卫生巾的塑料外包装已经被大火炙烤得变了形。邵年边拍边往里面走，完全不理睬消防队员的忠告。英俊举着灯跟在后面还一个劲儿地提醒说：“不要再进去了，小心点！”

“你小子就是怕死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邵年的话音刚落，就听他惨叫一声，“哎哟，我他妈踩钉子上去了！”

邵年忍着疼痛还在拍着镜头，英俊安慰他说：“没关系，这钉子大火刚烧过，高温消过毒，肯定无菌。”不愧为医生的儿子，英俊还真是遗传了父母的职业病。

“去你妈的，就会说风凉话。”邵年拍完了镜头才龇牙咧嘴地从断壁残垣之中踮着脚退出来。在商场入口处，他把鞋子脱了下来，白袜子已经变成了血染的风采。他顺手从旁边的货架上拿过一包卫生巾麻利地撕开包装，取出一片贴到鞋子里说：“聪明吧，卫生巾又有了新用途，还能防侧漏，流量再大也不怕。”看来，邵年还是卫生巾广告的“发烧友”呢。

“一张不够吧？待会儿还要换呢，要防止感染发炎。”英峻叮嘱着邵年，活像是个大夫。邵年索性就把那包开了封的卫生巾一齐放进了挎包说：“这就叫趁火打劫，你说咱们劫点儿别的什么东西不好呢。要是楼被烧塌了，把我们压在下面，好不容易挖出来想评个烈士，这包卫生巾就会坏我们的名声，你说呢？”

英峻笑了笑，对于今天邵年的临危不惧和奋不顾身，他还是心存佩服的。

邵年脚底下垫着卫生巾，和英峻忙活了一个晚上。现场灭火指挥官、商场负责人好说歹说，也被他们当场拿下，接受了采访。凌晨一点，二人冲出重围结束了工作。此时，寒风吹来，一个激灵，邵年停下了脚步说：“哎，你等一下我，我得换卫生巾了。”

英峻笑了，这一晚上的遭遇可真够荒诞，这乐趣可是拍时政新闻无法比拟的啊。

洪州大中大商场发生火灾的新闻播出后，邵年和洪州市消防支队可谓不打不相识，两下里关系打得火热。

这天，消防支队宣传处的侯远东处长专门派车把邵年和英峻接到了消防支队开办的潇芳宾馆共进晚餐。

席间，这位肩扛中校军衔的侯处长眨着眼睛问邵年：“你们电视台离火场比我们远得多，为什么会比我们先到呢？我们开始不相信，后来是看了你们重播的新闻，仔细辨认了那辆消防车的车牌才相信的。”

邵年得意地说：“这只能说你们得到火情的时间比我们晚，晚到就是晚到，你们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英峻这时才明白，这顿饭吃的就是火场对面的那段出镜啊。侯处

长苦着脸说：“省消防总队的领导看到了电视新闻，把我们支队长大骂了一顿，说这次灭火出警太慢，你看人家记者都比消防队抢先一步赶到火场，太丢人了嘛！二位小老弟，现在消防安全压力太大啊，去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一次烧死了 323 个人，今年十月份为了这把火刚刚判了 14 个责任人，为这事儿，现又在搞消防设施安全的全国性大检查，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这里烧了一把大火，整个商场烧得差不多了，特大火灾啊，怎么下得了台啊？”

英峻问：“特大火灾？这个级别是怎么定出来的呢？”侯处长的话本意是想让记者能站在消防部门的角度多替他们考虑考虑，淡化火灾的社会影响，可是这个英峻还在不识相地刨根问底。

“这个你们可别追踪报道了，这次火灾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直接财产损失在 100 万元以上，直接财产损失在 100 万元以上的火灾就是特大火灾。特大火灾的次数压不下来，我们消防面对的压力你们是体会不到的，支队长这几天急得嗷嗷直叫！”

记者嘛，吃谁家的饭就聊谁家的事儿，本来就是图个乐儿，顺便学点知识。可是这顿饭吃到后来，大家都停住了手中的筷子，怀着饭局上罕见的哀伤，静静地看着侯处长，侯处长说起的是去年克拉玛依大火的故事：

1994 年 12 月 8 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委为迎接上级教育检查团，组织了全市中、小学生的文艺演出，礼堂里学生、老师和官员一共 796 人。演出过程中，舞台的灯光烤着了幕布，燃烧的火团纷纷从舞台上空往下掉，这时，克拉玛依的一位官员站出来高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孩子们都很听话，坐着不动，前排的 20 多个官员最先撤离了现场，学生、老师这才开始撤离，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因为电灯熄灭了，大火和有害气体蔓延到了整个剧

场，而剧场只开了一个安全门，结果烧死了 323 人，280 多个是学生，将近 40 个是老师。在这个 20 来万人口的城市里，最漂亮、最有出息的孩子，最勇敢、最有责任心的老师，就这样葬身火海，而离火源最近、离安全门最远的当地官员却奇迹般地生还……这些孩子的家长，差不多就是我侯远东这个岁数啊，这叫他们怎么受得了啊！

听完故事，英峻问：“到底是谁在叫大家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呢？这个人判了多少年？”

侯处长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摇摇头说：“不知道，这应该是你们记者的职责啊，为什么不报道出来，让全国人民知道知道呢？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枪毙呢？”

在回去的车上，英峻和邵年一直沉默着，过了许久，邵年问英峻：“你不觉得侯处长跟我们讲克拉玛依火灾的事情，是在骂我们吗？”

“有点儿，他觉得记者没有揪出那个叫领导先走的人，就是一种失职。”英峻说。

“‘失职’事小，失节事大，在最该较劲儿的事情上缄默失语，不动声色，在不必较劲的事情上却气贯长虹，大动干戈，这就是咱们干的事儿，你看见那个霓虹灯了吗？”英峻随着邵年的话音掉脸看车窗外，“千里‘江铃’一日还”的霓虹灯广告正好映入眼帘。“我们经常和那个霓虹灯一样，说话时总是闪烁其词。”

闪烁其词？邵年的感叹让英峻刮目相看。

第十四章 两个亡灵

是谁，抱着怎样的动机在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线人，他又怎样在利弊得失之间变换着自己的面孔？

新闻部周二开例会前，邵年又在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说段子：

“上星期，我们‘春江环保世纪行’的记者——广播、电视、报纸加起来大概30号人，坐着一辆中巴车到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山区去集体采访。我们中巴车的挡风玻璃前面放着一块牌子，红底白字，写着‘新闻’二字。半路上，一帮挑着箩筐的农民远远地招手拦住了我们的车。记者们都认为农民们拦车是要上访反映问题，就纷纷打开车窗探出头去问，老乡，有什么情况要反映？村民们看看‘新闻’的牌子，一挥手说，你们走，你们走，我们拦错车啦，我们去新闻，不去新闻。”

“不会吧，还有人把‘新闻’当成地名了。”有人对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其实，邵年那些噱头迭出的段子并非都是胡编乱造。英峻可以作证，农民们错把“新闻”当地名的事儿是千真万确的。只是，城里人听了这个段子用不着沾沾自喜，不要忘了乡下也有俊杰，

正如城里也有白痴一样，孤陋寡闻的错误，谁也免不了犯。

易主任在一片笑声中走进了会议室，他微笑着问大家，笑什么呀，笑得那么好。

开会了，会场又恢复了严肃。离1996年还差半个多月，又是年终岁末了，易主任盘点全年工作，他说这一年来，新闻部歌功颂德成绩斐然，但是舆论监督节目却乏善可陈，没有舆论监督，就无法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没有锐气，没有反响，没有声势。说到这儿，主任变得愁眉不展。

英峻想，是啊，做记者一年到头不曝光，就像狼狗一年到头不咬人一样，真是有些憋得难受。人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几乎天天都在打老虎，矛头直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机关。易主任说，中央台在曝光的力度上是不断出现新突破，我们也可以适度跟进，不要老是在这里拍苍蝇，也得打打老虎。会场上就有记者在下面接过话茬儿，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向主任发牢骚：加强舆论监督还不容易？！今年还剩半个月，我们也逮着公检法往死里头整不就行了？会场上的人顿时热烈地响应起来。易主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斩钉截铁地说，这样做不行。接着，他戴上老花镜传达了上级对今后一两个月的宣传工作安排，顿时，大家都明白了。

易主任端着笔记本念：“接下来要进入‘两节’（元旦、春节）宣传了，要以正面报道为主，突出团结、求实、向上、鼓劲的发展氛围，营造欢乐祥和的节庆气氛，要切实关心城市困难群众的生活，做好下岗再就业、送温暖工作的宣传。春节之后就是‘两会’（人大、政协的年度全体会议）报道，明年是‘九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宣传战线要为经济建设开好头，起好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年多以前，英峻雄心勃勃，削尖脑袋钻进电视台，就憋着一股

劲儿，要在电视台做几个“狠”点儿的曝光节目一显身手。不想，理想和现实差得这么远，弄得他一度挺灰心。眼下，领导好不容易提到了加强舆论监督的问题，可宣传计划的列车却恰好驶入了莺歌燕舞、形势大好的站点儿，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加强舆论监督呢？”英峻大胆地在会上把这个问题给提了出来。这一下就好比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外国记者突然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会场上的人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易主任摘下老花眼镜，沉稳地说：

“以正面报道为主，并不是说不能搞舆论监督，但是，要把握好量和度的关系，量，是数量上要控制，不能形成声势，不然，上面会说我们跟大好形势对着干；再一个，度，是要把握批评的尺度和力度。把握尺度呢，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比方说，社会公德问题、侵害农民利益、坑害消费者，还有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批评报道，可以大胆地搞，不会出问题；至于有所不为呢，比如公、检、法和政府机关，我个人意见，暂时还是不要碰。还有就是力度问题，我觉得核心就是一句话，就是要让人家被批评的单位看到我们媒体的善意，不是把人家往死里整，而是治病救人，是在搞建设，而不是在搞破坏。”

“易主任，我斗胆说一句，”新闻部能在关键时刻应和英峻的人，那就是邵年，他听完了易主任的教导，竟然敢微笑着将领导的军，“就算是我们把枪口对准社会公德问题、侵害农民利益问题等等这些无碍大局的问题，但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是领导得顶住压力，不怕说情。上回我们好不容易拍了一个坑害消费者利益的新闻，我们这边连一个宾馆的说情都没有顶住。”

“是啊，领导底气不硬，我们采访底气哪里硬得起来呢？”会场上还有记者附和邵年的说法。

易主任笑了：“邵年，你不要老打你自己的小算盘，还对上次澄溪宾馆的事情耿耿于怀啊？人家后来对你可不赖，这我是知道的。”易主任的回答很和善，他挺欣赏邵年的小聪明，这是大家公认的。不过，这回主任说起“人家对你可不赖”，这可是绵里藏针，一下子点到了邵年的软肋。他红着脸摸摸脑袋，一边儿尴尬去了。

此时的英峻也不敢抬头，他用大拇指掐了一下自己的食指，盯着手指头上掐出的小坑慢慢恢复原状，难道我们“生活糜烂”、“腐化堕落”的行径被领导知道了？

事情是这样的，洪州市的澄溪宾馆淹死了一个房客，死者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他在宾馆正在出席一个有关林业发展的行业会议。会议间隙，这位年届退休的高工一时兴起，在宾馆院儿里的澄溪湖上兴致勃勃地划起了小船，结果不幸坠湖，溺水身亡。而这个位于远郊的宾馆刚刚试营业，水上游乐项目还没来得及办营业执照，属于无照经营。邵年在拐了好几个弯儿的熟人安排下，和死者的儿子吃了一顿饭，认真听取了群众的呼声，然后就打着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大旗报了选题，接着就扛着机器去曝光了。宾馆的人一看摄像机就吓得够呛，连忙答应赔偿这冤死的老头儿10万块钱，条件就是千万别把这事儿捅出去。邵年佯装答应，然后便得意洋洋，班师回朝，进得新闻部大门还嚷了一句：一条新闻，获赔十万。可后来，他接到了易主任传来的命令：澄溪宾馆的新闻不能播。一问才知道，澄溪宾馆是省林业厅下属的正处级单位，那边的林业厅厅长打电话找了这边广播电视厅的厅长说情。邵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在那里破口大骂：妈的，一个

破宾馆还是处级单位，处级单位就能草菅人命吗？官官相护何时了？！

别以为澄溪宾馆从今往后就会成了邵年的死敌，人家邵年才不呢。邵年天生的本事就是化敌为友，既然新闻被人给灭了，澄溪宾馆那头就该欠着邵年的人情呢。后来，宾馆专门请邵年到他们那儿欢度了一个双休日，理由也冠冕堂皇：请记者亲身体验试营业期间的宾馆服务，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碰上这等好事，邵年很自然地想起了英峻。话也说回来了，一个人去宾馆逍遥也没意思，他便邀请了自己的亲密战友英峻携“月月”小姐一同前往。当然，那天邵年自己也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儿带去。那女孩儿英峻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长得还凑合，邵年说，凑足两对狗男女，方便吃喝玩乐。那时，社会风气已经开始追求享乐，“泡妞”已经不再是纨绔子弟和有闲阶级的专利，渐渐走进了许多“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有甚者，在南方沿海包养情人还渐成风气，俗称“包二奶”。

“两对狗男女”在这个四星级标准的宾馆里由专人陪着，打保龄、游泳、射箭、骑马、吃野味儿，好不快活。两对男女在游泳池里鸳鸯戏水时，整个游泳馆只听见两个女孩儿的尖叫声，一惊一乍，此起彼伏，好像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其实那是因为邵年总把她们往深水区里拽。邵年站在齐胸的池水中得意地问英峻，你觉得咱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这是想邀功请赏，挑着英峻夸夸他，可英峻只是笑笑，没有让他如愿以偿。

邵年只能自卖自夸说：“拈花惹草，招蜂引蝶还是有点儿意思吧？别以为寻欢作乐、生活糜烂、腐化堕落就是件多大的事儿，咱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要是被纪委知道了，他们在通报批评的文件里就会把这些帽子全都给咱们扣上。”不过，此时对于这个假设中的“帽子”，邵年的

口气却显得挺自豪，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腐败的，这个腐败的机会也是他邵年一手争取来的呢。

闹腾了一天，不顺心的事儿终于来了。宾馆给他们开了两间房，四个人，邵年原计划是一男一女搭配着住，可他带来的女孩儿却撅着小嘴儿坚持要和江月睡，而英峻这边也不阻拦，结果邵年的阴谋就没有得逞。他关上门，见英峻正手握遥控器看《晚间新闻》呢，便有点儿压不住火了：“我家里哪里是没有床、没有电视，没有看过《晚间新闻》啊，非得要跑到这个荒郊野外来睡觉？”说着，他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到了自己床上，弹簧床微微地颤了颤，“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太監上青樓，真把我急死了。忙了一天，就等这一下了，你这不是让我瞎忙吗？”

谁不向往一晌贪欢？只是，英峻并不想在邵年这里帮淫凑趣，同流合污。他笑嘻嘻地看着邵年说：“什么‘几多愁’、‘上青樓’，真看不出你还挺会填词，既合辙又押韵的。你听我说，人家江月可是正派人，是正经人家的闺女，她可不会参与什么鬼混的。”

“女人无所谓正经不正经，之所以正经是因为你还没有帮她找到放荡的理由。”

“就算她们想放荡，你还得问问我，我根本就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你不是随便的人？你要是随便起来肯定不是人，你就是那种不叫的狗，咬人更狠！”

“好好好，就算我们是淫汉，她们是荡妇，但是，两个记者在被曝光单位乱搞男女关系，传出去影响肯定不好。哎，白天我问了，你带来的那个女孩儿人家可是有男朋友了，你不怕挨揍啊？”英峻这时想转移话题。

邵年满不在乎地说：“名花虽有主，我来松松土，不可以啊？反正通过今天这一整天的交往，她对我们的恐惧感和戒备心已经彻底消除了，只要你和江月作老夫老妻状，死活不分开，我和她不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吗？”

英俊笑了：“‘瓜’你个头啊，你小子简直就是个大色狼。”

“我是色狼？你难道就是绅士啊？我跟你说，面对一个美女，一个绅士和一个色狼心里想的东西根本没有区别！不过绅士更伪善，更有耐心罢了，就跟你一样。我反正不是好人，脱了衣服是禽兽，穿上衣服就是衣冠禽兽。”

“好好好，我们都是色狼，都是禽兽，行了吧？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活宝，两个人半夜里非得往自己头上扣顶色狼和禽兽的‘花帽子’这才睡得着觉。”英俊说着，像泥鳅一样滑进了被窝，他裹着被子转身朝里。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条广告，一个童声说：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英俊一掖被子，随口也跟着冒出了一句：“戴上‘花帽子’，睡觉就是香。”

第二天早晨，宾馆的老总高和军来陪两位“色狼兼禽兽”以及两位姑娘吃早餐，老总真诚地问邵年，对宾馆的软硬件有什么意见？邵年只是说挺好挺好；英俊敷衍了一条说，一次性肥皂的个头儿太大，用不了太浪费；江月则说了一条挺专业的意见，她说保龄球馆有条球道有点儿斜。高总夸江月说，江小姐好眼力，一定是常打保龄球啊！四个人吃喝玩儿乐老半天，才说了这么两条意见，不知高总是不是满意。

不过，好戏在后头呢。上午，四个人一去马场，终于发现大问题了。

一行人还没有跃马扬鞭，邵年就被一匹高头大马打着响鼻，一炮

蹶子给踢倒了。马蹶子尥得并不高，正中下怀，邵年踉踉跄跄后退几步，捂着肚子就地上安卧如猫，而且面如土色，当即就被送进了医院。在病榻上，邵年还对马场的管理念念不忘：“马场办了营业执照没有？要是我死了，起码要赔15万，我比那个老头儿还年轻呢。”

马场的负责人一低头，用脚尖儿在病房的水泥地上画着圈儿说：“邵记者，营业执照正在办。”

邵年听了，痛苦地张大嘴说：“啊？又是无照经营？”

不过，邵年并没有死，经过留院观察，他只是受了一点儿皮外伤，他严正警告马场负责人说：“执照一定要赶快去办，还要贴张告示：不要在马屁股后面逗留。你们没有警示消费者，这是你们的过错，要不我们还得曝光的！”

这天晚些时候，宾馆的高总亲自手捧鲜花来看邵年，并送上了1000块钱的慰问金，他说：“感谢你啊，邵记者，你用血的代价，噢，没流血啊，感谢你用身体的代价为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欢迎你和英记者带上女朋友，经常到我们宾馆来做客。”

邵年摇摇头，恶作剧地说：“不，不去了，再去说不定会碰上哪面墙倒了被砸死呢，你们宾馆还真是邪了门儿了，还没正式开张，水淹死一个，马踢伤了一个。”

这就是两位记者在澄溪宾馆“寻欢作乐”、“腐化堕落”的全过程。

小时候，英峻在外面闯了祸回到家，总是会以加倍的乖巧来面对大人。

这几天，英峻见了易主任总是绕着走，他担心易主任会批评他和邵年在外寻欢作乐、腐化堕落的行为，所以他这几天拼命地在寻找舆论监督方面的选题，他希望用急领导之所急的工作态度来表达自己的乖巧与听话，他更希望用一条产生轰动效应的新闻来转移领导的视

线，加速领导对他缺点的淡忘。

正巧，新城县邮电局宣传科科长何进闻给英峻寄来了一封举报信，随信还寄来了一本密密麻麻的花名册。何科长在举报信上说，今年夏天发洪水时，新城县一个村的村干部用家谱上死人的名字冒领救济粮，然后把冒领的粮食卖掉，再把巨款也私分了。

草草看过举报信，英峻眼光游移在几个关键词上：村干部、冒领救济粮、私分粮款，顿时心花怒放：这一定是一条轰动新闻！

英峻把电话打到新城县邮电局，他想知道，村干部冒领救济粮这等“核心机密”为什么会让村民们知道了呢？

何科长解释说，洪灾过后，粮管所的人拿着当初的领粮花名册到村里要求还粮，村民们看见花名册，才知道家里的“死人”也领了粮食。既然是救济粮，为什么还要村民们归还呢？原来，村干部当初打错了算盘，他们冒领的粮食并不是民政部门下发的救济粮，而是从乡粮管所里领出来的储备粮。救济粮归民政局管，受了灾可以白领白吃；储备粮归粮食局管，借了必须如数还上，还粮的事情在当地一下子就闹得沸沸扬扬。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是，村干部会把冒领的粮食分摊到各家各户，让活人替死人还粮，无端增加农民负担。

英峻又纳闷儿了，这件事跟他何科长又有何关系呢？何科长在电话那头如实交代说，他家就在那个村，他死去的祖父和曾祖父的名字都出现在了那个领粮的花名册上，村干部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真是太不像话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就托人从粮管所秘密复印了这些资料，希望记者将这腐败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说到这儿，英峻又替这伙造假的村干部“惋惜”起来，当初如果不用死人的名字领粮，而是编造些名字，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何科长在电话那头笑了，英记者，编名字多麻烦呀？那个村会计为了图省事，就拿出族谱照搬

照抄，方便得很呢！要是这回领的真是民政局的救济粮，借了可以不还，这还不被他们这些家伙给骗过去了？！

英峻拿着领粮花名册躊躇满志地跑去向易主任汇报，易主任问清楚了事发地点之后，眼睛放着光，连声说着好选题、好选题：“死人也来领粮食，很吸引人呐，事情在基层，报道阻力应该不会太大，那你打算怎么弄呢？”

英峻若有所思地说：“这个线索最吸引人的就是‘死人’领粮食，我觉得我们就得把‘死人’这个点做足，比方说，我们可以找到其中一个死人的墓碑，让墓碑和这个领粮花名册产生鲜明的对比，突出‘死人’领粮的荒唐性。”

易主任点点头：“可以，但是打击面不要扩大了，仅仅局限在举报信上所涉及的这一个村就可以了，把事实搞扎实，把问题讲清楚，乡里面、县里面先不要碰，关键是先要把死人领粮食的问题揭露出来……好好做，想办法做得有些影响，有压力我们这边顶着。”

录像带在摄像机里缓慢而均匀地转动着，镜头里的村民看着记者手中的借粮花名册一脸惊奇、牢骚满腹：“死了的人怎么可能领粮食呢？这是村干部造的假！”在农家小院儿，英峻他们开始了采访。

从农户家里出来，英峻和摄像老魏问村民要来蛇皮袋并装好摄像机，秘密潜入到了登西村的墓地进行拍摄。他们在一位村民的指点下，很快在墓碑上找到了花名册上一位“领粮”的死者——何庆连。

接下来，他们就要拿死去的何庆连找村干部说事儿了。

在村委会，登西村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也许已经听到了风声，避而不见，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如今的基层干部都有经验，不请自来的记者多半来者不善，最好是能躲则躲。但是，村会计没有把自己当干

部，不但没有回避，而且出来见了记者，结果铸成了大错。

这天，村会计耳朵上夹着一支烟，满不在乎地接过了领粮花名册一页一页地翻弄着。英俊见他翻到了“何庆连”所在的那页时，就很随意地问，这个“何庆连”现在在哪里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到他家去采访一下？村会计并不知道英俊他们刚从埋着何庆连的坟地归来，就肆无忌惮地撒谎说，何庆连领完粮食就外出打工去了，后来他一直在深圳没回来。这位村会计甚至还说何庆连在深圳布吉镇一家塑料厂当保安，那个厂名叫鸿图还是鸿发来着，是台湾人开的厂子，只是一下子记不起来名字了。撒谎时，这位村会计还故作痛苦回忆状，表演相当逼真。

从村委会出来，摄像老魏终于憋不住了，一直笑个不停地说，这个何庆连不在地下好好呆着，还爬出来跑到深圳当保安，那还不把人吓死啊！英俊，这条新闻要是得了奖，你得请人家村会计吃饭，他老人家的表演可是给你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英俊没心思听他戴高帽子，他想起了一件大事。他说，对了老魏，最后我们还得到墓地去补拍一个口播，直接告诉观众，这个何庆连到底在什么地方。

.....

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英俊他们遵照易主任的指示，这次并没有和新城县的任何政府部门直接交锋，因为打草惊蛇就会陷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窘境，曝光就有可能前功尽弃。采访一结束，英俊他们当天就杀回了省城，第二天晚上，《春江新闻联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新闻播出：

亡灵也领储备粮

主持人：各位观众，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去世了几年、十几年的人，竟然还堂而皇之地在粮管所签名领粮食，您一定不信，因为类似的情节，我们只是在19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里读到过，但在新城县大塘坪乡登西村，这种天方夜谭却变成了现实：

解说词：（画面为大塘坪乡的借粮文件）1995年夏天，新城县遭受了洪涝灾害，大塘坪乡为解决灾区群众口粮问题，制定了借粮实施意见。于是，这个乡的登西村先后3次在乡政府的担保下，开据了借粮报告，从乡粮管所总共借出了49万多斤粮食。不过，村民何长友在翻阅记者手中的借粮名单时，竟然发现了一位死者的名字。

（同期声 采访新城县大塘坪乡登西村村民 何长友）

村民：何庆连是我爷爷，死了20年了，死了的人怎么可能领粮食呢？这是村干部造的假！

记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你们村里现在还有同名同姓，也叫何庆连的人？

村民：没有，没有，不可能有。在一个村子里，如果有和我爷爷一样名字的人，我还会不晓得呀？！

解说词：在这份借粮花名册上，何长友已经去世20年的爷爷何庆连一共“领了”1800斤粮食。那么，一个早就去世了的人为什么今年还在领粮食呢？记者在登西村村委会找到了制作借粮表格的经手人何庆勇，他是登西村的村会计。

（同期声 采访新城县大塘坪乡登西村村会计 何庆勇）

记者：何庆连现在在哪里呢？

村会计：他现在到深圳打工去了，听他家里人讲，是在布吉镇一家塑料厂做保安，那个厂的名字叫鸿什么，不是鸿图就是鸿发……是台湾人开的厂子，具体名字我一下叫不上来了。

记者：听村民们说，何庆连早就死了？

村会计：不可能，不要听他们乱讲，有些人不想还粮食就乱讲。

（记者在登西村墓地蹲在一个墓碑旁出镜）各位观众，这个名叫何庆连的村民按着花名册上的说法今年还签字“领了”1800斤粮食，那么，他现在究竟在哪儿呢？（镜头从记者横摇到墓碑，推成死者名字特写）他就在我身边的这个墓穴里静静地躺了20年，这位享年66岁的老人假如九泉有知的话，根本想不到在他去世20年之后，还有人假冒他的名字签名领粮，还有人说他在深圳当保安。

解说词：目前，大灾过后，大塘坪乡已经向各村下发了明年的限期还粮通知，并明文规定，凡借粮抗拒不还者，则追究其责任，并移交司法机关严处。那么，这发下去的是什么性质的粮食，为什么救济了灾民，还必须要归还呢？

（同期声 采访新城县大塘粮油管理所副所长 陆大华）

陆大华：我们粮库放的是省里的储备粮，主要用于备战备荒，没有省政府的命令是不能动用的。乡政府担保就来借粮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正在纠正错误，所以要老百姓还粮。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魏辰阳报道的。

主持人结束语：据记者了解，像这样用死人的名字冒领粮食在登西村并不是个别现象，到底村干部用死人的名义冒领了多少斤粮食？这些粮食现在到哪里去了，将来怎么向粮管所归还？就这些问题，本栏目还将继续进行追踪报道。

一石激起万层浪，《春江新闻联播》好容易当了一回春江省的《焦点访谈》。副省长刘玉清、省长助理孙忠，在节目播出后迅速做出了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的批示，省农工委、省粮食局、省民政厅抽调

得力干部，迅速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奔赴新城区大塘坪乡登西村。英峻和老魏随同调查组再下新城区，这回已然是雄赳赳，气昂昂了。摄像老魏在车上抱着摄像机直乐：“这么强大的阵容对付一帮村干部，不是用高射炮打蚊子吗？”

老魏说得还真不错，省里的干部调查村里面的事儿，那还真是大材小用。调查组入村调查才一天就把事情弄得有鼻子有眼，第二天也就水落石出了。新城县委也不含糊，第三天就下发了对责任人的处分决定。这份新城区纪委的决定说：登西村村党支部书记何进宝、村委会主任何安季、村委会会计何庆勇三人在1995年8、9月间，采取造假名册的方法，套取救灾借粮22万斤，直接转卖给个体商贩获得粮款10万元，用于生产性开支2.5万元，非生产性开支7.5万元……给予原村支书何进宝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给予原村委会主任何安季和村会计何庆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将三人依法免职。

“套取粮食，获利10万，难道一个党内处分就万事大吉了吗？谁相信村干部会把骗来的2.5万块钱用于集体生产？非生产性开支7.5万，到底都用到哪里去啦？他们就一分钱都没有贪污吗？”

英峻的追踪报道播出之后，提供线索的何进闻用了一连串质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英峻何尝不想一追到底，再把几个村官抓起来呢？可人家调查组的负责人——农工委的张处长已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过了：

“英记者，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什么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村委会的人要犯贪污、挪用罪，按着咱们国家的刑法，他们还不够资格；至于生产性开支两万五，那是用来加固防洪堤坝了，工程在那儿搁着呢；还有就是非生产性开支七万五，主要是迎来送往的招待费，还有吉普车的修理费、司机的工

资等等，尤其是抗洪期间，各级领导来得更勤，招待费支出较往年还更多一些，所有这些，人家都有票据可查。英记者，要一件一件查的话，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是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手上没钱，要办的事很多，又不能乱收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要是把村干部弄得一点积极性也没有，基层的工作也没办法开展啊。你可能下农村下得少，村干部冒用死人的名字领粮，这显然做得太过了，但是他们没有私分这笔款子就很不错了。现在新城县迅速下了这么一个处分决定，应该是可以了，说得过去，啊，你说呢，英记者，哈哈哈哈哈……”

不知怎么，英峻在目光锐利、精明干练而又热情开朗的张处长面前，忽然觉得自己是那样幼稚，虽然这些话他听得是一头雾水，但他也不好意思再紧锁着眉头了。

英峻这辈子头一回跟着省里的调查组下基层，起初他很容易想到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庄重得不得了。然而，这一趟下来，他从调查组的同志们那里学到的却是按部就班和举重若轻。

调查组刚到新城县时，头一天便在老魏的摄像机镜头前走村串户、分头调查——按现在的说法可以定性为“作秀”。后来呢，调查组就在新城县宾馆安营扎寨了，造假的村干部倒是抱着各种凭据和资料随传随到，一副可怜相。英峻和调查组在新城县的温柔乡里好吃好喝整三天，其间还穿插着洗头、按摩、唱卡拉，到了后两天，就有人今天会亲戚，明天见朋友，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人和县里的头头脑脑开始称兄道弟，每顿饭都喝得满脸通红，回到房间倒头便睡；当然，有人倒是挺讲原则，不喝酒，也不外出，更不称兄道弟，就是整天嘻嘻哈哈，被县里干部的各种段子(尤其是黄段子)逗得前仰后合、乐不思蜀，天天追着人家说再来一个……

兹照录一个段子，以飨读者：说某村有一个甲鱼（俗称王八）养殖户，春节前装了一蛇皮袋甲鱼给乡干部送礼。甲鱼个头儿有大有小，为了确保个儿大的送给官儿大的，养殖户事先就在每只甲鱼的背上贴了一张纸条，比方说，王书记、李乡长、孙（副）书记、涂（副）乡长……可是，在送礼的路上，甲鱼们不小心跑了出来，村民们就帮着养殖户捉甲鱼，口里还骂骂咧咧：“他妈的，王书记这王八还跑得挺快。”“涂乡长钻到水泥台下边去了。”“不得了，李乡长还想咬人！”……

言归正传。来势汹汹的调查组最后在新城县也变得一团和气，英峻他们的舆论监督也只能就此止步了。对于何进闻的质问，英峻说他也爱莫能助，但是，英峻是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这时他忽然有了新主意，他决定把这条线索提供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

北京那边，《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在电话里听了英峻的讲述，对这个选题还挺感兴趣，他叫英峻把文字、图像材料赶紧寄过去，英峻当天就兴冲冲地照办了。英峻联系的《焦点访谈》的这位制片人姓叶，原来他在《新闻联播》时常来春江采访，出于地方支援中央的需要，英峻帮人家鞍前马后地打过两次下手，算是老相识了。

几天后，叶制片回信儿了，他说，同样的选题碰巧在湖北还有一个，人家那里的乡村干部不仅是一口气冒领了40万斤粮食，而且为了造假编出来的领粮名单更有创造性和想象力，比如领粮花名册上竟然出现了克林顿、叶利钦、孙悟空、刘德华、屈原、王洪文还有秦始皇……所以，要做这个选题的话，他们还是打算做湖北的那个。

英峻把这个黑色幽默转告给何进闻时，何进闻在电话那头骂道：“妈的，这些不争气的家伙，造假都没有创意！早知道搞成这个样子，还是不叫你们去搞就好了。”

搞成什么样子？难道英峻他们搞得不成样子？腐败分子都被赶下了台，他何进闻还不满意？原来，何进闻充当“新闻线人”，本意是想借助媒体的力量彻底整垮现任村委会的班子，将他们绳之以法，让他们锒铛入狱。可结果呢？从表面上看，村支书和村主任（俗称村长）还有那个帮凶——村会计都下台了，可是，县里并没有追究他们“赃款”的去向，县纪委的处分文件反而确认他们“黑”来的钱都用于填补集体经济的窟窿了。这一切，使得这届班子在村里面的“威望”更高了，现在，通过“海选”，他们扶植的“傀儡政权”已经上台。这个“傀儡政权”上台之后，动用登西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迅速查明内奸原来是何进闻。这一下，何进闻害怕了，他的父母兄弟、远房亲戚还在人家手里头呢，今后，责任田的重新划分、宅基地的申请、水电费的收取、各种税费的上缴，他们这个家族还不知道要面临多少刁难呢！

英峻安慰何进闻说：“没关系，要是村干部明目张胆地报复你们，我们下次再去曝光。”

何进闻知道这是空头支票：“下次？还是算了吧，谢谢你们了，早知道是这样，就不叫你来弄了，唉……”嘟、嘟、嘟。忙音，电话挂断了。

唉，这些新闻线人啊，总是患得患失。英峻这天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新闻线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个人利益贴上公共利益的标签，以一个高尚的面目启动媒体用大众的名义为自己的私利冲锋陷阵。媒体不过是他们可资利用的一个工具罢了，在利用媒体的过程之中，新闻线人随时都会随着利弊得失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嘴脸和角色。

这回冒领储备粮的亡灵如此，上回澄溪宾馆溺水的亡灵何尝不是异曲同工呢？亡灵，亡灵，他们要是看到了生者的嘴脸，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你看，澄溪宾馆淹死了人，死者的儿子托关系找到邵年，口口声声说澄溪宾馆的水上游乐场无照经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夺去了他敬爱的父亲——一个普通消费者的生命。为了给经营者一个教训，应该给他们曝曝光。可是，当宾馆一见记者就服软，立马答应赔偿巨款之后，死者的儿子转而又来恳求邵年说，这个片子还是别播了，求求你们了，你们把他们曝光了，他们说一分钱都不赔了，还说我们爱上哪儿告就到哪儿去告……

舆论是工具，媒体是喉舌，可它是党的喉舌、党的工具啊，对于为了一己之利，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的新闻线人，英峻在内心里坚决地嗤之以鼻。

第十五章 《春节序曲》

高高在上的官员怎么从主席台就走到了大款的饭桌前？

款款深情，大款对官员的呵护为何总是这样无微不至？

晚上英峻在家刚端起碗要吃饭，茶几上的传呼就响了，他去复机，刘思宁火烧火燎地在电话那头下着命令：“不管在哪，务必立即出发，‘摩托化’开进，迅速赶到桃花厅，省领导接见。”光听前三句，就像是中央军委在下命令。其实，桃花厅是金海岸海鲜酒楼的一个包厢，不就是赶个饭局吗，从未有过军旅背景的刘思宁总是喜欢借用军事术语把自己的旨意用玩笑的方式变成命令。

英峻问：“省领导接见我啊？不会吧。”

刘思宁说得干脆：“孙忠在我这里吃饭，点名要见你。”

“还有谁？”

“没有其他人，范围很小，你就立即出发吧！”

当英峻打车赶到金海岸海鲜楼时，时间只过去了十分钟。领位的小姐为他推开桃花厅的房门时，他看到省长助理孙忠端坐在主宾席上，他的身旁除了刘思宁，竟然还有英峻的一位同事，《春江新闻联播》播音员赵静。他们三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刘思宁有什么办法把

省领导单独请到了他的酒楼共进晚餐呢？英峻非常纳闷儿，在见过孙省助和赵静之后便落座了。

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碗羹汤之类的东西，英峻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儿，说：“这个细粉丝不错。”

刘思宁纠正他说：“小兄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可不是粉丝，是鱼翅。”

英峻脸一红，心想不该乱说话，还在同事面前露了怯，被她传回单位可怎么办？这时，孙省助声援英峻说：“不认识就对了，鱼翅这种剥削阶级食品，过去只有大地主刘文彩才吃得起，我们劳动人民怎么见得到呢？”

刘思宁说：“孙省助，您别上他的当，记者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没见过？就是吃了不认账。”

英峻接茬儿说：“记者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倒真是这样，就连农民都知道。有一回在乡下，我看见一头水牛跑到路边的田里吃稻子，老农拿着鞭子边打水牛边说，你以为你是记者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举座大笑，英峻刚才露怯的尴尬也就被这笑声稀释了。英峻是属于那种有急智的人，这个段子的原创里，老农骂的是，你以为你是国家干部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英峻这么一改，变成了自嘲，也不至于误伤了孙省助，还显得他从容淡定。

笑声散去之后，孙省助对英峻说：“《亡灵也领储备粮》，这回新城县可被你们整得够呛啊！”

英峻赶紧谢过孙省助说：“如果不是孙省助做了批示，后来动静也不会弄得那么大。”

孙忠听了，坐在那里满意地笑着：“你英峻记者的稿子，我们能

不重视吗？我们都跟新城有缘啊！”

刘思宁忙说：“对对对，有缘人要多喝几杯酒，孙省助，您看今天喝什么酒？白的，啤的，还是红的？”

孙忠道：“这次就不喝白酒了，喝点红酒吧，上次被那帮人一个接一个地敬酒，都喝高了。”

听孙忠的话，刘思宁和孙忠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两个人随意之中透着亲近，这英峻暗暗佩服刘思宁的手腕儿。前一阵儿，刘思宁还一个劲儿地张罗着让英峻介绍他和孙省助认识，当初英峻只是担心商人和官员交往目的性太强，会腐蚀了人民公仆，便存心不牵这根线。更何况他和孙省助只是工作关系，即使他英峻愿开这个口，想搭这个桥，可是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啊，毕竟，人家是省领导，英峻是普通记者，两个人的距离就好比是穿短裤，套短袜——还差一大截呢。

领导和群众虽然隔得远，但到了饭桌上就隔得不远了，更何况孙省助还是挺平易近人的，他劝赵静吃块红烧肉时会打趣说，赵小姐，这是美容食品，吃了美容；英峻向他敬酒时，他还会像老朋友那样说倒满倒满，不能三心二意；至于对待刘思宁，他更是毫无顾忌：

“下午写的字，我并不满意，主要是你的笔用起来不顺手，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的招牌先别急着挂，我看下次还是重写吧。另外嘞，我刚来，一下子给你题两个店名也太张扬，先放放，啊？”

刘思宁说：“按领导指示办，不，您在我眼里就不是领导，我把您当书法家看。”

孙忠的书法的确不错，春江省的机关干部大都知道新来的省长助理是一位书法家。他题写的“宁静致远”如今就挂在英峻的书房兼卧室里。他的字端庄古朴、笔画圆劲，显示出一种沉雄之力，是典型的颜

体笔法。英峻打点自己的书法家底儿，顶多不过小时候写过几天描红，要堂而皇之地和书法家侃书法，自然怕本钱太少，周转不灵，难得，今天他只好三缄其口，默不作声。

刘思宁则不然，这时他端着酒杯向“书法家”敬了一杯酒，神态上是一副讨好相，言语呢，是一堆恭维话。英峻发现，领导们对于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恭维话，还有不着边际的高帽子，总是显得反应迟钝、麻木不仁，或是充耳不闻，或是一笑了之。只有领导的领导在场时，领导才会认真纠正这些恭维话和高帽子，以表示他的谦虚和诚恳。不过，说恭维话和戴高帽子在刘思宁那里只是一个引子，他还有第三招，那就是抛砖引玉，让领导畅所欲言、夸夸其谈。

刘思宁知道孙忠喜欢书法，他就认真地向孙忠讨教说，您的字横画轻细，竖画粗重，点画圆圆，富态端庄，显示着颜真卿的风骨（显然刘思宁是有备而来），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孙忠颌首称是，便打开了话匣子：

“小刘啊，不瞒你说，我虽然写的是颜体，但我在书法艺术里最喜欢狂草，可是，现在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有谁会写狂草呢？”

“孙省助，毛主席的字就是狂草吧？好多字我都不认识。”赵静在一旁插了一句话。

这时，英峻看了一眼赵静，在心里会心地一笑：她可是吃够了狂草的苦啊。播新闻稿时，记者们的潦草字常常弄得她洋相百出，其中最经典的是：“德安市投资环境出现六大变化”愣是被她播成了“德安市投资环境出现‘天’大变化”，其实是“六”字写得太像“天”字，好在是录播，要是直播，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啊。还有抗洪期间，新闻导语里有句话说，“人民解放军奋勇抗洪的身影在防洪大堤上构成了一道绿色的风景，请看报道”，赵静端坐在镜头前，一本正经地给播成了

“人民解放军奋勇抗洪的身影在防洪大堤上构成了一道‘绝’色的风景，请看报道”，旁边的男播音员听了，扑哧一乐说，又不是娘子军，哪来的绝色？赵静一拍搞子说，这“绿”字也写得太像“绝”字了！扯远了，还是听听孙忠怎样回答赵小姐关于毛泽东酷爱狂草的问题吧：

“中国有几个毛泽东？”孙忠边说边灵活地转动着手腕儿，众人的目光就如同有根线扯着似的，都被他拽到了自己的手腕处，“人用毛笔写字，很容易反映出他的性格和情感，因为悬腕运笔，每个人的力度、均匀度，还有流畅感都不同，字如其人，书法体现人品，写草书的人浪漫、风流、洒脱，八九不离十吧？这离放荡就不远了。这样的干部谁敢重用？”

赵静：“那毛主席……”

孙忠：“领导人写草书，毛可，别人不可，他是个例外，不包括在今天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小赵你不要诿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坏话啊。”孙忠这时狡黠地笑笑，像个老顽童似的，挺可爱。别说，他还挺狡猾呢，连写字都有两副面孔。

孙忠是位博学而健谈，又有几分喜欢炫耀的领导，他说话的节奏很平缓，字斟句酌，体现着领导们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才学。他是书法艺术的行家，他在饭桌上谈了甲骨文、篆刻和隶书的兴起；他热情地歌颂了草书的出神入化和变化万端；他说唐朝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这样一支“梦之队”之后，中国书法已经是登峰造极，那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他说中国书法家里官儿当得最大的就是宋徽宗赵佶，他发明了一种瘦金体，顺带把国土也弄“瘦”了，丢掉了半壁江山；最后，他还批评了楷书、隶书的四平八稳、一成不变；他对当代书法家更是不屑一顾，说他们不过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已……他从书法艺术还谈到了英峻的新闻《亡灵也领储备粮》，他顺嘴

对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抨击，说着说着，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他又忽然说到了 VCD，他问刘思宁：

“小刘啊，你怎么光买马，不给我配鞍子啊？端来一个 VCD 机放在那里，现在一个片子都没有。”这时，英俊吃了一惊，啊，刘思宁和孙省助的关系发展得这么快啊？他竟然去过孙忠的住处，还送去了一台 VCD 机？

刘思宁赶紧用手拍了两下自己的脑袋说：“失误，失误，这是个失误。我也不知道领导喜欢看什么片子啊？”

孙忠低头沉吟着：“只要不是反动、淫秽、色情、恐怖、凶杀、暴力内容的，都可以。”

这边孙省助的话音还没落，那边刘思宁已经拿起手机跟手下人打电话，说要赶紧去买些 VCD 碟片送过来：“我在桃花厅，内容嘛，只要不反动、黄色、恐怖，那个什么的就行。”

刘思宁想鹦鹉学舌地把孙忠说过的忌禁罗列一遍，可是，他没这个本事。不得已，他只得按着自己的理解给手下人布置任务说：“主要就找些经典的影片，新的老的都行，重点是拿过奥斯卡那些国际大奖的。”说着，他用手捂住话筒问孙忠：“领导，音乐方面的要不要？”孙忠低着头，一边喝汤一边说了声，“可以”，然后抬头又补充道：“《梁祝》、《二泉映月》，这些纯音乐都可以。”

孙忠只身一人从北京来到洪州赴任，并没有带来家眷，省里给他安排在了滨江宾馆的一个套间住下，下班回来，孙忠就成了快乐的单身汉。好在他是一个儒雅的官员，可以靠看书、习字、听音乐打发时间，再加上还有刘思宁这等人的热心安排，孙忠想必不会有多寂寞。

听说孙忠喜欢音乐，赵静就起来敬酒说：“为领导也喜欢《梁祝》和《二泉映月》干杯！我是学音乐的，今天找到知音了。”赵静说这话的

意思，好像天底下只有她和孙忠两个人才能听得懂《梁祝》和《二泉映月》似的。为了找个理由敬孙省助的酒，想必她已经等了半天了，只是没想到，她一抬屁股一张嘴说出来的理由却是如此蹩脚。孙省助并不计较这些，他礼貌地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又问她在哪个学校学的音乐？赵静脸一红，说：“在春江省文艺学校，是一个中专，不过，明年就可以拿到春江师大音乐系的本科文凭了。”

孙省助听了，哦了一声，说只要人上进，就不怕起点低。这场景就像长辈在听自己的晚辈做学习汇报。接着，孙省助径直谈起了自己和音乐的不期而遇：

“音乐这个东西，就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说实话，我对这种语言一直是一窍不通，比如春节团拜会上每次都放一个民乐曲子，那个曲子，开始很激昂，正好配合着领导们一个个神采奕奕地走出来，后来领导坐下了，这个时候曲子又变得很舒缓、很喜庆。我当时就想了，这是什么曲子啊，简直和团拜会就是天作之合。我参加团拜会好多次了，听了无数遍，每次都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可回去就是没有办法哼出这个曲子的旋律，这可能就是音乐智商不够，我老婆说，你是没有乐感……”

这时赵静向孙忠撒起了娇：“孙省助，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曲子吧，不然我就猜了啊！”

孙忠笑道：“有本事你猜啊，猜中了我喝酒。”

赵静一连猜了《喜洋洋》、《新春乐》、《彩云追月》，孙省助都是摇头。这会儿，孙忠用中间的三根手指在桌沿上敲着节奏，嘴里大声哼唱着这首曲子激昂的弦律：“铛铛铛铛……铛铛铛……”

这时，英俊伴着这热烈欢快的节奏学着罗京的腔调开始播音：“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神采奕奕地

步入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赵静这时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是《春节序曲》，这是春节团拜会的保留曲目，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始曲！”

《春节序曲》在中国管弦乐作品中堪称极品，它几乎是中国音乐舞台上演奏次数最多的管弦乐作品。作曲家李焕之长期生活在陕北，他用黄土高原富于地方特色的曲调，描绘了当地群众载歌载舞庆贺春节的欢乐场面，曲子前半部分热烈欢快，粗犷有力，后半部分亲切悠扬，其乐融融，正好应和着团拜会的程序。

这时，赵静也加入了孙忠的哼唱，他俩开始把曲子带入了亲切悠扬、其乐融融的乐章。孙忠的手腕儿在空中随着音乐的节奏来回灵活地转动，打着拍子：“嗒啦嗒啦嗒，嘀啦嘀啦，嘀啦嘀 嘀啦嘀嘀啦嘀啦……”

英俊的播音也应合着舒缓的曲调变得有些抒情：“节日的人民大会堂，水仙吐芳，金橘满枝，百花争艳，春意盎然，整个团拜会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

刘思宁笑逐颜开地起哄说：“团拜会现场直播喽！”

在刘思宁的掌声中，孙忠结束了演出，他这时是春风满面、意犹未尽，他夸英俊、赵静配合得默契，他尤其称赞英俊新闻业务驾轻就熟，张口就来。孙省助还用他的官方标准评价英俊说，你现在当个县长、县委书记的秘书绰绰有余。他还半真半假地问，英记者，要不要我跟哪位县里的领导推荐推荐，下基层锻炼几年？刘思宁则在一旁煞有介事地插话说，孙省助，你就把人家留在身边当秘书算了。孙忠微笑着不置可否。赵静还真替英俊着了急，英秘书，还不赶紧敬省助一杯酒……

酒桌上，玩笑归玩笑，下基层、当秘书的事情终究是不了了

之了。

就像领导们习惯于在会议的尾声要发表重要讲话一样，孙忠在酒足饭饱之后还不忘对在座的各位进行殷切地勉励：

“现在有一样刚刚兴起的東西，我提醒在座的三位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的出现，将会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生活。”

三人听了，面面相觑，大家就伸长耳朵无比恭敬地往下听：“这个东西呢，就是互联网。我看到一份材料说，有个清华大学女大学生，说是长得貌若天仙，会弹古琴，去年得了一种怪病，症状是脱发、视力低下、身体瘫痪，还有就是长时间昏迷，送进北京的协和医院一直没有办法确诊。后来，她的同学呢，就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布求救信，结果，世界各地的100多位医生和专家回了信，大部分人——具体多少比例我记不清了——都认为是铊中毒，铊是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宝盖头的它，是一种重金属。协和医院这个时候才按照铊中毒来治疗，结果，从发病到确诊，耽误了5个多月。”

“那现在这个女大学生到底怎么样了昵？”赵静单手托着腮帮子，一下子被孙忠的故事吸引了。

英峻在《中国青年报》上看过这个报道，知道孙省助说的女大学生叫朱令，他觉得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知道这样的热点新闻有失职业水准，就赶紧侧脸看着赵静，替孙忠回答说：“根据外国专家的建议，后来协和医院给朱令喝了一种工业染料，叫普鲁士蓝，结果就解了毒。现在她虽然没有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中毒时间太长，还是神志不清、瘫痪在床。”

按倒葫芦又起瓢，刘思宁那儿又来了个新问题：“大学生怎么会铊中毒呢？这个东西哪里来的昵？”

孙忠说：“小刘啊，探讨这个就跑题了。我现在想跟各位说的是，互联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这个工具可不得了啊。江泽民总书记前段时间在北京视察，要求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大约是上个月25号吧，《人民日报》就用《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作为标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什么是讲学习？我认为就是要不断吸收新东西，你们三个，做记者也好，做播音员也好，做老板也好，都要信息灵通，所以这个互联网千万要多学学、多看看。”

孙忠抬腕儿看了一下手表说，哟，快九点了。今天就这样吧，我在住处还约了人呢，谈得尽兴，差点忘记了。然后他一一谢过了刘思宁、赵静还有英峻：“谢谢你们陪我这个单身汉吃晚饭。”

大家也随着他一同呼啦啦地站起来说：“今晚跟您学到了不少东西。”

孙忠走到衣架前，先伸左手，后伸右手，穿上了刘思宁递过来的棕色皮外套，一边还跟英峻和赵静说：“今后你们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讲，只要能帮得上，我都会尽力去给你们办。”

英峻和赵静一阵激动，忙不迭地回答：“谢谢，谢谢孙省助关心。”

孙忠“刷”的一声把拉链拉上：“英峻哪，这两天省里安排领导分头送温暖，你们得出动吧？”

英峻说：“肯定要去的，这是每年年底的宣传重点。”

孙忠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新闻想办法弄得长点啊，不要省长、省委书记就哩哩啦啦地说半天，到了我这里就一句话，好不好？”

英峻难为情地笑笑：“好，我一定努力。”

刘思宁单独把孙忠送出了门，一边还说着改天再把VCD碟片送到他住处的事情。

刘思宁的司机送走了孙省助，赵静也打车走了。刘思宁回来说有事要谈，就把英峻带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刘思宁宽大的老板桌上还放着孙忠留下的墨宝：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另外还有一幅字：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两者的完美结合是我们的经营理想。这句话，英峻在刘思宁名片的背后看到过。

“刘总，你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把孙省助弄来给你们题字了？谁帮你们请来的，不会是赵静吧？”这个问题，英峻琢磨了一个晚上。

刘思宁的头得意地枕着老板椅，他把双脚交叠着放在了桌子上，他的脚上穿着英峻第一次看到的五趾袜，活脱脱地像一双没有发育完全的畸型小手：“开始我想叫你穿针引线，你可能迈不出这一步吧？我就知道。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见识见识，省领导也不是一个个一身铠甲、刀枪不入。要跟他们拉上关系，人有人路，蛇有蛇路，我刘思宁自有办法，怎么挨得上赵静呢？她倒是来求我帮她赚钱的，正好碰上了孙忠在我这里。不过，她比你脑子转得快多了，夏天我们请她来主持过婚纱摄影八分店的开张仪式，到了年底，她就记得跑来拉明年的广告，我还没有答应她呢。”

“为什么没有答应啊？”

“她提的价格是打九折，但是我知道你们电视台的广告最大折扣是七折，这中间20%的折扣就给她吃掉了，挺黑吧？黑倒不要紧，她个人肯付出点代价也可以，是吧？上她应该不难吧？我这里是好学习，天天‘想’上啊。”

“这是你跟她之间的事儿了。她在我们那里好像名声不太好，喜欢傍大款。”

刘思宁得意地说：“没人傍，当大款有什么意思啊，这你就不懂了，这个道理跟我们傍高官一样，当官的没有人拍马屁，当得有什么

意思啊？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天天还不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天底下是人都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有钱、有权的人，总会有人围着你团团转，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其乐无穷啊。有些地方，你还真得向赵静小姑娘学呢，你看她采访的《人物聚焦》，都是些国企老总、商界精英、各厅局的领导，你好像学中央台的《中华学人》弄了一个《春江学人》系列人物吧？干得一身是劲儿，其实没多大意思，以后还是多围着钱和权转转吧！”

刘思宁只要有时间，天天都会看《春江新闻联播》，不过，他可不是要接受教育，而是在寻找猎物。他还说起了一个民谣让英峻找准自己的位置：“一流记者炒股，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拿红包，五流记者写本报。”这时，他看出了英峻脸上流露出来的一丝不屑，就赶紧打住，换了个话题：

“不过，英峻同志，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分寸把握得很好，让领导谈了书法，谈了音乐，谈了干部作风，还谈了互联网，最后落脚到了讲学习。他今天尽兴得很，有进步，下次跟领导打交道还要再放开些，什么素段子、荤段子一齐要上。就是要弄得没大没小、称兄道弟，才算到了最高境界。”

刘思宁和英峻在一起，总是像搞传销一样，念念不忘给他洗脑子。刘思宁说着，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片递到英峻面前：“要过年了，一点小意思，去买点年货吧。”

英峻一看，是一张银都商厦的购物卡，面值500元，英峻没有立即去接，而是说：“刘总，别客气，无功不受禄啊。”

刘思宁说：“你放心，我会叫你办事的。你人不大，倒是有股子知识分子的酸气啊。”说着，他就拿出了一沓材料说：“上次我不就跟你说了吗？我们这个银都大厦企业文化建设已经走上正轨了，办了企

业报，有了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推出了规范性的服务措施，还成立了职工合唱团、桥牌队，内容多得是，弄一条新闻不会难吧？”

英峻拿过材料，一边翻阅一边问刘思宁：“什么叫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呢？”

“你问的正是我们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高雅和低俗这两个词你知道吧？雅的东西太高了，就脱离群众了；俗的东西太低了，就俗不可耐了。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雅俗共赏，商业也是一种文化，对吧？具体的内容你再翻翻这本小册子吧。等你来采访啊。”

“英记者，我们又见面了。”孙忠和英峻亲切地拉了一下手就一头钻进了一间低矮的平房，平房的主人是洪州床单厂的下岗工人丁桂兰。孙忠这是给困难职工送温暖来了。

丁家的平房狭小、昏暗而且潮湿，墙皮已经开始脱落，家具陈旧，摆设寒酸，孙忠带来的一路人马往里一站，小屋顿时就蓬荜生辉。

孙忠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摄像机，然后开始嘘寒问暖。他把一个带“福”字的装着200块钱的红包拍在了丁桂兰手上说：“这是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总工会的一点心意，还有一壶油、一点米、一点面，表达一下慰问，在新年来临之际，送一点温暖给大家。”

丁桂兰用手背抹了一下滑落的清鼻涕，两只手拉着孙忠的手说：“感谢省领导的关心。”

孙忠清了清嗓子，左手握着自己右手的手背说：“改革会遇到波折，企业发展也会遇到困难，希望你们相信，困难和波折都是暂时的。请你放心，省委、省政府各位领导心里，一直都装着咱们的下岗职工，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同时也要相信自己，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奋发图强，我们的明天就会变得更好！”这时，随行的干部带头儿鼓起了掌。

丁桂兰连声说着：“好好好，请省领导放心。”

小屋里，三台摄像机吱吱地转着，文字记者在采访本上刷刷地记着。孙省助的话落到纸上很像是套话，可从孙忠嘴里像拉家常一样说出来就是让人感动。朴实的丁桂兰确实也被感动了，对于这样感人的场景，记者们心里都很满意。可是，英俊却发现了问题，问题就出在孙省助这身行头上。孙省助这时穿着一件棕色的真皮短大衣，色泽光亮，软柔的毛翻领遮住了整个脖子。这件豪华的皮大衣更衬出了丁桂兰的卑微，再加上孙忠刚才把红包拍到丁桂兰手上时有几分心不在焉，英俊觉得这场景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财主打发一个乞丐。

一路人马从小屋里退出，总工会和厂里的人张罗着让孙忠再跑几户人家，旁边跑龙套的人从夹包里又翻出了一个红包递给了孙忠。英俊赶紧跑上去，凑到孙忠耳朵边上说：“孙省助，刚才您身上的皮大衣和工人的装束反差太大，是不是跟谁换一件别的衣服？”

孙忠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襟说：“是啊，是有些脱离群众啊。”后来，省总工会的人找来了一件军大衣给孙忠穿上，随行的一位干部还当场向电视记者宣布：前面拍摄的内容一律作废，要重拍。

于是，记者们跟着领导另找了一户人家，把刚才的内容重拍了一遍。忙到下午五点多，孙忠一共跑了三家企业八九户人家，几乎相同的话差不多说了十遍。从最后一户人家出来，天已擦黑，孙忠这才如释重负：“哎呀，总算完了。”

各位可不要错怪了孙省助的不耐烦，领导们这回下去并不是为了现场办公，所以并没有为工人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安排。但是，工人们可不知道这些，他们总要拉着省领导要求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甚至

极个别极个别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工人还敢当着本厂领导的面，说上一些风凉话。

一位老工人就拉住孙忠的手，痛心疾首地说：“孙省助啊，省里可要管管企业里的公款旅游啊，你看看，我们这里是厂长书记漂洋过海，科长股长深圳珠海，车间主任五湖四海，我们一线工人嘞，是刀山火海啊。”

屋里的干部听了都哭笑不得，孙忠和善地说：“有具体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好不好？”说着，他就赶紧逃离了那间屋子。

“温暖”终于送完了，孙忠要退场了。分别时，他对英俊说：“英俊哪，谢谢你的提醒，识大体、顾大局、讲政治，啊，不错。”

晚上，孙忠又穿上了那件光彩照人的皮大衣，伴着《春节序曲》的欢快曲调，在一个下属单位的联欢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第十六章 冲动的惩罚

爱就像一颗子弹击中了英峻，还穿透了他，最后到底能留下什么呢？

一千个莎士比亚也编不出来的情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离奇故事啊？

英峻怀揣着银都大厦 500 块钱的购物卡却没有心思去消费，他担心买东西的时候碰上刘思宁，因为他欠着人家的“表扬稿”呢。刘思宁上回给了他一堆材料，要让英峻宣传宣传他们的企业文化，谈何容易啊？由头在哪里呢？角度怎么扭呢？

想当年，他和邵年瞒天过海，把层出不穷的关系稿和有偿新闻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英峻扭角度的本事就像盘带大师马拉多纳一样娴熟，他曾如同千里走单骑一般，一路晃过了编辑、主任和台长，甚至把绝大多数观众都蒙在了鼓里。到了年底，他们那条发端于玻璃店开张的新闻——《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竟然还被台里评为年度优稿。如今在时政组才呆了几个月，怎么大脑就变得迟钝了呢？

亲爱的读者，您也帮着想想吧！银都大厦的企业文化，具体来

说，就是办了份《银都大厦报》，有了自己的经营理念，推出了几条规范服务的措施，还成立了职工合唱团、桥牌队，凭这就要弄条新闻上省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可能吗？一时束手无策的英峻忽然想起了陈伟文。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半个月后，在陈伟文的帮助下，英峻在《春江日报》的“春江评坛”里发表了一篇文章：

企业文化要有个性

一日，收到银都大厦总经理的一张折叠式名片，背面赫然写着：“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两者的完美结合是我们的经营理想。”这位老总解释说，高雅和低俗是一对儿矛盾体，雅的东西太高了，就脱离群众了；俗的东西太低了，就俗不可耐了。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企业文化。一个商人说出这等深奥的言语，在下起初当然也不太明白。但是，想起商场上下方便的自动扶梯，一尘不染的地面，过道墙上的国画和书法，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统一着装的售货小姐的殷勤服务，不禁要为其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点头称是了。

文章送到陈文伟那里时，英峻抬出了刘思宁说：“刘总的命令，第一段的‘银都大厦’千万不能删掉，到时请你吃饭。”哥们儿就是哥们儿，人家严格照办，一字没改。

第一段实际上整个儿就是银都大厦的软广告，只要第一段顺利出笼，英峻就算大功告成了。可是光写第一段，人家报纸能给你登吗？好在英峻博学多才，文章的后半部分他还装模作样地弄出了企业文化的理论糊弄事儿，你爱看不看。

“说说看，刘思宁给了你多少钱？”报纸刚出来，邵年就把《春江日报》甩到英峻面前，嬉皮笑脸地质问他。

“文革”给中国人落下一个特长，那就是很会读报。在那个砸烂一切的年代，枯燥的报纸成了人们窥探世界的唯一窗口。比方说，在那十年里，邓小平的名字何时出现了，何时又消失了，何时往前挪了，何时又往后落下了几位，这其中的飘忽不定，就映照着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几起几落。报纸上虽然流露的只是蛛丝马迹，可是老百姓却看得一清二楚。

如今，读报的特长从他们的父辈传到新一代年轻人的那里却发生了变异，他们不仅政治嗅觉灵敏，而且更善于闻出报纸中的铜臭味儿，其灵敏程度，已经赛过了良种猎犬。

邵年一屁股坐到了英峻面前的办公桌上说：“好小子，你还开辟了YC新闻的第二战场，还把弟兄们甩下吃独食啊。”“YC”新闻？英峻心领神会，肯定就是“有偿”新闻嘛。这会儿，办公室里还有别的同事，邵年灵机一动，便说起了“黑话”。英峻无言以对，只能仰面含笑，任君奚落。

邵年拿住了心虚的英峻，并不是要给他敲警钟，而是想把他当救兵，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更难的活儿，到底有多难呢？邵年说难于上青天。

元旦、春节是电器销售的旺季，孩儿电器公司决定在洪州大干一场，他们过年也不给售后服务和安装维修人员放假，而是让他们向社会承诺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他们把一份题为《孩儿电器公司春江分公司承诺在春节期间为洪州消费者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通稿送到了邵年那里，希望他组织记者进行媒体轰炸，广播、电视、报纸一起上。

邵年小声说：“孩儿公司的邹经理真他妈小气，想在媒体全面开花，他才肯出1万块钱，你说1万块钱能把这事儿搞定吗？”

策划也好，扭角度也罢，这都是在某个限定的范围内完成自选动作，这简直就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好在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这种限制反倒让英俊逐渐迟钝的大脑恢复了灵活的运转，他正在写送温暖的稿子，灵感就如同爆米花机那样“嘭”一响，香气四溢——一个锦囊妙计应运而生了。

英俊的策划，起初听起来很落俗套，但听着听着，便让人感觉到峰回路转独具匠心。他叫孩儿公司到省总工会给下岗工人以捐款的方式献爱心，捐款的数目要有零有整，比如说四千八百七十六块七毛八分。这时，是个人就会嘀咕，为什么给下岗工人捐款还有零有整？你就跟人解释说，这是孩儿公司的8名员工过年不回家省下来的路费钱。不管是谁，他当然还得追问，孩儿公司的人过年不回家干吗呀？这不就正中孩儿公司的下怀吗？他们过年不回家，这是要为洪州人民提供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这样层层剥笋，一条经济信息不就水到渠成地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风尚了吗？

邵年听了，连声夸道：“高，实在是高，阁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简直就是天才，春江大学到底是怎么教出来的啊？发动洪州人民挖500年才能挖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活宝。”

几天后，邵年就领着记者“采访团”尾随着孩儿公司的邹经理，跑到省总工会捐款去了。省总工会的同志不明真相，见着捐款就被感动了。生活保障部的金部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始我们也觉得奇怪，孩儿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只捐这么四两千块钱，而且还有个几毛几分的零头。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员工春节不放假，省下往返的路费捐给下岗工人，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钱不是太多，但是情义很

重啊。”

又过了几天，金处长的这番话就在《春江新闻联播》里播出了，与此同时，春江省和洪州市的媒体又把这条新闻克隆了一遍。

《孩儿员工过年不回家 省下路费捐给下岗职工》，这是《春江日报》头版右下角陈伟文的杰作。老陈他们圈子里的狐朋狗友，对于这条新闻的独辟蹊径，一时间是津津乐道，有口皆碑。虽然明摆着有商业炒作之嫌，可是，在那个年月里，老百姓反应还挺迟钝，所以，大家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反感。

这天中午，邵年拉英峻共进午餐，他喜气洋洋、笑逐颜开地说：“孩儿公司的邹经理对你的策划给予了高度评价，经济信息上了省报的头版，他说这是他到孩儿公司的头一回，所以，他委托我单独奖励你1000块钱，以后他们的业务还多着呢！”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英峻怀揣着1000块钱，感到心满意足。这一年来，值得英峻高兴的事儿真挺多，年底当上了先进工作者，还有一堆作品受到了好评，大会小会总遭到领导的表扬。当然，外快他也没有少拿，时政组是计划经济，他可以在这边安然地吃着国家的；另一边，社会新闻组是市场经济，他又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吃着商家的。他和邵年在一起捞外快时，总是含蓄地躲在邵年的背后，把邵年当成了天然的挡箭牌。当英峻名利双收时，人家邵年正变得声名狼藉。不过，邵年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他活得很现实，他并不计较什么名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格言他还没听说过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干了。

上大学时，英峻他们在宿舍熄了灯就开“卧谈会”，他们有个习惯，不论从什么事情谈起，谈着谈着，最后都会落脚到女人。毕业两年多了，他们的这个谈话习惯依然保持着它昔日的惯性。这回说完了

钱，没什么别的话要说了，看来又该谈女人了：“你和江小姐发展得怎么样了？搞定了没有？”

英峻又是无言以对。在恋爱方面，邵年应该算是英峻的师傅。邵年说话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把“恋爱”叫做“搞女人”，他把“一对恋人”都称作“狗男女”，他把约会干脆就叫做“鬼混”，他教育英峻说：“搞女人就要胆子大，女人天生就喜欢一种被征服的感觉。女人对男人犹豫乃至抗拒，其实就是期望你来攻破她的堡垒。你不征服她，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实质性的跨越。什么，不道德？你不要担心不道德，道德能拦得住爱情吗？能被道德拦住的爱，算爱情吗？上回，咱们两对狗男女在澄溪宾馆鬼混，你就错过了一个机会，她江月既然会跟你去，又明知是两男两女住宾馆，人家没准儿已经做好了被征服的准备，可是谁知你有贼心没贼胆，贻误了战机。人家总不能洗得香喷喷的自己给你送过去呀。一个女人对你并不设防，你就得贴上去啊，若即若离的，日子久了，夜长梦多啊。我知道，凡是美女，她们总不肯，也不会停下来等你，对所有美的东西，除了见缝插针，巧取豪夺，没有别的办法！”

这番话把英峻惊出了一身的紧迫感，他赶忙问计：“但是我感觉江月好像警惕性很高，她总是不给你机会让你越雷池一步。你记得那次吧，你拍完霓虹灯的新闻，在大排档碰上了我们。其实那天我在她的房间里挨到了挺晚，可是她突然又要拉着我去吃大排档。”

邵年自信地说：“你肯定隐瞒了什么细节，我就不问了。我承认你搞业务智商高，可是搞女人情商却很低。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最大失败。你上大学时是个好学生，正因为你是好学生，我们的大学教育有什么缺陷，你就有什么缺陷……上次在澄溪宾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女人在外游玩，一时兴起，是最容易任人摆布的时候，可

惜，你错过了。不但你错过了，你还坏了我的好事。”

英峻这时抬头看了一眼邵年，他觉得邵年在“搞女人”的问题上，简直就是泰斗，直接就可以拿诺贝尔“搞女人”奖。上天怎么把他的全部智慧都安排在了“搞女人”上面呢？

“女人不喝醉，男人没机会，你的酒量肯定没本事把江小姐灌醉，是吧？命真苦，按你的特长，就只能跟她侃，把她侃晕，要保证长时间地倾心交谈，倾心交谈，你懂吗？不是谈国家大事，是谈儿女情长，最好是谈性，你不敢谈性，那就谈性感也行。你他妈最大的恶习就是跟女人谈业务，谈国家大事，要学会耍贫嘴，说情话，知道吗？你要厚起脸皮问她，同意做我的女朋友吗？如果你同意的话，让我亲你一下；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就亲我一下，怎么样？这话一出来，那就是调情的气氛。想当年，我在学校为什么是情圣，就因为你们都在假装正经，只有我一个人在假装不正经，反而让女生觉得我这与众不同。拜托，你现在见了女青年，不要假装正经，光跟人家谈业务好不好？！装不正经，不会吗？”

英峻听了邵年的话，在心里竖起了大拇指：知我者，邵年也！上回在江月屋里，他不是和她一本正经地谈了一晚上的《新闻联播》吗？他怎么知道的？！英峻心里想，今天邵年所说的“耍贫嘴，说情话”，本质上还是语态问题，核心是要改变语态，有时恋爱和《新闻联播》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如出一辙……唉，怎么又想起业务了？！真是积习难改。

“还有，女人爱听恭维话，她从你的恭维话里面能看到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些恭维话她要是信了，她就是你的人了，嗯，还有圣诞节、情人节，女人的情绪都处在最容易攻破的躁动期，这些日子在国外都是女人的失贞日。你要学会关心女人，要让她充分感受到你是

可以依赖的。她江月不是外地的吗？她肯定得回家过年，你得去帮她收拾东西，还得对她的父母问长问短……这都是学问哪，换了别人我还不说呢！”

听完了邵年的经验之谈，英峻真是感到有些羞愧，自己虽然博学多才，满腹经纶，可怎么就不会为人处世，对付女人呢？他当年在大学里教《公共关系学》时，里面还有专门一章就是人际交往，怎么一点儿都没用上呢？到头来还得邵年班门弄斧，教鱼学游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2月14日。情人节。

再过两天，江月就要回到219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县城和爸妈一起过春节了。英峻和江月一起在咖啡厅吃着烛光晚餐，两人对视着，静默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帮你收拾东西好不好？”

江月说：“好啊。”

两人拉着手上了楼，江月泡上茶，打开电视，英峻就顺势把江月揽在怀中一块儿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新闻联播》，罗京正一脸严肃地告诉观众：1996年2月14日，中国和越南铁路恢复通车。搁在平时，英峻就会顺着这个话题扯起中越关系，还有《血染的风采》和《高山下的花环》等等。这次，他想起了邵年的提醒，就把话咽了回去。那谈点儿什么呢？

“问你一个问题，你小时候就这么漂亮吗？”英峻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先练练恭维话。

“今天这是怎么啦？”江月从英峻怀里转过身子，抬眼研究了他半天，“你也会恭维人啦？”英峻在心里佩服得紧呐：这女孩儿真敏感！

“没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女大十八变嘛，越变越好看，

人家说小时候丑的人，长大了才好看，你是不是这样呢？”英峻沉着地为自己辩解着。

“我给你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吧。”江月起身就从里屋拿来了相册。接下来的气氛果然就不一样了，两人一起端着相册，头挨得很近，一同浏览着江月过去的日子。

“这是我……这是我妈……这个是我爸……这是我100天……”

“啊，还是全裸呢！”

“流氓！”江月骂人的时候看不出一点儿怨气，倒是显出了一种娇媚。

英峻夺下江月手中的相册，扔在了沙发上，“我今天就是流氓了！”他使出蛮劲，抱起江月就往里屋走。江月嘴上小声骂着“坏蛋，放开我”，手却如同柔枝嫩柳一般，紧紧地缠绕着英峻的脖子不放。目的地——床，到了，英峻轻轻地放下江月。这时，她已经变成了娇滴滴洁白无瑕的一块温香软玉……他们亲吻、拥抱、结合在一起了，干柴烈火就这样燃烧了起来，直烧得噼啪作响，房倒屋塌！

床吱哑、吱哑地叫唤着，在完成了它永恒的使命之后，安静地靠在了墙边。英峻从自己的“临床表现”中找到了男子汉的自信。不过，他觉得自己刚才的动作一定很野蛮，至少不优雅。

屋里关了灯，漆黑一片。英峻怀抱着江月，心里回味着她的身材，胸部很丰满，腰身很精干……真是瘦不见骨，丰不余肉，一切都恰到好处。两人盖着被子说着温存话，地上是他们刚刚“打扫卫生”用过的白色纸团儿。纸团旁边是江月的一双长筒皮靴，它在黑暗中活像一对假肢，还把英峻给吓了一跳。

江月拉过英峻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温存地说：“你说是来帮我收拾东西的，可是你来把我给收拾了。”

“这辈子我要天天收拾你。”

“你好坏啊。”

“太好了，我在你眼里终于变成坏人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两人说的话越来越像是台词。忽然，英峻想到了一个要紧的问题。他本来对于云雨之欢有着一种惨烈的印象，因为他知道女孩儿那里有一道天然的屏障，可是为什么他在江月这里却能长驱直入呢？他哀伤地问她：“为什么，我会来晚了？”

屋里一片寂静。

“你是说我不是处女吗？”江月确认了他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将预备好的眼泪流淌了下来。这是女人天生的本事，她们常常以此获得怜爱。她轻轻地问他：“你觉得我是不可原谅的吗？”

英峻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经不住女人的哭泣。那个伶牙俐齿、妙语如珠的英峻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铛铛铛”，外面忽然传来了敲打铁门的声音。“月月，月月。”敲门男人轻声喊着江月的昵称。

英峻搂着蜷缩在他怀里的江月，用气声问着话：“他是谁？”

“一个老乡。”同样也是气声。

“那怎么办？”

“我不想见他。”

“好，那我们都别动，假装屋里没有人。”

英峻才不相信寒夜里站着的真的只是她的老乡，邵年说的不错啊，江小姐这样的佳人，排队等着的人想必也不少啊！不管他是谁，英峻首先得让外面的男人彻底绝望。

屋外的人还在执著地“铛铛铛”地敲着门，“月月，月月。”接着竟

然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英峻在被窝里一惊：“啊？他还有钥匙？”

“他没有钥匙，我的锁是新换的。亲爱的，你说他会不会破门而入啊？”江月的声音发颤，吓得像只受惊的兔子，蜷缩着，把头深埋在了英峻的怀里。英峻在心里不断地问，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在没有弄清来者身份之前，英峻根本不敢贸然出击。一来，他怕在“肉搏战”中吃亏；二来，他怕丢不起这个人。唉，“名记”有“名记”的不便啊！

“铛铛铛、铛铛铛”，敲门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江月，江月，”那男人抬高了声调，亮出了真嗓音喊，“江月，江月。”英峻的脑子顿时“嗡”地一下，天哪，这声音竟然是刘思宁的！在黑暗中，他屏息谛听着这个男人的声音，他绝望了，屋外的男人就是刘思宁！！

“刘思宁”终于走了。英峻惊呆了：“怎么会是刘思宁？他为什么会有你房门的钥匙？”

江月在黑暗中抽泣着，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一会儿，她从英峻的怀里钻出来，换了个姿势，仰面朝天接着哭。她的一只手抓着英峻的手，挨个儿掐着他的手指头。这哭泣代表的是委屈、愧疚还是忏悔？英峻根本摸不清，如果是别的女孩儿为了别的事情哭泣，英峻会逗她说，别哭了，你哭的眼泪都可以种两亩水稻了。可是今天，他根本没有心情去幽默。

江月哭够了，也理清了思绪，她开始给英峻讲述自己红颜薄命的故事了：

“我有个远房亲戚，她是个老会计，在银都商厦的财务室工作，大三暑假，我就跟着她在财务室实习。说是实习，其实经常是打打杂，跑跑腿。我第一次见到刘思宁是送财务报表给他签字，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我这辈子最不应该遇到的人。”

不用听她往下说，英峻就猜出了下面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可是，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英峻最心痛的一次“采访”：“他当时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只是问了我哪个学校上学，上几年级了。”英峻的心稍稍平静了一点，他下意识地希望江月能够找到充足的理由证明她的无辜。“后来，我在财务室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事情，觉得他是个有头脑、处事决断而有分寸的男人。比方说，他们宾馆有一些常住客，一住就是几个月，宾馆总是把常住客安排在最上一层。有一次，一个女房客气哼哼地去退房，说是隔壁总有人给他打骚扰电话。宾馆保安部的人一查，发现骚扰电话是隔壁的客人打的。这个女房客的隔壁，住的是两个广东人，好像在洪州搞什么工程，其中一个工程监理，另一个是司机，两人早出晚归的，估计骚扰电话就是那个年轻司机打的。这一下，保安部的人不干了，经理带着两个人跑上去把广东人说了一通，警告他们不要再打骚扰电话了。结果，两个广东人挨了骂，当天也搬走了。”

英峻觉得这是一个公关的好案例，但他纳闷儿，这件事情发展到后来，怎么就让江月觉得这个偷香窃玉的刘思宁是一个“有头脑”、“处事决断而有分寸的男人”了呢？他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刘思宁开了一次员工大会，他说，一次跑了两个常住客，这样的经营态度，宾馆迟早要关门。他指着客房部的经理说，你们当时应该想尽办法把投诉的女房客先留下来，可以给她换房间，给她的房子打折，还可以赔礼道歉，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她留住。对那个打骚扰电话的房客呢？他指着保安部的经理说，有什么办法既警告他们，又不让他们觉得没面子呢？他说，你只能跟打骚扰电话的广东人装傻。你只能上门这样跟人家说：有客人投诉说他们总是接到骚扰

电话，不知道你们接到了没有，如果也接到了，我们对你们表示歉意。现在宾馆加强了防范，总机都安装了电脑监控，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你们可以直接向总台投诉。这样说不是就保住了两个常住客吗？那个保安部的经理听了，羞愧得当场表示辞职不干了，刘思宁说知道害羞是好事，不干不行，但得扣钱，结果客房部和保安部的经理一个人扣发了两个月的奖金。这件事，让大家对刘思宁佩服有加。”

江月这样娓娓道来，无非是想给自己以后的过错打伏笔，他急于知道结果，就措词小心地直奔主题：“那你和他，什么时候有了那种超出一般的关系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出来了你别生气，我今天什么都跟你说。”这段往事，一定是她尘封已久的隐私，隐私越多的人，心事越多，心理负担也重，江月也许今天是想顺势寻求一种解脱。

江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他就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在员工的心里，好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大家对他心理上的依赖，你都无法想象。有一次，省里举办宾馆行业的青工技能大赛，你不是去采访了吗？银都大厦超水平发挥，得了团体第二。比赛前，他叫领队跟队员们说，放心大胆地去比吧，评委全被我刘思宁搞定了，已经内定前三名了。其实呢，这个比赛刘思宁管都没有去管，结果，大家信以为真，什么包袱都没背，竟然拿了团体第二，差点儿都赢了东道主春江宾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有个客人好像有点儿流氓习气，他竟然要求服务员帮他换保龄球鞋。那个小姑娘礼貌地笑笑说，先生您真会开玩笑。刘思宁就说这个服务员是个人才，我不明白，他就用同样的办法试了试其他的服务员，结果没有一个服务员会像她一样婉拒客人的无理要求，其中一个服务员冷冷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没有这项服务；另一个说，你又不发奖金凭什么给你穿

鞋；还有一个活泼型的女孩儿干脆就说，想得美。后来，刘思宁就把第一个服务员挖到了他们店里，现在，那个服务员成了银都大厦的服务标兵。”

在江月的描述中，刘思宁的确是位有点儿魅力的商人，他这时也不好反驳她说刘思宁是一个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好色之徒，这不仅对江月是种亵渎，也是对自己的亵渎，毕竟，刘思宁还是英峻的朋友。就像两夫妻吵架，丈夫咒骂妻子贱货的同时，其实也是在骂自己瞎了眼。在这样的两难境地里，英峻只能耐心地听故事。

“后来，刘思宁时常会带我出去应酬，我喜欢听他讲他在商场上的经营手段。比如，他说他在宾馆大堂开了个商店，里面的东西都很贵，明摆着是宰人的价格，可是生意还不错，秘诀就是客人在这个商场买东西可以把消费算在房费里，他们做的就是公款消费的生意。相反，刘思宁对于他们宾馆的开销却很会精打细算。你发现了没有，他们每个员工的胸牌上面写的都是英文名字，什么 Tom、Jimi 的，我还笑过他崇洋媚外呢。他解释说，他的大堂经理叫 Tina，人事部经理叫 Tom，酒店每个岗位上的英文名字都是固定的，即使换了人也还用原来的胸牌，一来方便他找人，二来是省钱。你看，春江宾馆员工的胸牌刻的都是中文名字，如果来了新人还得重新做胸牌，一个胸牌 5 块钱呢，如果叫英文名字，同一个岗位换人也不换胸牌，不就省了 5 块钱吗？”

这些话，让英峻听得很入神，他也没有打断她，任她像自言自语一般一直说下去：

“实习结束了，他偶尔会开车跑到学校来接我，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们还会一起讨论一下经营管理方面的事情。他的到来，吓退了学校所有的追求者，但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君子，连我的手指头都没

有碰过。一晃，大四的实习期又到了，我又到银都大厦实习了。这回，用不着通过那个远房亲戚了，是刘思宁亲自安排的，每月还有300块钱的工资。实习期间，我爸爸查出了胃癌，我要请假回家，刘思宁拿出了一万块钱塞给我，我不敢要，他说是借给我的，等工作了再还吧。当时我哭了，那是我们这个家庭最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爸在洪州开刀，刘思宁又出面找了位名医生给他做手术。我爸爸怕花钱，手术后很快就吵着要出院，刘思宁又帮着租了这套房子，让他先在洪州调养。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以回报。”

“你不知道刘思宁是商人，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回报的吗？而且，他还是一个情场老手。”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他说我是她的红颜知己，他常常跟我谈起他老婆，还向我请教有关和女人相处的问题，他的婚姻似乎不能带给他幸福。我们的交往是从精神开始的，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劳伦斯，就是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那个作家说过一句话，一切从精神开始，一切从肉体结束。有一天，我们去喝酒，我喝多了，他送我回到这里……唉，这就是代价。那之后，他甚至说过要离婚娶我，但我根本没有信心。我的感情已经千疮百孔了。我以前把爱情看得很重，算是个爱情至上的人。谈恋爱的时候自己会完全投入其中，所以有一天这种爱情不能再坚持下去，我会很痛苦，会很难走出来。大一、大二我经历了一场不了了之的爱情，我害怕爱情了。在年轻男人那里受到了爱情挫折的女人，最容易被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攻破。后来，要毕业分配了，刘思宁帮了我，他找了他当行长的同学李锦华，我轻而易举地就留在了洪州，进了工商银行。现在，这个屋里的一切都是刘思宁给的，这个屋子并没有别人合住，但是，刘思宁有钥匙，他摸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跑来坐坐。”

坐坐？还是做做？英峻已经灵魂出壳，他的脑海里痛苦地闪过了刘思宁的淫笑，一时心痛得都无法呼吸。

“一个女人，不管她怎样光艳美丽，就算是倾城倾国，如果没有爱情的滋润，她不过就是一枝干等着枯萎的花朵，是吧？我渴望爱情，这不是错吧？经历了这么多，我对男性，变得既渴望，又怀疑，但我遇见了你，一个英俊有才的记者，我在你这里看到了希望，这也不是错吧？但是，我对你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我都跟你说过，见到你，我变得很低很低，都低到尘埃里了，现在你明白了吧？自从有了你，我明确地跟他说过，我想过自己的生活，他一直不置可否，我不能等了，就换了门锁。以前，我带你来这间屋子，每次都冒着和他碰上的危险。你知道他把我当成什么了吗？”说着，江月伸手开了灯，侧身打开书柜上的录音机，她麻利地调整了磁带，录音机里传来了一个凄婉的歌声：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
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
这撩乱的城市

容不下我的痴
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地放肆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
对爱无计可施
这无味的日子
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这歌听过吗？”英峻摇摇头。泪眼愁眉的江月告诉他：“这个歌的名字叫《囚鸟》，是张宇唱的。他当时正在忙于做一张专辑的结尾，一天到晚不回家，妻子就留了一张字条在桌上，写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张宇还以为是歌词，后来就把它写成了歌。这个歌的痛楚好像就是在写我，我一天能听几十遍，然后泪流满面。你恨我吗？我成了别人的囚鸟了。他为了能方便地找到我，送了一个中文传呼机给我，每天给我留言的只有他。我是那个学校学生中第一个拥有传呼机而且是中文传呼机的人。”

有道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英峻一直都没有找到冲冠一怒的合适机会。可是，当江月在说到中文传呼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某种虚荣心和满足感，这让他愤怒了，他一言不发地把衣服穿好，到书架上拿过砖头一样厚重的《唐诗鉴赏辞典》，刺刺刺地翻到张籍的《节妇吟》递给了她：“大款靠小恩小惠笼络女人，从古至今就没有断过，就看你有没有气节了。现在的女人在气节上比古人是差远了，其实，拒绝人，一句话就够了：先生，你真会开玩笑，不会说吗？”英峻用手点着《节妇吟》说，“‘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典故你听过吗？古代的一个有夫之妇很有姿色，有个大款为了勾引她，就送了两颗价值连城的明珠

给她，这个妇人当时挺喜欢，就把明珠系在小红袄上，后来想想不对，她老公家里也挺富裕，老公还是明光殿里的卫士，明光殿就好比是今天的中南海紫光阁，她老公也算是卫戍区的干部了，有地位，有名头。思前想后，她觉得还是应该和老公同生共死，就流着泪把明珠还给了大款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委婉而又不容商量……现在的大款和情人，看来整体素质是普遍下降了。”

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江月挂着泪花低头读《节妇吟》时，英俊从里屋出来，准备穿上自己的皮鞋摔门而去。他发现刘思宁从门的下边塞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进来，他说：“快来拣钱吧，半夜里有人给你送钱来了。”

英俊的心里空洞洞的，像一口深井，他背着一个痛字掉了进去，就再也没有爬出来。他的思绪闪回到了保龄球馆、火车座的餐厅、大排档……江月熟门熟路地光顾这些场所，不正暗示着她曾在这些场所获得过欢娱吗？更可怕的是，英俊想起江月离开自己的小屋时，还要把两个喝过的茶杯恢复原状，甚至她和他接吻都是那样地熟练……还有那幅国画《一樽还酹江月》，他一切都明白了。

爱像一颗子弹，击中英俊之后，还穿透了他。除了伤痛，他身体里什么都没有留下。甜蜜的爱情总是相似的，痛苦的分手却各有各的

不同。唉，这都演的是哪出戏啊？一千个莎士比亚也编不出来的情节！

英峻沦陷在自己的悲剧里不可自拔，他想起一位大文豪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这话虽然有道理，但未免太空泛。这回，英峻对于悲剧有了切肤之痛，他也能给悲剧下定义了：悲剧就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才华，给你了贼心和贼胆，也让你俘虏了某个绝代佳人，可是长相厮守的美梦还没有开始，却活生生地走进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像那倒霉的梁山伯一样成了悲情英雄：“我肝肠寸断口无言，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并蒂莲……”

第十七章 鸵鸟城开张

省领导低调现身鸵鸟城，这是谁家的酒店要开张？

一条新闻换来 200 万，到底是谁变成了大款的马仔？

“快乐就如同昙花绽放，总是乍现就凋零，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1996 年的春节，英峻过得很失落，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其实，仔细想来，他在江月那里迸发出来的热烈真比昙花一现还要短呢，倒更像是烟花——在一瞬间突然炸响，光彩夺目，然后便化作了天花乱坠的美，一地破碎，叫人无从收拾。在那个激情时刻过去之后，江月那张鲜活灿烂的笑脸在英峻的脑海里就像电影中常常使用的表现手法一样，一下子从彩色变成了黑白。江月的微笑已经变得美丽而苍凉，英峻重新又回到了自己原始的寂寞之中。他想起了邵年的话，爱情只不过是寂寞撒的谎，嗯，有道理。

“我明天要到北京进修去了，跟你说一声再见，我觉得，我，我有些对不起你……我们能否再见一面？”春节过后，突然有一天，英峻接到了江月的电话，他并没有喜出望外。对于江月，他爱过，却被爱灼伤。他情愿从此不再见到她，省得她老是提醒自己的失败和被捉弄。在电话里，英峻既没有问她几点的车，去北京进修多长时间，更

没有问她去哪个学校进修。江月觉察出了英峻的冷淡也变得冷淡起来，她在挂电话前说：

“那天晚上那 10 块钱真的是刘思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他不过是想证明他到过我那里，并没有别的意思，再见！”

电话响着忙音，还被英峻放在耳边。他在想，刘思宁夜半敲门时，肯定并不知道江月就在屋里，他更不会想到被窝里还有英峻。他觉得很委屈，这出关公战秦琼的荒唐戏，怎么就会落到我英峻的头上呢？他在心里祈祷着，那些曾经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的女人啊，请不要再假装清纯摇曳多姿，请你们永远地——别再光临！

春天来了，桃花依旧，佳人远去，情敌突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就是英峻 1996 年的春天。唉，早知结局是荒唐，不如不遇倾城色。

过了几天，英峻收到了一封江月寄自北京的挂号信，信里只有一首题为《偶然》的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英峻的眼光从信纸上匆匆扫过之后，就把信纸连同信封撕碎扔进了字纸篓里。他可没有闲情雅致去欣赏什么多情的诗篇了。他以为这诗是江月写的，其实写诗的人名叫徐志摩。

这时的英峻，总是摆出一副饱经沧桑、疲惫不堪的姿态，白天上班变得情绪低落，做起事来经常走神儿，吃起饭来没有胃口，不到饭点儿又觉得饿。一上班，就犯困；一上床，他就失眠。为什么失眠呢？因为女人。唉，没有女人的时候，为了没有女人而失眠；有了女人的时候，又为有了女人而失眠。

“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那年月到处都飘荡着张学友的《情网》。

黑夜里，英峻总会在自责之中心如刀绞。他当初和江月偶然相遇，仿佛是多情人遇见了有情人，因为一时寂寞而谈起了恋爱。可是，日久天长，当他对江月一往情深之时，他便撞上了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家刘思宁，正当他“偷香窃玉”之时竟被人家拿了个正着，只落得梦断床榻。爱，是覆水难收，英峻便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更与何人说呢？这年头，摊上这事儿，你向人家诉苦，除了被人好奇地刨根问底，连一点儿发自内心的同情都捞不着。

夜越深，英峻的脑子越清楚。他弄明白了，他现在要恨的人不是江月而是刘思宁。刘思宁不仅在经济上唯利是图，而且在情场上也贪得无厌。刘思宁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鸬鹚捕鱼图》，竹排上的那只鸬鹚正伸着带钩的利嘴，随时准备扑入水中，把鱼叼上来。刘思宁就像那只鸬鹚，天天眼里都盯着水里游动的各式各样的鱼，每时每刻都

在寻找下嘴的地方。刘思宁就是一个危险的阴谋家，每天都躲在暗处盘算着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地设置着陷阱，这不，江月带着自己的贞操就掉进了这个陷阱。接下来，他还担心现在的省助，未来的副省长孙忠会带着自己的权力成为他陷阱里的猎物。

有一天，英峻在银都大厦二楼的咖啡厅遇上了刘思宁，他仰面朝天陷在沙发里，正把右脚脖子架在左膝盖上，脚板像蜜蜂掠翅似的高频率地抖动着。他见着英峻，得意地说，孙省助正在楼上的桑拿房里快活呢，两个钟(90分钟)过去了还没下来呢！

说话间，孙省助飘然而至，他的右手还被那个刚刚“享用”过的女孩儿亲热地挽着。孙省助径直走过目瞪口呆的英峻，就像走过了一根电线杆，他对着刘思宁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小蜜’忘不了！刘总啊，今天你派来的是你们这里的‘劳模’吧？我要，我要，我还要，差点都被她搞死了！”那女孩儿听了，调皮地朝刘思宁扮了一个鬼脸儿，就挽着孙省助下了楼。后来，英峻和刘思宁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英峻骂他居心不良、唯利是图、祸国殃民、荒淫无耻、流氓成性……刘思宁抄起茶几上的咖啡就泼在了英峻脸上，英峻烫得想要大叫，可是喊不出声。

原来，他是做了一个噩梦。如今，除了失眠，噩梦又给英峻新添了早醒的毛病。

即使晚上没有睡好，但白天仍然无可阻拦地来临了，英峻睡眼惺忪，实在是不想起床啊，可是不起不行，今天还要和邵年一道去拍新闻呢。英峻和邵年分道扬镳好几个月了，前两天他忽然神秘地恭请英峻出山，一同出席一个隆重的商业活动——鸵鸟城开张。

“啊？一个吃鸵鸟的酒店开业，为什么一定要拉我去？你又想好了什么鬼角度啊？”英峻显得很吃惊。

“你去了就有角度了，人家省长助理到时候也会出席。”

“哪个省长助理？”

“叫你去还会有哪个省长助理，孙忠呗！”

“什么人开的的酒店啊？开张还搬得动省领导？”

“老板是一个刚从深圳淘金回来的洪州人，我也不认识。其他事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听我的，赶紧报个选题吧，就写‘省长助理孙忠视察民营企业’，借你的贼船出一次海，先去拍，拿了红包再说。”

按常规，对于孙忠这样的省领导的公务活动，省电视台新闻部必须等省政府办公厅会议处的通知安排，可是，有些领导喜欢进行一些自由活动，到处走走、四处看看，这在老百姓看来都叫视察。不过，对于领导们这样的“视察”，省政府的会议处是不会通知报社、电视台的，可是，这些被“视察”的单位却会用八抬大轿把记者请来给他们撑门面。

邵年拍拍英峻的肩膀：“省领导去得，你怎么就去不得？你不去，易主任到时候说不定还会怪你漏了新闻呢。”

英峻觉得邵年说的也对，便应承说：“那就先拍了再说吧。”

鸵鸟城开业那天上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酒店开张加上孙忠的到来引来了路人的骚动和围观，马路一下子被阻塞，出现了“肠梗阻”。两名交警开着三轮摩托怒气冲冲地停在了酒店门前。按常理，他们会对造成交通阻塞的肇事者大发雷霆，可是，眼尖的一位交警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正中央的孙省助，两人便一边用步话机向上面报告着什么，一边自觉地退到路边乖乖地维护起了交通秩序。

记者们个个怀揣着 300 块钱红包，长枪短炮地对着剪彩的领导扫射。孙忠倒也低调，剪完彩象征性地鼓了几下掌，连话都没讲，一转

身就进了酒店进行“视察”。在一大帮随从里，除了酒店的老板张金龙、区里的头头脑脑之外，竟然还有刘思宁。这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英峻第一次见到这位——大款——情敌。

中午，记者和领导们在不同的包厢享用着鸵鸟肉，味道好极了。今天来采访的记者满满登登坐了一桌，这都是《春江日报》的陈伟文张罗来的，他因此在这张餐桌上享有了崇高的威望。他在饭桌上只嘟哝了一句，哎呀，我老婆中午下班还没人做饭呢！邵年他们这帮年轻记者便借花献佛，嫂子长、嫂子短地鼓励陈伟文把嫂子也叫来享用美餐。陈伟文正打着老婆的传呼，包厢的门被推开了，服务员进来礼貌地把英峻请到了隔壁领导们的包厢里。

刘思宁见英峻来了，就咋咋呼呼地站起来管英峻叫“御用记者”，还自作主张地要英峻给孙忠敬一杯酒。孙省助呢，正满意地笑着，好像坐在那里等着英峻敬酒呢。英峻硬着头皮倒了一杯啤酒恭恭敬敬地一饮而尽，他便以为自己可以退场了。这时，孙省助叫住了英峻说：“刘思宁啊，把刚才你让我们猜的那个谜语再跟我们英记者讲一讲，看他猜得出来吗？”

桌上有人附和道：“对对对，让记者帮我们猜猜，他们见多识广，肯定猜得出。”

显然，在英峻进来之前，这谜语是把大家难住了。刘思宁撸起了一只袖子提示大家说：“那我再说一遍啊：叶玉卿到罗布泊的大沙漠探险迷了路，结果被太阳晒干了，你说沙漠上会留下什么呢？叶玉卿是何许人也，我已经跟领导们解释过了，她是香港演员里面著名的大波霸，胸部超级丰满。”

英峻听完“谜语”便笑了。碰巧，他在酒桌上听邵年说过这个段子，他不露声色地说出了答案：“波霸被晒干了，当然剩下的就是两

袋儿奶粉了。”

桌上的人哄堂大笑，孙省助跟着大家笑完了，想想又笑了起来，他带着总结的口吻说：“答案是庸俗了一点，但是，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说着，说着，孙忠又笑了起来。英俊想起了自己噩梦里的孙忠，心里掠过了一丝隐痛。

众人的笑声好像就是对刘思宁的鼓励，他转头对英俊说：“我再让领导猜一个谜语，你知道答案的话，麻烦你先别说。”

英俊没有做声，刘思宁接着说：“这个谜语是刚才那个谜语的续集，谜面是：叶玉卿和叶子楣赛跑，猜一个成语。”

饭桌上有人问：“刚才那个叶玉卿是波霸，这个叶子楣是什么霸呢？”

刘思宁笑着说：“领导，叶子楣也是波霸，现在是两个波霸赛跑，打一成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嘛！”

.....

英俊回到自己的包厢坐下。不一会儿，鸵鸟城的老板张金龙和刘思宁一前一后地端着酒杯走了进来，一桌记者赶紧站了起来，有酒的端着酒杯，没酒的端着茶杯，什么都没有的就端了一只空杯子。刘思宁朗声招呼道：“张总来给大家敬杯酒！我们张总的大号张金龙，各位记者肯定是如雷贯耳了！”

果然，一桌记者都说那还用说，这闯了大祸的张金龙谁不认识？1996年2月，他亲手杀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新闻联播》里说：“2月2日凌晨，案犯张金龙，原系李沛瑶同志住所附近武警执勤战士，潜入李沛瑶同志住所盗窃财物。李沛瑶同志发现后与案犯搏斗，不幸遇害，终年63岁。”

“此金龙，非彼金龙，不要再提那个没有出息的张金龙了。各位记者辛苦了，谢谢捧场！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一次性见到这么多记者！”

张金龙和记者们一一碰了杯，豪爽地将小酒盅里的白酒一饮而尽。刘思宁指着饭桌上的陈伟文说：“今天来捧场的新闻界的弟兄们都是《春江日报》的陈处长请来的，你要单独敬他一杯。”张金龙二话没说，和陈伟文又喝了一杯。张金龙今天兴致很高，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赤红，眼睛成了一双兔眼，他干了杯中酒，就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陈伟文说：“我晓得，省领导不来，各位名记也不会来，是不是？”张金龙看来是喝多了，“领导一来，就是过劲。我这边开业搞仪式堵了马路，交警不但没来找麻烦，大队长还过来怪我，省领导出席的活动为什么不通知交警队？一副马屁精嘴脸。”

刘思宁发现张金龙像是借酒撒疯，就把他往包厢外面推：“不会喝酒就别喝，多喝了几口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张金龙被刘思宁推着走出包厢时，嘴却一直没停：“我们酒店的招牌孙省助还没有写呢，吃完饭不能叫领导马上开溜，我花了代价请来领导，今天就要搞定啊。”

“你他妈的就这个德性，急功近利！”刘思宁骂道。

眼下，刘思宁的银都大厦、金海岸海鲜酒楼早已换上了孙忠题写的店名，全洪州的老百姓都知道他和省长助理孙忠的关系不一般。在急功近利的问题上，刘思宁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酒过三巡，记者们也该谈正事儿了。除了可以公开收费的《春江经济信息》节目之外，其他记者都觉得今天这条新闻实在是不好办。

邵年说：“现在这个样子，哪里是省领导视察民营企业？其实就是，省领导出席鸵鸟城酒店开张仪式并品尝鸵鸟肉，发得了个屁。要

不，我们集体‘放’张老板的‘鸽子’算了。”“放鸽子”是洪州记者的黑话，就是拿了好处不发稿的意思。

大家对邵年的主张七嘴八舌地反对说：“那怎么行呢？”

“咱们还是要讲点职业道德的。”

“不然，怎么在圈子里混呢？”

好在一桌记者号称都是春江新闻界的大腕儿，大家集思广益，结果是柳暗花明。

筵席散去之时，陈伟文唤来了给大家发红包的张金龙，向他转达了记者们刚刚达成的共识：“张总，就一个开张仪式，可能发一条新闻单簿了一些，尤其是电视新闻，画面太少。就算省长助理来了，他又没有讲话，也没接受采访，甚至出席这次活动是他的个人行为，我们突出孙忠也不太合适，总之，走省领导视察这个角度肯定不行。”

张金龙说：“没有关系，你们想怎么播都行，就是别曝光。”

陈伟文忙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张总，您还得配合我们一下。现在鸵鸟城的鸵鸟都是你们自己人工饲养的，你们在郊区还有一个鸵鸟养殖场，是不是？电视台的弟兄们愿意再辛苦一下，吃完饭到鸵鸟养殖场去拍些镜头，我们到时候发稿的主题就是‘特色养殖登陆洪州’。”

众记者点头之时，张金龙听了却大吃一惊：“记者就是记者，水平确实高，你们怎么跟孙省助总结出来的东西就一模一样呢？吃个鸵鸟就被他们扯到了什么特色养殖、发展战略问题上去了。”

邵年这时也灵光闪现：“我又发现了一个新角度，这些鸵鸟的原产地是在澳大利亚，它们是中澳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用鲜血和生命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嗨，你真是个活宝！”

同行们“夸”完邵年就被送往鸵鸟养殖场去拍鸵鸟了。英峻虽然也很想亲临鸵鸟养殖场去看望一下鸵鸟，但他没有时间，他下午还有采访活动，活动的主角儿还是孙省助。不过，下午的活动可是正规活动，省长助理孙忠将要出席一个“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

不过，英峻倒是没想到，这个会让孙忠也开成了一个“鸵鸟大会”。

“下面请省长助理孙忠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春江饭店会议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这个“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在座的都是春江省农业口的干部。

孙忠清了清嗓子说：“我的发言，讲稿已经印发给大家了，我就不念了。在这里，我想讲点个人看法。”

孙忠的口才在春江政坛已经小有名气，他参加会议和活动几乎不用讲稿，即使有些会议为他准备了讲话稿，他也常常没念几句就另讲一套。孙忠习惯于在会场上一边听别人讲话，一边思考自己该讲些什么，轮到他即席讲话，内容上往往还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今天这个会，说明白一点儿，就是省人民政府在替农业银行催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在座的各位老兄，你们听听（孙忠低头看讲稿），截至1995年底，在座的各单位已经累计拖欠农行的贷款和利息总计是121亿元，这么一大笔到期不还的贷款和利息，现在让我们的农行行长成了‘空军司令’了，两手空空，几乎没有能力再放新贷了，这该怪谁呢？”

是啊，农业银行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怪谁呢？英峻下意识地低头瞥了一眼干巴巴的讲话稿，等着孙忠说下文。这时，英峻万万没有想到，孙省助下面的讲话竟然扯上了他：“中午我去吃了一顿鸵鸟肉，

有道菜叫酱爆鸵鸟肉，肉质滑嫩，酱香味浓，味道怎么样呢？我一下也讲不清楚，哎，省电视台记者英峻也去吃了，你别笑，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这个会议室并不大，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环顾一周，可以看清台下的每个人，英峻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他赶紧认真地回答：“口感有点儿像牛肉。”

会场上所有人都回头看英峻，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孙忠就是这样，台上台下互动是他惯用的交流方式，他能让沉闷的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异常活跃。

孙省助接着说：“这个鸵鸟肉啊，它的营养成分和牛肉差不多，胆固醇含量低，而且皮啊，毛啊，都有用处，鸵鸟一身都是宝。你们说说，鸵鸟养殖算不算特色养殖、特色农业？不要一说到农业就总想到种水稻、种小麦，养鸡、养鸭和养猪。我们农业口的干部，‘三高’（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农业天天挂在嘴边，你们到底想没想过要打开思路、加强市场观念、提高经营意识？今后，我们农行放贷款，项目选择太重要了，选错了项目，经营效益不好，人家哪里还有钱还贷？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找政府也没有用，所以我说嘞，农行被拖欠 121 亿贷款，也有自身放贷的原因，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并不是在为欠钱的人开脱。我特别强调一句，在座的各单位，欠银行的钱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还上，今天我们讨论欠钱的原因是题外话，懂不懂？”

孙忠越讲越来劲儿，他从特色养殖又谈到了粮食生产，他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家里还有几兄妹在湖南老家务农耕作：“前几年，春江省和我老家一样，大面积推广的早稻杂交品种叫威优系列，这个品种呢，产量特别高，但是米质差、口感不好，现在连打工仔都不愿吃

了。可上面还叫农民种，为什么？产量高嘛！产量是干部的政绩，可是谷贱伤农啊，我老家的农民甚至种了早稻不收割，我就问为什么？农民说，卖稻子的钱还够不上收稻子的成本呢。”

孙忠的职务分工并不主管农业，本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孙忠是一个心里有话藏不住的人，不要以为孙忠是信口开河，开会跑题，今天的“跑题”日后被英峻做成了一篇新闻述评《春江早米何处去？》，一举获得了省里的新闻大奖。

孙忠就有这个本事，他能让一个枯燥的协调会变得如此引人入胜，他能让一顿鸵鸟宴变得意义非凡，他对于春江粮食生产的困境，分析得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英峻在想：孙忠怎么就没有分管农业呢？管着农业的人又知不知道孙忠说到这些情况呢？

孙忠的发言给英峻带来了灵感，就像餐桌上的“一物两吃”一样，英峻这回是“一会两发”。第二天晚上，他先发了一条四平八稳的会议稿《我省召开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算是完成了“规定动作”。

几天后，《春江新闻联播》又播出了英峻的“自选动作”，这让邵年顿时笑逐颜开。鸵鸟城的新闻终于出笼了：

省长助理孙忠指出：农业金融服务要用新眼光拓宽服务领域

主持人：在日前召开的全省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上，省长助理孙忠深刻分析了许多农业项目效益不高，不能按期归还农行贷款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我省农业金融服务行业要用新眼光努力拓宽服务领域，请看报道：

解说词：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农业银行到期没有收回的贷款和利息总共达到了121亿元，这其中，除了极少数恶意拖欠之外，绝大多数农业生产经营项目由于经营效益不佳，经营者已经无力归还贷款和

利息。

省长助理孙忠指出，农业项目经营效益不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省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墨守成规，对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新动向缺乏了解，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新方向缺乏前瞻性。

他要求全省农业金融系统要打开思路，扩大对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范围，诸如独辟蹊径的特色养殖，以及充分延长了农业生产产业链的早米深加工等项目，各级农行和农村信用社应当给予充分关注。

新闻播到这里时，一般人都看不出这条新闻和鸵鸟城有什么关系。当时，张金龙都急了，他正想给邵年打传呼时，忽然听见了“鸵鸟”二字，他咧开嘴笑了。

解说词：以特色养殖为例，目前，鸵鸟饲养已经在我省悄然兴起。记者日前在洪州郊区的一家鸵鸟饲养场看到，这里的鸵鸟饲养已经初具规模。然而，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这家鸵鸟饲养场的负责人却是一肚子委屈：

(同期声)采访洪州鸵鸟饲养场负责人 张金龙

“鸵鸟养殖是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行业，我们起初也希望银行能够在资金上支持支持我们，但是，春江没有一个银行对我们这个项目有把握，就算是农行，他们也没有扶持过我们这样的养殖项目，时间一拖再拖，最后，全部投资都是我们自己七拼八凑才凑起来的。”

解说词：据了解，鸵鸟肉中维生素A及钙、铁、锌的含量分别都是牛肉的两倍以上，而鸵鸟肉中的胆固醇含量极低，国外将鸵鸟肉称为健康肉食。除此之外，它的皮、毛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以鸵鸟养

殖为代表的特色养殖已成为国内禽畜饲养行业的一大新热门。

目前，这家养殖场的鸵鸟肉已经送到了洪州市民的餐桌上，鸵鸟肉餐馆也成为了洪州餐饮市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这之前，我省农村金融机构对这一项目的知之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从一个宏大的主题出发，最后落脚到一个小小的鸵鸟城，张金龙是这条新闻的最大赢家。他专门摆下鸵鸟宴，把英峻和邵年单独请到了鸵鸟城，笑眯眯地说：“你们的一条新闻值200万，知道吗？你们俩今后只管到我酒店里来签单！农业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下来了啦，我张金龙还用得着去人大副委员长家偷东西吗？吃喝玩乐，两位小兄弟就等着吧！”

“这么快？银行是看孙省助的面子吧？”英峻问。

张金龙说：“这件事情，说起来跟孙忠有关，又跟他没关。他那天也就是在农行的会上大谈了一番吃鸵鸟肉的感触，仅此而已，但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老实说，你们的新闻起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加上我们自己的成功运作，一笔巨款就到手了。”

邵年问：“那你们是不是要谢谢孙省助呢？”

张金龙微笑着，并没有直接回答邵年的问题：“官员嘛，到了该谢的时候自然要谢，有些贪官，就像饿狗，给他一块骨头他就会跟着你走。”

英峻听了这话，想想自己前几天也拿了张金龙的好处，心里顿时有些不快，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话怎么就说得这么难听？

张金龙似乎看透了英峻的心思，赶紧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你们二位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兄弟、朋友。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有

了朋友可以顶天立地；朋友是风，朋友是雨，有了朋友可以呼风唤雨，这话说得不假吧？”

英峻心里藏着不快，闷头品着鸵鸟肉，心想：如今这商人倒是在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科目上，个个都是无师自通。

邵年可没有英峻这样多愁善感，他大大咧咧地夸奖起了张金龙：“哟呵，张总，看不出您还谈吐不俗。”

张金龙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说：“Yes, sir.”

邵年道：“张老板，您的英语可说得不怎么样啊。”

张金龙故作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离开老家伦敦时间太久了，我很久没有说母语了。”

说完，两人笑作一团，像是上辈子就认识了“老交情”。

说笑间，张金龙放在衬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把食指竖在唇边示意邵年别说话，然后接听了电话：“喂，领导，是您哪？有什么吩咐？”

洪州商人和人打交道，只要遇上国家干部，不论有没有职务，也不论职务大小，一律都统称为“领导”。此时，“领导”在电话那头吩咐着什么，英峻、邵年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出国考察”、“西装”的字眼儿。

“没问题啊，您什么时候有空去我的专卖店？啊，您就在我专卖店附近吃饭啊？好的，我马上过去。”

张金龙挂了电话说：“孙省助要出国考察，需要一套像样的西装，我到专卖店去一下。你们俩慢慢吃，改天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抠女。”

张金龙在上海路新开了一家专卖店，代理销售的是香港的一个国际品牌——伯爵王西服。

离席之前，张金龙叫来了酒店的大堂经理，他指着英峻、邵年

说：“这两位，是我小兄弟，每个人有 3000 块钱的签单权，你给他们办一下。”

精明能干的张金龙走了，英峻问邵年：“‘抠女’是什么意思？”

邵年说：“你别他们妈装纯了，‘抠女’就是泡妞的意思，你还会听不懂啊？”

“不是，我是问广东人为什么管‘泡妞’叫‘抠女’？”

“看在你谦虚好学的份儿上，我告诉你，court，c-o-u-r-t 是求爱的意思，court a girl 就是向一个女孩儿求爱，court 音译过来就是‘抠’了，‘抠女’的来由你明白了吧？不管是‘抠女’还是‘泡妞’，手上没银子可不行。现在这年月，傍大款是当前咱们个人奋斗的头等大事。听说，北京去机场的路上有个卖服装的大型广告牌，上面写着：款款深情，必有一款适合于您。款款深情，话里有话啊，这可是来自首都北京的暗示：傍大款的春天已经来临。凭着我们能说会道、头脑灵光，哄得大款高兴了，赏咱们良田万亩，衣食无忧，也不枉在人民喉舌干过一回记者啊。”

“你小子蜕变得可真够快。”英峻听了邵年的话显得有些吃惊。

“有了钱，那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钱，咱们只能想着神仙过日子，难受，懂吗？”

英峻看着邵年，一言不发。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如果说过去邵年对自己的职业是三心二意的话，那么如今，他就只剩下面子上的一点虚情假意了。那个曾经在大学辩论赛讲坛上慷慨陈词，痛斥党风不正的热血青年如今也随波逐流，成了哄大款高兴的马仔了。这是谁的造化呢？

第十八章 沉重的高帽子

一筐苹果又大又光鲜，可有人为什么会偏偏挑中了一个烂的？

女子乐坊走进夜总会，这是一名记者要挽救一个官员，您相信吗？

春日的江南，鸟语花香、草长莺飞。

星期一早，英峻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含着花香的春风里，快到电视台了，他的传呼响了：易主任叫你外出采访前到他办公室去一下。留言的人是今天的当班编辑。

易主任为什么一大早要找我？是好事还是坏事？英峻心头一沉，莫非真是狼来了？这个传呼破坏了他的好心情，他头顶上的那片天空顿时就变成了睛转阴。

英峻骑着自行车赶到电视台时，已经是汗流浹背了。他直接噔噔噔地上上了三楼。到了主任办公室门前，他站住了，一个深呼吸，他希望自己能够平静地出现在主任面前。幻觉中，他透过房门仿佛看见屋子里面坐了一圈儿人，都是纪检、监察干部，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地在等着他。

门开了，目光犀利的易主任就一个人在办公室，他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沙发说：“英峻，你坐，坐。”英峻坐定后，硬着头皮和易主任交流目光，他这才发现易主任红光满面，不像是有坏事。“叫你来是跟你道喜的，省里这次评奖，我们台五个一等奖，你一个人占了三个，另外你还得了个最佳采访奖。”

英峻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他这次获得的奖项是春江省一年一度的广播电视节目奖，获奖的节目分别是消息《亡灵也领储备粮》、人物专访《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系列报道《银企对话》，人物专访《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同时还获得了最佳采访奖。英峻脚下的前程一下子变成了一片锦绣山河，他在心里问自己，我是不是真要成名记了？

“我知道你采访也忙，所以一早把你叫来，告诉你这些好消息，是希望你不要骄傲。虽然连中三元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这在我们建台史上也是第一次，评委在复评的时候还有人说，是不是把三个一等奖评在一个人头上太集中了，我是替你讲了话的。我讲，不在于哪个人获多少奖，重要的是看节目质量本身。”易主任的眼睛里，这时泛着只有伯乐才有的光芒。

“谢谢易主任，谢谢易主任。”英峻欠了欠身子，显得有些不安。

易主任又说：“还有一个事情，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厅团委和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团委要联合表彰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十佳青年，我们部里打算把你也报上去作候选人，我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英峻毫不犹豫地推辞道：“易主任，我不够格儿，我来台工作还不到两年，资历太浅啊，再加上我做得还很不够，报我上去，等于是浪费了这个名额。”英峻推辞主任的美意并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心虚。英峻心里想，自己就像一筐苹果里最上面的一个，看起来又大又

光鲜，可背着人的一面已经开始腐烂了，挑苹果的人就是看不见，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你怕浪费这名额，这样想真不容易啊，见荣誉就让，顾全大局的人，现在在我们这批年轻记者里，的确不多了。你就不用谦虚了，资历不是问题，上个星期我们就议了议，你上岗没多长时间，工作量就开始遥遥领先，差不多每个月都30条上下，而且质量还不错，采访能力也强，文章也写得好，这次又连获大奖，部里推选你是有道理的。我在外面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你的评价也不错，尤其是省长助理孙忠，对你评价很高啊。”看来，这只“烂”苹果，易主任是选定了！

“易主任，我说我不够格儿，我是真心的！”说到这里，英峻的声调提高了一些，他觉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一种讲真话的冲动正充溢在胸口，“坦率地说，真正当上记者，我才发现一切和我在学校里想象的不一样。学校老师总是向我们展示这个行业里的最高境界，可是，到了现实中，我才发现，我们离自己职业的最高境界是越来越远了。”

“现实和你的想象，怎么个不一样呢？说说看。”易主任态度异常和蔼。

“我拍新闻收过红包，也拍了一些关系稿，这是我在学校没有想到的，我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理想。说老实话，我很苦闷，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又没有勇气向您请教，因为我们每次出去并不是我一个人，老同志总说这是行业惯例，大家都这样。”英峻的心理就像一个落网的罪犯，没有交待罪行之前一直死扛着，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而一旦交代了所有罪行，天不但没有塌下来，反而心情变得平静了。他幻想着自己能立刻从“十佳青年”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就像受到宽大处理的罪犯被当庭释放。

可是，易主任听了英峻的“交代”却笑了：“这个问题，我当记者的时候也遇到过。我当年拍新闻的数量也很大，当时也有好多风言风语，说我得了很多好处，发了财。我当时就把握住两点，第一，不伸手问人家要钱要物；第二，我不会为了钱财说假话。我们做新闻是看有没有新闻价值，而不是看有没有好处。我觉得，当记者并不是一个发财的职业，顶多小康。想发财，可以下海啊。”易主任显然被英峻的真诚感动了，他的话也显得很是推心置腹，“现在，我作为你的主任呢，有一点可以明确：不管你怎么弄，你的稿子要过关，事实要准确，角度要新颖，要做到客观公正。搞名堂，有本事你就搞，但是不要让人告到我这里来就行了。至于有人胃口很大，自然有公、检、法来管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不是？”

主任的开通让英峻感到有点儿意外，他不解地问：“可是，我们把职业道德放在什么位置上呢？好像现在拿红包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有些场合没有红包倒不正常了。”

易主任说：“一般开业啊，庆典啊，大家都拿红包，甚至到场的领导也拿好处，你要是当着大家的面去痛斥这种现象，那你就是反潮流，就是一个异类，对不对？其实你并非别无选择，各种好处你真不想拿，也可以悄悄地婉言拒绝。如果还要做得更彻底一些，开业、庆典之类的新闻，你可以尽量选择回避。当年，我采访过一位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模范，他说之所以能当先进，就是因为管好自己的嘴、手，还有腿，不该吃的东西不吃，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人家文化水平不高，归纳的内容也很朴实，这些东西都是容易做到的吧？”

英峻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第二天，在新闻部的周二例会上，易主任还是给英峻扣上了那顶“十佳青年”候选人的帽子。英峻的推托，适得其反，在易主任看来，倒是给他平添了几分美德：“……该同志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严于律己，努力成为表率，我们相信他能够成为我们集体最优秀成员的一个代表，大家鼓掌，表示祝贺！”

此时的英峻，感到心情沉重，压力巨大。

“英峻同志，你小子真是人才，把主任给卖了，还让人家给你点钱！”这话英峻当然不爱听，可是，胆敢在英峻面前这样肆无忌惮的人，除了邵年还会有谁呢？有道是“夫妻之间无美人，兄弟之间无伟人”，更何况英峻还不是“伟人”。邵年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神秘地贴着英峻的耳朵说：“要是小平同志知道你，他肯定也会重用你的，只可惜啊，你生在春江。”

不期而遇的高帽子让英峻感到有苦难言，他无法摆脱一种负罪感，虽然没人问罪，但他心中总是惶惶然。面对荣誉，一方面他要显得宠辱不惊，淡然处之；另一方面他得洗心革面、甘当表率。首先，他要和邵年划清界限，因为同事们在背后给邵年取了一个响亮的外号——“有偿新闻大王”。一个“十佳青年”候选人和一个“有偿新闻大王”搅在一起，成何体统？又怎么向易主任交代呢？

五四青年节，英峻披上了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十佳青年的绶带，端着十佳青年的奖牌站在了台上。英峻第一次发现，站在摄影灯强烈的光照下，他是那样地不适应。照相机和摄像机都对着他们，摄影师和摄像师从各种规格的取景窗口和寻像器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观察着他们，台下的人在暗处对他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他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他想起了自己采访过的各式各样的表彰会，台上的那些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当之无愧吗？难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经随波逐流地放任过自己一次吗？难道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没有一点儿缺点吗？

英峻端着十佳青年的奖牌回到台下第一排时，他的心情恢复了平静。台上的领导在挨个儿发表着书面讲话，他又恢复了往日的视角，成了一名旁观者。他忽然想到了省长助理孙忠，他每次被摄像机对着，聚光灯照着，仍然能够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晚饭时分，英峻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看电视，《春江新闻联播》播出了《我省广电系统表彰十佳青年》的新闻。英峻看完了并没有大喜而是大为不满，他说：“这条新闻本末倒置，文不对题！”

英峻语出惊人，他把正在吃饭的父母吓了一跳，他们放下了碗筷，听宝贝儿子给他们解析新闻：“看这条新闻的标题就知道，这条新闻的主题是表彰十佳青年，十佳青年是主角儿。可看完整条新闻，你也闹不清这次表彰会表彰了什么人，为什么这些人受到了表彰。这条新闻在导语里草草提了一句表彰会之后，接下来就是一大堆领导讲话，省广播电视厅的厅长说完了，还有团省委的副书记说，他们说的东西也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英峻的父亲皱着眉头听完了他的话，非常严肃地问：“你觉得十佳青年在新闻里不够突出吗？你的意思是说，这条新闻应该把你们十个人的姓名、单位都报一遍吗？我真有点担心你呢，本来受表彰是好事，但是假如这件事激发了你的虚荣心，我看倒是好事变成了坏事。”

“小峻呐，我看观众也未必就关心到底是哪十个人受了表彰是不是？”母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替英峻的父亲帮着腔。

英峻急了：“哎呀，妈，我不是说非得点我的名字，我是说这条名为表彰会的新闻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表彰会，表彰会，受表彰的人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记者对受表彰的人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哪个领导出席了，哪个领导讲话了，甚至拍发奖的镜头，给受表彰者都是背影，给领导是正脸，这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

英峻的爸爸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官本位，干部住院有高干病房，省卫生厅还有一个干部保健局专门管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你们这些记者啊，就只能服从现状吧。”

英峻的爸爸说完了就放下了筷子，低头喝汤。

英峻道：“唉，你们不知道，现在的记者做得有多过分。我跟你们再举一个例子。上个月，省政府举行了一个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给你们背一背记者写的稿子，（以下，英峻模仿的是主持人的口气）今天是春江市科技界喜庆的日子——全省科技奖励大会在洪州隆重召开。省委书记到会讲话，省长主持会议，请看报道。这是主持人说的，下面是解说词：（继续用播音腔）鲜花映衬着笑脸，掌声传递着祝贺。上午九时，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省领导某某某、某某某为春江市科学技术奖励的获奖代表颁发了证书。省委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省委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江泽民同志去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我省抓住机遇如何如何……整条新闻连奖励项目一个都没有提。好像开这个会就是为了领导表态，我们春江市也支持‘科教兴国’战略。”

英峻越说越来劲，一家人吃完了饭也不散伙，二老听着英峻从春江市的《新闻联播》批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说：“这种文不对题的新闻写作方法我原来以为是春江电视台发明的，后来一看，

发现全国的电视台都一样，比如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我们在报道时只会说套话：我国领导人对于某国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对于双方在经贸、科技、卫生、体育等多方面的广泛合作感到满意。可是，人家说什么了？我们不知道！人家对我们就什么都满意吗？不见得吧？！我们的新闻就是这样，你想知道的东西，他从来就不报道，根本就没有把观众放在眼里！！”

英峻的父母听明白了英峻的意思，也就沉默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宝贝儿子对于大家司空见惯的事情会心存不满，他们也发现自己生活在某种权利被忽视的状况下却全然不知。他们为儿子能够独立思考而高兴，同时又为此而担心。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父母之心，开始偷看儿子的日记，结果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批评家和民间思想家：

他批评1996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哗众取宠、劳民伤财：一台晚会分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演播室，节目还是那些节目，演员还是那些演员，光形式翻新，却不在节目内容上下工夫，糊弄观众。

他批评当时一些厅长、处长名片上纷纷印上了硕士、博士学位的头衔，这肯定是官员们欺世盗名的新手法：天天泡在文山会海、权力场上的官员们，他们有时间做学问、写论文、背英语吗？他们的学位是对神圣学术殿堂的无情亵渎！

他批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民国时期一本揭露“厚脸皮、黑心肝”的《厚黑学》现在怎么会火了？人家李宗吾写《厚黑学》是在批判，可这两年《厚黑学》复兴却被人顶礼膜拜，各行各业都“厚黑”，除了向钱看，我们还用得着看别的吗？

他批评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对历史断章取义、自我陶醉：“中

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这是拿破仑的名言，颇让中国人自豪。可有人翻开法国人的《拿破仑传》，却发现人家的原话却是这样：“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这是侵略者的暗自偷笑。去他妈的吧，拿破仑曾经带给我们的“自豪”！

他批评省长助理孙忠过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资本家”毫不设防：我不欣赏官僚的城府，但也不喜欢孙忠的豪爽，孙忠这样的性情中人最容易被那些貌似知己的人给坑害了。和他交往的人，谁不是看中他手中的权力？他难道就不知道？！

当然，他在日记里也赞扬过人，他赞扬鲁迅说：鲁迅先生真伟大，我们现在不满意的东西，他老人家当年全都骂过！

英峻的父母都是医生，医生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将人的任何反常状态都归为某种病态。英峻的母亲看了日记担心地说：“我发现孩子这段时间情绪有些低落，还这么忧国忧民，他会不会是得了抑郁症呢？”

英峻的父亲严肃地说：“你不要乱下结论，抑郁症是要有诱因的，他又没有受到感情打击，现在事业顺利得很，没有理由得抑郁症。再说，记者忧国忧民有什么错？我看你倒是杞人忧天。”

和许多男人一样，英峻在日记里只谈国事，所以，爱情的伤痛和高帽子的沉重，英峻的父母光看日记是无从知晓的。

五月的风，温柔和煦。五月的阳光，温而不炙。五月的街道，花红柳绿。《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我的眼里只有你》。孟庭苇和井岗山。歌声里飘荡着爱情的甜蜜。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五月里年轻的英峻，工作却越来越忙。“十佳青年”就是时代先锋，恋爱的季节

也得拼命工作。

新闻发布会和工作协调会。考察和调研。围捕和突审。讲话，鼓掌，兴致勃勃地看，饶有兴趣地问，部署眼线，破门而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就是英峻一天里工作的镜头。白天开会，晚上抓人，一天掰成两天用。从两眼一睁一直忙到熄灯。英峻的工作热情无人能敌。他成了春江新闻界的“铁人”。

1996年4月，建国以来第二次“严打”拉开序幕。英峻白天跑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晚上还要不辞劳苦地跟着各路警察去抓人。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投毒、爆炸……一个个坏家伙在他的眼皮底下落网，英峻一个人就累趴下了三个摄像。

这天早晨骑车上班，英峻睡眠惺忪时满脑子还是“严打”。他想起昨天晚上到村里去抓一个潜逃多年的杀人犯，一进村，一条标语把他吓坏了，黑墙白字，上面写着——“投案自首是犯罪”!!他赶紧顺着围墙一拐弯儿，发现标语还有后半句——“分子的唯一选择”。这样的大喘气真要命!

快到电视台时，英峻看见了一个一丝不挂的疯子行走在机动车道上，所有的汽车都唯恐避之而不及。他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疯子的裸体引得男人驻足观望、摇头叹息，女人则羞红了脸庞，自觉地不肯多看第二眼。

英峻仔细盯着这个男人看了好几眼，他发现这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壮年男子。这个男人的衣服呢？他为什么不知羞耻？他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他的父母知道他变成这样了吗？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看见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裸体又会受到怎样的刺激呢？为什么警察不把他拦下来给他一块遮羞布呢？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国家，为什么还有人一丝不挂地流落街头呢？这个落魄的男人到底该由谁来管呢？

英峻骑着自行车一直这么想着，他觉得这件事应该有人出来管管。

英峻到了办公室，他仍无法从一连串的责问中自拔，他还在想着是不是要报一个有关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选题。

邵年今天来得出奇的早，他趴在窗口不时地向外张望着，是在等车来接他出去采访。他看见英峻来了，就用他惯用的方式向英峻打招呼：“英峻董事长。”什么？我成了董事长？英峻露出了莫名其妙的表情。“您就是‘春江新闻托拉斯’的董事长啊，您就省点儿力气，给我们留口饭吃吧！《‘严打’速递》都快成你们家的后花园儿了。”

《“严打”速递》是《春江新闻》为配合“严打”斗争新开的一个子栏目，自打有它开始，英峻几乎是每天一条。

英峻沉稳地笑了笑：“我都快累死了。”

“你死了不要紧，你知道吗，陆定一都被你气死了。”邵年此时的表情异常严肃。

陆定一嘛，搞新闻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延安时期就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老人家当时给新闻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后来，这个定义一直被中国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奉为经典。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去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断断续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英峻看报也知道陆定一去世了，可他弄不明白为什么陆定一是被他气死的，他瞪着眼睛等着邵年不着边际的下文。邵年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略微顿了一下说：“人家陆老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没有说新闻一定就是‘头一天’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严打’一开始，你小子就披星戴月，不分白天黑夜，不但发‘头天’的消息，还发‘当天’的消息，气了我们倒是小事，这下把陆老给气死

了吧？”

原来如此，英峻的干劲儿又得罪人了。

邵年说这话的时候，半侧着脸看着窗外。外面天气很好，远处的建筑物上还插着没有及时撤下来的欢度五一红旗。

英峻说：“要是陆定一真是我气死的，我偿命，行了吧？”

“你还是死不得哟，就算你爹妈不心疼，张金龙也会心疼的。”

这事儿跟鸵鸟城的老板张金龙有什么关系呢？邵年说，“严打”也是商机啊！张金龙趁着这时候娱乐业一片萧条之时，低价买进了一家停业的夜总会。张金龙正雄心勃勃进军娱乐业，他还等着英峻、邵年他们给他出谋划策，当吹鼓手呢。

张金龙买下的夜总会名唤“爱乐音”，这家夜总会曾经因为“小姐”生猛而在洪州赫赫有名。不过，这回在“严打”的第一轮风暴中，爱乐音就因为上演脱衣舞而被查封了。张金龙找到邵年，说要把夜总会尽快开起来，可是，这家曾经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的夜总会如何改头换面、重塑形象呢？商量来商量去，张金龙他们打算搞个“爱乐音”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到时候请孙省助也来颁奖。这样不就可以把春江的各路媒体堂而皇之地请来发新闻了吗？

英峻听见张金龙之流又在打孙省助的主意，顿时就气上心头，他瞪着邵年说：“一个跳脱衣舞的夜总会组织的歌手大赛会有号召力吗？让一个不主管文化的省领导跑到一个跳过脱衣舞的夜总会去颁奖，亏你们想得出来！这件事，你们请得到孙忠，我真肯去死！”

邵年转过身，靠着窗台嘿嘿地对着英峻笑：“爱乐音跳过脱衣舞是不错，但是，只要张金龙开口，孙忠哪里都会去，你相信吧？现在孙忠和张金龙的关系可不一般，孙忠身上的名牌儿西装、衬衫、领带、皮带，还有皮鞋、袜子，甚至是领带夹，全都是张金龙从香港买

来的。他孙忠一身名牌儿，只要一出现在咱们的《春江新闻》里，张金龙就会眉飞色舞地跟人宣扬说，孙省助从头到脚都是我张金龙给武装起来的！”

这倒不假，英峻也发现，孙省助的外包装近来的确是华贵了许多，他一时沉默了，无言以对。邵年接着说：“英峻，我不是说你，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弱点就是忽视了金钱的力量，别说孙省助了，有了足够的钱，就是你爸爸的冠名权人家都可以买下来！”

“过分啊，骂人别骂到上一辈去啊！”英峻严肃地警告了邵年一句。

“还有，你活得太累，顾虑太多，把别人的好话看得太重。你还真把‘十佳青年’当回事了？你也不想想，你到底是为谁活着？早上，看见一个一丝不挂的疯子，我就特别羡慕他，人家多潇洒啊，热了就扒得精光，赤条条地在街上走，你就不敢吧？一个人能够无拘无束，表达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疯子因其智障失去了生活的圆满，可他们却意外地获得了幸福，是不是？你英峻头脑发达，智力健全，可是你就不见得能够获得幸福，对吧？”

一个疯子，两位记者，感想却大相径庭，本来他们还会争论下去，可是，接邵年出去采访的车子来了，他们只能中断。这时，办公室里来了上班的同事。邵年临走时，压低声音撂下了一句话：“张金龙、刘思宁一伙算是把孙省助给摆平了。张金龙公然还在饭桌上说过，孙忠现在就是他的马仔了。孙忠去哪儿不去哪儿，根本不是我们管得了的，知道啵？”

邵年走了，英峻铺开稿纸写当天凌晨抓捕逃犯的稿子，可是，他无法集中精力。孙省助啊，孙省助，您对世事是那样地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张金龙、刘思宁一伙就是狼狈为奸、贪财好色、无孔不入、祸害官员的坏东西，事实清楚如白天黑夜，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道

理简单如小学算术，结局明了连路人皆知，可您怎么就这样不问前路、赴汤蹈火而去了呢？孙省助啊，孙省助，您每天坐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是那样地器宇轩昂、神采奕奕、八面威风，您怎么今天就这样被人家征服了，成了人家的马仔呢？

英峻当机立断，在爱乐音夜总会的宣传问题上，他应该想办法挽救孙省助，那该怎么办呢？

一个多星期之后，爱乐音夜总会终于出现在了《春江新闻联播》里。这天，《春江新闻》里播出了一条新闻述评《让高雅音乐和大众结盟》。

这条新闻加上其他媒体的跟风报道，让“爱乐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恢复了人气。

这时的“爱乐音”是笛韵悠扬，琴声婉转，已然是换了人间。那个疯疯癫癫、且歌且舞的民乐小乐队是英峻牵线从母校请来的，“女子乐坊”的名字是一位老师给取的，站着演奏的主意是学生们自己出的（她们是跟英籍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学的），超短裙和露背装是张金龙给定做的（不过，拍新闻那天可没有穿）。最关键的，这条新闻的宏大主题是英峻策划的，有了这个主题就用不着请孙省助出场了。

张金龙对这个策划十分满意，他连着三天到处送票请人前来捧场，虚张声势。为了表示感谢，张金龙分别塞了500块钱给英峻和邵年，邵年大大方方地把钱放进口袋时，英峻却把钱还给了张金龙，说，张总，我帮您做事并不是为了钱。张金龙抓耳挠腮地说，嫌少啊。英峻说，不是，真的不是。邵年看不下去了，他在一旁责骂说，张总，他不要算了，自从他得了个“十佳青年”就不食人间烟火了。我们去吃饭，好久没有吃鸵鸟肉了……

回到单位，邵年把英峻叫到了没人的地方，冷笑着问他：你以为这样做就高风亮节，两袖清风了吗？你以为你戴了一顶高帽子就彻底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了吗？

第十九章 说句心里话

春风得意、风头正劲的英峻为什么会活在悲天悯人、郁郁寡欢的情绪中呢？

看似从善如流的官员，他会因为年轻记者的劝诫而改弦更张吗？

英峻和邵年陷入了冷战状态。

在走廊上，他遇见邵年带着实习生采访回来，就笑吟吟地跟他打招呼，回来了？可邵年表情木然，对他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见而不识，总是像个幽灵似的和他擦肩而过。好在邵年背后还有一个热情的实习生，她叫了声，英峻老师好。

在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说笑，英峻的段子把大家都逗乐了，可邵年就是我自岿然不动，绷着不乐。这让英峻想起了记者在拍摄会议新闻中时常遇到的一个尴尬。台上，领导结束了豪情满怀、热情洋溢的讲话，记者的镜头在观众席上从左往右地横摇，大家都心领神会地使劲儿鼓掌，唯独就有一个人板着面孔，无动于衷，真是大煞风景！今天，邵年就是这个人。

同在一个办公室，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邵年却装着对英峻视

而不见，这让英峻感到如坐针毡，他发现办公室里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了英、邵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局势，他担心此间的评论家会紧接着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三人成虎，积毁销骨，舆论的力量有时赶得上泰山压顶。英峻有些后悔了。他也觉得自己当着邵年的面拒绝张金龙的500块钱好处费，似乎过于鲁莽：为什么不能找机会悄悄地婉拒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是了，何必要在邵年面前显得那么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呢？难道你妄图要用人格的力量征服邵年吗？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邵年可没有那绕指柔肠，任何人格的力量都无法打动他那铁石心肠。他是个行不由径、离经叛道之人，媒体宣传的先进典型人物，不管形象有多么高大，事迹有多么动人，他常常用他特有的诋毁方式，在谈笑间就把听众弄得啼笑皆非。

有一回，英峻和邵年去采访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报告会，这位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县长，他被称为是“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台上做报告的人声情并茂地说，有一年抗洪抢险，王县长亲自在防洪大堤上一连坚守了一个月，硬是三过家门而不入。邵年在下面偷偷跟英峻说，三过家门而不入，怕是情妇家吧。台上的人热泪盈眶地说，有谁知道，整天在防洪大堤上忙忙碌碌的王县长，可一直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邵年说，只怕得的是性病吧。再往下，台上的人已经是如泣如诉：多少个夜晚，王县长办公室里的灯光都是彻夜长明，他为了全县经济的发展累病的啊。邵年说，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长明，不是忘关灯了，就是在赌博。最后，轮到县长的妻子上台时，她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家里有急事，我在家给丈夫打传呼，作为一县之长的他，总是不回电话，偶尔回过来，也是过了很长时间。他的工作总是很忙，家里的事总是被他搁在了一边……邵年说，胡扯，不回传呼的人，要么是传呼不在裤带上，要么就是裤带不在腰

上……

烦恼简直就是滥用想象力的结果，越想就越心慌意乱。英峻和邵年曾经形影相随，亲密无间，如今却不能休戚与共，相濡以沫，过去的相知变成了潜伏的危机，随时都会变成进攻的武器。邵年随便笑嘻嘻地泼出一盆什么污泥浊水，英峻肯定是有口难辩，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年头儿，敌人和知己，越少越安全。

英峻晚上又失眠了，黑夜放纵着他的思绪，他又想起了邵年导演的一出反间计。大学期间，省里的几所大学举行辩论大赛，英峻、邵年均是春江大学的主要辩手。春江大学进入决赛，对手是春江师范大学。决赛的评判主席是春江省的一位杂文家，他不但刚正不阿，而且与诸大学素无渊源，也无瓜葛，主办者请他出山，无非是期望他秉公而断。可是，比赛前，邵年却喜滋滋地告诉英峻，杂文家已被他搞定了！！

原来，邵年在赛前打听到了杂文家的电话号码，他以决赛对手春江师范大学的名义给杂文家打了一个电话，故意低声下气地请他多多关照，并表示到时一定会有重谢。结果，那位疾恶如仇的杂文家当场就怒不可遏，挂了电话。

宁可负君子，也不可负小人啊！英峻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想，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地和邵年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

每当他在办公室里听见电话铃声就赶紧跑去接，他希望电话那头的人是要找邵年，这样他就好顺理成章地大声喊邵年的名字，叫他接电话。这是他认为打破他们冷战状态的最巧妙的办法。可是，邵年在办公室时，英峻没有碰上一个找邵年的电话，好容易碰上一个人找邵年，可邵年又出去了。

新闻部新来了一个实习生叫易芸，她是易主任的独生女儿，在春江大学新闻系念大一，是英峻、邵年的师妹。她所谓的实习，不过是学校里没课了，有事儿没事儿就跟着记者们出去跑跑新闻、打打下手。

坦率地说，这孩子真是单纯得可爱。她第一次来新闻部办公室时，在家的记者没有几个，一位老记者顺口问她：“易芸，这里的记者你都认识谁啊？”她一指邵年，亲切地说：“我就认识邵年，他去过我家。”在座的人一阵怪笑。易芸知道说错了话，忙补充道：“去过我家怎么啦，邵年老师又没有送东西。”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大家笑得更凶了。

易芸常跟着邵年出去采访，但她常把自己写好的新闻稿拿给英峻看，这让英峻左右为难。有一回他接过稿子小声说：“哪位老师带你出去采访，你就拿给哪位老师看看就是了，不然别的老师会不高兴的。”

易芸小嘴一撇说：“不，我爸爸都说要多向你请教，他说你是得奖专业户，还是十佳青年呢。”英峻吓得赶紧看旁边有没有人，得，不看稿还不行。

在外人看来，英峻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风头正劲。可是易芸小姑娘哪里知道，英峻老师每天都活在悲天悯人、郁郁寡欢的情绪中。从刘思宁成了他的情敌，到他自己成了十佳青年，再到他和邵年进入了冷战状态，还有他看不惯大款拉拢、腐蚀孙忠这样的好干部……委屈、自责、焦虑缠绕在心头，这让他心事重重、闷闷不乐。这段时间，他还毫无缘由地闹肚子，失眠、多梦、早醒，并且时常被噩梦惊醒，再加上食欲不振，以至于他每天精力不足、无精打采。白天就想睡觉，可夜里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夏天来了，他还时常感到胸闷、

心跳加快。英峻担心，是不是工作干得太猛了？当劳动模范可真不容易！英峻的父母发现儿子萎靡不振，就带着他到医院把五脏六腑检查了一个遍，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医生说，你儿子也就是亚健康吧。

英峻偶然翻开父母订阅的一本医学杂志，看到一篇有关抑郁症的文章，他逐条对照抑郁症的症状，发现自己竟然对上了好几条。不过，万幸的是，最要命的一条他还没有，那就是：消极厌世，有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

这天，易芸又拿着自己的习作来找英峻批改，新闻稿的题目是《省长助理孙忠出席“银都之夜”交响音乐会》。“银都之夜”是刘思宁为银都大厦开业两周年组织的，时政组并没有接到上面的采访通知，显然，这又是孙省助的私人活动了。英峻皱着眉头说：“省长助理是省领导，他出席一个交响音乐会该不该点名，我们都要请示你爸爸。你呢，也先去问问你爸爸好不好？”

易芸点点头说：“你们就会请示报告，把我爸爸都累死了。”

英峻想想前两天他“气”死了陆定一，今天又“累”死了易庆平，便笑着摇摇头，继续往下看：“优美的交响乐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

英峻抬头微笑着问易芸：“你怎么知道这个交响乐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的心？”

“这句话我经常在你们的新闻里听到，好像我爸爸当年都这样写过。”

“易芸，易芸，你可不能人云亦云啊！庄子‘濠上观鱼’的故事你听过吗？庄子有一回看到河里的鱼自由自在地游着泳，就说这鱼真快乐啊。身旁的惠子就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反问惠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

之乐?’——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呢？这个‘子非鱼’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记者不要主观臆断，随便替别人下结论。你只是你自己，你怎么会知道每一位观众的心理呢？对不对？”

易芸点点头，心悦诚服地说：“英峻老师，我好佩服你哟，你好好有才华。”

英峻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同事，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大灰狼，好像是在心怀不轨地骗取一个少女的崇拜。其实这不怪英峻，只是因为易芸到了一个少女最容易崇拜人的年龄了。

后来，那句“打动人心”话语被英峻改成了“现场的观众对整场演出报以了长达5分钟的掌声”，而孙省助出席音乐会的字样，也被易主任大笔一挥，划上了删除的记号。

孙忠过去是个京官，他在春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崇尚高雅艺术、喜欢琴棋书画、善于交朋友、敢于直言不讳，这使得他浑身散发着不同于一般干部的学者气质。

英峻作为记者，很欣赏孙忠这样的干部。孙忠在各种会议尾声时发表的结论性讲话经常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玉，甚至直接拿来就可以做标题。比如，作为协助省长分管城建的省长助理，他有一个很知名的城市建设理念，那就是建筑是形，文化是魂，环境是本。

现在，洪州市许多建筑物上都高悬着孙忠的题字。最早，老百姓是在刘思宁的银都大厦、金海岸海鲜酒楼第一次见到了孙忠的墨宝，接着，张金龙的鸵鸟城、伯爵王西服专卖店也把店铺招牌变成了孙忠的书法碑帖。与此同时，春江省展览馆、洪州长途汽车客运站等城市标志性建筑也因为孙忠的书法，平添了一股子书卷气。

虽说文化是魂，但是像孙忠这样身体力行，把自己的题字弄得满

大街随处可见，这倒是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也引来了市井百姓的议论纷纷。有种说法让英峻感到惴惴不安，那就是孙忠题字，每个字10000块钱。记者圈儿里盛传的事情更让英峻感到忧心忡忡。有人说，张金龙曾在饭桌上夸下海口说，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孙省助一叫就来。这话英峻听起来倒像是张金龙的口气——一副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嘴脸。以前，他也当面听张金龙说过孙忠现在是他的“马仔”了。他亲耳听他说过，有些官员，就像饿狗，给他一块骨头他就会跟着你走。他甚至还听说过张金龙到处宣扬，孙省助的一身行头都是他给置备的。

张金龙打官员的歪主意，不像刘思宁那样还带着几分含蓄，他完全是赤膊上阵、无遮无拦，他担心张金龙会毁了孙省助的一世英名。

当然，对刘思宁的警惕也不能放松。他的枪口更加隐蔽，手段更加狡猾。几天前，英峻收到了银都大厦的一个邮件，里面装着一本名叫《银都之窗》的内部刊物，十六开，印刷精美，像本时尚杂志，里面除了宣传银都大厦的企业文化之外，还在《艺术大师》的栏目里花了8页的篇幅介绍孙忠的书法，题目是《俊朗厚重书卷气 飘逸酣畅古人风》，压题照片是孙忠正在挥毫泼墨，旁边站的是刘思宁。英峻想起了刘思宁那句可怕的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

这些大款在孙忠背后的嘴脸孙忠知道吗？英峻下决心要给孙省助写一封信，他铺开稿纸只写了一个开头：尊敬的孙省助：您好！觉得有些唐突，思前想后，放弃了。最后，他决定给《春江日报》写一篇言论稿，题目就叫《也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算是写给孙忠的一封公开信。稿子写好了，他亲自打车跑到《春江日报》交给了陈伟文。陈伟文看了说，文章的指向性太明显，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英峻说的是孙省助。陈伟文还说，署名也得改，这让英峻有点儿舍不得。陈伟

文拍拍英峻的肩膀说，老弟，你这“英峻”的名字太敏感，圈儿里的人一看到英峻的名字就会想到孙忠，于是他建议英峻取个笔名发表为好。

半个月后，“春江评坛”里英峻的文章见报了。标题被一位拥有高级职称的编辑给改了，虽然意思更直接了，但英峻觉得改得挺没有文采。没办法，人为刀俎啊。

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

辛力桦

倒退十几年，领导干部的交际圈里基本上还没有“大款”。如今，领导干部和“大款”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有些“大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通广大，口气比力气还大。一日，在某豪华饭店，一位“大款”左手握着大哥大，右手搂着“小蜜”的腰，喝醉了还不忘跟人许愿：“我跟书记那就是兄弟，到时候肯定带上你兄弟，到他家走一趟，什么事情都能摆平，OK？”

我不知道书记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这“大款”是不是在吹牛，但在各式各样的“大款”那里，类似的话我不止听过一次。譬如说，某“大款”口吐狂言，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某某官员一叫就来。这样的话，不由得叫人惊出一身冷汗。

“大款”从何而来？这得感谢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句话传达到民间，就被概括成了一句当年的流行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人成了“大款”，他们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本来是难

能可贵，也光荣至极。但是，对于前述两位口出狂言的“大款”，他们的富裕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潜藏了一个灾难。

草木一秋，平淡无奇，人活一世，总是要交些朋友的。领导干部交朋友的复杂之处，便在于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普通人”。一方面，他们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也离不开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普通人，他们权力在握，他们能够参与土地、金融、人力等等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我们历来讲究集体领导，但是，官员级别越高，他们对资源配置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就越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大款”和领导干部交朋友，正是看中他们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影响力。

难道领导干部和“大款”就不可能产生纯洁的友谊吗？比如，人们常见的诗友、棋友、牌友、球友、酒友等等，这类靠共同爱好维系的友谊，在“大款”和领导干部之间就没有办法存在吗？我要说，这种友谊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罕见。商人对利益的追逐是无孔不入的，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说，经过瓜田不要弯下腰去提鞋子，走过李树下，不要举手去弄帽子，说穿了就是要避嫌。更何况，对于兴趣爱好广泛的领导们，“大款”们还有一句话等着您呢：“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大款”们投资从来都是讲效益的，这当然也包括感情投资。

当然，“大款”并非是洪水猛兽，他们本质上就是那些响应党的号召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现在也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对于领导干部和“大款”交朋友，我们也并非一概反对。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处理好和“大款”的关系，调整心态，摆正位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才是公仆本色。解放之初，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大款”荣毅仁不就是朋友吗？这样的朋友关系不是对发展经济、振兴民族大业大有好处的吗？

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理应奉公守法、廉洁自律，面对极少数“大款”的金钱、美色诱惑，要多想想党性、人格。“大款”们当着官员的面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可是一转脸便是口吐狂言、飞扬跋扈。想想也是，“大款”有了领导干部做靠山，他们一定不会替你守口如瓶，因为这“靠山”是“大款”们在商场上的“信用保证”，是可以化作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他们需要四处去说，到处宣扬。再往后，领导干部一旦失去了权力，甚至是东窗事发，“大款”的哥们儿义气便会荡然无存，和你划清界限的是最厚道的，落井下石也是稀松平常。断尾求生嘛，跟蜥蜴学的，您也别见怪。

领导干部要是一心羡慕“大款”们的自由潇洒，辞官下海不失为一种好选择，亦官亦商，脚踩两只船的做法最终会弄得自己身败名裂、痛哭流涕。韩国“反腐”总统金泳三讲过这样一句话：“想发财就去当商人，而不要做政府官员。”这话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更适合社会主义社会。

英俊端着报纸把自己的“诤言书”看了无数遍，每次他都在揣摸着孙忠看到这篇文章时的心情。可是，除了从陈伟文那里传来的高度评价之外，他没有接收到孙省助这类官员的任何反应。相反，他倒是从邵年那里隐约听到了有关孙省助的“坏消息”，因为邵年时常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他妈的，这稿子凭什么不能发？省领导（这显然指的是孙忠了）都去了，凭什么不能发？难道就因为是开张开业，就因为是私营企业就不能发吗？墙上的标语到处写的是“解放思想”，我看全他

妈是叶公好龙，徒有虚名！

知识分子骂街，一般走的还是引经据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老套路。当然，邵年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又添加了粗犷剽悍的风格。火气大的时候，他还会把发不了的稿子当场给撕了，一把给扔进字纸篓。

也许真是得了抑郁症了，英峻失眠成了习惯。屋里，吊扇轻轻地转着，到了后半夜，凉爽的气息已经统治了世界，四下里很安静，英峻的床也很舒适，可万事俱备，却只欠睡眠。

漫漫长夜，捣枕捶床也睡不着，英峻干脆开灯，爬起来到书架上找书看。他端详着默默静立的书脊，中指的指甲盖从左至右在书脊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了一本《〈论语〉名句赏析》上。这本书好，没有情节，又有点儿枯燥，随时可以停下，随时可能睡着。《论语》又有了新功能，还能治失眠！

德不孤，必有邻。（译文：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人去亲近他。）胡扯，自从我英峻成了十佳青年，拒收一次红包不就和邵年闹翻了吗？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译文：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愁不安。）胡扯，现在这个时代正好相反，小人坦荡荡，君子长戚戚。刘思宁、张金龙这帮小人活得如鱼得水、有滋有味，倒是我英峻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何苦来着？

道不同，不相为谋。（译文：志趣信仰不同的人，不会在一起谋划、共事。）有道理，我英峻和邵年不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和他分道扬镳那是迟早的事情。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译文：君子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但并不盲从苟同；小人同一却不能和睦相处。)嗯，我和邵年就是和而不同，貌合神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译文：天下政治清明，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了。)太对了，孙省助那里就是因为政治不太清明，才引得洪州上下议论纷纷，他知道老百姓在对他随处可见的墨宝议论纷纷吗？

英峻这么对号入座地读《论语》，更睡不着了，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在《论语》里寻找光明。

第二天，英峻终于鼓起勇气，严肃地对孙忠说：“孙省助，有些关于您的传闻，我觉得会影响您的形象，我想单独跟您说说。还有，我自己也有些想法，想……”这时，是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孙忠洋洋洒洒地发表完了指示正要起身离席。

“好啊，大记者，今天晚上你到我的住处来吧。”孙忠爽快地答应了英峻的要求。

孙忠一直住在滨江宾馆的一个豪华套间里。当晚，英峻敲门进去时，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好告辞。孙忠把英峻让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就抓起电话给服务台下命令：“叫孙菲菲过来，给客人倒杯茶。”

孙忠住的是一个套间，客厅里的摆设倒很简单，真皮沙发对面放着音响、电视和VCD机。电视上正在播《焦点访谈》，一个叫曲长缨的记者拿着话筒，正一脸正气地盘问一位损害农民利益的副乡长。电视机的上方，挂着孙忠自己手书的条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英峻问孙忠：“孙省助，您送我的条幅，怎么只有后半截‘宁静致远’啊？”

“淡泊明志，是老人家的事情嘛，孔子不是讲，人一老了，‘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你们年轻人，宁静致远就够了。”孙忠说的“孔子语

录”正是英峻前几天夜读《论语》时看到过的句子。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到了老年，血气已衰，要警惕贪得无厌。于是，两个人的谈话便从《论语》开始，显得高雅不俗。说到兴头上，孙忠还带着英峻在他翰墨飘香的书房里参观了一下：一张铺着书画专用毛毯的大案台上，大小毛笔、砚台、宣纸摆放齐全。屋子的另一头，放着比书桌小不了多少的精美根雕，还有一个落地青花瓷筒，里面装着几卷字画，加上或挂或放的工艺品和名贵饰品，整个屋子显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案台对面的书柜里放着一些成套的古籍，还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等等，这些书使得房间的主人变得可敬起来。

这会儿，服务员进来倒水，孙忠埋怨道：“怎么这么半天啊，菲菲同志？”服务员腼腆地笑笑，就到饮水机前去给英峻倒水，孙忠笑眯眯地望着服务员的背影问：“认识我们的名记吗？”服务员转身把水送到英峻面前的茶几上时，抬头看了一眼英峻，说：“在电视上看过，他采访过您的嘛。”孙忠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英峻觉得奇怪，难道这好笑吗？领导的话，领导的笑，对于普通群众，永远都藏着不可捉摸的东西。

服务员临出门的时候，孙忠交待：“菲菲啊，楼下大堂里还有要找我的人，就叫他们先等等，就说我们正在商量重要的工作。”

服务员说了声：“好的。”便掩门而去。

“英记者，你听到一些关于我的什么反映啊？”孙忠单刀直入，谈话正式开始。

“第一个，老百姓说您给人题字，一个字是10000块钱，这个我不相信。”这时，孙忠慢条斯理地插话说：“英记者啊，不信是对的，要是写一个字收10000块钱，我不要被钱砸死啊？这里看来要腾间屋

子放钱了。书法是高雅艺术，不能用金钱来交换。还有呢？”

英峻接着说：“第二个，您个人很坦荡，从不回避和洪州的一些私营企业家的关系，比方说，上次鸵鸟城开张您也出席了，您在洪州的干部里就显得与众不同。您别介意啊，洪州的老百姓就议论您也是‘傍大款’。第三个，这也是我最气愤的，您把一些私营企业家当朋友，帮助、关心、支持他们事业的发展，他们当您的面也是毕恭毕敬的，可在背后，哎呀，他们又是另一副嘴脸，话说得相当难听！”英峻说话时，孙忠表情严肃，不时还嗯嗯着点点头。说到第三点时，英峻看到孙忠牙关紧咬了两下，两腮的肌肉也随之一鼓一鼓。英峻从包里拿出了登着他那篇文章的《春江日报》递给孙忠说：“孙省助，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来希望您能看到。可能您忙吧？”

孙忠接过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辛力桦是你的笔名吗？”看来，孙省助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临时取的，念起来像‘心里话’，这篇文章是我说给您的心里话。”

孙忠端着报纸足足看了七八分钟，他抬起头说：“在洪州，有人说过这么难听的话吗？”孙忠显然受不了大款把干部和狗相提并论。

“说过，而且就是针对您。”英峻的回答毫不含糊。

“什么人会这样说话呢？”

“我跟张金龙和刘思宁有过接触，所以我只听他们俩说过。”

“你觉得张金龙和刘思宁是什么样的人？”

“张金龙素质极低，‘大款’有的毛病他都有。刘思宁表面上好些，其实刘思宁这个人隐蔽得更深些，比如我跟他交往很长时间，一直以为他很怕老婆，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男人，但是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发现他竟然也有一个情妇，而且时间很长了，他老婆

根本没有发现。”

孙忠听完笑了一下，说：“英峻，谢谢你。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谢谢你。和他们的交往，我今后要注意一些，谢谢你的提醒。你的这篇大作给我留个纪念吧。”

孙忠一连说了三个“谢谢”，这说明他在心里似乎接受了英峻的忠告。孙忠从职位上是英峻高不可攀的领导，从年龄上是他的长辈，虽然孙忠没有对英峻提出的问题逐条进行解释，但是他们彼此都能感受到了对方的真诚。

孙省助和英峻拉起来家常，他说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排行老六，家人都叫他“六伢子”。小时候，他的两个姐姐为了让他上学都辍学了，他的学费就靠家里卖萝卜、卖鸡蛋换钱。那个时候，萝卜两分钱一斤，他自己要经常挑着担子到集镇上去卖，卖完了萝卜再去上学。卖鸡蛋时，他的手小，拿着鸡蛋就显得挺大，有些大人就会上这个当，不长时间鸡蛋就卖完了。放学回家，还要放牛、割草、砍柴，生活的担子压得他后来个子就是长不高。

孙忠的健谈和平易近人让英峻消除了畏惧感，两人的交谈进入了一个平和的气场，他问孙忠：“那您后来怎么到了北京的国家部委去工作呢？”

“这个啊，肯定是家里祖坟埋得好。我高中毕业碰上了‘文革’，后来就当兵提了干，转业分回老家，后来经过一番个人努力，有那么一个机遇，被我抓住了，结果上级领导看中了我，就进了北京。路都是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来的，小伙子，一言难尽啊！”

谈话的过程中，一个电话打断了他们，孙忠抄起电话干练地打发了对方。听那意思，对方是求孙忠办什么事情，孙忠直截了当地问：

“这件事情，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方啰唆几句，孙忠有些不耐烦地说：“改天吧，我现在正在商量重要的工作。”

放下电话，孙忠用自言自语的音调对英峻说：“这些商人啊，他对你手里的权力都琢磨透了。”

英峻于是问了一个自己一直弄不明白的问题：“孙省助，对于商人而言，不依靠权力做不成生意吗？”

孙忠沉吟了一下，说：“我理解是不可能做强做大，这主要是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宽了，样样要审批，可件件有弹性，所以，经常是领导一句话，就能产生不得了的效益。这你不能怪商人，人家想提高利润，提高效率，所以就来找能对事情有推动力的官员，情势所逼啊。倒是你提醒得对，领导干部千万不能交友不慎。”

从孙忠房间出来，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马路上不再像白天那样喧哗和拥挤，英峻一个人在街边走着，感到一身轻松。

路过洪州广场时，50年代建成的旧服务大楼正在拆除，炫目的光照下，工地的灰尘在升腾、飞舞、四处扩散，就如同这个城市里人们的欲望一样。打算在这块地皮上重建楼宇的，据说是一个香港投资商。他是怎么看中这块地皮的？地价是怎么最后敲定的？这位港商又因为这块地皮，成了哪位官员的朋友呢？这位港商和官员，他们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

英峻思绪万千。

第二十章 惺惺相惜

人们喜欢听赞扬话的程度往往都会超出自己愿意承认的水平，你难道不是这样？

雄才大略、口吐华章的领导，如何不叫人肃然起敬、竭诚拥戴？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英峻向孙忠递交“诤言书”之后，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听到了许多有关孙忠的好话。

滨江宾馆的人说，孙忠在宾馆餐厅吃饭真有意思，他每次都是一次性把全年的伙食费全交了；好几个厅局的干部说，孙忠不喜欢在下属单位吃饭，即使是参加会议他也会谢绝挽留，回宾馆餐厅吃饭；一位副厅长说，当年我还是副处，孙省助跟上面的领导来春江视察，我们只算是一面之缘，可这次他见到我，竟然能叫出我的名字，还主动过来跟我握手；一位普通干部心怀感动地说，我出于个人爱好，向孙省助求字，没想到他马上给我题了一幅“知足常乐”的条幅；省府办公厅的人说，孙省助还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洪州走街串巷，了解市政建设情况，他称自己是“快乐的单身汉”……

虽然说耳听为虚，但英峻却陷入了自责，他整天沉湎于对自己无

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他觉得自己太不成熟、太冲动，他甚至觉得自己完全错怪了孙忠。

英峻跟着孙省助下乡视察，县里的干部用土特产把孙忠的桑塔纳轿车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孙忠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吃了你们几天，走的时候还要拿，我很过意不去，这叫群众知道了影响也不好。你们基层干部，多把脑子用在让群众满意上就行了，不要总想着把我们这帮人侍候好。”当地干部无奈，只得顺从地从车上往下面搬东西：麻将凉席、熏火腿、乌鸡酒、鹌鹑蛋、莲子粉还有天然蜂蜜。看见了蜂蜜，孙忠发话了，蜂蜜给我留两瓶吧，我有痔疮，经常便秘。县里干部说，那就多拿几箱吧？孙忠说，不必了，每天喝一点就够了，又不是拿来洗澡。

桑塔纳轿车开动时，孙忠摇下车窗，抱拳相谢说，后会有期。

目睹了这一幕，英峻通过深刻而痛苦的分析，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冲动的诤言，并不完全出于作为记者、作为十佳青年的社会责任感，而是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他对情敌——刘思宁的个人恩怨，他不希望刘思宁的阴谋得逞。而孙忠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被英峻的忠肝义胆所感动，他开始把英峻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即使是在公开场合，英峻的同行们也很容易感觉到孙忠对英峻的喜欢。

这天，省委书记和孙忠共同出席春江省名牌战略研讨会的开幕式。散会后，英峻举着话筒堵住省委书记说要采访一下，省委书记笑容可掬地说，你们还是采访孙省助吧。众记者只得乖乖地闪出一条路，让省委书记背着手，飘然而去。英峻和众记者转而一窝蜂地拥向在一旁受到冷落的孙忠。面对伸到眼面前长短不一的话筒，孙忠略带调皮地望着英峻说：“英记者，就是要讲什么，我们也要等到书记走远了再讲，好不好？”记者们嘻嘻地笑着，觉得孙忠的谦虚挺可爱。英

峻转头看了一眼走廊，他也同样调皮地对孙忠说：“孙省助，书记上电梯了，我们开始吧。”孙忠说了一句“好”，就开始侃侃而谈，所有的记者都得到了自己满意的采访内容。

又过了几天，一个会议刚结束，孙忠招手把英峻叫到跟前，他拿出一张购书卡交给英峻说，这个你拿去买点书吧。英峻看了看卡片，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一张 500 块钱的购书卡，相当于他半个多月的工资。英峻拿着它在洪州广场的内部书店挑了一套 1995 年再版的《鲁迅全集》，价值 395 元。剩下的钱，英峻给孙忠买了一本《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还有一堆书法碑帖。他把书送到孙忠的房间时，孙忠连声说着谢谢、谢谢。英峻和孙忠俨然成了“忘年交”。

何止是“忘年交”，孙忠在事业上还是英峻的“福星”呢。

上回英峻在春江广播电视奖连中三元的大作又被送到了省里参加 1995 年度春江新闻奖的评比。春江新闻奖是全省报纸、广播、电视，所有媒体一块儿评比，英峻这回又拿到了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依然是年少得志，独领风骚。有意思的是，英峻的两个一等奖都和孙忠发生过某种联系。对于《亡灵也领储备粮》，孙忠是做过批示，起过推波助澜作用的，而另一篇一等奖的新闻《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孙忠干脆就是主人公。

记者一年忙到头，考核、晋级、提拔、分房、评先进、写述职报告、饭桌上吹牛，都是靠一年的获奖来证明自己。在邵年嘴里，英峻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得奖迷”，可在领导那里，易主任在大会小会上却不住地夸他有“精品意识”。英峻为此感到既得意又惭愧，为什么同样的事情，群众和领导的认识差距会这么大呢？

英峻这一年名利双收，盆满钵满，他打心底里很是感激孙省助。

邵年嫉妒地说：“英峻呐，孙省助要是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反正孙省助一下死不了，他是1948年生人，才46岁呢，在即将步入副省级干部的行列中，人家是属于年轻有为、年富力强的“少壮派”，没准儿能干到国务院副总理呢！

第二年，又到了评奖时节，英峻的成功还是脱不了孙忠的影子。

春江新闻奖评比揭晓时，英峻又历史性地拿了两个一等奖。《春江早米何处去？——论粮食生产要有经营观念》是篇新闻述评，英峻基本上是克隆了孙忠在“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上的发言。另外一个一等奖更是邪乎，英峻的那篇给孙忠的“心里话”——《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由《春江日报》送去参评，结果也斩获一等奖。一个电视台的记者竟然窜到报社拿了一个全省大奖，这令许多人匪夷所思。这时的英峻至少是无愧于“春江名记”的名号了。

“大狗叫，小狗也得叫”，成了“名狗”就得到处叫。如今，英峻可不只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里转悠了，他先是被母校请到久违了的课堂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次讲座，后来他还开始写杂文、随笔了，他写的东西在《春江日报》是一路绿灯，甚至报社还打算给他开个栏。这么一来二去，他还引起了春江杂文界的关注。

年底，杂文学会开会，英峻受邀前往，主持会议的，正是当年做过春江大学生辩论赛评判主席的那位杂文家。几年前，他被邵年冒充辩论对手玩儿了一回，恐怕至今还蒙在鼓里吧？英峻看着他，觉得往事真有趣。

“杂文是什么？杂文就是用全新的视角去观察我们这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去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去反省我们的所作所为。”这是年轻的英峻在杂文学会的会议上的发言。英峻是说到做到，他的杂文时常反省的就是他的“新闻事业”。他在工作上只能遵从着陈规陋

习，在杂文里他可以破旧立新，甚至可以把电视新闻当成了他的靶子。

这年春节，英峻和邵年应邀到洪州钢铁厂拍了一条除夕之夜工人加班生产的稿子《洪州钢铁厂：新春生产“开门红”》。这是中国电视观众在节假日中经常看到的一种新闻宣传，歌颂的是“开门红”。

现在，英峻和邵年的合作，也就是偶尔为之。邵年执笔写稿子，他也顾不上当年“英俊少年”的宣传效应了，而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英峻并不在意这些，他正从生产“开门红”的新闻里寻找灵感写杂文呢。凭着英峻掌握的粗浅的企业管理常识，他觉得这“开门红”往往是那些好大喜功之徒为了迎合宣传需要而虚张声势弄出来的“伪新闻”。杂文，正给了年轻的英峻表达另一种观点的机会。

五天后，《春江日报》登出了英峻批判“开门红”的“砸”文——《生产“开门红”的隐忧》。他在这篇文章里批评道：……固然，一年之初，生产超计划，来个“开门红”是件大好事。一年之季在于春，年初有新局面，对完成全年任务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据笔者了解，不少企业为争取“开门红”采取了加班加点、突击生产的办法，而“开门红”过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企业生产进度、职工劳动热情的相对回落。这样，企业生产的均衡性就受到了影响，这样的“开门红”也就含着某种隐忧。均衡生产要求一个企业出产成品或完成某些工作时，在相等的时间内，在数量上基本相等或稳定递增，这样才有利保证设备和人力的均衡负荷，有利于建立正常的生产管理秩序，从而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

见报第二天，邵年趁着办公室里没别人，一屁股坐到英峻的办公桌上说：“你最近是不是缺钱缺得很厉害啊？”

英峻不解地问：“什么意思？”

“现在开始给报纸写稿贴补家用了？”

“别跟我瞎扯，有话就说。”英峻白了邵年一眼。

“你倒是勤快，为了攻击徐厂长，肯定把我们大二选修的《企业管理常识》又翻出来看了一遍吧？还知道‘均衡生产’。徐厂长专门打电话来问我，他说英峻到底怎么回事？”邵年朝旁边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人家送咱们的红包你临走装模作样地还给了人家，人家本来就觉得莫名其妙。没几天，又不怀好意地写了篇狗屎文章讽刺人家。我看你现在是得了麻风病了，没人敢挨你了。”

英峻笑了笑，也不解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逗你玩儿呢。”其实，英峻写杂文是上了瘾，逮着看不惯的东西就得“砸”。

1997年是香港回归年，《春江新闻联播》开办了一个“喜迎香港回归”的子栏目。没承想，这个栏目被邵年一伙变成了关系稿的集散地。比如，邵年他们发过的新闻里面有——《社会各界举行座谈会畅谈香港回归》（这里的社会各界主要包括私营企业界等等平时难得上电视的大款），《我省庆回归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包括商业的和非商业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各类平时上不了台面的演出），《迎回归群众体育活动再掀高潮》（包括自行车慢骑大赛、街头五人制足球赛、保龄球赛、钓鱼比赛等等由商家赞助的自娱自乐的活动）。平时发不了的狗屁新闻，只要贴上“喜迎香港回归”的标签，“爱国主义”稿件，发，谁也拦不住。

没几天，英峻的文章又在《春江日报》见报了，题目是《办个“庆香港回归”吹牛大赛如何——向乱贴“回归”标签的商家进一言》。这回邵年的肺都气炸了，因为文章见报后，省委宣传部向新闻单位内部转发了此文，结果，正在酝酿中的五花八门的与香港回归貌合神离的商业活动一律在媒体被亮了红灯。邵年痛斥英峻是“隐藏在记者队伍

里的叛徒”。其实，英峻很得意，他觉得自己就是活着的鲁迅。

英峻一边用杂文坏了邵年的好事，另一方面他又在孙忠身边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时政记者了。

1997年秋天，孙忠在春江机床厂的车间里一边视察，一边发指示。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举着话筒和录音机跟着孙忠慢慢地行进。

视察完了，记者们回到宾馆，一听录音就傻了眼，孙忠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几乎淹没在嘈杂的机器声中，根本听不真切。众记者犯难了，怎么写稿呢？可是，英峻这时却胸有成竹，趴在桌上一会儿就把稿子写完了。他通过秘书把稿子交给了孙忠本人审阅。孙忠不仅在英峻的稿子上签上了“已审阅”的字样，还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各媒体发稿以此件为通稿。”结果，孙忠的秘书拿着英峻的稿子复印了一遍发给了报社和电台的众记者。

众记者就纳闷儿了，我们听不清录音，你英峻怎么就能听清呢？

其实，英峻也听不清孙忠的讲话，但是孙忠一张口他就知道他讲话内容的出处。九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江泽民做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孙忠讲话的内容就出自“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章节中。

因为要跟着孙忠下基层，英峻有意识地把十五大报告单行本随身带着，没事的时候就浏览一下，不承想，今天还就派上了用场。英峻写稿的时候，按着十五大报告的表述，重新把孙忠的讲话润色一番，使得措词更准确，逻辑更清楚，用语更规范，概括更全面，由不得孙忠不喜欢。可是，电台、报社的那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一时还蒙在鼓

里，他们坚信英峻肯定通过某种特权，事先拿到了孙忠的讲话稿。英峻听了，笑而不语，天机不可泄露啊。

英峻他们拍摄的新闻素材当天下午就通过微波干线传回了省城，到了晚上，孙忠就可以怡然自得地在春州宾馆的套间里和众多地方官员集体收看自己在机床厂发的指示了：“省长助理孙忠指出，当前国有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增加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一屋子地方领导看完新闻吹捧了孙忠整整一晚上。10点多钟了，孙忠起身送客，领导们这才意犹未尽，一一告辞，鱼贯而出。这时，孙忠来了精神，他叫朱秘书打电话叫英峻到他的房间里来。

英峻进屋时，孙忠正在沙发上沉思，看见英峻进来了，他就先把朱秘书打发走了。就两个男人在屋里，孙忠盯着英峻说：“英峻，你是个有心人，今天的稿子写得不错。我刚才还跟朱秘书说，要他向你学习呢。”

“领导过奖了，其实，采访之前做案头工作，了解党的大政方针，这是记者的基本功。”每个人喜欢听赞扬话的程度往往都会超出自己愿意承认的水平，英峻也一样，他不仅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孙忠的夸奖，而且接着还毫不脸红地为这种夸奖寻找着证据，“您看，江泽民总书记有四句话——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领导讲话时总爱引用，可是，他们老是把顺序搞错了，我们就得事先记清楚，发稿时把它调整过来。”

“哦，是吧。我们交往有两年了吧，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你

是个好苗子啊，我有心让你将来做我的秘书，愿不愿意啊？”孙忠用手梳理着头上并不多的头发，显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

英峻沉吟了一下说：“孙省助，我没有心理准备，恐怕胜任不了吧？”

孙忠这时面色红润，不知是意气风发还是小酒微醉，他说：“没关系，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也不必要马上答复。”面对英峻的局促不安，孙忠很快地岔开了话题，“今天的新闻，我和地方的领导一起看了，做得很不错啊，学好十五大报告，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过，我刚才仔细想了想，我这些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句句是真理，句句又像是套话，光会说这些句句是真理的套话，企业肯定是办不好的，对不对？”孙忠说完，苦笑了一下。

“那倒是，您省领导是抓宏观，厂长是抓微观。因地制宜、一厂一策，那就是厂长的事情了，您不可能管到具体的细节上去。”这些日子英峻耳濡目染，官话的水平也见涨。

“说得对，你要让我孙忠真的当个厂长，去解决微观世界的东西，把一个企业扭亏为盈，我不一定干得了。下面的这帮人我还真佩服，你只要随便讲点什么，他们都好像如获至宝的样子，不知道他们平时真的是不读书、不看报，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哄我们高兴呢。”

英峻听见孙忠这般自嘲，便笑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您到这儿来视察，那就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据我观察，人家应该是真心的。”

“是吧。”孙忠这时打了一个饱嗝，食指和中指轮换着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地敲打着。

“不过，孙省助，我刚才第一次发现您也会自嘲啊。”

“是吗？你很敏感啊。自嘲是一种坦然和清醒啊，小平同志就自

嘲过，‘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这五短身材，我就跟着自嘲说，‘我和小平同志保持高度一致’。不过，官场上再怎么自嘲，也顶多拿个个头来自嘲，可千万不能拿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自嘲。英峻呐，你写的什么《生产‘开门红’的隐忧》，虽然有道理，可是，要放在过去，这就很危险，你是在给工人阶级热火朝天的劳动热情泼冷水，对不对？这个帽子扣下来你会吃不消的。”

英峻不住地点头，他显然跟不上孙忠的思维，他觉得自己在孙忠面前是那样的毫无阅历，毫无经验，像个二愣子。

孙忠接着说：“我是政治运动的过来人，你要在这方面成熟起来，将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你看，我也就是跟你自嘲一下，因为我们是朋友，你承认我们是朋友吗？”

英峻点了点头。

1998年初，孙忠在春江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了副省长。

人民代表鼓掌祝贺时，主席台上的孙忠礼貌地从座位上走出来，站在舞台中间向人民代表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躬鞠得很深，全场的人都看见，孙忠副省长为全省人民操劳得谢了顶。掌声更响了。他转身又朝主席台上的主席团成员深鞠了一躬。掌声一直持续着。

这时，英峻就站在舞台和观众席第一排之间的记者活动区，他见证了踌躇满志的孙忠走向人生的辉煌一刻。他多么希望这一刻，他的目光和孙忠的目光相遇，他愿意让孙忠感受到他此刻最诚挚的祝福。

会议结束了，记者们把走下主席台的孙忠团团围住。英峻激动地伸出手和孙忠紧紧地握了握说：“孙省助，祝贺您当选春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这时，英峻感到孙忠的手已经是湿漉漉、汗津津。

孙忠连声说着“谢谢、谢谢。”这时，所有的记者都发现，孙忠的

额头沁出了汗水。

“我们想知道，面对全省人民的重托，您此时此刻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英峻举起话筒，向孙副省长发起了突然袭击。

此时的孙忠是神清气爽、容光焕发，他面对镜头，不慌也不忙，发表了充满激情的就职感言。当晚，孙忠那生动的表情就通过《春江新闻联播》传遍了千家万户。

新当选的副省长孙忠接受记者采访

主持人：今天下午，在刚刚闭幕的省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新当选的副省长孙忠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孙忠副省长就其所思所想以及工作目标，发表了精辟而又满怀真情的就职感言：

（同期声 采访春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孙忠）首先，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感谢人民代表的信任，感谢全省人民的重托。

在副省长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岗位上，我将会做到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虽然我们今天的大会没有当选者宣誓的这么一个议程，但是，我愿意把上面四句话作为当选副省长的宣誓词。

副省长的职位更高了，但并不代表离群众更远了，我还将保持一贯的工作作风，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把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当成自己工作的根本宗旨和唯一出发点。

我来春江时间不长，但我没有把自己当外人，我一直是在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春江，用专注的两耳倾听春江，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春江，用渴望的目光探求春江。

感受春江，我肃然起敬，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凝聚心

头。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无愧过去，无愧明天，无愧春江！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陈刚报道的。

孙忠讲话用得最熟练的修辞方式就是排比，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春江，用专注的两耳倾听春江，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春江，用渴望的目光探求春江”——多么一往情深！我还将“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多么情真意切！孙忠那浓重的乡音给这些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更是赋予了特有的韵律和节奏。

孙忠是那类身居高位却不循规蹈矩，而且容易袒露胸怀的干部，直抒胸臆是他的表达方式，铿锵有力是他的语言风格，抑扬顿挫是他的说话技巧，他不屈从于官场习俗，所以他说话总能一鸣惊人，从而轻而易举地制造抢眼的新闻。这样的官员是记者们最喜欢的官员，跟着他们，捕捉新闻就相当于是守株待兔。

果不其然，这篇《新当选的副省长孙忠接受记者采访》在那年的春江新闻奖评比中捞到了一个二等奖，易主任也参加了评奖会，他回来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孙忠当选的是省长的话，这条新闻肯定就是一等奖了。

官儿一大，平易近人就会变得弥足珍贵，甚至成了奢侈品。

英峻和那些经常跑会的记者们明显地感到，孙忠副省长变得矜持了许多，总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他不再轻易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更不会像当年那样和相熟的记者主动打招呼，称他们是“大记者”了，至于和记者们亲切交谈的场面更是不可能再看到了。老记者们私下里抱怨说：妈的，一升官儿就变脸。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领导。孙忠上任副省长以来，英峻都感到孙

忠实在是太忙了。第一，孙忠的上镜频率比他当省长助理的时候明显多了许多，这说明他要出席的会议比以前多了许多；第二，孙忠参加会议不再像当省长助理时那样从头到尾地参加，他常常是在会议中间匆匆落座，发完指示后就中途退场，他得赶到下一个会场去做重要讲话。

这时，孙副省长讲话的风格也不再是谈笑风生、举重若轻，而是变得语重心长，举轻若重。他讲话的理论色彩突然变得很浓，但依然能够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他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号召在座的厂长、经理们要在千头万绪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不过，他的“矛盾论”的话题竟然是从打乒乓球开始说起的：“在北京，我们国家机关有一次和国家乒乓球队搞联欢，运动员的表演比赛把我们看得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当时蔡振华教练坐在我身边，我就问他，你们乒乓球队搞训练，天天都练些什么内容？我满以为无非是扣球、接球、进攻、防守之类的东西。可人家说，我们打乒乓球主要练力量、速度、旋转和角度四个方面的技能。大家看，这就是内行，这就是门道。乒乓球这么复杂的东西让人家一归纳就剩下力量、速度、旋转和角度这四样东西了。在座的厂长、经理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就能像乒乓球队抓训练那样，抓住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呢？”

孙忠讲话时，嗓音沙哑，声音并不好听。他说话时也没有什么手势，两只手总是规规矩矩放在桌上一动不动，他很自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语言的力量打动听众。说完一个段落，孙忠会习惯性地端起茶杯喝水，然后不动声色地看看大家，接着又讲：“我刚才是说，抓问题、抓矛盾，要像乒乓球队那样去抓，但是，我们搞工作可不能像打乒乓球那样，你推过来，我挡过去，打推挡球，是不是？这样的所谓乒乓高手，我们还是少出一点好。（观众笑）抓工作就是要抓实，抓牢，要

抓重点、抓难点、抓基层、抓典型、抓落实，抓反复，还要反复抓。抓来抓去，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真抓，不能假抓。我这里最后还想重点讲一讲真抓和假抓的区别。”

听到“重点”二字，听众席上起初没做记录的人也认真地翻开本子拿起了笔。台下一阵稀里哗啦地忙碌时，孙忠插空沉思了一下，接着说：

“我想，真抓和假抓，有这么几种现象比较典型。

“真抓的人开会，假抓的人也开会。真抓的人开完会还会想办法、找对策、抓落实；假抓的人开完会就完事，照样哼哼哈哈、吃吃喝喝、吹吹拍拍。

“真抓的人讲落实，假抓的人也讲落实。真抓的人讲落实，他会因地制宜制定对策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假抓的人讲落实，只会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地传达文件，然后让工作在一片落实声中结结实实地落了空。

“真抓的人抓典型，假抓的人也抓典型。真抓的人抓的典型是实实在在靠得住的典型，是抓给群众看，让群众对照学习的；假抓的人抓的典型是尽善尽美，昙花一现，是抓给领导看，让领导题字表扬的。

“真抓的人下去检查，假抓的人也下去检查。真抓的人检查是突然袭击，沉到基层去找问题；假抓的人是事先通知，浮于表面走过场。

“真抓的人总结工作，假抓的人也总结工作。真抓的人总结工作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发现不足，调整工作方向；假抓的人总结工作是为了突出成果，推卸责任，转移领导视线。

“真抓的人找领导谈工作，假抓的人也找领导谈工作。真抓的人

找领导是要政策，表决心，立军令状；假抓的人找领导是要贷款，倒苦水，想挪地方。这样的同志我还接待了不少嘞！（听众笑）

“我讲这些并不是凭空想象，空穴来风，也不是齐东野语，信口胡诌，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对照检查。人人都对号入座自我检查一番，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我就讲这几句，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

孙忠不愧为是省领导，他的讲话不仅朗朗上口，掷地有声，而且文从字顺，出口成章。英俊满满当当地记了几页纸也没有原原本本地都记下来。对于这样一位雄才大略、口吐华章的长者，英俊没有理由不肃然起敬、竭诚拥戴，再发展下去就要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了。他记录孙忠的语录已经不仅仅是职业的要求，更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需要。他感觉自己仿佛身有所属，心有所托。英俊下定了决心，哪一天孙忠要是真的回北京去当副总理了，他一定也要跟到北京去，一辈子在他身边做记者！

第二十一章 晴天霹雳

怎么，光芒四射的新闻人物一下子就变成了阶下囚？

怎么，贪官落马前的报道就成了恶心的拍马和无耻的包装？

开完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孙忠突然就杳无音信了，英峻寻思着孙忠可能又是到北京开会去了。孙忠是北京来的干部，动不动就回北京，总给人一种天马行空、行踪不定的感觉。可这天，消息灵通的邵年神秘兮兮地跑来说，你知道吗？孙忠出事了。刘思宁、张金龙都被抓了。

英峻不信，抓起办公室的电话就拨刘思宁、张金龙的手机，结果，都是关机。

黑云压城城欲摧。阴了一下午的天，终于在下班时分下起了雨，英峻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望着窗外的雨，心里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下雨仅仅是下雨，一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雨就有了寓意，某场雨之所以被人记住，总是因为有件事情正在发生。英峻突然发现，人一旦心乱如麻，心里想的事情就会像许多诗人一样神经过敏，顾影自怜。“留得枯荷听雨声”，这是李商隐的诗句，听起来真有几分抑郁，难怪患有抑郁症的林黛玉在《红楼梦》里说，我最喜欢李义

山的诗，最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枯荷听雨声”。想到这儿，英峻仿佛也无可救药地听见了雨打枯荷的声音！

这时，有同事来传话说，易主任召见。

英峻来到易主任办公室，看见他同样仁立在窗前看雨。英峻心里叹道，啊，“诗人”还不止一个！易主任转过身对英峻进行了严肃的组织交代：副省长孙忠因为违纪问题，已经在北京被中纪委“双规”了，你手上现有的有关孙忠的影像资料必须全部上交，各种活动中有关孙忠的图像一律暂停播发。

晴天霹雳！孙忠真的出事了！

易主任表情严肃地说：“现在有许多关于孙忠的小道消息，别人传，你不能传。由于工作关系，你接触领导多，只要你说点什么，大家不会说是你英峻说的，而说是省电视台记者说的，就是那个天天跟着孙忠拍新闻的记者说的，这个影响可不得了，你要记住，要夹着尾巴做人。”在现实中，记者不会因为他的职业而额外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相反，他的职业对于他的言论自由倒是一种束缚。

英峻频频点着头，心里感到很是沮丧，他刚刚依着孙忠的足迹描绘出来的人生蓝图就被孙忠亲手给毁了！

孙忠东窗事发，这一下子成了洪州市最热门的话题。一张张餐桌、一个个洗脚屋、一个个桑拿浴室，一间间 KTV 包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生活照旧的生意人不约而同地传颂着孙忠的名字，他们说孙忠在春江有一个当服务员的情妇，还说在他房间的保险柜里一次就搜出了 500 万……

回到家里，英峻的父母也问他，一个副省长，党的高级干部，真的有这么坏吗？英峻一脸不耐烦地回答他们，小道消息，你们听听就是了，千万别去传。他把易主任的交代大致又一脸严肃地向父母转达

了一遍，父母认真地点着头，感觉儿子一下成熟了许多。

英峻下班时，有意骑着摩托路过刘思宁的金海岸海鲜酒楼，他看见孙忠题写的“金海岸海鲜酒楼”七个镏金大字还在，只是下面“孙忠题”的落款被抠掉了。他把摩托车熄了火，一只脚踏着地，仰起头专注地看着依稀可见的“孙忠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身旁有一个路过的市民，那人“啊”地发出一声惊叫之后对同伴说，你们看，孙忠真的出事了！他的名字都被铲掉了！

将近三个月过去了，孙忠的事迹终于见报了：《大搞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春江省原副省长孙忠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消息的措辞冷冰冰、硬邦邦，有杀一儆百的味道。英峻感觉孙忠这回八成是凶多吉少。下班回家，他放下挎包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书架上找到《刑法》研究受贿罪。

第 385 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 386 条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 383 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 383 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英峻研究完感觉心里是七上八下，没着没落：唉，十万元以上可以判处的刑罚就有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或是死刑，这弹性也太大了——

点儿吧。那么，孙忠的命运又将会在这弹性空间的哪个位置呢？他又回头抓起新华社的通稿进行研究——“孙忠违法违纪性质之严重，情节之恶劣，社会影响之坏，在我们党内是少见的”——这样的措辞，不就等于是判了孙忠的死刑吗？

对于孙忠腐败案，英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外人，可是他在感情上却无可救药、不可理喻地深陷其中。那天在办公室，他满怀忧郁地对邵年说：“看样子，孙忠会被判死刑的。”

邵年笑了：“他又不是你亲爹，具有不可替代性。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前面腾出了位子，后面的人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英峻哪，有件事情我倒是真替你高兴啊。”

这时，办公室里的人一齐看着邵年，他得意地接着往下说：

“英峻家里，孙忠题写的‘宁静致远’的那幅字肯定是升值了。比方说，香港回归限量发行纪念币，限量的概念，就是纪念币印完了，人家印钞厂就把版给毁了，这回要是孙忠被枪毙了，那不仅仅是把版给毁了，等于是把印钞机活生生地给砸了，孙忠的字成了超级绝版。”

同事们都被逗乐了。现实就是这样，某个人的倒霉经历，在不相干的人眼里往往就会成为笑料。邵年的特长就是善于捕捉某种社会现象，然后加以荒诞的类比或推理，从而得出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答案。邵年是个很敏感的记者，但他总把灵感用错了地方。

孙忠被查处的官方消息在报上公布之后，洪州城里的孙忠题字在一个星期内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也就是在这几天，邵年坐着采访车和一名摄像一直在洪州城里转悠，他根据考古学的一个术语“抢救性挖掘”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儿“抢救性拍摄”——他抢在众多宾馆、酒店、商场、展览馆、汽车站、码头、夜总会、药铺、婚纱摄影店、信用社、税务局办税大厅铲字之前拍下了数十处孙忠的题字，甚至他还赶

巧拍到了春江长途汽车站清理孙忠题字的现场画面。忙完了拍摄，他在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写文字稿《原副省长涉嫌犯罪 洪州城刮起铲字风》，然后他在办公室用播音腔满意地读了一遍，就催着值班编辑赶紧送审。结果，易主任在审稿笺上的批字是“拟不发”。当天的值班编辑转述领导的话说，有关孙忠的稿件要听上面安排。

对于领导的决定，邵年虽然怒不可遏，但他不可能跟领导对着干。他是胳膊，领导是大腿，胳膊永远也拧不过大腿。他顶多是在办公室里背着领导发发牢骚、骂骂街，说些丧气话。只要领导一出现，他又表现出一副无限忠诚的样子。这一回，趁领导不在场，他抱怨说，新闻是狗屎，自由是空谈，辛辛苦苦抓热点，还不如轻轻松松做官样文章，管他妈的什么可视性、高品位和收视率！

邵年的牢骚倒是提醒了英峻，记者怎么能放过孙忠这个热点呢？该是让他为党的新闻事业，不，应该是他英峻的新闻事业最后做一次贡献的时候了。当他得知孙忠腐败案将在春江进行审判时，他兴冲冲地敲开了易主任办公室的门，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要采访孙忠。易主任听了先是一怔，然后显得很兴奋。当然，他也重弹了要“听上面安排”的老调，英峻听了浅浅地笑笑，说我会做好案头准备的，随时待命。

元旦、春节过去了，一开春，时间几乎是在孙忠上任春江省副省长两周年整时，他被春江省洪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了死刑。一审判决认定孙忠一共收受了张金龙、刘思宁等一帮私营企业主款物折合人民币 500 多万元。孙忠不服，提出了上诉。

英峻几经努力也没有获得参加庭审旁听的机会，他从跑政法口的同事拍回来的庭审录像带上看见孙忠穿着一件呢子面料的短大衣，表情木然地坐在被告人专用的铁框框里。铁框框的正前面挂着一块白底

黑字的牌子：被告人。在这盘素材带里，英峻第一次听到孙忠被人直呼其名，而且语气很不客气：

“被告人孙忠，你对起诉书有没有什么意见，起诉书所说的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孙忠，请你正面回答问题。”

面对威严的法官，昔日的副省长孙忠失去了威严，他发言之前或者发言完毕，都会微微颌首，恭恭敬敬地说上一声：“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当然，还有“谢谢公诉人”，“谢谢律师”。要是在从前，孙忠作为省领导对任何人只要吐出“谢谢”二字，被谢的人肯定会诚惶诚恐，手足无措，可这回在法庭上却没有人跟他客气说：“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于孙忠的“发言”，英峻从前听惯了会议主持人称之为“重要讲话”，是要被人深刻领会、全面贯彻的，可这回法官却把孙忠的“发言”称为“辩解”、“供述”甚至是“交代”。

录像带中间庭审的部分，英峻还听见法官在调查刘思宁向孙忠行贿 VCD 机的事情。孙忠在法庭上说，他在春江被拖下水就是从收了刘思宁的 VCD 机开始的。

素材带的最后，是审判长的朗声宣判，当他读到“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孙忠微微昂起头，像是不让泪水夺眶而出，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活像一尊雕像。他木然地站在那里，任由法警摆布，他的双手被法警拉到背后，戴上了手铐。

英峻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看见孙忠坐在被告席上受审，还被判了死刑，然后背铐着被押出法庭，我心里很难过。接受审判，对于孙忠来说，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屈辱的事情，我发现他从被带上法庭到被押解出去，自始至终没有

朝旁听席上看一眼。他肯定是没有勇气接受这种屈辱。我很同情孙忠，但我又不同情腐败，可是，孙忠现在又成了腐败的代名词。我也说不清我自己的心情。想起一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很想再听一听。唉，我这是怎么啦？”

在闷闷不乐之中，英峻按部就班地重复着他的生活，每次出去采访，他都会听到人们在谈论孙忠。孙忠这两个字，藏着说不尽的话题，有让人发不完的感慨。

有一天邵年告诉英峻说，你知道孙忠为什么不喜欢在下属单位吃饭，即使是参加会议他也会谢绝挽留，回宾馆餐厅吃饭吗？因为宾馆一个叫孙菲菲的服务员是他的情妇，他要看见她才吃得香，这就叫秀色可餐。

在一个饭局上，洪州中院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孙忠一审被宣判死刑后，一回到看守所，民警就按监管规定给他在监号内戴上了脚镣。孙忠就向监管人员提了三点要求：一是想见妻子儿女；二是希望提供纸和笔，他要向上级法院和中央写上诉状和申诉信；三是不要给他在监号内戴脚镣，因为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不会有什么问题。饭桌上的人说，这三个要求都有理，法院同意了孙忠的前两点要求，但拒绝答应他提的第三个要求。当时，有个年轻的监管干部就开导他，这就好比生活待遇，你是副省长按规定就得坐奥迪，而不是桑塔纳。现在你是重刑犯，按规定就得戴脚镣，这也是一种待遇，和干部坐车都是一个道理。孙忠听了，无可奈何，也就没说什么，戴就戴吧，也只能如此了。

在另一个饭局上，省公安厅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孙忠东窗事发，是他过去举荐的一个干部因为贪污受贿翻了船，结果为了立功把他给举报了出来。“双规”的时候，办案人员从孙忠包里面翻出来了

“三件宝”：钞票、伟哥和避孕套。饭桌上的人不相信，不会吧，怎么说，人家也是一个副省长啊！说话人一笑，干部也是人啊，我们副省长的性伙伴都是张金龙给一手安排的，不信你去查案卷。

有回采访遇上了《春江日报》的陈伟文，陈记者神情凝重地回忆孙忠说，上回省里筹备一年一度的人代会，孙忠是《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副组长，起草小组的成员都是省政府各个部门抽调来的“笔杆子”。一大帮人被关在宾馆里写了十来天，对于忙前忙后的起草小组的成员，孙忠最后能叫出名字来的没有几个。但是呢，他对宾馆服务员的名字，什么丁桂兰、李桂芳之类的，却如数家珍。听众这时都眉开眼笑，说陈记者讲得真生动，怪不得孙忠的情妇是个宾馆服务员呢。可英峻却笑不出来，而且后脊梁直发凉，因为这个故事在孙忠倒台前他早就听陈伟文说过。不过，陈记者上次的说法却和这次大相径庭，上次他是这样说的：孙忠这样的领导确实有过人之处，他从不忽视在他身边每一个为他工作的人，而且记性也特别好，比方说，他带着一帮人到宾馆去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没几天他就叫得出来身边服务员的名字，吩咐人家端茶倒水什么的，总是客客气气地叫小丁姑娘、小李姑娘什么的，没事还会和她们开开玩笑。

在洪州钢铁厂采访时，徐建厂长黯然神伤地对英峻说，我个人曾经很崇拜他，他来我们厂视察了好几次了，很会讲话，对我们全厂干部、职工的激励作用确实很大。每次见到他，我都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像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非常认真地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想想他是个大腐败分子，觉得他对我们的信仰是一种毁灭，心理上的打击太沉重了。

春江省政府的一位干部怅然若失地说，孙忠到处题字，很多人都有看法，甚至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当面都跟他提过这个问题，这

也就算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吧，但是他老人家就敢当面顶撞领导，把在场的其他人吓得一怔。他当时说，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写字。一席话，说得省领导也哑口无言，瞠目结舌。对啊，领导题字，不违纪也不违法，何况是书法家题字呢。可笑的是，他在春江题这些字辛辛苦苦用了四年时间，这些字的消失，却只用了一个星期。

说起孙忠，人们的表情千奇百怪。不过，最后大家都会抱着抛砖引玉的心态盯着英峻，指望着孙副省长的“贴身记者”也能说出些孙副省长的奇闻轶事。可是英峻总是喃喃地说，没有想到啊，我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每每大家都不免大失所望。

过去，在《春江新闻联播》里，人们只要听到孙忠的名字，接下来就会听到“本台记者”英峻的名字。过去，英峻和孙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英峻的光荣，不论走到春江的哪个角落，都是他的荣耀。他也为此和孙副省长一样，总保持着一种受人尊重的感觉。如今呢，英峻觉得自己和孙忠简直就是同案犯，当初他每天的工作正是帮助孙忠这样的腐败分子欺骗观众。观众被骗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孙忠当了副省长之后，大家几乎再也没有在电视上听过孙忠亲口讲话了。孙忠在《春江新闻联播》里出现时，观众只见其人，不闻其声。英峻精心撰写的解说词每次都用孙忠副省长的口吻替他滴水不漏地表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英峻让孙忠在自己的新闻里总是居高临下地“指出”这个“强调”那个，偶尔也会“与大家共勉”，但是英峻的遣词造句依然是居高临下，俯看众生，并没有一点儿共勉的意思。英峻的新闻作品成了孙忠的宣传品，久而久之，他就被包装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道德崇高，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英峻一直想不清楚到底是自己欺骗了观众还是孙忠欺骗了他，但

是，不管谁骗谁，英峻总摆脱不了一种负罪感。有天一大清早，他在梦中被大学时期一位严厉的早年当过“右派”的新闻学教授给骂醒了：你在利用新闻传播谎言和进行欺骗！你真丢人，你的工作就是无耻的包装，恶心的拍马！你现在已经堕落成了一个只会吹捧官员、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家伙！那个充满灵气、血气方刚的英峻到哪里去了？！

他睁眼看看窗户，天还没有大亮，他听见屋外下起了雨，倒春寒的天气格外寒冷，可是他在被窝里却出了一身汗。

采访孙忠的机会终于来了，易主任突然打电话叫英峻火速赶到省高院，说是省纪委的领导要当面布置工作。接电话的时候，英峻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抽屉，他把整出来的东西从桌面上一划拉又塞进了抽屉。这时，他的那颗心脏在他的胸膛里横冲直撞，怦怦直跳。英峻的心头一下子涌上了四种感觉：兴奋，好奇，悲伤，害怕。

当英峻推开省高院一间会议室的大门时，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陈华峰和易主任正在谈话。见英峻推门进来，易主任郑重地向陈副书记介绍：“陈书记，这就是英峻，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在我们年轻记者里都是佼佼者，新闻连年获奖，还是我们广电系统的十佳青年。”

“哦，我早在电视上见过了，小伙子，你在电视上显得比本人成熟多了嘛！”鹤发童颜的陈副书记和蔼地上来和英峻握了手。他奇怪陈副书记的手怎么是那样柔软细腻，像是女人的手，也许这和他们常年窝在办公室里有关吧。

易主任谨慎地看了看陈副书记说：“陈书记，要不我先把大致的情况跟我们的记者介绍一下。”

陈副书记点点头说：“好，你先说。”然后安稳地坐在一旁喝水。

“英峻，是这样，省里现在安排我们在孙忠案件二审宣判后进行一次采访，你个人一是提过采访的要求，二是对孙忠本人也比较了解，现在组织上打算安排你来进行采访，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让孙忠能多开口，多讲话。”这时易主任又转头看了一眼陈副书记，“省里对这次采访很重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陈书记专门要我把你叫过来，交待这次采访的一些注意事项。”说完这些话，易主任又转头看着陈华峰。

“嗯，是这样，和具体的采访人员见面，当面布置工作，这也是迎春同志的意见。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是按中纪委的指示，要拍成对广大干部，尤其是党员高级干部有所触动的警示教育片。”陈副书记说到的迎春同志全名叫胡迎春，他是春江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英峻同志，孙忠在他的悔过材料里提到了你，说你写过一篇文章提醒他要处理好和大款的关系。这篇文章其实孙忠一直保留着，他把它剪下来夹在了一本书里，后来是检察机关搜查时发现的。我看，这篇文章对孙忠本人还是有触动的，不然他也不会把它剪下来。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据说还在省里得了奖，只可惜结尾不够圆满。我记得结尾的时候，英峻同志引用了韩国总统金泳三讲过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去当商人，而不要做政府官员。’金泳三这位总统是韩国有名的‘反腐’总统，他把一批贪污腐化的前政府官员和将领，包括两位前总统都送进了牢房，这个反腐力度是很大的，韩国老百姓对他的口碑也不错。但是，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的儿子卷入了一个金融腐败案，成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捕的在任总统的儿子。对子女失察，晚节不保啊。”

陈副书记年届六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语调低沉，节奏也不快，说几句沉吟一下，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磕磕绊绊，而且内容平实而

有条理。陈副书记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是英峻获得了春江新闻奖一等奖的大作《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

事情还真是富有戏剧性，那年的评奖结果在四月份刚公布，金泳三的儿子在五月份就被捕了。如果金泳三的公子在评奖前就东窗事发，那英峻的大作恐怕就要名落孙山了。世界真是走向了全球化啊，韩国政坛的兴衰竟然会关乎中国春江省新闻评奖中一篇作品的沉浮。

陈副书记接着说：“韩国总统儿子的落马，正说明反腐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腐败不是中国独有的丑恶现象。要切实反腐败，我们就要用好反面教员。今天我们把英峻同志找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孙忠进行一次采访。在一审判决前，中央的新闻单位已经来采访过孙忠，当时判决结果还不明朗，孙忠本着求生欲望，主要还是围绕案情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今天可以跟大家交一个底，孙忠再怎么辩解也是徒劳，一审判了他死刑，二审照样还是维持原判。现有的事实，他是无法推翻的。对孙忠处以极刑，体现的是我们党清除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这一事件将会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孙忠这个人在政治上和党离心离德，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思想上反动透顶。我举个例子，他到美国看望女儿的时候，因为他是副省级干部，我驻美人员接待了他，还请他吃过一顿饭，他在饭桌上就说过这样的话，美国发展才200年就胜过了我们发展5000年，现在这个差距恐怕还在拉大，我们就得做好两手准备，准备两个国籍，将来生活的选择就有余地了。混账透顶，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他要争取宽大处理，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了，每天装出一副痛改前非、后悔不已的姿态，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他深刻地进行自我剖析，剖析自己

的权力观、利益观，还有道德观。我们就是要让孙忠成为一个标本，用血的教训来教育和警醒广大的干部，从思想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英峻同志和孙忠平时接触过，对他有一定了解，甚至还规劝过他，政治素质相当高啊，所以，现在党把任务交给你了，就是让孙忠深刻剖析自己，你说说你的想法吧。”

英峻有些激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觉得要让孙忠开口说话，问题的关键是要营造一个谈话的气氛。首先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孙忠，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如果我们怀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俯视他，那就根本形不成交流。一个人不管他是有种种的光环，还是有斑斑的劣迹，这只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路标，也就是采访他的一个理由，一旦我们面对这个人，这些路标就消失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进他的心灵，跟他一起分析得失。我觉得我们的采访没有必要涉及到案情，一涉及到案情，就像是在审判，而审判是法官的事情，不是记者的事情。”

英峻对于自己的超水平发挥感到很意外，陈副书记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大口茶由衷地说：

“英峻同志很年轻，但你的思路让我感到很震惊，耳目一新啊！你讲要用平视的眼光看待孙忠，这个说法提醒了我，我们不妨用一种真诚和善意感动孙忠，让他找到人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死也要死个明白，是不是？可以让他放开来说，让他把那些腐败透顶的坏思想通通说出来。英峻同志，你接着说。”

“坦率地说，我经常替孙忠感到惋惜，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地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副省长，怎么一夜之间就会成为了阶下囚了呢？这是他的人生悲剧，那么，他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这个答案正是我们想知道的。但我相信，孙忠不是一天就变坏的，更不是生来

就是坏人，他刚来春江的时候还提醒过我，年轻人要关注互联网，要善于学习，我当时甚至很崇敬他。后来，我发现他特别平易近人，特别好交朋友，他这样级别的干部，他这样的性格，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了直接面对各种巨大诱惑的位置上，这个时候，自制力是很难起作用的……”

谈话在领导们的赞誉中结束了。省纪委安排英峻和易主任查阅了一些内部工作简报，简报上摘录了孙忠《悔过书》的部分内容。他把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拜金主义恶性膨胀，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

第三，平时不学法，法制观念淡薄。

这份摘录的悔过书虽然在言辞上痛心疾首，可内容上却有失水准。这样没有创意的总结，英峻简直不相信是出自孙忠之手。

在回单位的路上，英峻对易主任说：“孙忠在悔过书里并没有拉下面子把自己说透，其实，谁也不希望被别人看穿。”

“这就要看你的啦，英峻，这么大的事情落到我们头上，对于我们记者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这个节目可以播出的吗？”

“先不管，拍了再说，我们一切都得等上面的安排。”

这天晚上，英峻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梦见采访已经开始了，英峻问了半天，孙忠却一言不发。惊醒了，英峻裹着被子思考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他呢？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第二十二章 梦醒时分

悔恨和悲伤，不是死到临头，你能说得清它们的区别吗？

生活被继续活着人们制造的喧嚣所覆盖，一切都会很快过去吗？

果然不出所料，孙忠的二审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勒令死去，这是孙忠遭受到的最大的人生打击，这样的打击，一个人一辈子遇上一次也就够用了。

春江省看守所。在一间普通的会见厅里，省纪委电教中心的摄像师架好摄像机，布好灯光，面对面地摆好了两把椅子，就等着狱警押解着孙忠到来。

不一会儿，监舍过道里响起了脚镣拖在地上发出的“哐啷哐啷”的响声，英俊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死囚孙忠来了！人生，是多么地变化莫测、千奇百怪啊！命运，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可捉摸啊！孙忠的人生就这样被命运无情地戏弄着。

春寒料峭，戴着脚镣的孙忠身穿着当年下乡视察或“送温暖”时才会穿上的绿色棉大衣，他在狱警的示意下坐在了英俊对面的椅子上。摄像师赶紧上前给他别上了钮扣式话筒。英俊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和孙

忠会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场合进行谈话。孙忠的脸好像没有认真洗，一只眼角甚至还挂着眼屎。他的眼袋越发变得明显了。过去，他的眼袋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稳健和持重的沧桑感，而如今，沧桑依旧，眼袋的主人却多了几分失魂和落魄。

“您好，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了。”英峻和孙忠说话时还用了尊称“您”，他努力维护着孙忠的尊严。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孙忠的脸，不曾往下瞟一眼，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去看孙忠的脚镣，免得让他觉得难堪。

“就叫我孙忠吧，他们都是这么叫的。”孙忠轻轻地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

“按年龄来说，您是长辈，和我叔叔差不多，我应该叫您叔叔的。”

“那你就随便吧。”这时，孙忠对于讨论自己的称谓显得毫无兴趣。他现在的处境是“龙居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记者采访落马高官，八成会被受访者理解成是在落井下石，英峻对于这一点自然是心知肚明，他沉着地向孙忠表白着自己的友善：

“自从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我就非常想见你，我一直在向领导提要求，直到今天才如愿；而且我见你，他们有个条件，就是要录像，这不是我的本意。”

“谢谢你来看我。希望我的事情不要影响你的前途。”孙忠的声音低得几乎让人听不见，嗓子也有些沙哑。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我一直在替你后悔，为什么会认识张金龙、刘思宁这帮人。你刚来春江工作的时候，刘思宁就要我介绍他认识你，我当时觉得他的动机有问题就回绝了他，但是我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千方百计和你拉上了关系，你后悔过认识刘思宁他

们吗？”英峻态度平和，语气中甚至带着几分哀伤。

“我刚被组织上审查的时候有过后悔，到了现在，只剩下悲伤了。后悔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回过头看过去，一切都似乎一目了然，刘思宁、张金龙那些钱，一分也不该拿。但是，那时面对金钱的诱惑，一时间真是欲壑难填，所以自然而然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刚被审查的那段时间，我天天都在后悔，我以为我还有出去的机会，但是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一切后悔只是徒劳，所以我这里只剩下悲伤了。”

孙忠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英峻想起了他曾给孙忠写过的净言书，他孙忠要是能听进去只言片语，稍有警醒，也不至于今天坐以待毙啊。英峻想到这儿，不觉悔恨交加：

“其实你并非别无选择，当初我知道张金龙、刘思宁和你打交道是居心不良，就写了一篇文章给你。现在我很伤心，这篇文章没有起到作用。”

孙忠沉吟了一下说：“你文章的题目我还记得，是《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我把它剪下来收藏了起来。净友，你是我的净友啊，你当时的举动对我是有触动的。那之后，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廉政形象，拒绝了不少吃请和礼品，下基层视察的时候，也凶过那些送礼的人，这你也看到了。”

“对张金龙他们呢？”

“对于张金龙，门打开了，恐怕就关不上了。这你是知道的，张金龙这个人滑头得很，目的性又很强。唉。”

原来如此，净言的作用只是让孙忠学会了一边受贿，一边作秀。在那之后，孙忠把行贿变成了一种特权，只赋予张金龙等几个人，他

只在这几个人面前才暴露自己贪婪的嘴脸。只要离开了张金龙一伙，孙忠则变得严肃而又威风，每天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办事果敢干练，讲话有声有色，处处彰显着人格魅力。

“张金龙给了你 180 多万块钱，你一点也不害怕吗？其实他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人，不仅唯利是图，而且很张扬，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张金龙跟我保证过，我们的关系是秘密的，我当时也只能相信他。一方面，他托我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免得他有怨言；另一方面，他给了我这么多钱，算是一种投资吧，他是商人，投资总是为了寻求回报的，所以我想他不会做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不然，他的投资也泡汤了。这恐怕算是一种侥幸心理吧。到了后期，我一心只想调回北京，也就是考虑要脱离春江这个复杂的环境。我心里不是没有负担。”

“既然金钱给你带来了心理负担，为什么没有拒绝呢，金钱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吗？”

“是的，我当时感觉是无法抗拒的，那种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有句话说，上帝让你做好人时，他只给你一次机会，你的门他只敲一次；魔鬼要是让你做坏人的时候，他会叫人按着你的门铃一直不放。张金龙、刘思宁这伙人就是这样，总缠着你。我和他们接触，也并不是一拍即合的，我也知道他们心术不正，但是，人到了我这个位置，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上觉得我们就没有人管了，有人给你好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方说，作为官员，我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庆典活动，或多或少都是有点好处的，这你也是知道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孙忠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叹了一口气，“英峻，你是记者，参加一些活动，我相信主办单位也不会亏待你们，是不是？你拒绝过

吗？其实，一切都是习惯成自然。唉，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孙忠对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失去了兴趣。当初，孙忠写悔过书，就是寄希望于通过深刻地反省和剖析得以减轻罪责。如今，木已成舟，死到临头，谁愿意把自己剥得精光，然后再离开这个世界呢？回头看看孙忠冠冕堂皇的悔过书就知道了，即使是悔过，他还把自己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联系在一起，那都是虚荣心在作怪。

官员落马，虽然从天堂一下子跌入了地狱，但他们在骨子里还蕴藏着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潜意识。搞腐败，权钱交易，说白了，就是盗用国家名义为个人谋利，本质上就是骗和偷，动因就是贪婪。如果一个小偷或是骗子分析他的犯罪原因，说是由于背离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你一定会对这样的忏悔嗤之以鼻。一个人犯罪，他肯定是远离了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但是，远离最高境界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罪犯，孙忠他们踏入监狱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突破了社会道德的最低底线，高智商的罪犯总是在犯罪原因上偷换概念。因此，要让过去习惯于海人不倦的落马官员给自己下一个道德评判，给自己打一个不及格，那比登天还难。

孙忠的严密防守让英峻的采访没有多大收获。他心里一急，便想起了激将法：

“你出事之后，我一直很难过，因为我见证了你的辉煌。随着你被判刑，我又产生了另一种难过，那就是大家对你的评价。同一件事情，会因为你的地位不同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说法。比方说，你当副省长时带人到宾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你跟宾馆的服务员混得很熟，大家就说你是平易近人；现在你出事了，同样还是这件事，又有人说，你连身边抽调来起草报告的工作人员一下子都认不全，但对宾馆女服

务员的名字却如数家珍；甚至有人说，堂堂副省长，连一个宾馆服务员也不放过。现在的社会舆论把你在妖魔化，我心里很难过。”

“哪个人这样说呢？”孙忠显然也很难过，他本能地想知道具体是谁在这样糟蹋他。

“很遗憾，说这话的人是我的同行，他也是一个记者，你肯定见过他，我觉得他会把后面的一种说法写进他的文章里的。”

孙忠听完，叹了一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镣。孙忠生气了，英俊心中窃喜，机会来了，他不露声色地说：“我真想写一本关于你的书，我想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大家。”

“我的真实想法在悔过书里都说过了。”

“你的悔过书我看过了，坦率地说，那根本不能代表你的水平，别人看了只能认为你在撒谎，他们会说，孙忠到死还在说假话。比方说，你拿了张金龙他们那么多钱，说到原因，除了背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都太抽象，剩下一条就是平时不学法，法制观念淡薄，谁会相信呢？”

这时，孙忠咽了一口吐沫，脚轻轻地动一下，脚镣发出了“哐啷”的响声。英俊接着说：

“你在悔过书里说，干部普法考试也考过《刑法》中有关贪污受贿的内容，但你说你都是叫秘书答卷，应付了事，所以你不知道《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有那么严厉，如果早学了《刑法》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如果你早知道了这一条，你是不再收入钱了，还是收到99999块钱的时候就不收了呢？”

“至少我不会像这样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地拿人家的钱了。”

“终归还是要拿人家的钱，是吧？你现在觉得冤吗？你刚才说了，

到了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好像个个都像你一样，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可是，为什么只有你出了事呢？”

孙忠这时瞪大了眼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是一个受害者。英俊，如果你能把我的意思传递出去，我也不枉和你相识一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我把我这些天来的所思所想和盘托出的话，你肯定会被吓一跳。可以给我一口水喝吗？”

孙忠咕咕咚咚地喝下了半杯水，他用袖子擦了擦嘴，似乎准备要发表一个惊人的研究结果。站在孙忠背后的纪委工作人员朝英俊竖了一下大拇指，那意思是说，小伙子干得漂亮，终于让孙忠开口了。

口才是孙忠除书法之外的最重要技艺，炫耀书法还需要案台和笔、墨、纸、砚，展示口才则只要有听众就行。平常，各种会议为孙忠提供了天然的听众，所以孙忠每天在各式各样的讲台上讲得春风得意。一个身怀绝技而又炫耀惯了的人，不让他施展技艺实在是件挺痛苦的事情。英俊所要做的，就是在找到合适的话题之后，充当一个合适的听众，让孙忠再过一把演说瘾。

孙忠说：“首先我承认中纪委给我的定性，我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我也承认我个人很贪婪，没有过好金钱关，这里面有我的个人原因。在悔过书里，我一直都是从个人角度去分析我走向腐败的原因。但是，我今天要说，我们不能忽视了制度缺陷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到我被审查，我才发现我们的制度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还真的不少，但是，平时又有多少制度发挥了作用呢？”

“还有就是关于腐败，通报上说我政治上蜕化变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我承认我有过权钱交易，但是，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权力，又不牢牢监督我呢？我举个例子，美国总统比我孙忠的权力大多了吧？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好成那个样子，

都在办公室发生关系了，可是克林顿也没有给莱温斯基小姐的爸爸批土地、要项目、搞工程、放贷款、谋官位，对吧？你难道说这是因为克林顿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吗？果真如此的话，他还不成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监督，我建议我们党和政府千万要建立起对于权力的监督机制，要让权力走向公开，走向透明。腐败就像蝙蝠一样，总在黑暗中起舞，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权力的公共性才能得到保障。”

孙忠的权力“三字经”——批土地、要项目、搞工程、放贷款、谋官位——使得英峻又想起了孙忠过去做报告时的顺畅和富于韵律，对于权力价值的这番盘点，如果是在狱中，这是一种反省；如果是在任上，这无疑是一种自得。还有，“腐败就像蝙蝠一样，总在黑暗中起舞”，这话说得多好啊，要是讲话的人还坐在主席台上，想必台下又是掌声一片。可惜啊，现在没有主席台，也没有观众。贪官呼唤加强监督，虽然缘于悔恨之心，但最终表达的还是诿过之意。英峻想起了省纪委副书记陈华峰的话，要让他放开来讲，心里不免有几分得意，他预感到今天的采访将会成为他记者生涯中新的荣耀。就这么一闪念，他对孙忠的提问变得有些放肆起来：

“我在材料上看到，给你送钱的人登门拜访之前都会跟你打个电话，问你方便不方便，这个时候，你坐在房间里等着他们登门拜访是一个什么心情？”

“那时候真的已经忘乎所以了，坐在房间里等人来拜访，就像农民面对麦浪翻滚的稻田一样，有一种等待丰收的感觉。那种丰收的喜悦可以冲淡其他一切感觉，金钱能使人成瘾，而且伴有强烈的快感。”

说完这话，孙忠露出了浅浅的笑意，他似乎已经放下了他作为一个死囚的包袱，进入到了一个好的回忆和叙述状态。孙忠是一个农

民的孩子，多少年前，他一定在稻花飘香的田野边驻足过，那种丰收的感觉一直被他珍藏在记忆里。

孙忠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少年时代的苦难，他说他一双球鞋曾经穿了整整5年，到后来鞋帮和鞋底都快要分家了，母亲还要把这鞋子当废品卖掉，人家收破烂的人根本就不收。孙忠说他小时候天资聪颖，读起书来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英俊想，难怪孙忠在主席台上能够口若悬河、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当时，他是家里唯一的一名高中生。当年他没有看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就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当年他还没有学过地理，他就感觉地球是圆的。他还说起了他的两次大难不死，一次是游泳钻到了渔民的竹排下面，差点儿给淹死，还有一次是得了疟疾，差点给病死。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没想到才年过50就要在看守所里混吃等死。他还想起了他的母亲，说她有惊人的长寿，算起来已经有94岁了，可看过去就像60多，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知道她怎么受得了。他还说起了张金龙和刘思宁，他说老板们给官员送钱也是没有办法，他们要上一个项目要经过那么多审批，金钱提高了他们的办事效率，可是这也把堂堂的副省长和他们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最后，孙忠还特别强调，他在位时说过很多动情话、廉政话，当时那都是真心话，只不过后来自己也没有做到罢了。

“你们不要认为那都是在表演，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好的演员，当时，那都是我的心里话。打个比方吧，每天都有夫妻闹离婚，打得不可开交，但你不能据此断定，他们以前说过的所有海誓山盟都是谎言，对吧？总之，你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而去怀疑他所说的一切……”

整整一个下午，孙忠时而感慨万千，时而扼腕叹息，时而涕泪交零，时而哽咽无语，时而掩面而泣，时而又仰天长叹，他在丰富的表

情里演绎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他说他这天下午很快乐，他讲了许多真心话，他真的佩服前人能造出“一吐为快”这样的词语。他甚至希望英峻真的为他写本书，有机会的话，他要为这本书题写书名。（英峻大吃一惊，啊？还不忘题字啊！）

说话间，摄像师带来的第6盘带子（每盘录像带30分钟）也快到了尽头，他轻轻地凑到英峻耳边小声地说了声，差不多了吧，带子快没了。孙忠其实也听见了摄像师的话，他知道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像每次开会发言那样，洋洋洒洒地发完议论之后最后都要做总结：

“我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教训作为反面教材，为党分忧，警示后人。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夸大我孙忠的警示作用，好像抓住了一个孙忠，就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使那些刚刚走上错误道路的同志能及时回头，跟上党的步伐，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还有就是你们新闻媒体，现在大家盛传我有这样那样的绯闻，我也不去辩解了，因为我在春江有个女朋友，这是事实。但是，假如春江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也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了，是不是？”

接着，孙忠要来了纸和笔，他说要写几句话送给英峻作留念。孙忠拿着狱警找来的一沓笔录纸，垫在膝盖处厚厚的军大衣上，沉吟了少许便一挥而就：

翻然悔悟

前尘往事成云烟，前车之覆后车鉴。

曾经权重多风光，一旦贪婪跌深渊。

权力是把双刃剑，严于律己天地宽。

廉洁自律何为贵？过好金钱美色关。

落款写着：赠英峻诤友诀别纪念。孙忠。庚辰年春于洪州。

孙忠在哐唧唧的脚镣声中站了起来，把笔录纸交给了英峻说：“我用血的教训提醒我们的党要加强制度建设，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永别了，英峻！”

英峻在恍惚间连握手这样最简单的告别仪式都没有来得及进行，那个戴着脚镣声的身影已经被狱警押解着，离他而去。

3天后，孙忠被执行死刑。5天后，春江电视台播出了英峻采访的独家新闻专题片《惨痛的教训 深刻的警示》。全省观众都从镜头里看到了孙忠送给英峻的那诗《翻然悔悟》，这首绝笔诗作为档案资料一直保存在孙忠的案卷里。作为记者，英峻在孙忠腐败案中的表现无疑令他大出风头。

邵年说：“英峻同志，你是孙忠腐败案的最大赢家，我建议您每年清明节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去烧纸钱。吃水不忘挖井人哪！”

英峻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吃水不忘挖井人，挖井人已灰飞烟灭无影踪。阴阳两界，天各一方，怎一个“不忘”能了结？生命戛然而止，灵魂飘然而去，孙忠死有余辜；往事不堪回首，理想付之东流，英峻暗自神伤。对于旁人来说，孙忠的消失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可是，对于英峻而言，他仿佛是经历了南柯一梦。他情愿不要有关孙忠的独家新闻，他情愿不要因为孙忠而成为名记，他情愿不要因为孙忠的离去而换来的一切。

后来，他在省高院看到了孙忠被执行死刑的录像带。孙忠是被五花大绑着押赴刑场的，出门之前，他还问看守所的所长要来梳子梳理了他稀疏的头发，然后他被拍照，验明正身，留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

张照片。到了刑场，他下了车还让法警喂着他喝了几口瓶装的矿泉水。这让英峻想起了被送往屠宰场的牛，它们在路上还认真地吃着草。

孙忠被两名法警手扶肩膀押解着来到了指定位置站住，法警并没有发号施令，孙忠便顺从地跪在地上。把录像带倒过来再看一遍，英峻发现孙忠站住之后，法警手上有个用力往下按的动作。跪下之后，孙忠的膝盖还在地上挪动了一下调整了姿态。多可悲的孙忠啊，以往，他是被人引领着，而不是押解着来到他的指定位置——是主席台的发言席而不是行刑地，站住之后，他不需要跪下，也不需要调整膝盖的位置，而是要调整一下话筒的姿态，接下来发号施令。

录像带再往后，法警用冲锋枪从背后指向他心脏的位置，只开了一枪，孙忠就倒在了枯草地上，胸口的鲜血顿时汨汨而出，染红了身下的泥土。法医上前拨弄着孙忠的遗体，然后大声地报告：“孙忠已被击毙！”孙忠的遗体用裹尸袋装好，被扔上了一辆警用厢式货车……录像带的最后是一个骨灰盒的特写，上面有张纸条歪歪扭扭地写着孙忠的名字，这大概是出自火化工的手笔。孙忠的一切就这样被付之一炬，毁于一旦了。

整个行刑的过程中，孙忠都显得平静而镇定，英峻为孙忠的表现而感到欣慰。虽然孙忠罪不容赦，但他最后表现出了一个男人面对死亡的尊严。也许，沉默就是绝望者最后的尊严。传说中，人在临死之前，他在一生中经历的事情都会闪电般回放，不知在走向刑场的沉默中，孙忠回望人生，想起的会是谁，会是什么场景呢？英峻想，一定会有他的母亲，或许还有他的情人，要么就是刘思宁、张金龙，甚至他还会想到刘青山、张子善，再有时间的话，他说不定还会想起他当选副省长时人们围着他向他表示祝贺的场景……

这天晚上，英峻梦见了刑场上的孙忠。他可怜地跪在那里，法警在他背后扣动了扳机，结果，枪没响——子弹卡壳儿了；法警退出臭弹，开了第二枪，结果子弹又卡壳儿了，法警又退出臭弹，准备开第三枪。这时，孙忠转过脸对英峻哭着说，英峻，你还是帮忙掐死我吧，真是吓死人了。

英峻在梦境中苦笑着，醒了。梦魂相扰，孙忠总是这样来拜访他。

有一回，他还梦见刘思宁又在打电话找孙副省长办事儿，孙副省长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上面就龙飞凤舞地写着一句话：本人已死，有事烧纸。

还有一回，孙忠嘴角带着血，冷冷地对着英峻说，英峻啊，在单位里你是道貌岸然，可私底下，刘思宁和张金龙的好处你也是照拿不误！《刑法》光凭数额大小来定罪真是放过了你们，要是根据次数来定罪，你们也是擢发难数，罄竹难书！

早晨醒来，第一抹阳光照射到英峻的床头时，英峻恍然间想起了孙忠的梦里所言，他暗自庆幸，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

还有一次，英峻早上爬起来，感觉脸上挂着泪痕。我哭了？为什么？梦里的内容消失了，不会是在梦里哭过孙忠吧？可是，梦里的内容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不去想吧，我还有未来，我还有机会选择，明天，还是继续。

活着的人们制造的喧嚣总是将生活的波澜很快覆盖，活着的人们总是依着生活的惯性按部就班地活着。孙忠死了，英峻还活着，他又开始了新的恋爱。

女孩儿是《春江日报》的陈伟文介绍的，陈伟文说，那女孩长得相

当不错，本科毕业，学医的，现在在广江省卫生防疫站工作，最绝的是，这姑娘最崇拜的职业就是记者。还有，女孩儿的爸爸是洪州医药管理局的局长，家境那是相当地不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哦。

这话说得英峻蠢蠢欲动，男人谁不想做乘龙快婿？只不过，他要矜持一下，不能火急火燎，否则陈伟文会把这事儿编成段子来笑话他的。

陈伟文催促了两次之后，英峻和柳婷婷见面了。在约定的滨江广场大屏幕下面，柳婷婷一眼就认出了英峻，她说你比电视上看起来亲切多了。英峻也说，你和你的名字一样，亭亭玉立。双方一番真诚地互相吹捧，第一感觉良好。

两人走在一起，不远不近，有些不自在地在广场上巡逻了一圈儿，好容易找了一张长椅坐下。远处，广场的大屏幕上正在第N次重播电视剧《还珠格格》，大屏幕下面依然席地而坐了黑压压一大片观众。英峻说，1644年，满族人攻入北京城，他们肯定没有想到300多年后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视剧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柳婷婷深有同感地回应说，是啊，现在的清宫戏简直是太多了！英峻接着又说，这么下去，总有一天电视剧也要扫“皇”打“妃”的……柳婷婷格格格地笑了起来。末了，她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说，你们记者说话真有意思。

英峻并未陶醉，他很快言归正传，他问她，陈伟文说你特崇拜记者，我就不太相信，真的崇拜吗？

男人嘛，大都喜欢被女人崇拜，而且，未婚的男人都希望女人的崇拜最好能转化为爱情。只是，英峻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陈伟文提供的情报是否准确。

柳姑娘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自我介绍说，她现在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内容是流行病的防治，虽与记者职业无关，但她在医学院上学时当了四年的校报记者。他们报社当时还请过陈伟文来给校报的记者讲过课。记得，陈伟文说过，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那船头的瞭望者。当时，她还把它记在了采访本的扉页上呢。

听话听音，英峻从言语间感觉到了柳姑娘对记者职业的崇拜。接着，他纠正了柳婷婷的一个说法，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那船头的瞭望者——这话是美国的报业巨头普利策说的，并不是陈伟文说的。陈伟文引用名人名言经常不说出处，不知底细的人常常会以为他思想深邃。英峻接着狡黠地一笑说，我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们中国记者是这样理解的——记者就是那个站在船头见风使舵的人，见风使舵是我们的基本功。

柳婷婷捂着嘴笑个不停，她连声说，不对不对，你肯定是故意曲解，是在搞笑。接着，她很认真地谈起了自己的看法：记者职业在她眼里是一个伟大、崇高、正义、光明、纯洁、无畏的工作，她还敬佩那些战地记者，尤其是去年（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记者是多不容易啊，她当时哭得一塌糊涂。英峻宽慰她，崇高的职业多着呢，你是学医的，难道不觉得当医生也很崇高吗？救死扶伤。你为什么不当医生呢？柳姑娘莞尔一笑，我不喜欢有些医生乘人之危，收病人的红包，我也害怕当医生要面对这样的事。英峻笑了笑，他不喜欢讨论“红包”的话题。

柳婷婷抬眼看着远处闪烁的霓虹灯，滨江广场是洪州市去年落成的城市景观。灯光，是广场的晚装，色彩统治了一切。远处的建筑物

被灯光赋予了无声的旋律；近处的人们和着音乐翩翩起舞，不时，还有几个玩滑轮的追风少年在人丛中穿梭。

柳婷婷陶醉地说：“广场多漂亮啊，我曾想过要是和一个知己坐在长椅上谈心，而且是在月光的笼罩下，肯定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没想到今天就实现了。”

广场，是啊，漂亮的广场，英峻学着一位领导的口吻夸奖道：“不错啊，白天是景点，晚上是亮点，对市民是兴奋点，在经济上还是增长点。”当英峻认真地审视着广场上闪烁的灯光时，他又想起了孙忠，他对柳婷婷说：“老百姓只看到广场很漂亮，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吧？而且这故事挺肮脏的。”

“是吗？”柳婷婷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上上个月被枪毙的副省长孙忠你知道吧？前几年，他还是省长助理，他在一个有关城市建设的座谈会上谈起了城市亮化问题，他说的相当内行，等于是给在座的领导上了一堂照明课。他说什么亮化不是堆砌灯光，滥用色彩；色彩不仅有强弱、明暗，而且还有动静、冷暖之分；照明是一种视觉的艺术和技术，要注重人的感官体会和享受，洪州的亮化工程一定要迎头赶上。我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当时我们发了一条新闻呢。大家都说孙省助在照明艺术上有很深的‘造纸’（柳婷婷不知英峻是在“飞白”——故意念错字制造幽默，还认真地纠正他，是造诣啦，大记者，不要念白字啦），他调到我们台里直接就可以当灯光师。可后来，在他枪毙后，我在判决书里看到这么一条罪状：孙忠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受北京万豪照明装饰公司总经理人民币8万元，并给洪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某某某打电话，要求安排该公司参与洪州市的城市亮化工程。（柳婷婷大吃一惊，啊，他早有预谋啊?!）唉，我们都被他玩儿了一把。这世道，总有一个骗局会出其

不意地欺骗你的感情。”

谈情说爱，从七彩的灯光扯到了灰色的腐败，这可不是女人喜欢的情调。柳婷婷沉寂片刻，很快就找到了新话题，她说起了“英俊少年”：一个叫英俊和一个叫邵年的人能够鬼使神差地碰到一起，真是神奇啊！

英俊介绍说：“邵年跟我还是大学同学呢，他一年前结了婚，他老婆就是我们台的播音员赵静。我真看不出邵年还会制造家庭暴力。前几天，新闻部的主任跑到我们办公室里来训邵年，说你是一个记者怎么能打老婆呢？就是要打，也不要打人家的脸嘛，你看看，赵静的颧骨都被打青了，粉底都盖不住，根本就出不了图像，我们播音员排班都排不过来了。”

柳婷婷吃惊地问：“他为什么打老婆啊？”

英俊迟疑了一下：“好像赵静总跟一些大款来往吧。”

两人的话题一旦停在了夫妻关系的问题上，亲密程度一下子就近了许多，相互的眼神里顿时多了几分相见恨晚的怅然和一见钟情的兴奋。柳婷婷完全被英俊的睿智和幽默击溃了，她最后甚至说起了一个充满着暗示的话题——房子：“我家有套房子就在你们台附近，走路到电视台不到十分钟。”

英俊掩饰着心里的愉快，问道：“那套房子没有人住吗？”

柳姑娘害羞地说：“这是我爸爸为我结婚准备的，我家一共有四套房子呢，三套都空着。不过，这个还得保密，你不要跟别人乱说哦。”

可是，柳婷婷没有觉察，英俊的脸上此时掠过了一丝惊恐，三套空房子？三套空房子意味着什么呢？他的脑子里迅速闪过了《刑法》第385条，还有孙忠那张苍白的脸。英俊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十分低落。

这次约会之后，英峻对柳婷婷已经是心灰意冷。每次路过滨江广场，他都会张望那把约会的长椅，在心中总是感叹着那段夭折的爱情。

一天，邻家的孩子在对门朗读王之涣的《凉州词》，英峻突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诗是写自己。

“黄河远上白云间”——在爱情的道路上，英峻看不到前途。

“一片孤城万仞山”——在爱情的围城里，英峻冲进去的是一座孤城。

“羌笛何须怨杨柳”——在爱情的挽歌中，怨来怨去，英峻只能自己怨自己。

“春风不度玉门关”——在爱情的世界里，他的心灵之门已经变得难以开启。

英峻甚至由此坚信，王之涣一定如他一样，也是一个情感世界的失意者。

尾 声

为什么那些聪明绝顶，八面玲珑的人精，总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贪婪的心火在哪里可以找到智水把它扑灭呢？

端午节到了，英峻吃粽子时又想起了孙忠，倒不是孙忠堪比屈原，只是因为看见绑得结结实实的粽子，英峻想到了曾被五花大绑的孙忠。

半年后，刘思宁因向孙忠行贿 13 万元被判处了 3 年有期徒刑；张金龙因偷税、行贿、赌博罪被判处了 15 年有期徒刑。

一年后，英峻的报告文学《孙忠：双面人生》正式出版，直闹得洛阳纸贵，名噪一时，无数的报刊和网站转载了他的作品，无数的盗版让他的作品充斥着大街小巷，英峻一举成名，成了货真价实的“名记”。

邵年真是命运多舛，3 年后他被春江电视台开除了，因为他在一次矿难报道中收受了矿主的 5000 块钱“封口费”而隐瞒实情。他索性带着当年在爱乐音夜总会演出的“女子乐坊”在洪州各大娱乐场所跑场

子，后来，他又在北京开办了一家邵氏文化策划传播公司。不知底细的人总把他的公司和香港巨富邵逸夫联系起来，邵年也从不多做解释。

再往后，邵年的策划公司给春江省的一个风景区策划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他们把一只马戏团的老虎偷偷运到那个风景区，先是放虎归山，然后请春江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孙平佯装是在无意中拍到了老虎。于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轰动了全国：春江发现了华南虎。

很快，造假事件被曝光，孙平被电视台开除了。说起这个孙平可真够可怜，当年他在新闻部实习，总把片子拍虚，那时邵年还嘲讽过他呢。事发前，邵年专程回春江找到孙平，说要再次发挥他的特长，要把老虎拍得模糊不清……最后，丢了饭碗的孙平干脆上北京去投奔了邵年。而英峻他们也被邵年整得挺惨，整天价就是开会——整顿行业作风，重塑记者形象。

陈伟文的命运转折真可谓是平地一声惊雷响。他在《春江日报》文艺处当了快10年的处长，到后来是心灰意冷，心不在焉，大概就等着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了。可是，到了2007年，陈处长却一连犯下了两个天大的错误，处长的皇冠顿时摔落在地成了碎片。

这年春天，文艺版上登了一篇《猪年说猪》的文章，结果引发了民族纠纷。陈伟文停职检查半年后被降职使用，他被调往《春江日报》的一个体育类小报当副总编辑。大报变小报，文艺变体育，政治上的安全系数显然是大大地增加了。可是在犯政治错误的问题上，他陈伟文是有条件要犯，没条件就是自己创造条件也要犯。

瞧瞧他犯的这个低级错误吧，他们报纸刊发了一条网球赛的消息，里面有一句话说：“……本次比赛共有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台湾等12个国家的运动员参赛。”

陈伟文审稿时愣是没有发现“国家”后面没有加上“和地区”的字样。这下，他和李登辉、陈水扁成了一丘之貉，成了公然制造“两个中国”的千古罪人。结果报纸停刊整顿七天不说，他还被免去了一切职务，一直被单位弃而不用，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仿佛枯鱼病鹤一般，无人问津。

2007年春天，英峻按着遥控器路过一个频道时，他看见了舞蹈《千手观音》。这是两年前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经典舞蹈节目，后来电视台总是不厌其烦地拿出来重播。

他想，21个聋哑人，身处无声世界，动作竟能整齐划一，真是不可想象。创编这舞蹈的张继钢说，“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

但是，最终能磨出一把什么样的刀，那就要看个人的修行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关于孙忠的记忆，在英峻的脑海里已经开始破碎了，可是，那些碎片却又化作了无数孙忠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孙忠巧舌如簧，官运亨通，仕途平顺，不可谓不是天才，可为什么最终却误了卿卿性命？邵年聪明绝顶，八面玲珑，不可谓不是人才，可为什么早早地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其实，天才磨出的刀锋总是双刃的，他们总是在不经意间被自己的刀锋给伤着了。英峻在心里也曾自以为是是个天才，可今天，他为自己的天才而感到后怕。

怕什么呢？

看着观音身后上下翻飞的手臂，他又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读过的一首《题千手观音》的诗：

伸出森林般的手
是索取还是奉献

打扮这个美丽的世界
一千只手都嫌太少
如果伸出的只是贪婪
哪怕一只手
也将会是一场灾难

至于江月，英峻和她一直都没有来往，而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后，邵年在从北京飞往云南丽江的飞机上碰见了她。当时，她正和身边的一个外国男人用英语聊得火热……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1 月

写于北京核桃园东街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

修改于桂林、深圳、南昌、西宁、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家新闻/万茵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302-0959-2

I.独… II.万…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443号

独家新闻

DUJIA XINWEN

万茵 著

*

北京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11印张 26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59-2

I.930 定价:2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1NjMzMT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563311.zip",
  "filesize": 23153217,
  "md5": "147b1e1bb7d20a086c3dca23a814c995",
  "header_md5": "16294b57398ac3481a399698b8dd8711",
  "sha1": "4630da535b97c2728460fc010b092954311950f5",
  "sha256": "1ed773dde6cf1b4098cc21f04edabeff2be49f95bf899dcf8826b6704450836f",
  "crc32": 107735698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3906193,
  "pdg_dir_name": "\u2562\u2514\u255d\u2565\u2568\u252c\u256c\u253c_12563311",
  "pdg_main_pages_found": 348,
  "pdg_main_pages_max": 348,
  "total_pages": 352,
  "total_pixels": 152244224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